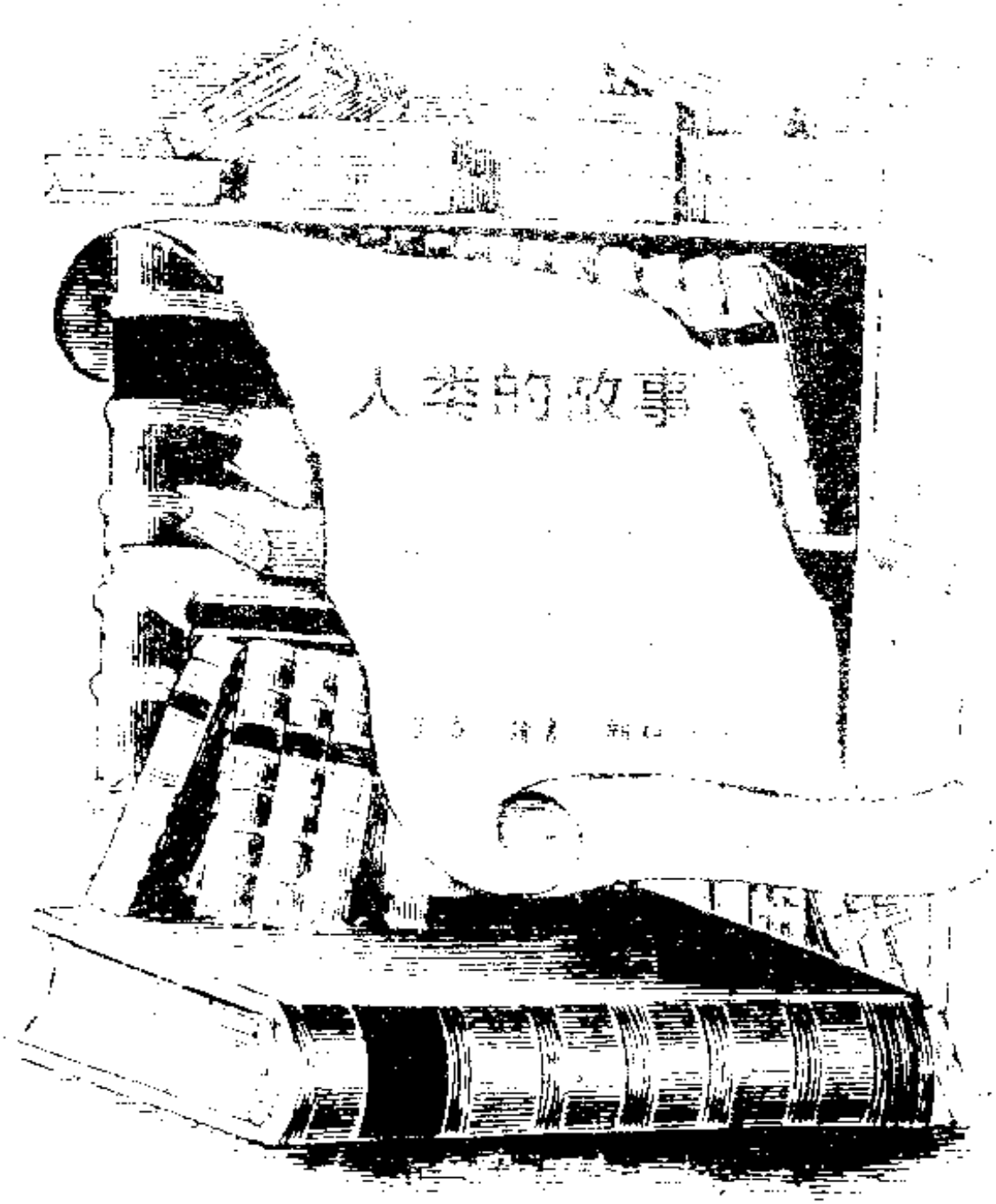

人类的故事

房龙文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下载地址：
http://leonshare.blogbus.com/logs/45048702.html

《人类的故事》

《圣经的故事》

《宽容》（也称《人的解放》）

《房龙地理》（地球的故事）

《美洲精神》

《文明的开端》

《与世界伟人谈心》

《奇迹与人》

《致天堂守门人》

《房龙论人》

下载地址：
http://leonshare.blogbus.com/logs/45048702.html

整理排版：老亮

更多下载：http://leonshare.blogbus.com

【本文档仅供交流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欢迎到「老亮的共享」下载更多资料，
如没有您所需，可在网站留言或邮件，
老亮很乐意提供帮助

网站：http://leonshare.blogbus.com
邮箱：leonkung@126.com

封面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赵学兰

Hendrik Van 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George G. Harrap, 1929

人 类 的 故 事
RENLEI DE GUSHI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刘缘子 吴维亚 邢惕夫
齐植衍 梁葆成 陆家齐 译
刘缘子 吴维亚 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299,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97年11月北京第8次印刷
印数 70,701—80,800册
定价 19.00元
ISBN 7-108-00120-9/K·14

序　言

汉斯和威廉：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的那位曾经启迪我，使我爱上了书和画的伯父，答应带我进行一次探险。他要我跟着他到鹿特丹古老的圣劳伦斯教堂的塔楼顶上去。这次“探险”对我意义重大，难以忘怀。

于是，有一天，天气晴和，教堂司事拿一把大钥匙——该是有圣彼得的钥匙那么大①，给我们打开了那扇神秘的门。他对我们说，“待会儿你们要出来时，拉一下铃就行啦。”他使了好大劲儿嘎吱嘎吱地推动锈住了的旧绞链，使我们同繁华的街市喧嚣隔绝，将我们锁在一个新奇的世界里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察觉到一种可以听得见的静寂现象。待我们爬上了第一段楼梯时，我给自己对自然现象的有限知识又增添了另一个新发现——可摸触得出来的黑暗现象。一根火柴指示我们继续从何处上去。我们到了第二层，再上一层。这样，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数不清上了多少层，

① 基督教徒把钥匙当作耶稣门徒圣彼得的象征之一。耶稣曾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见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译者

突然间，我们眼前大放光明。这一层是同教堂的屋顶并齐的，被作为储藏室，堆放着一些过去被人们奉为虔敬信仰的象征、而早在多年前就被善良的市民所抛弃的圣像，都蒙上了好几寸厚的灰尘。这些在我们祖先看来意味着生死攸关的东西，如今变为一堆废品和垃圾了。勤快的老鼠在雕像之间筑了窝。永远保持警惕的蜘蛛在一尊仁慈的圣者塑像伸展着的双臂之间结网捕食。

我们又上了一层楼之后，才知亮光是从大扇窗户进来的。这间空房子位于高处，窗上安装着粗大的铁条，敞开着，正好给数以百计的鸽子当作栖身之所。清风从铁条之间吹入，送来了远在我们脚下的城市发出的喧嚣。经过一段空间的过滤和净化，原来的喧闹声变成了空中荡漾的不同凡响的优美音乐，非常悦耳。这就是，载重马车的辚辚声，嗒嗒的马蹄声，起重机和滑轮的辘辘声，还有那代替人力干着千百样工作的勤劳的蒸汽机所发出的嘶嘶声——所有这一切音响，融合成为轻柔低悄的飒飒音调，恰好是衬托鸽子颤动的咕咕叫声的美妙配乐。

楼梯到这里为止，再上去就是一部又一部梯子。上完第一部梯子（因为太旧而滑溜，必须小心翼翼地一脚一脚踏实之后跨上去）之后，我们见到又一件使我们大为惊奇的珍宝，这就是城市的时钟。我见到了时间的心脏。我能听到每一秒钟急促而沉重的脉搏，一秒，二秒，三秒，直至六十秒钟。然后，突然一阵震颤声，似乎所有的齿轮统统停止转动，从无穷尽的时间长河中切下来一分钟。其实

时钟并没有停过，它不停地搏动着，一，二，三，终于发出轰隆一声预告，然后由许多齿轮一齐摩擦发生雷鸣般的巨响，从我们头上高高地掠过，向人们宣告这是正午时分。

再上一层是各种铜钟，有玲珑的小钟，也有令人害怕的大钟。在正中央的是一口大钟。我每当夜半听到钟声报道发生大火或洪水为害的时候，总是吓得呆若木鸡。这口宏伟的大钟，似乎是在寂寞中回顾过去六百年岁月，它同鹿特丹的善良居民们同甘共苦的经历。大钟的周围悬挂着一些小钟，排列得整整齐齐，活象一片陈设着蓝色圆柱形大口瓶的老式药店。这些小家伙每周两次为进城赶集做买卖和探听世界新闻的乡民奏一些轻快娱人的乐曲。另有一口大黑钟，因为别的钟都躲开它，孤孤单单地缩在角落里显得沉默而严肃，它便是报道死亡的丧钟。

我们又到了一个漆黑的地方，又爬了几部梯子，比以前爬过的更陡峭、更危险。突然间，我们呼吸到无际苍天的新鲜空气。我们已经到达塔楼的最高处！上面是青天，下面是城市——象玩具似的城市。只见蚁群般的人们，匆匆忙忙地爬来爬去，各人忙于干自己要干的事。远在一簇簇杂乱的石头堆之外，是一片碧绿的田野。

这是我第一次瞥见辽阔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一有机会就要到塔楼顶上去独自取乐。上去确是一件费力的事。但是，爬一些阶梯只不过是体力消耗，完全可以得到充分补偿。

再说，我准知道将会得到什么报偿。我可以看到蓝天

和大地，我可以倾听我的朋友、那位慈祥的教堂看守人讲故事。他住在一间筑在塔楼隐蔽角落的小屋子里，掌管着时钟，也象父亲一般掌握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钟，为防火而敲着警钟。他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抽着烟斗，安详地沉思默想。五十年前他进过学校，后来很少读书。但他长年栖身于塔楼之巅，从四面八方汲取了广阔世界的智慧。

他熟谙历史掌故，这对他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他会指着一个河湾对我说，“在那里，我的孩子，就是在那里，你瞧见了树林么？那就是奥兰治的亲王决堤淹没田地以拯救莱顿城的地方。”他也会侃侃而谈古老默兹河的故事，讲解这条宽阔的河道，原先是个便利的良港，如何变为一条奇妙的大道的经过，又如何在著名的末次航行中把德·鲁依特和特隆普①的船送走。他俩为的是让海洋成为人人自由航行的公海而牺牲了。

他再指点那些围集在保佑着人们的教堂四周的村庄。这个教堂多年以前是守护圣者之家。在远处我们又眺望到德尔夫斜塔。沉默者威廉就是在高耸的拱形塔顶的视域内遭到暗杀的。格罗西斯还在那里学习初级拉丁语句的分析，再远去就是高达教堂，这里曾是一个被人抚养的孤儿的家。他成人后所表现的机智的威力胜过许多皇帝的军队。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埃拉斯穆斯②。

最后看到的是浩瀚无垠的海洋的银色边缘，与之相对

① 均为荷兰海军大将，曾将荷兰舰队驶入泰晤士河。——译者

② 著名荷兰学者、政治家。——译者

照的是近在我们脚下的由屋顶、烟囱、房舍、花园、医院、学校以及铁路等拼缀成的我们所谓的家。但这座塔楼为我们这个旧有的"家"启示了一个新的涵义。于是那街道和市场，工厂和车间，所有纷乱无秩序状态，便成为人类能力和人生目的之井然有序的表现。而最好的是：纵览围绕我们四周的光荣历史，便能使我们获得新的胆量，在我们回到日常工作中去之后，将会勇气百倍地面对遇到的各种问题。

历史是"时光老人"在过去年代的无数领域中间修筑起来的巨大的"经验之塔"。要爬上这座古老建筑结构的顶端以便一窥全貌确非易事。那里没有电梯，但是年轻人的脚劲很强，可以最终达到目的。

在这里，我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交给你们。

等你们回来的时候也就会明白我何以如此热心。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目　录

序　言 ……1
1. 人类舞台的形成 ……1
2. 我们最早的祖先 ……7
3. 史前人 ……11
4. 象形文字 ……15
5. 尼罗河流域 ……21
6. 埃及的故事 ……26
7. 美索不达米亚 ……29
8. 苏美尔人 ……31
9. 摩西 ……37
10. 腓尼基人 ……41
11. 印欧人 ……43
12. 爱琴海 ……47
13. 希腊人 ……53
14. 古希腊的城市 ……57
15. 古希腊人的自治 ……61
16. 古希腊人的生活 ……65
17. 古希腊的戏剧 ……70

18. 波斯人发动的历次战争 ……74
19. 雅典与斯巴达之争……81
20. 亚历山大大帝 ……84
21. 梗概……86
22. 罗马和迦太基 ……89
23. 罗马帝国的兴起 ……106
24. 罗马帝国 ……110
25. 拿撒勒人约书亚 ……122
26. 罗马帝国的倾覆 ……128
27. 教会的兴起……135
28. 穆罕默德 ……143
29. 查理曼大帝……150
30. 北欧人 ……156
31. 封建制度……161
32. 骑士制度……165
33. 教皇与皇帝争权 ……168
34. 十字军 ……175
35. 中世纪的城市 ……182
36. 中世纪的自治 ……194
37. 中世纪的世界 ……201
38. 中世纪的贸易 ……209
39. 文艺复兴……218
40. 表现的时代……233
41. 伟大的发现……239

42. 佛陀和孔夫子 ……256
43. 宗教改革 ……267
44. 宗教战争 ……279
45. 英国革命 ……297
46 势力均衡 ……314
47. 俄国的兴起 ……319
48. 俄国与瑞典之战 ……327
49. 普鲁士的兴起 ……332
50. 重商主义 ……336
51. 美国革命 ……342
52. 法国革命 ……353
53. 拿破仑 ……369
54. 神圣同盟 ……382
55. 强大的反动力 ……395
56. 民族独立 ……404
57. 机器时代 ……426
58. 社会革命 ……437
59. 奴隶解放 ……444
60. 科学的时代 ……452
61. 艺术 ……458
62. 殖民地扩张与战争 ……472
63. 一个新的世界 ……483
64. 永远如此 ……494

1
人类舞台的形成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底下。

我们是谁？

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去向何方？虽然进展缓慢，但由于坚韧不拔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个问号越来越推向那条隐约可辨的界线，我们希望越过这条界线找到问题的答案。

可是我们离出发点还没走多远。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仍然很少。不过我们已经可以（以相当精确的程度）推测出许多事情来了。

在这一章里，我将告诉你们（尽可能简要地）人类最初出现的舞台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我们以这一段直线的长度来代表生物可能在我们这颗行星上存在的时间，那末在它底下的那一小段线就表示人（或者多少类似于人的生物）生活在地球上的年代。

人类是最后出现在地球上的，但却是最先用智力征服自然力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比起猫、狗或马等其它任何动物来，我们有必要把研究人类放在优先的地位，虽然就

这些动物本身来说，它们也各有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历史发展过程。

最初，我们栖息其上的这颗行星（就我们现在所知），是一个由燃烧着的物质构成的巨大球体，是辽阔无边的空间海洋里的一片小小的烟云。渐渐地，在几百万年时间的长河里，它的表面为自身所烧毁，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岩石。这些没有生命的坚固的花岗岩，经雨水的不断冲刷，日积月累，受到磨损，它的碎屑由雨水带至山谷，这些山谷当时处在蒸汽濛濛的地球的悬崖峭壁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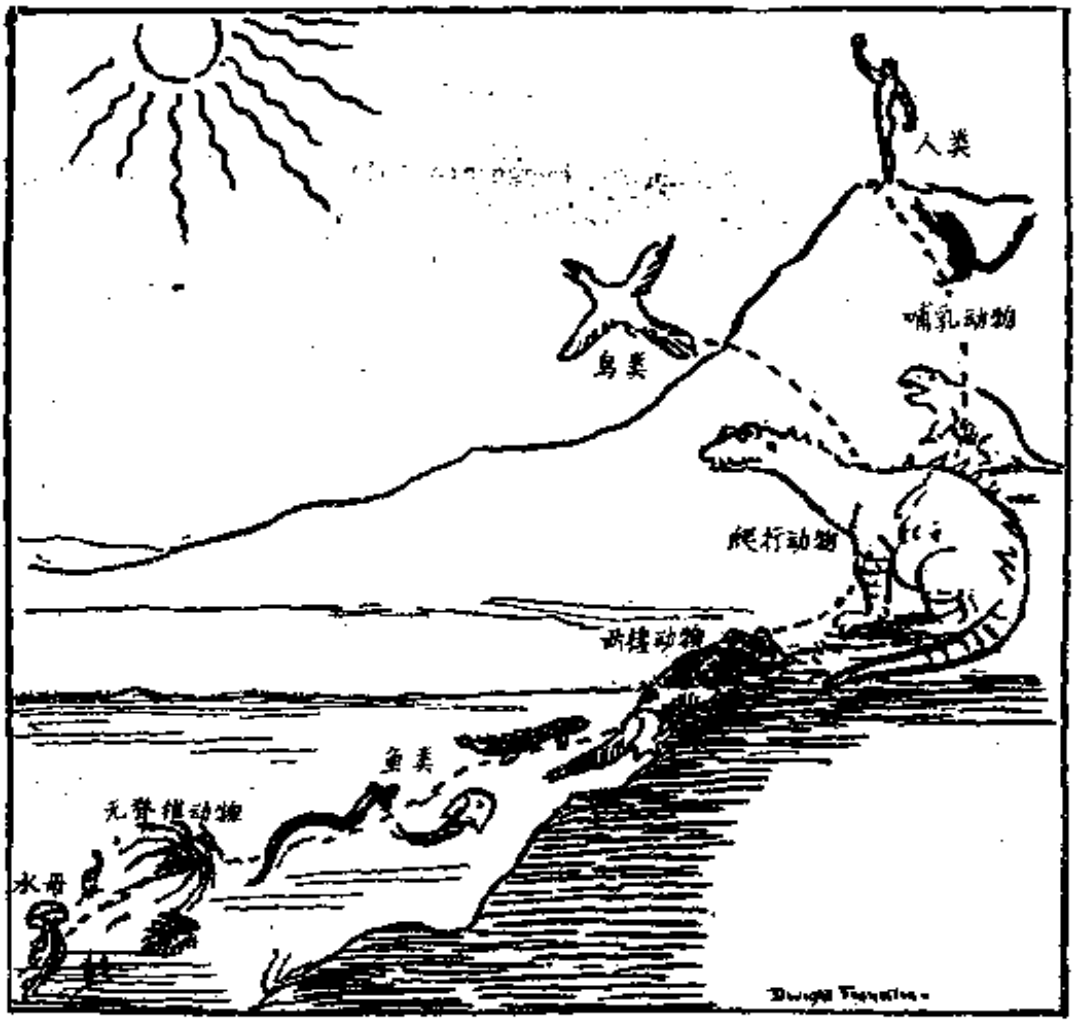
最后，阳光穿过云层，照临大地，分布在这颗小小行星上的一些小水坑扩展成了东西两半球的大海洋。

于是，有一天，奇迹出现了。那些已经死灭了的东西产生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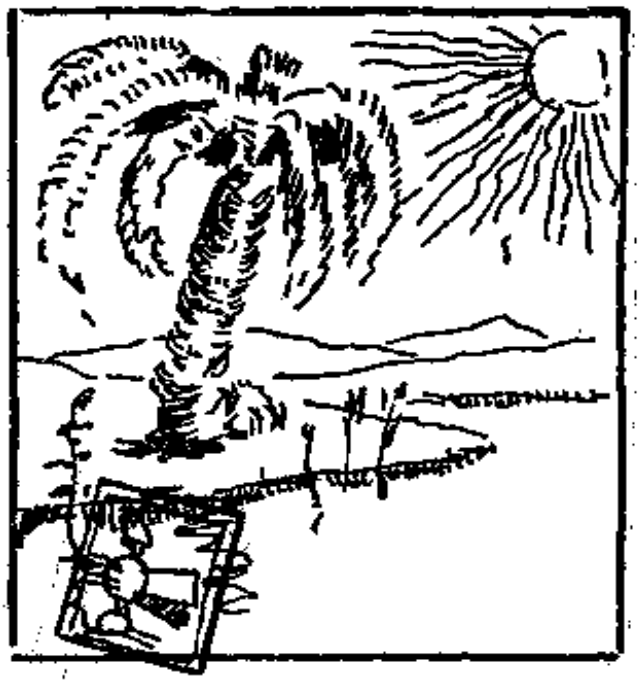
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飘浮在海上。

在整整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它东飘西荡，随波逐流。但是在此期间，这个有生命的细胞的某些习性得到了发展，使它可能相当顺利地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生存了下来。其中某些细胞在黝黑的池塘湖底深得其乐，在从山顶冲下的淤泥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淤泥后来就成了植物，而另一些细胞则喜欢活动并且长出了有节的奇特的腿，象蝎子似地开始在植物和形同水母的淡绿色的物体之间沿着海底爬行。还有一些细胞（上面覆盖着鳞片）在觅食时要借着游泳动作从一个地方游动到另一个地方，逐渐成为聚居在海洋里的为数众多的鱼类。

这时，植物的数量也增多了，海底已没有可供它们生长的更多的地盘，它们只好离开海底寻找新的住地，总算在沼泽地和山脚下的泥岸边安下了新居。潮汐一天两次以盐水浸泡它们，在其余的时间里，这些植物则充分利用它们这个不惬意的环境，努力在笼罩着地球的稀薄的空气中生存下来。经过长期的锻炼之后，它们学会了如何象过去生活在水中那样舒舒服服地生活在空气里。它们的茎干长粗了，成了灌木和大树。最后，它们学会了如何以芬芳的



人 的 出 现



植物离开了海面

花朵来吸引忙碌的蜜蜂和鸟儿，将种籽带向四方，直至整个地球铺满了绿油油的牧场，或是在参天的大树下形成凉爽的阴影。

某些鱼类这时也离开海洋，它们已经学会象用鳃一样用肺进行呼吸。我们称这些生物为两栖生物，两栖生物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生物既能在水中生活，同样也能在陆上生活。从你们走过的路旁跳过的第一只青蛙就能向你们表明这种两栖生物在陆上和水中左右逢源的欢欣心情。

一旦离开水面，这些动物渐渐地越来越习惯于过陆地生活，有些就变成了爬行动物（象蜥蜴一样爬行的生物），它们与昆虫共享丛林的寂静。这些动物发展了四肢以便能够比较迅速地穿越松软的泥土。它们的躯体也愈来愈大，直至整个世界布满了这些庞然大物（不少生物学手册把这种动物列为鱼龙、斑龙和雷龙），这种古生物长达三十至四十英尺，假如与大象玩耍在一起，就如同一头老猫与它的小猫嬉戏。

这种爬行动物科的某些动物开始在树顶上生活，当时

这些树木的高度常常超过一百英尺。对这些在树顶生活的爬行动物来说，虽然原先用作步行的四肢不再有多大用处，但作为能够从一个枝头迅疾地跳到另一个枝头的器官，却还大有用武之地。于是，它们把皮肤的一部分变成类似降落伞一样的东西，伸展在躯体的两侧与前腿的小脚趾之间，在这种翅膜上面渐渐长出了羽毛，尾巴也具有了操舵装置的功能，能够在树丛之间飞来飞去，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鸟类。

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巨大的爬行动物在一个短时期内全部死亡绝迹。我们还不知道原因何在，可能是由于气候的突然变化，也可能是由于硕大无比的躯体既不能游泳，也不便曳步和爬行，它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高大的蕨类植物和树木因无法攫取而饿死。不管是什么原因，存在了百万年的巨大的爬行动物的王国，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世界被各种不同的生物所占领，它们都是爬行动物的后代，但与它们的祖先有着相当重大的差别，因为它们用母亲的"乳房"哺育孩子，因此，被现代科学称为"哺乳动物"。它们脱掉了鱼类的鳞片，也不承袭鸟类的羽毛，而是以毛发蔽体。不管怎样，这些动物发展了另外一些习性，这些习性使它们的种族大大优越于其它的动物。这个物种的雌性把幼体的卵藏在体内直至孵化，而其它的生物，到那时为止，都让它们的孩子处于寒暑的威胁和野兽的侵袭之下。哺乳动物长期把幼儿留在身边保护它们，直到它

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击退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幼小的哺乳动物才有更好的机会得以生存下来，它们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们曾经观察过老猫怎样教它的小猫洗脸、捉老鼠、照顾自己，那末你们也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了。

关于哺乳动物，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多，没有必要再多加介绍。这类动物到处都是，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家庭里，它们都是你们日常生活中的伴侣，至于一些不常见的哺乳动物，你们也能在动物园的铁栏杆后面看到。

然后，人类来到了突然脱离邃冥莫测、兴亡更替的漫长的生物进程，开始用理智来掌握自己种族的命运的界口。

其中特别有一头哺乳动物似乎在发现食物和住处方面的才能超过了其它所有的同类。它学会了使用前肢捕捉猎物，通过实践，发展了象手一样的爪。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之后，它还学会了使身体在两条后腿上保持平衡（这是一个困难的动作，每个孩子还必须重学，尽管人类已经直立的一百多万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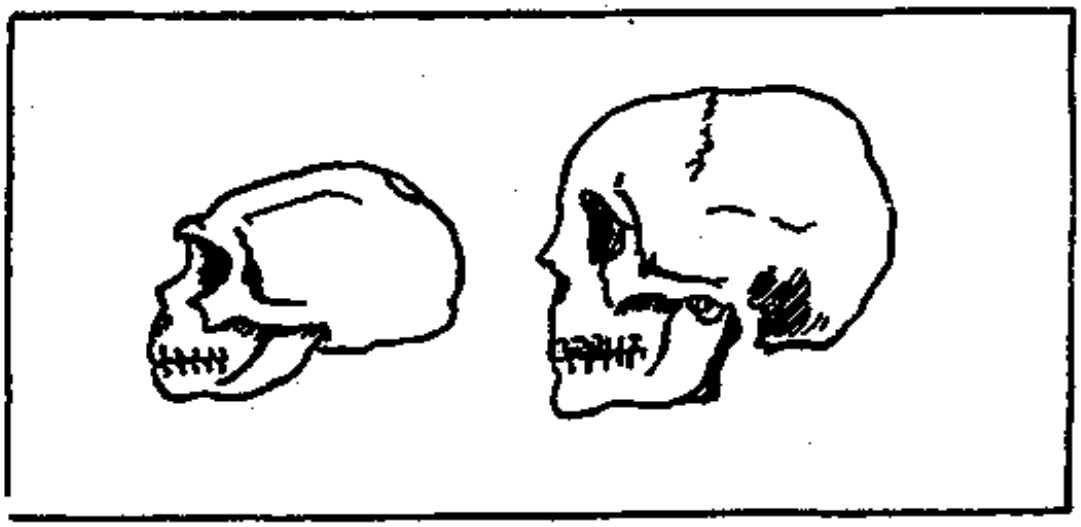
这种介乎类人猿与猴子之间、但比这两者都高级的生物，成了最能干的猎手，能够到处生活。为了安全起见，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外出活动，还学会了用奇特的呼噜声对接近危险的幼儿发出警告。经过亿万年之后，开始用喉音进行交谈。

说来也许你们不会相信，上面讲到的这头动物就是你们最初的类似于人的祖先。

2
我们最早的祖先

关于最初的那些“真正的”人，我们知道得很少，而且谁也不曾见过他们的照片。不过，我们有时在古老土壤最深一层的泥土里会发掘出他们的碎骨。这些碎骨埋于久已从地面绝迹的其它动物的破碎骨骼中间。人类学家（即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动物王国成员之一的人类的渊博科学家）曾获得这些碎骨，并能相当准确地将我们最早的祖先重新构成原有的模样。

人类最初的祖先是一种非常丑陋的哺乳动物。他很矮



人类头盖骨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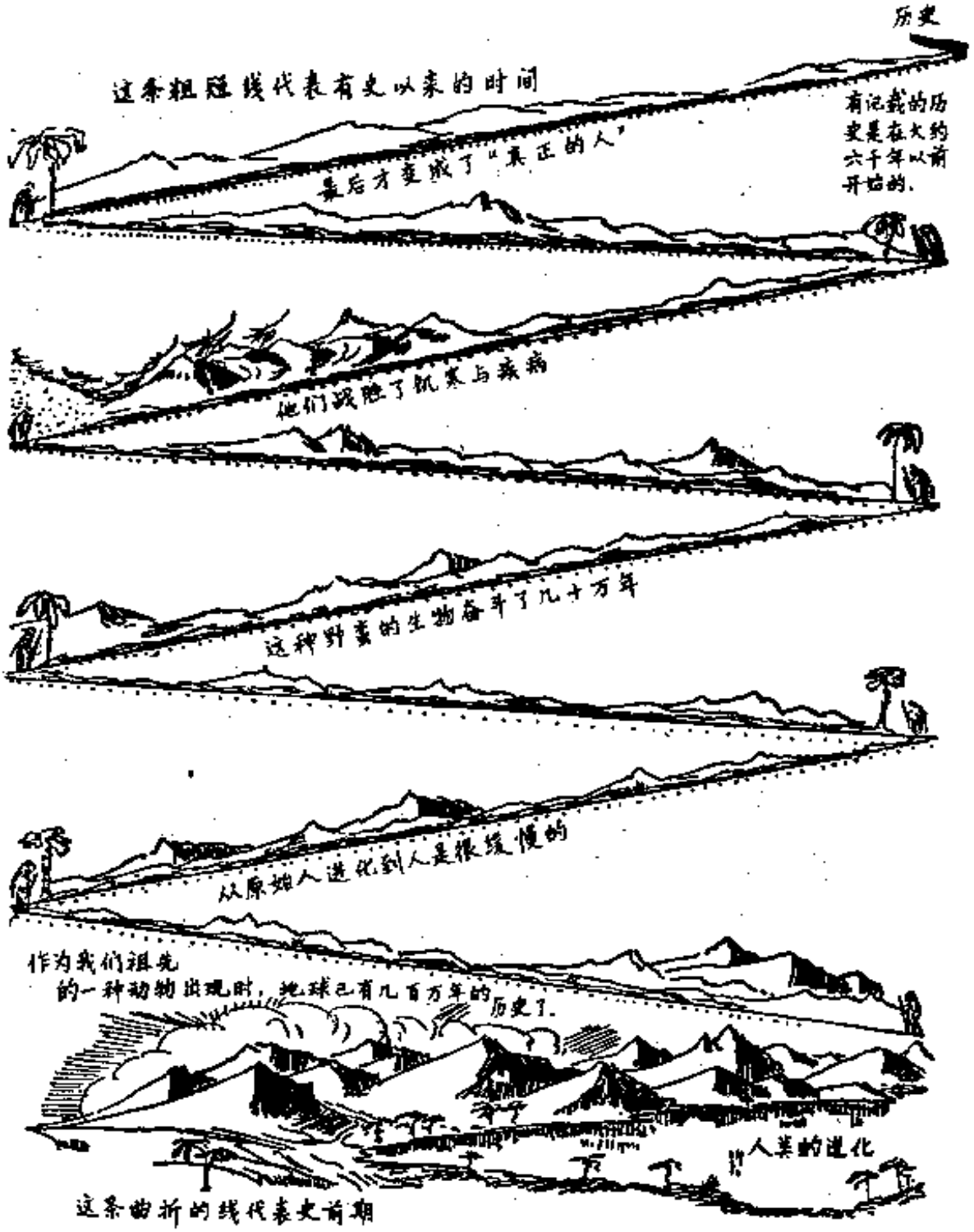
小，比现在的人类要矮小得多。阳光的辐射热，严冬的砭骨寒风，使得他的皮肤变成黑褐色。他的头、臂、腿和大部分躯体，都覆盖着一层又粗又长的毛发。他的手看来好象猴掌，手指纤细，但是有力。他的前额很低，颚骨有如把利齿当作刀叉的野兽的牙床。他赤身露体，从未见过火，只看到过火山的火焰。这些火山喷发时隆隆作响，大地上烟雾弥漫，熔岩横流。

他住在莽莽林海里的潮湿阴暗处。直到今日，非洲的俾格米人仍是如此。当他饥饿难忍时，便吃生的树叶和草根，或者从发怒的禽鸟那里把鸟卵取走，去喂养自己的幼儿。有时，在长久的耐心追逐后，他也能捕获麻雀、小野犬或野兔。他总是生吃这些猎物，因为他还没有发现食物一经烧煮，味道还要好些。

白天，上述原始人四出寻觅可食之物。当夜幕降临大地时，他便将妻子儿女藏于树穴中或一些大圆石后面，因为他的周围到处是残暴凶猛的野兽。这些野兽天一黑便开始活动，为其配偶和仔兽猎寻食物，而且也喜吃人。在那样一个你不吃兽便被兽吃的世界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幸，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夏天，人类受到烈日的曝晒，冬季，其幼儿往往在他的怀抱中冻僵而死，这样的生灵一旦受伤（兼之，被猎食的野兽追逐，经常骨骼折断或脚踝扭伤），得不到照顾，必然因伤重而惨死。

象动物园里许多野兽以稀奇古怪的噪音响彻全园一样，


历史
这条粗短线代表有史以来的时间
有记载的历史是在大约六千年以前开始的。
最后才变成了"真正的人"
他们践踏了饥寒与疾病
这种野蛮的生物存在了几十万年
从原始人进化到人是很缓慢的
作为我们祖先的一种动物出现时，地球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
人类的进化
这条曲折的线代表史前期

史 前 史 和 历 史

早期的人类也喜欢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换句话说，由于喜欢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他一个劲地重复着晦涩难懂的、单调的乱语。天长日久，他终于懂得了：每当危险来临，他可以用喉部发出的刺耳噪音来警告同伴们。他发出连续的短促尖叫声，表示"有虎！"或"有五只大象到这儿来啦。"随后，其他的人用呼噜声作出回应，表示"看见了"，或"让我们逃跑躲藏起来。"这大概就是各种语言的由来。

有关人类的起源，我们所知道的极为有限，这一点，我已在前面提及。早期的人类没有工具，也不会建造自己住的房屋。他曾一度生在世上，又悄悄地死去，除去若干锁骨及几片头盖骨外，没有遗留下什么生存的痕迹。这些骨骼告诉我们，好多万年以前，世界上栖居着完全不同于所有其它动物的某些哺乳动物——这些哺乳动物或许从另一种象猿一般的未明动物进化而来，学会用后腿走路，还学会用前蹿当手——而且，他们很可能与恰好是我们自己直接祖先的生物有关。

我们对于人类最初的祖先所了解的情况仅此而已，其他则非我所知了。

3
史　前　人

史前人开始为自己制造工具

史前期的人类不懂得什么是时间，他们没有什么生日、结婚纪念日或逝世纪念日的记载；也不知道什么叫年、月、日。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已掌握了季节的交替，因为他们发现在严冬过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温暖的春天，接着又是炎夏。那时各种果子都成熟，野麦穗也变得黄澄澄地可以食用了。一阵阵狂风扫落树叶，标志着夏尽秋来；不久，许多动物又准备作漫长的冬眠了。

然而在这时，发生了不同寻常，甚至令人惊恐的事：气候起了变化。炎热的夏季姗姗来迟，果子都没有成熟，一向是青草绿遍的山顶，依然覆盖着一层皑皑白雪。

一天早晨，突然有一大群和住在附近的其他的人极不相似的野人，从高山地带晃晃荡荡地下山来了。他们骨瘦如柴，面有饥色。他们叽叽咕咕地嚷嚷些无人能懂的话，似乎是说他们饿得慌。可是当地居民的食物不够再供养这批新来者，几天以后他们还赖着不走，于是就发生了一场手脚齐上（他们的手原和爪子差不多），胡抓乱踢的肉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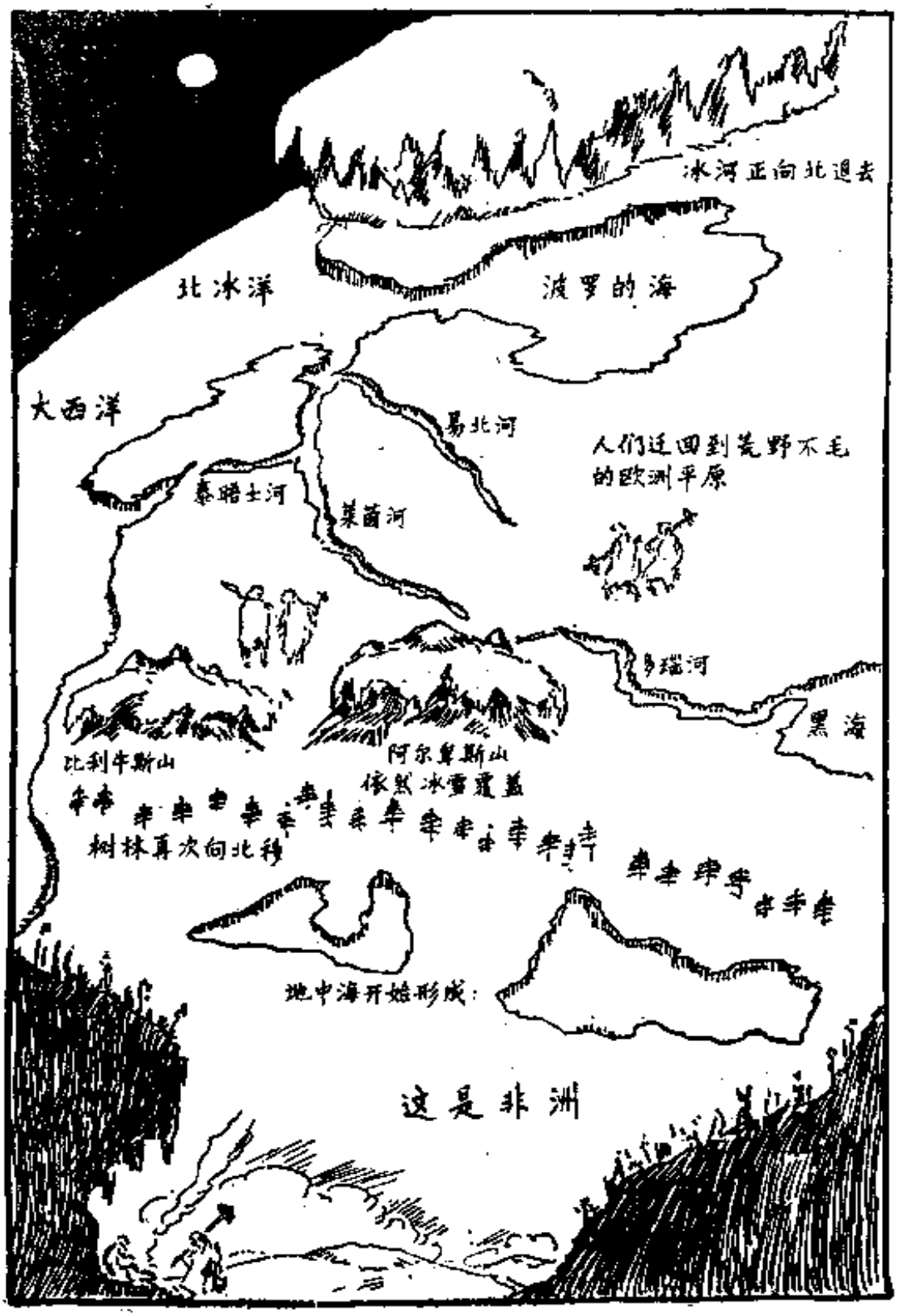
战，结果是成家成家的人遭杀害，剩下的人逃回山坡上去，也冻死在又一次袭来的暴风雪中了。

但是，居住在森林中的人们也吓坏了。白天一直在越来越短，夜晚也比以往更寒冷了。终于，在两座高山的一条豁缝中，出现了一点点呈绿色的小冰块。但冰块很快就越结越大，不久就有一片巨大的冰川从山上倾泻而下，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推入了山谷。一股股夹杂着冰块和花岗石的泥石流，仿佛响彻云霄的巨雷一般，突然冲着森林居民滚滚而来，把他们砸死在睡梦中了。百年大树纷纷倒在燃烧着的树丛中。接着，开始大雪纷飞。

大雪连绵不断地下个不停，植物凋零，动物四下里逃散，寻找南方和煦的阳光去了。人们也背起年幼的孩子，跟着它们跑。可是他们哪里能够跑得象野兽那么快呢？这样，就迫使他们不是赶紧动脑去想办法，就是迅速死亡。看来他们还是愿意动脑筋的，因为他们终于设法从可怕的冰川期中逃生了。在冰川期，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威胁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

首先，人们必须用衣服裹体，否则就会冻死。他们学会了如何挖洞，然后用树枝和树叶把洞口盖好。于是他们在这些陷阱内捉到了大熊和鬣狗，再用大石头把它们砸死，用它们的皮给自己和家里人做外套。

第二件是住房问题。这倒比较简单，有不少野兽已习惯于睡在黑暗的山洞中。人也学它们的样，把野兽从温暖的家中赶出去，将山洞据为己有。


冰河正向北退去
北冰洋
波罗的海
大西洋
易北河
人们迁回到荒野不毛的欧洲平原
泰晤士河
莱茵河
多瑙河
黑海
比利牛斯山
阿尔卑斯山
依然冰雪覆盖
树林再次向北移
地中海开始形成：
这是非洲

史 前 期 的 欧 洲

即便有了衣服蔽体，有了山洞安身，对大多数人来说，天气实在冷得厉害，有大量年老的和年幼的死亡了。这时，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想出了利用火这个主意。一次他出去打猎时，曾经遇到森林着火，他还记得他差一点儿让火焰烤死，因而到那时为止，火还一直是人类的敌人，而这时才成了人类的朋友。那个聪明人把一棵枯树拖进洞里，用正燃烧着的树林中的一根冒烟的树枝将枯树点燃。熊熊的火焰顿时使山洞成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房间。

一天晚上，一只死鸡掉进了火堆，也没有人理会，直到它完全烤透了，人们这才发现肉类弄熟以后比生吃的味道好得多。于是，他们当场就放弃了原来和其他动物一样生吞肉类的老习惯，做起熟食来了。

这样又过了千万年。只有那些脑子最灵活的人活下来了。他们必须日日夜夜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这就迫使他们发明了工具。他们学会了将石块磨成斧头，学会了制造锤子。他们不得不为漫长的冬日储存大量食物，他们发现泥土可以制成大大小小的钵头和罐子，在阳光下晒干待用。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使人类濒于毁灭的冰川期，成了他们最伟大的导师，因为它迫使人类去动脑筋以求得生存。

4
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发明了书写术，才开始有了历史的记载

我们的这些居住于欧洲大荒野的最早祖先，迅速学习着许多新的事物。可以确定地说，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会改变野蛮的生活方式，从而发展自己的文明的。果然，他们与外界隔绝的状态突然结束，他们被人发现了。

有个旅行者，从不为人知的南国，横渡大海，越过高峻的山隘，一直来到欧洲大陆的野人那里。这个旅行者来自非洲，他的家乡在埃及。

在刀叉、车轮或房屋还只能是那些西方人梦中物之前数千年，尼罗河流域便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了。暂且不表我们的穴居祖先，谈谈地中海南海岸和东海岸吧，就在那里有个人类最早的养成所。

古埃及人曾教会我们做许多事情。他们是卓越的农民，懂得灌溉的一切事宜。他们建筑了庙宇，这些庙宇后来为古希腊人所仿造，而且还是我们今日礼拜堂的最初模式呢。

他们发明了历法，这种历法证明是很有用的测时工具，所以被沿用至今，仅有几处变更。但更重要的是，古埃及人懂得了把语言留传给子孙后代的方法。那就是他们发明了书写术。

我们惯于看报、读书并浏览杂志，所以想当然地认为世上的人从来就是能读能写的。其实不然。文字这种所有发明中最重要的东西，却还是十分新颖的事物。如果没有那些书面文献，我们便不啻和猫犬一般了。猫犬由于不会写，不掌握任何利用以往历代猫犬经验的方法，所以只能教给其幼仔做几件简易的事情。

在我们纪元前的头一个世纪里，古罗马人来到了埃及。他们发现尼罗河流域到处有似乎与埃及历史有关的奇异小图像。可是，这些罗马人对"外国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当然对这些密布在庙宇与宫殿的墙壁上的，或是纸莎草制的无数纸张上的古怪图像的由来，也就一概不予探究了。制作此类图像是古埃及的宗教艺术，只有那里的祭司才懂得这种艺术，但他们中的最后一些人也早已在数年前死去。古埃及被剥夺了主权之后，不啻成为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充斥的大仓库，这些文献无人能译解，对人对兽都毫无用处。

十七个世纪过去了，埃及仍然是个神秘之国。但在一七九八年，一位姓波拿巴[①]的法国将军恰巧去东非，准备攻

① 波拿巴即拿破仑。——译者

击英属印度殖民地。他没有越过尼罗河，他的出征失败了。然而，法国那次著名的远征，却偶然解决了古埃及人图像语言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有个法国青年军官，对他在罗塞塔河（尼罗河的一个河口）畔小城寨的沉闷生活感到非常厌倦，决定趁几小时悠闲无事的时间，去尼罗河三角洲的那些废墟间搜寻一番。看啊！他发现了一块使他大惑不解的石头。它象埃及别的东西一样，上面尽是一些小的图像。然而，这块黑玄武岩石板与以往发现过的任何物件不同。它刻有三种铭文，其中一种是希腊文。希腊语是为人所知的，所以这位军官推理道："古埃及图像只消同希腊语铭文相比较，其奥秘就能迎刃而解。"

这计划听起来确很简单，但古埃及图像之谜的解决，却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一八〇二年，一位名叫向波伦的法国教授，开始比较著名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铭文和古埃及铭文。一八二三年，向波伦宣称，他已发现了十四个小图像的意义。此后不多时，他因工作过劳而死，但古埃及文字的主要真谛已大白于世。今日，我们知道尼罗河流域的历史要比密西西比河的清楚得多，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整整四千年的文字史录。

因为古埃及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一词，意即"宗教经典"）在历史上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它们当中，有几个经部分变形后成为我们自己的字母，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种五千年前用以把口语留传给后代的精妙文字系统。

当然，人们知道什么是表记语言。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在历史上都有使用过小图像的阶段。他们以小图象的形式写成奇异的信息，告知有多少野牛被杀，有多少猎人参加了某一次狩猎会。通常，这种信息的意义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古埃及文字不是表记语言。聪明的尼罗河流域人民，在很久以前就超越了那个阶段。他们那些图像，除表示图中的对象外，还另有许多意义。现在，我就试着给你们说明一下。

假定，你是向波伦，正在研究一叠上有象形文字的纸莎草制的纸。你突然发现一张男人持锯的图像。你定会说："好呵，那当然意味着农民去伐树。"而后，你拿起另一张纸莎草纸。它表明了一个终年八十二岁的王后的故事。在一个句子中间，出现了男人持锯的图像。而八十二岁的王后是不会去使用锯的。所以，那张图像一定还有另外的意义。但这另外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就是终被向波伦所解破的谜。他发现古埃及人首先使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表音文字"。这个文字系统，把口语单词的"声音"（即语音）再现出来，并借助于仅仅几个圆点、长划和歪歪斜斜的笔划，把我们所有的口语单词变成书面形式。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那个持锯的小伙子吧。"锯"(saw)这个单词，意为你在木工房可以看到的一件工具，或者表示动词"看见"（to see）的过去时。

以下所述，乃是该单词若干世纪间演变的情况。最初，它仅意为它所表示的那件工具。其后，它的那个原意失去了，有了新的意义，变成一个动词的过去时。几百年以后，古埃及人把这两个意义完全忘却， 这个图像终于代表一个字母，即字母S。现举一个短句子，向你们证明我所作的解释。此处是用象形文字写出的一个现代英语句子。

图像 ，表示你头上两只看东西的圆形物之一，或者代表“我”（I），即正在谈话的那个人。

图像 ，是采蜜的昆虫，或者表示动词“存在”（to be）。再者，它也许相当于“成为”（be－come）或“处已”（be－have）之类动词的头一部分。在这一例句里，图像 紧随其后，意表“叶子”（leaf）或

“leave”或“live”（这三个词的声音相同）。

“眼睛”(eye)，前面已述及，你们都已知道。

最后你看到图像 。它是长颈鹿。它是古表记语言里的一部分，象形文字就是从古表记语言发展而来的。

读了我的解释，那句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现代英语句子，就不难读懂了。

那句的意思是“我相信我看见了一头长颈鹿。”（I believe I saw a giraffe.）

古埃及人发明象形文字以后，这个文字系统在数千年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直到他们能写他们所要写的任何事物，他们用这些“表音文字”给朋友们送信息、记商业帐目，并把他们国家的历史记载下来，以便后代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5

尼罗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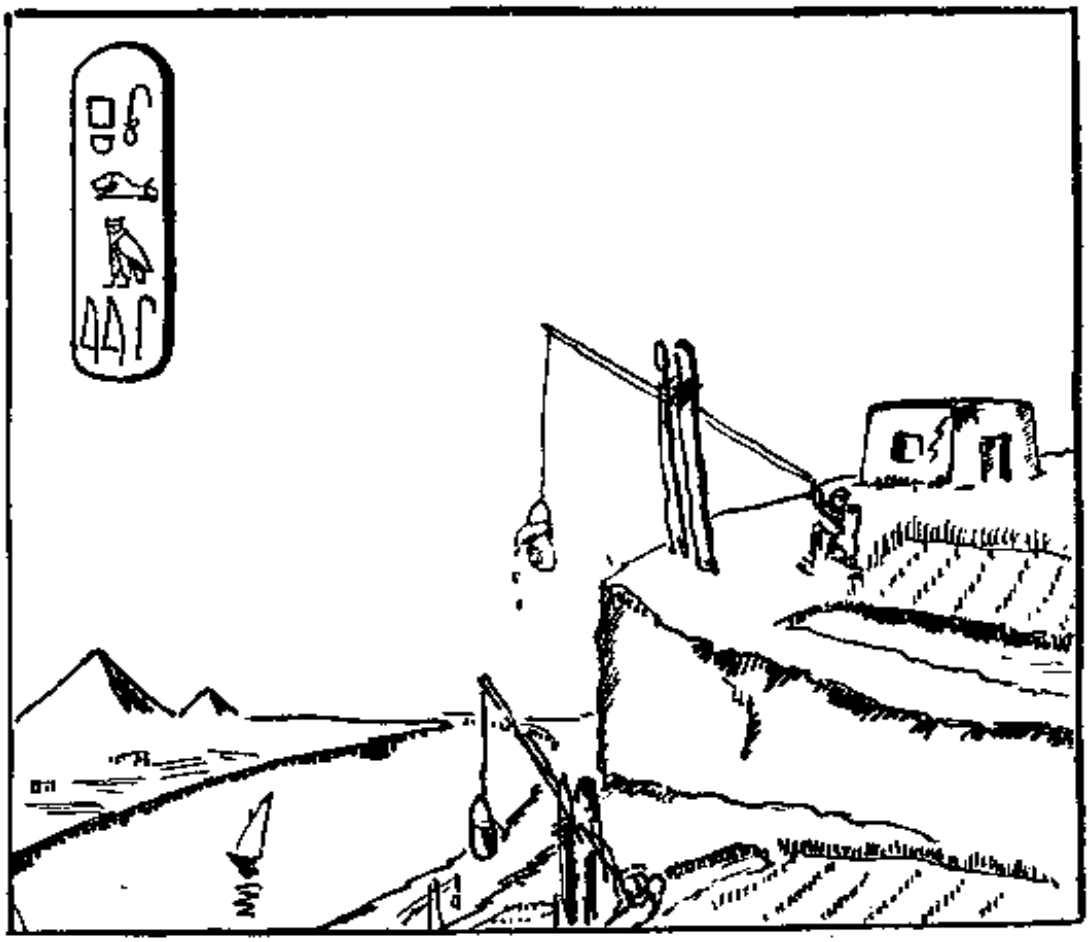
文明始于尼罗河流域

人们因饥饿而觅食的记载也是人类的历史。何处食物丰盛，何处就有人去安家立业。

尼罗河流域准是早已名闻遐迩吧，人们从非洲内地，从阿拉伯沙漠，从亚洲西部成群地来到埃及，分有那里富饶的农田。这些拥入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自称"雷米"即"人们"，这犹如我们常称希伯来人为"上帝的选民"一般。他们有理由来感激命运女神把他们带到了这个狭长地带。每年夏季，尼罗河便将河谷变成浅湖，河水一退去，田地和牧场都覆盖上一层数英寸厚的沃土。

在埃及，尼罗河这一条造福百万人的河流，足可养活那些首垂青史的大城市中的大量居民。当然，所有可耕地不尽在河谷里。可是，复杂的小运河系统以及桔槔将水从河面汲引至最高河岸的顶部，甚至还有纵横交错的灌溉渠系统引水到田地各处。

史前时期的人类，曾不得不花费每天二十四小时中的十六小时为自己及其家族去采集食物，而埃及农民或埃及的



埃及的河谷

城市居民则可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他利用农事余暇，给自己制作了许多仅供装饰而毫无用处的什物。

更有甚者，一天，他发现他的头脑能够思索与吃、睡和为子女找个住所等无关的各种问题。古埃及人开始思索他所遭遇的许多奇怪问题。星星来自何处？是谁发出使他惧怕的隆隆雷声？是谁使尼罗河水定期上涨，使日历得以根据每年洪水的出现和消退而制定出来？而他，他自己，他一死、病临身而欢笑泰然的奇怪小生灵又是何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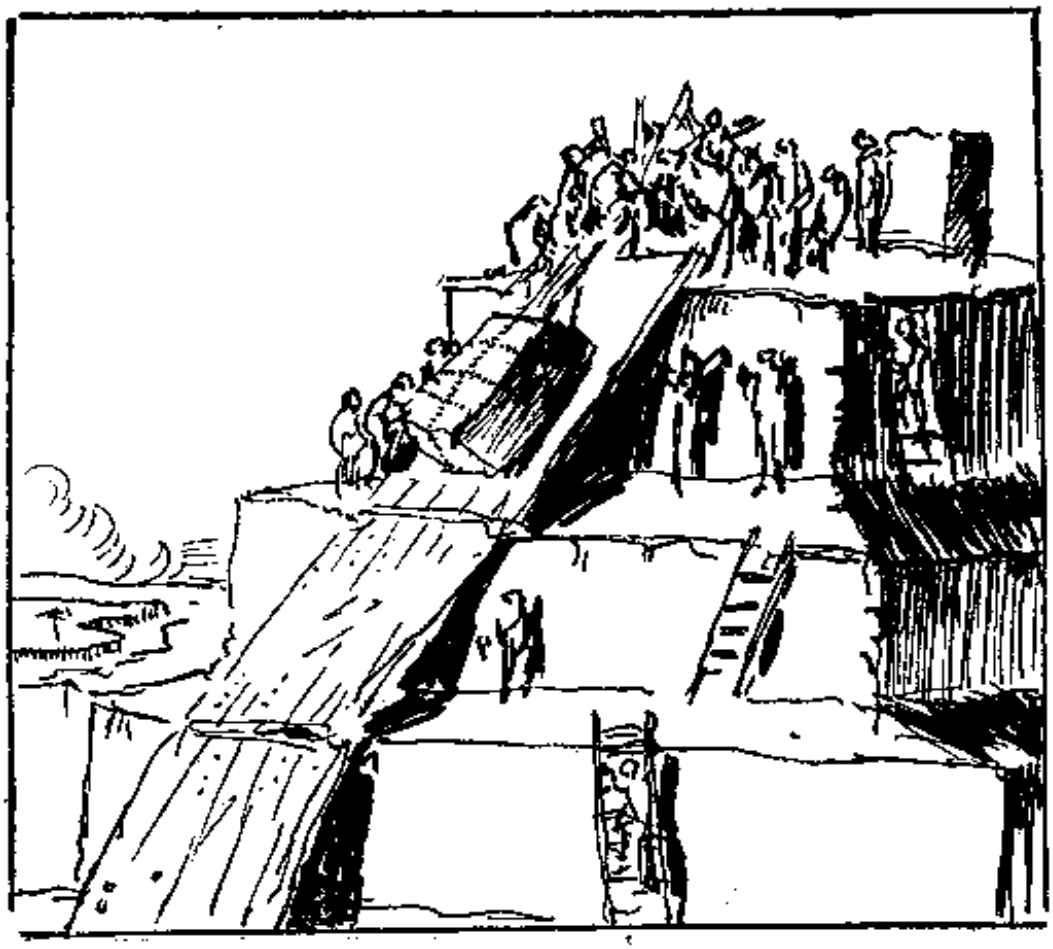
他询问这些多种多样的问题，有些人便责无旁贷地走

上前来，尽己所能地回答这些询问。古埃及人称这些人为“祭司”，他们作为埃及人的思想指导者而受到公众的很大尊敬。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被委托以记载文字记录这项神圣任务。他们认为，人只考虑今世的眼前利益是无益的，于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来世。在来世，人的灵魂要住在西部山脉之外，并且必须向统治生者和死者的万能的神奥赛里斯[①]汇报他的行为，奥赛里斯则按照他们的功过来裁判其行为。的确，祭司们很重视人们在艾西斯[②]和奥赛里斯领域里的来世生活，这使得古埃及人开始把人生仅仅看作是到来世去的短暂准备阶段，并把富饶的尼罗河谷当成供死者栖身之地。

真是奇怪，古埃及人相信：灵魂若没有在今世赖以寄宿的躯体，便不能进入奥赛里斯的冥国。所以，人一死，其亲属便抬出他的尸体，请人涂敷香料、药物等以防腐。尸体在氧化钠溶液里浸泡数星期后，充填以树脂。波斯语表示树脂的字是“木米乃”(“Mumiai”)，因此，涂以香料和药物防腐的尸体，便叫做“木乃伊”(“Mummy”)了。尸体用好多码特制的亚麻布包裹起来，放置在特制的棺椁里，准备移往其最后栖身之地。但是，古埃及人的坟墓确实象个住所，在那里，尸体周围有一件件家具及乐器（以消磨凄凉的等待之时），还有厨师、面包师和理发师的塑像（为给这黑暗住所的居住者提供精美食品，并使他不致披头散

① 奥赛里斯：古埃及主神之一。——译者

② 艾西斯：埃及神话司丰饶之女神，奥赛里斯之妻。——译者



建 造 金 字 塔

发地四处走动)。

起初，这些坟墓是凿入西部山脉的岩石而建成的，但随着古埃及人向北迁移，他们就不得不在沙漠里营建墓地了。然而，沙漠到处是野兽和同等残暴的盗墓贼，他们破墓而入，或乱动木乃伊，或偷窃随葬的宝物。为防止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古埃及人惯常在墓顶上筑造小石冢。这些小石冢后来逐渐增大，这是因为富人筑造的石冢比穷人所筑的要高得多，而且人们之间争着看谁能筑造最高的石冢。古夫法老王(即希腊文中的芝奥普斯王，生于公

元前十三世纪）所建者创最高纪录。他的陵墓，希腊人称之为金字塔(因为表示“高”的古埃及字是 Pir-em-us)，有五百余英尺高。

古夫大金字塔占地十三英亩，所占面积三倍于基督教最大建筑物圣彼得教堂。

二十年间，十万余人从尼罗河彼岸忙于搬运必需的石料，渡石料过河（他们怎样做这项工作，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分许多步骤将石料远远拖曳过沙漠，最后将它们高高举起，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古夫法老王陵墓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履行任务非常出色，通往该石建巨物中心的法老王墓室的狭窄过道，在上面数千吨巨石的各方面重压下，至今尚未走形。

6

埃及的故事

埃及的兴亡

尼罗河是一位仁慈的益友，但有时也是个严厉的工头。它教沿河两岸居民卓越的“协作”术。他们筑渠修坝，都是依靠彼此之间的力量完成的。因此，他们学会了与邻里融洽相处，而且，他们这种互助共利组合，也就十分容易地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家邦。

后来，有一个人由于权力较其大多数邻居日渐显赫，便成了公众的领袖，当妒羡的西亚邻邦入侵这繁盛的河谷时，他又成为他们抵御外侮的统帅。不久以后，他终于成为国王，从而统治地中海沿岸地区至西部山脉的所有国土。

但是，古埃及的法老们（法老一词，意即“住于宫内的人”）的这些政治冒险事业，很少引起坚忍而勤劳的庄稼人的兴趣。倘若不是被迫向国王缴纳他们认为过多的赋税，他们就会象承认大神奥赛里斯是精神主宰一样地接受法老的统治。

外国侵略者一入侵并掠夺了他们的财物，情况便不同了。过了二千年来的独立生活之后，一个叫做希克索人的

阿拉伯牧羊部族攻入埃及并成为尼罗河谷的主人达数百年之久。他们是极不得民心的。希伯来人在沙漠长时间漂泊之后，来到歌珊地[①]避难安身，成为外国侵占者希克索人的帮凶，充当希克索王朝的收税人和公务员。这些希伯来人也引起了埃及人对他们的极大仇恨。

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后不久，底比斯的人民开始革命，经过长期斗争之后，希克索人被逐出这个国土，埃及遂再次获得解放。

一千年后，当亚述征服西亚诸国时，埃及成为沙达纳帕卢斯[②]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第七世纪，埃及再一次成为独立的国家，服从建都于尼罗河三角洲里的萨伊斯城的国王的统治。但在公元前五百二十五年，波斯国王甘比西斯占领了埃及。公元前第四世纪，当波斯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时，埃及又成为马其顿的一个省。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在埃及自立为新埃及国之王，并开创了托勒密王朝[③]，埃及方重获独立。该王朝的王宫在新建的亚历山大城。

最后，在公元前三十九年，罗马人入侵埃及。古埃及最后一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力挽狂澜以拯救国家。对罗马将

---

① 歌珊地：出埃及以前以色列人所居住之埃及北部的肥沃牧羊地。又作丰饶乐土解。——译者

② 沙达纳帕卢斯：亚述之王，公元前九年（？）间在世，穷奢极欲而颓废。——译者

③ 托勒密：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埃及王朝之诸王皆属于希腊种族，克娄巴特拉女王为最后一代。——译者

军们来说，她的美色和魅力比十几个埃及军团还要危险得多。她两次使其罗马征服者心醉神迷，拜倒在她的裙下。但在公元前三十年，奥古斯都大帝（凯撒的继承人和侄子）在亚历山大城登陆。他并不象他那位已故的伯父那样爱慕这位迷人的女王，他歼灭了她的军队，但饶了她一命，想把她作为一份主要的战利品，在他回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时游街示众。克娄巴特拉获悉此项计划后，便服毒自杀了。于是埃及沦为罗马的一个省。

7

美索不达米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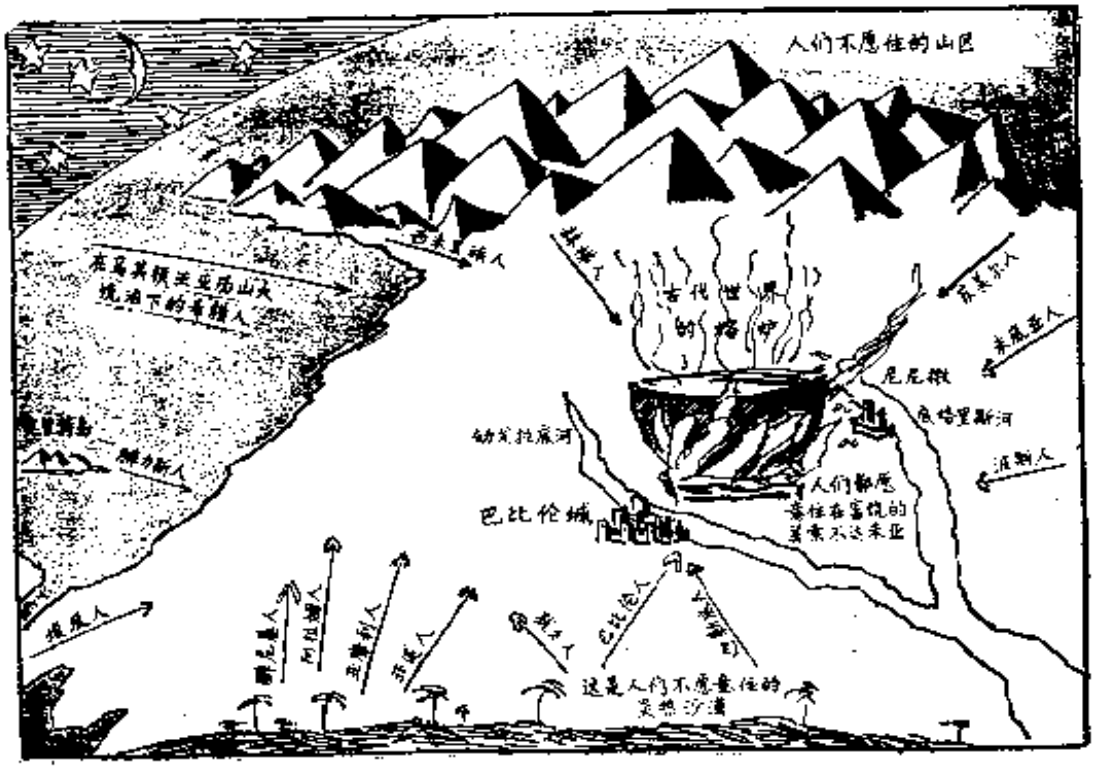
东方文化的第二个中心

我要领你到最高的金字塔之巅，并请你想象自己有鹰目一般的眼睛。那么，你就会看见黄沙遍野的沙漠外很远的地方有葱绿的东西在微微闪光。那是位于两条河流之间的一个河谷，是《旧约全书》所描述的乐园。它就是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国土”）的神秘仙境。

那两条河流名叫幼发拉底河（巴比伦人称之为普拉图河）和底格里斯河（通称为迪克拉特河）。它们发源于挪亚方舟一个休息处亚美尼亚[1]的白雪皑皑的群山之间，流经南方的平原，最后注入海岸泥泞的波斯湾。它们造福于人类，把西亚的干旱地区变成如花似锦的田园。

尼罗河谷因能恩赐食物而招引来很多的人。这“两河之间的国土”也以同样的原因得人欢心。它是个前途极有希望的福地，来自北方群山的山民和从南方沙漠漂泊过来

① 亚美尼亚：高加索山脉以南、西南亚洲之一古国。——译者



米索不大米亚，古代世界的熔炉

的部族，都声称这个地方为自己所有，断不容人染指。山民和沙漠游牧民之间时常竞争，导致战火连绵不绝。只有最强大而且最勇敢的人才有希望生存下来，并能解释美索不达米亚为什么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种族的家园。这个种族的人有能力创造出在各方面与埃及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

8

苏美尔人

由于有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泥板，闪米特人的大熔炉亚速和巴比伦王国的故事才得以传诸后世

十五世纪是个地理大发现的时期。哥伦布想要找到一条去往震旦之岛（the island of Kathay）的路线，结果竟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新大陆。一位奥地利主教装备了一支远征队，要向东寻找莫斯科大公的家乡，但此行完全失败了。直到一代以后，才有西方人访问了莫斯科。同时，一个名叫巴贝罗的威尼斯人考察了西亚的废墟，回国报告说他发现了一种最奇异的文字，这种文字有的刻在伊朗设拉子各庙宇的石头上，也有的刻在无数烘干的泥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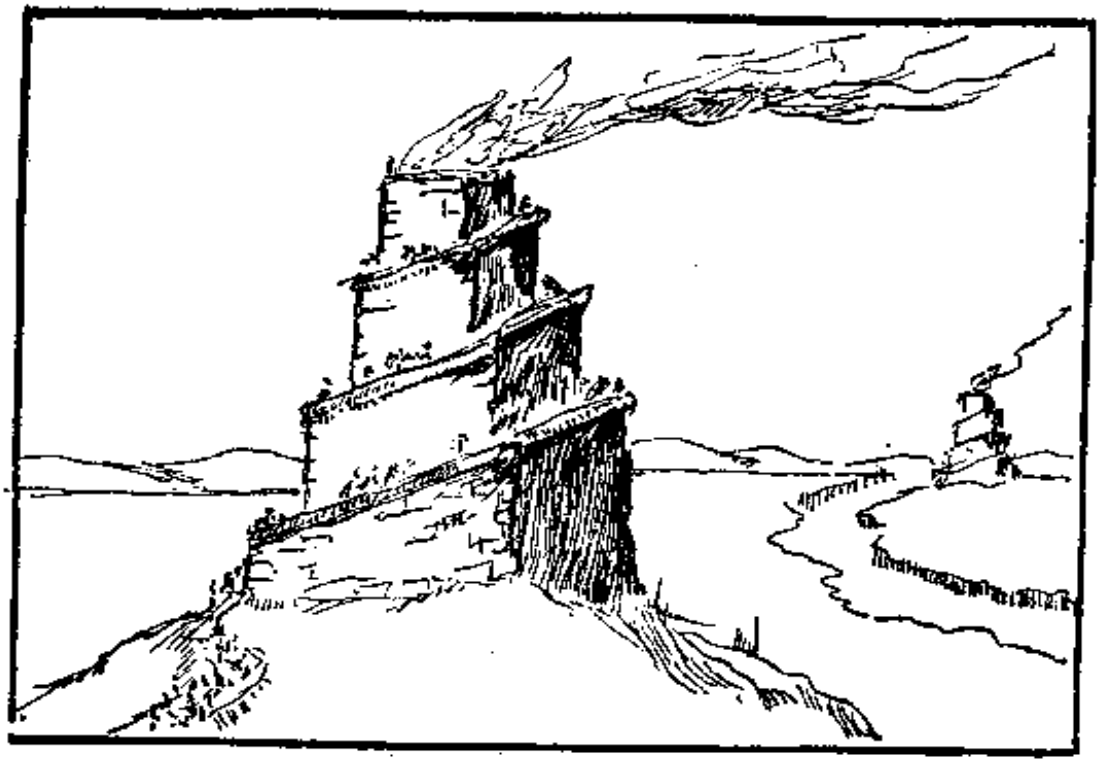
但是，欧洲由于忙于许多其他事务，直到第十八世纪终了，第一批楔形文字才被一个名叫尼布尔的丹麦勘测人员携回欧洲。嗣后，德国一个名叫格罗特芬德的极有耐心的教师费时三十载，才译解出波斯王大流士名字的头四个

字母D、A、R和SH。又过了二十年，英国的一位官员亨利·罗林森，在伊朗发现贝希通岩峭壁上的楔形文字，这一发现为我们译解西亚楔形文字提供了一把有用的钥匙。

与译解楔形文字这项艰难的工作相比，法国向波伦的译解埃及象形文字工作就容易得多了。苏美尔人这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初居民，想把他们的语言刻在泥板上，于是将象形文字完全弃而不用，演化出一种V形文字系统。该系统虽然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但几乎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瓜葛了。现举几个图例予以阐明。起初，将一颗"星"用钉刻于砖上时，其状如下： 。然而这个符号太繁琐了。不久以后，当"星"附加以"天空"之意时，上图便简化成 ，但这样一来，却更使人大惑不解了。同样，一头"牛"从 变成 一尾"鱼"从 变成 。"日"原为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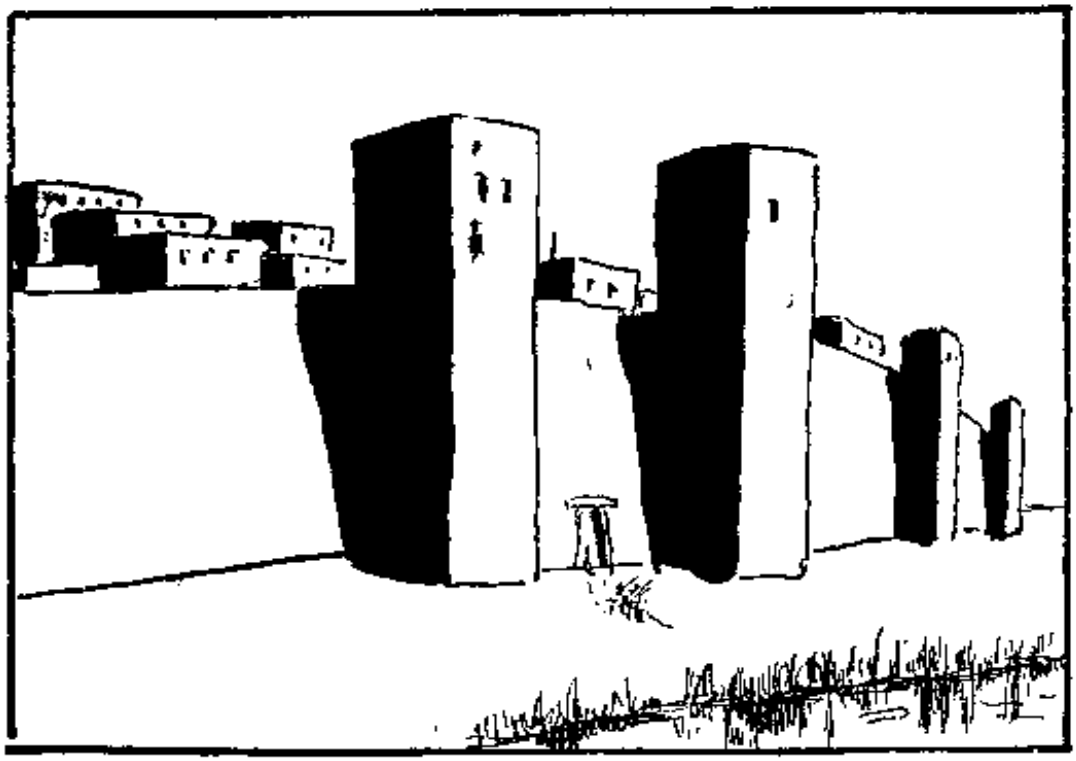
圆 ，以后变成 。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使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我们就可使下图 状如 。这种表达人的思想的文字系统，看起来是相当复杂的，但三十多个世纪期间，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以及其他到这个肥沃河谷来的不同部族都使用过它。

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是一部战争和征服连绵不断的故事。首先是苏美尔人从北方来到这里。他们原是生活在山区的一支白种人，惯常在山顶上祭祀他们所信奉的神祇。他们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平原后，筑起不少人工小山丘，并在其上建造了祭坛。他们不会建造楼梯，而用倾斜的长廊来环绕他们的塔状高楼。我们的工程师们曾借用这一构思，在大火车站建造了上行走廊，把一层楼与另一层楼互相通连起来。我们也许还借用过苏美尔人的其他一些构思，但到底借用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苏美尔人被后来进入该肥沃河谷的那些部族同化，然而他们的塔状高楼仍然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之中。犹太人流徙到巴比伦地带，看见了它们，并把它们称之为“巴别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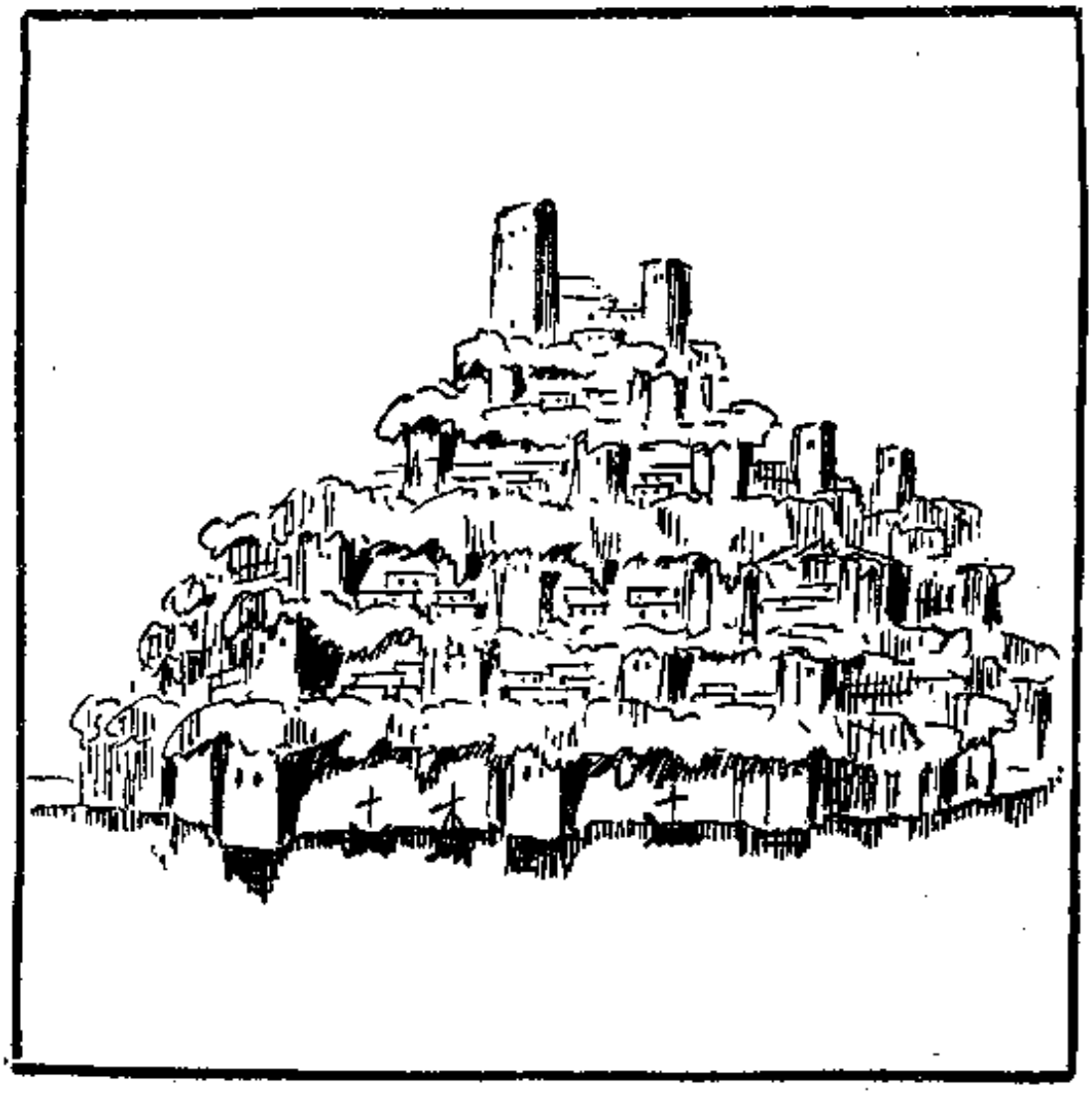
没有建成的通天塔

公元前四十世纪，苏美尔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以后不久便被阿卡得人征服。阿卡得人是阿拉伯沙漠那里说共同方言的许多部族（通称闪米特人）的一支。古时，人们相信他们是挪亚三子之一长子闪的直系后裔。一千年以后，阿卡得人不得不臣服于阿莫赖特人的统治。阿莫赖特人是闪米特人的又一支沙漠部族，其王汉穆拉比在巴比伦这座圣城自建一所华丽的宫殿，并向他的臣民颁布一套法律，使巴比伦王国成为古代世界的一个管理最善的帝国。继而赫梯人（在《旧约全书》里也有所述及）侵占该肥沃河谷，并摧毁了他们不能携走的一切。后来，赫梯人又被沙漠大神阿舒尔的信徒们征服。这些信徒自称为亚速人，略取了全部西亚和埃及，并向无数隶属部族征收赋税，使尼



尼 尼 微

尼微成为一个版图广阔的可畏帝国的中心。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末，亚速帝国始被迦勒底人颠覆。迦勒底人也是一支闪米特人的部族，他们重建了巴比伦，并使该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首都。他们最负盛名的一个国王尼布甲尼撒，鼓励科学研究，我们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都是根据迦勒底人所发现的最初原理发展而来的。公元前 538 年，一支粗鲁的波斯牧羊人部族侵入这古老的国土，颠覆了迦勒底帝国。二百年以后，他们又被亚历山大大帝推翻。亚历山大大帝将这个号称许多闪米特人部族古老熔炉的肥沃河谷变成希腊的一个省。继之而来的是古罗马人，其后是土耳其人，而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世界文化第二中心则历尽



巴 比 伦 的 圣 城

沧桑，成为一片广阔的荒原，只有那里的一些大土丘向后世述说着昔日荣华的历史。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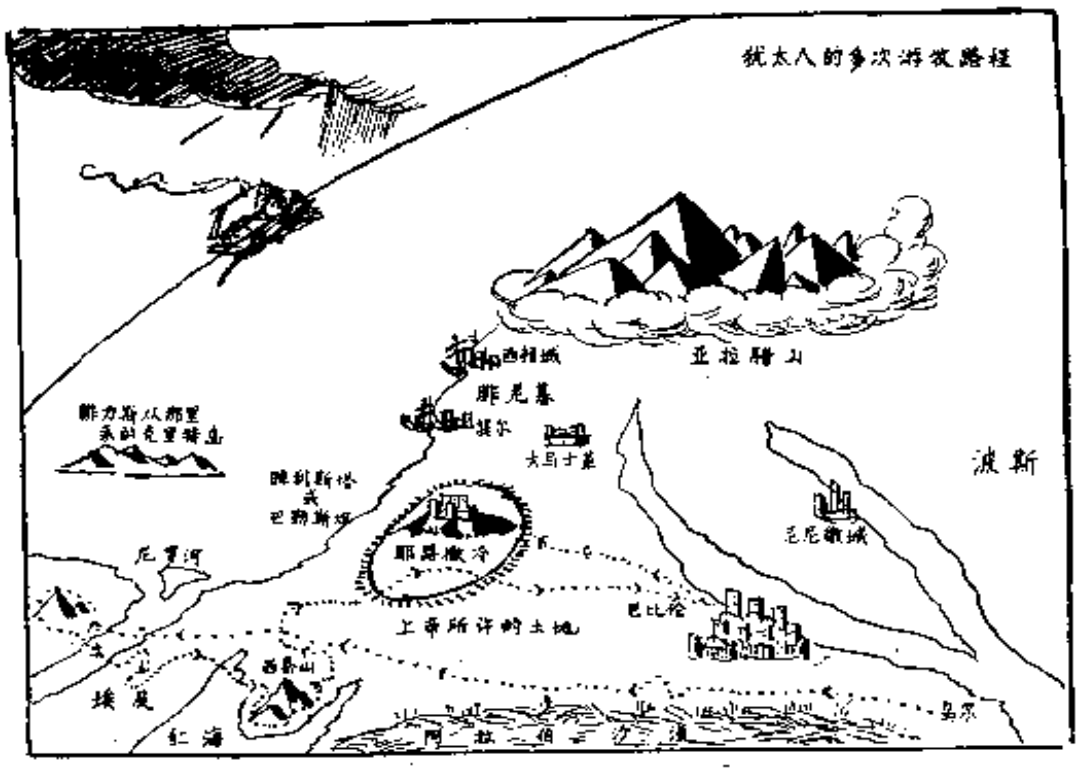
摩　西

犹太人领袖摩西的故事

公元前二十世纪期间，有一天，闪米特人的一支小而不重要的牧羊人部族，离开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尔地方，想要在巴比伦王国领土之内找到新的牧场。他们被该王国的士兵驱逐出境后，便辗转西行，以期寻找一小块无主的扎营之地。

这一支牧羊人部族通称为希伯来人，我们或称之为犹太人。他们各处飘泊，经过多年凄苦的流浪，终于在埃及得以安顿下来。他们和埃及人相处了五个多世纪。后当收养他们的国家被希克索人这帮掠夺者占领时，他们想方设法为外国侵入者效劳，因而他们的放牧地得以保留下来，未受到滋扰。在长期的独立战争之后，埃及人把希克索人赶出尼罗河谷，从此犹太人的厄运就降临了，他们降级为下贱奴隶，被强迫去修筑御用的大道和金字塔。由于边境有埃及士兵把守，犹太人是不可能逃出来的。

在多年受苦受难之后，一个名叫摩西的犹太青年才把



犹太人的游牧路程

他们从悲惨命运里解救出来。摩西曾长期住在沙漠里，知道尊重最早祖先们的质朴美德。这些祖先①离开了城市和城市生活，拒不受外国安逸而奢侈的文化的腐蚀。

摩西决定使他的民族恢复对祖先们的生活方式的爱好。他逃避开被派来追踪他的埃及军队，率领同族人进入西奈山脚下的平原中心。他在那漫长而孤独的沙漠生活期间，知道敬畏雷和暴风雨之神的力量。他认为，此神统治着七重天，牧羊人生活、取火和呼吸唯他是赖。此神是广受西亚各地崇拜的许多神灵之一，名叫耶和华，经由摩西的谕示，希伯来人把他当成他们的独一精神主宰。

---

① 指希伯来人始祖亚伯拉罕之次孙雅各的十二子。——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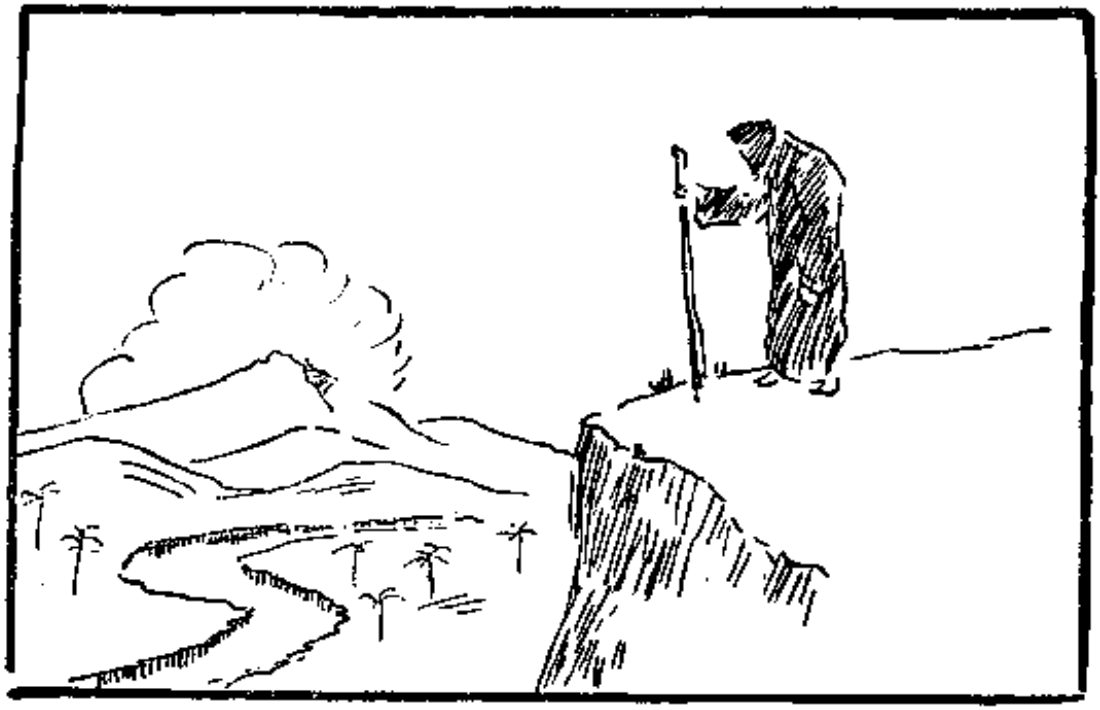
一日，摩西离开犹太人营地不见了。有人低声私语说他是携带两块毛石出去的。当天下午，一场可怖的暴风雨来临。乌云蔽空，若失白昼，山顶不能得见。可是摩西归返时，看呵，那两块毛石上，竟刻有耶和华在雷鸣和炫目的电闪中讲给以色列人的话。从那时起，耶和华便被所有犹太人认为是他们命运的最高主宰，唯一的真神。他教给他们怎样遵守他的明训"十诫"①去过神圣的生活。

他们跟随摩西继续跋涉，以期越过沙漠。摩西告诉他们在途中吃什么、喝什么、避免什么，才能在炎热的气候下保持身体健康。对于这些，他们都一一听从。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一个似乎可喜而繁荣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意即"皮利斯塔人"或"菲利斯坦人"之国。菲利斯坦人是克里特人的一支小部族，他们从自己的岛屿上被逐出后便定居在沿岸一带。不幸的是，巴勒斯坦本土已有闪米特人另一支名叫迦南人的小部族居住。但是犹太人排路前进，终于冲入山谷，建立许多城市，并在他们命名为耶路撒冷即"和平之乡"的一个城镇筑造了一座大庙。

就摩西来说，他已不再是他的民族的领袖了。他从远方当然看见了巴勒斯坦的那些山脊，然后他永远闭上了自己疲倦的眼睛。他曾虔诚地努力工作，以取悦耶和华。他

---

① 十诫：1.不得奉他神；2.不得造偶像；3.不得妄呼上帝之名；4.谨守安息日；5.敬父母；6.勿杀；7.勿淫；8.勿盗；9.勿作狂言；10.勿念他人之所有。——译者



摩西看到圣地

不仅引导同胞们摆脱外国的奴役进入新的家园，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而且也使犹太人成为第一个崇拜独一的神的民族。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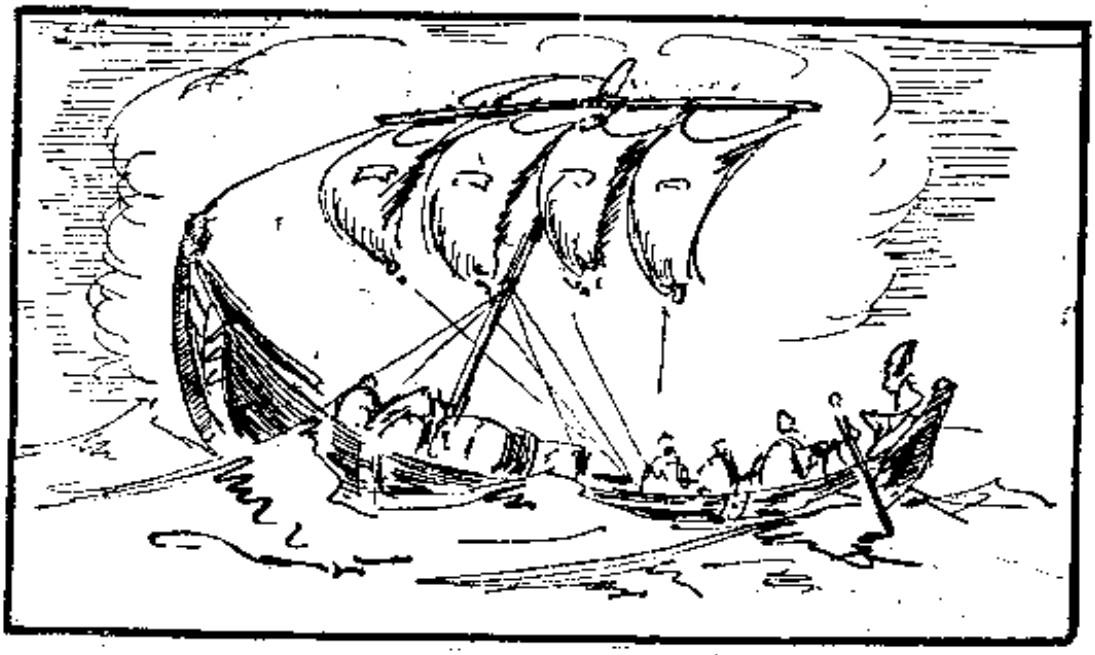
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是我们字母的草创者

腓尼基人是犹太人的近邻。他们也是一支闪米特人的部族，很早就已定居在地中海沿岸，并自建了两座设防完善的城镇提尔和西顿①。在很短时间内，他们便垄断了西方的海上贸易。他们的船只去往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冒风浪之险，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锡利群岛去买锡。他们在所到之处都设立小贸易站，名之曰殖民地。这些小贸易站有许多是近代一些城市如加的斯和马赛的起源。

他们买卖有厚利可图的一切物品，从不受良心的谴责。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邻人所言都属实的话，那末，他们无疑是不知什么叫诚实或正直的人了。他们把满登登的金银柜看做是一切善良人的最高理想。他们确实是很令人讨厌的人，连个朋友都没有。然而，他们却为后世做出一个价值最为重大的贡献，那就是给我们创造出我们所使用的字母。

① 提尔和西顿现为黎巴嫩的沿海城市。——译者



腓尼基商人

腓尼基人是谙熟苏美尔人的书法的，但他们认为这些符号写起来很笨拙，浪费了时间。他们是忙于业务的商人，不能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刻写两三个字母上。于是，他们开始工作，从而发明了一个大大优越于旧文字的新文字系统。他们借用古埃及人的几个象形文字，并简化苏美尔人的若干楔形文字，为便于书写迅速舍弃掉旧文字系统的好看字样，终于把数千个不同图像变为简单而书写便利的二十二个字母。

在适当的时候，这二十二个字母渡过爱琴海传入希腊。希腊人又增添了自己的几个字母，并把这种经过改进的文字系统传入意大利。古罗马人稍微改动字形，又把它们教给了西欧未开化的野蛮人。那些野蛮人是我们的祖先，这就有理由说明写作本书所用的文字源自腓尼基人的文字，而非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或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11

印　欧　人

印欧语族的波斯人，征服闪米特人和古埃及世界

古埃及和巴比伦和亚速以及腓尼基的世界，已存在近三千年了，肥沃的河谷上历史悠久的诸种族渐渐老朽疲弱。当一支血气方刚的新兴种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前者是注定要灭亡的。我们称这一支种族为印欧语族，这是因为它不仅征服欧洲，而且成了现被称为英属印度①的那个国家的统治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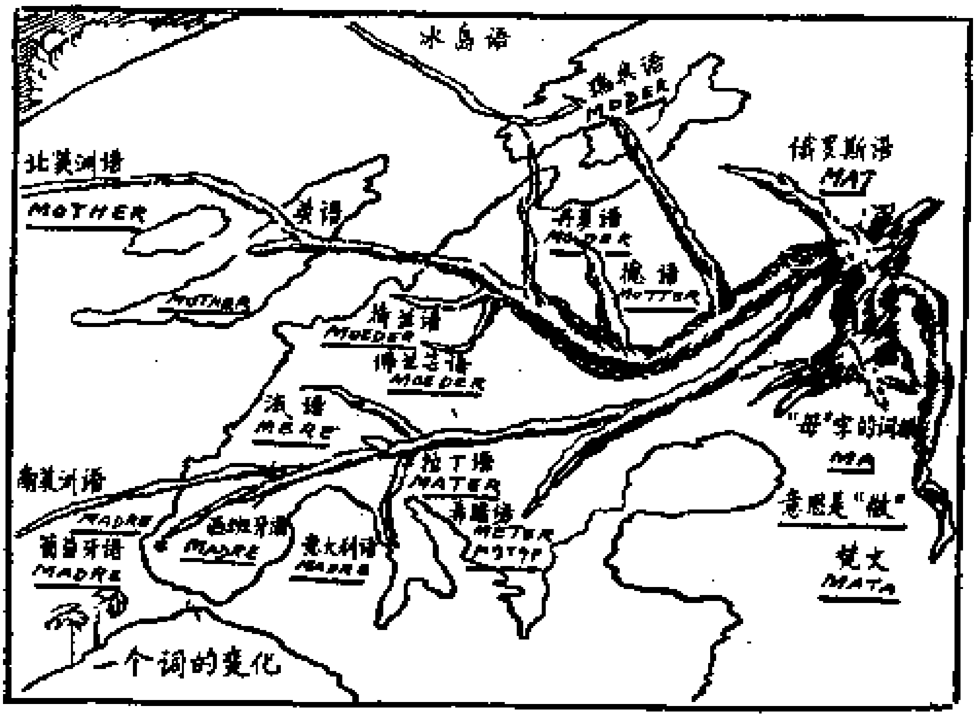
这些印欧人和闪米特人一样是白种人，但所用语言不同，他们的语言被视作一切欧洲语言（匈牙利语、芬兰语和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方言除外）的共同母语。他们也被称为“亚利安人”，“亚利安人”出自梵文“arya”一词，意即“贵族”。

当我们最初听人说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已在里海居住

① 英属印度：1947年独立，分为印度共和国及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译者

了许多个世纪了。但是有一天，他们驮起帐篷出外飘泊，去寻找新的家园。他们有些人迁移到中亚细亚的群山里，在伊朗高原四周的山峰间居住了许多世纪。其他一些人则循日落的方向而行，占有了欧洲平原，这段史话，待我写到古希腊及古罗马故事时再加以详述。

现在，我们就亚利安人这条线索谈下去吧。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其导师琐罗亚斯德[①]的领导下，离开他们山中的家园，沿水流湍急、奔腾入海的印度河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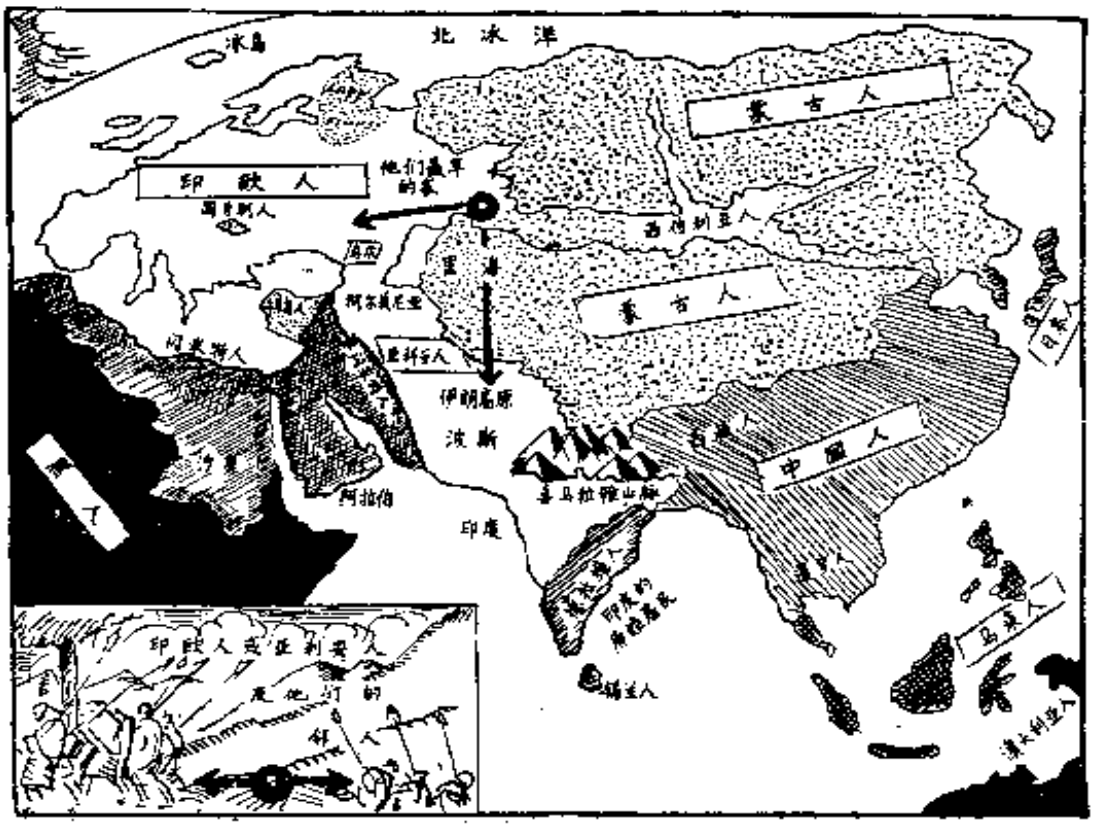
“母亲”这个词的变化

---

① 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时人，古代波斯宗教的改革者，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古波斯语中作查拉图土特拉（Zarathustra），意为“象老骆驼那样的男子”或“骆驼的驾驭者”。其生平，众说不一。——译者

而其他人则宁愿居留在西亚的群山中，并在那里建立了半独立性质的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共同体。这两个民族的名字，我们是从古希腊的史书中转录来的。在公元前第七世纪，米底亚人建立了一个自称为米底亚的王国，但在居鲁士为王时灭亡。居鲁士是一个被称为安香的部族的首领，自立为波斯人各部族之王以后，开始征伐四方，他及其子孙不久便成为全西亚和埃及的君主。

这些印欧语族的波斯人，甚至把战果大力推进到了西方，他们不久就发觉自己陷入严重的困境，遭到其他一些若干世纪前移入欧洲并占有希腊半岛及爱琴海诸岛的印欧人部族的抗拒。



印欧人及其邻人

这些抗拒导致古希腊与波斯之间三次著名的战争。波斯大流士王及泽克西斯王[①]侵入希腊半岛北部，大肆蹂躏希腊人的国土，并极力想得到欧洲大陆上的一个立足点。

但他们这种奢望并未成功。雅典人的海军是不可战胜的。希腊的水手切断了波斯军队的供应线，坚定地迫使亚洲的入侵者返回自己的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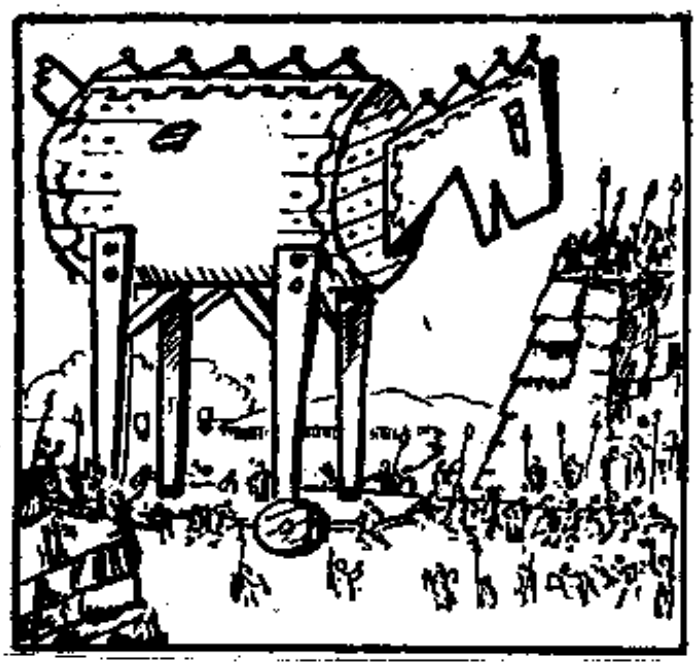
这就是古老的导师亚洲和年轻有为的学生欧洲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本书的其它许多章节，将要告诉读者直至今日以前东西方之间所持续的斗争。

① 大流士（约公元前558—486），古波斯王。泽克西斯（公元前519—465），大流士之子，在位期间约公元前486—465年。——译者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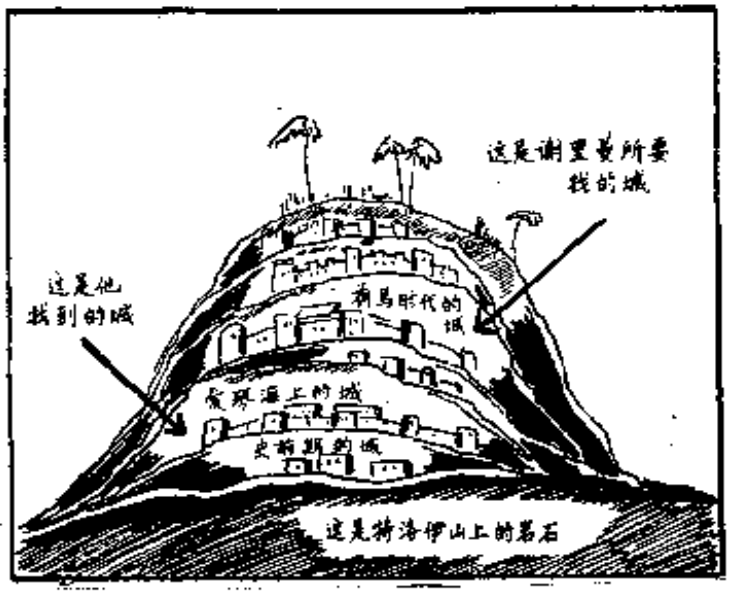
爱 琴 海

爱琴海人把古亚细亚的文化传入欧洲荒野



特 洛 伊 木 马

海因里希·谢里曼小时候，他的父亲把特洛伊的故事讲给他听。比起他听到过的其它一些故事来，他更喜欢特洛伊的故事。于是他立下志愿，等他长大到可以离家远行的时候，便到希腊去“找寻特洛伊”。他的父亲是梅克伦堡的一个乡村穷牧师，但这并没有使他心灰意冷。他知道这样做需要钱，决定先积攒一些钱财而后再去做考古挖掘工作。这终于成为事实。他在很短的期间内设法挣得了一大笔钱，一俟他有足够的钱可购



谢里曼深入挖掘去寻找特洛伊

置探险用具时，便奔赴小亚细亚的西北隅。他料想那里就是昔日特洛伊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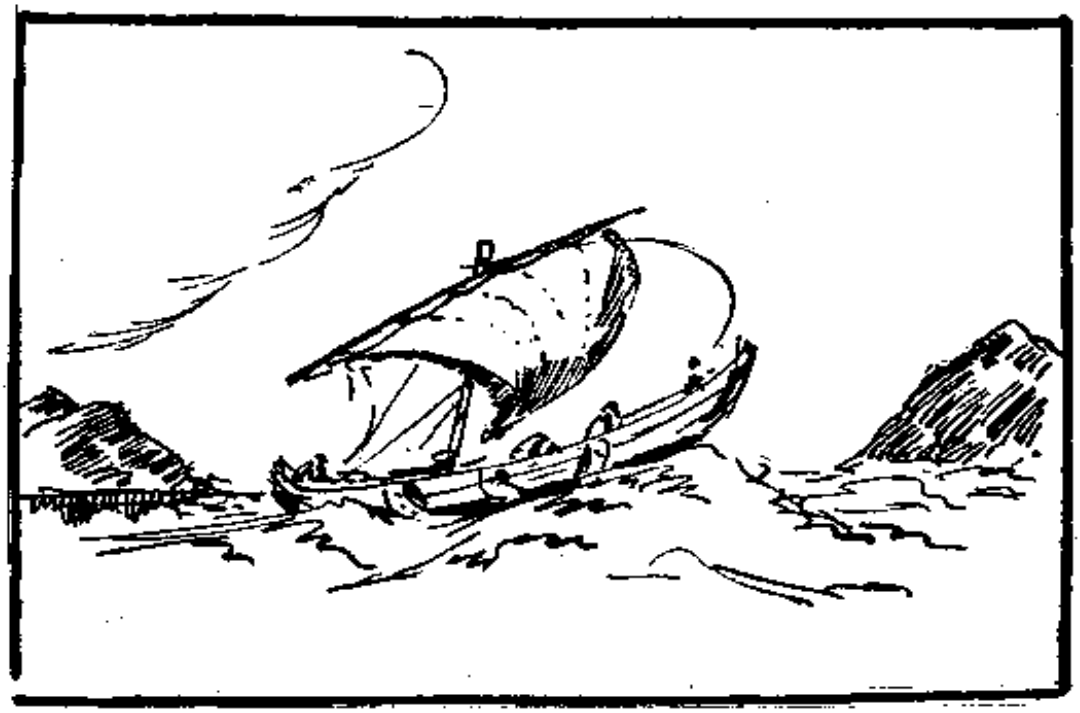
在古亚细亚的那个角落里，有一高土丘，其上农田片片，长满了庄稼。据传说，这土丘曾是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故国。谢里曼不但学识渊博，工作热情更是高涨，在探险初步阶段分秒必争，毫不浪费时间。一俟准备就绪，他立刻开始挖掘。他奋力挖掘，进度甚快，壕沟直穿他正寻找的那座城市的中心，到达了另一座深埋地下的城镇的废墟。那座城镇比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要古老一千年。饶有趣味的事情发生了。假如谢里曼发现的是几把磨光的石锤或几件粗陶

阿尔戈利斯的迈西尼

器，就不会令人吃惊。人们一般是将先希腊人而定居于这些地区的史前人与石锤或粗陶器联想在一起的，但谢里曼并未发现这类物件，竟发现了美丽的小雕像、极贵重的珍宝和饰有不为希腊人所熟知的花纹的瓶子。他大胆提出，伟大的特洛伊战争之前的整整十个世纪，爱琴海沿岸就居住有一个神秘莫测的种族，他们这些人在许多方面都要优越于侵入其国土、摧毁其文化或吸收其文化而失去原有本色的希腊野蛮部族。而后证明情况确实如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谢里曼去到迈锡尼废墟，这些废墟十分古老，甚至古罗马的旅行指南都对此惊叹不置。在一道小圆围墙里的扁平石板下面，谢里曼再次偶然发现令人惊异的埋藏地下的宝物，这是早先在希腊沿岸到处建立城市的那些神秘莫测的人遗留下来的，他们筑造的城墙非常高大，非常厚实，非常坚固，古希腊人称之为泰坦之作。泰坦即希腊神话中神一般的巨人族，传说他们在极古老的岁月里，常常同诸山峰击球为戏。

对这些为数不少的遗址或遗物若细加研究，这个故事的一些浪漫主义色彩便荡然无存了。这些早期艺术品的制作者和这些坚固城堡的建造者，决不是什么魔法师，而是普普通通的水手和商人。他们曾经居住在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许多小岛上。他们是吃苦耐劳的水手，把爱琴海变成高度文明的东方与发展迟缓的欧洲荒原之间以物易物的商业中心。

一千余年间，他们一直是一个技艺高度发展的岛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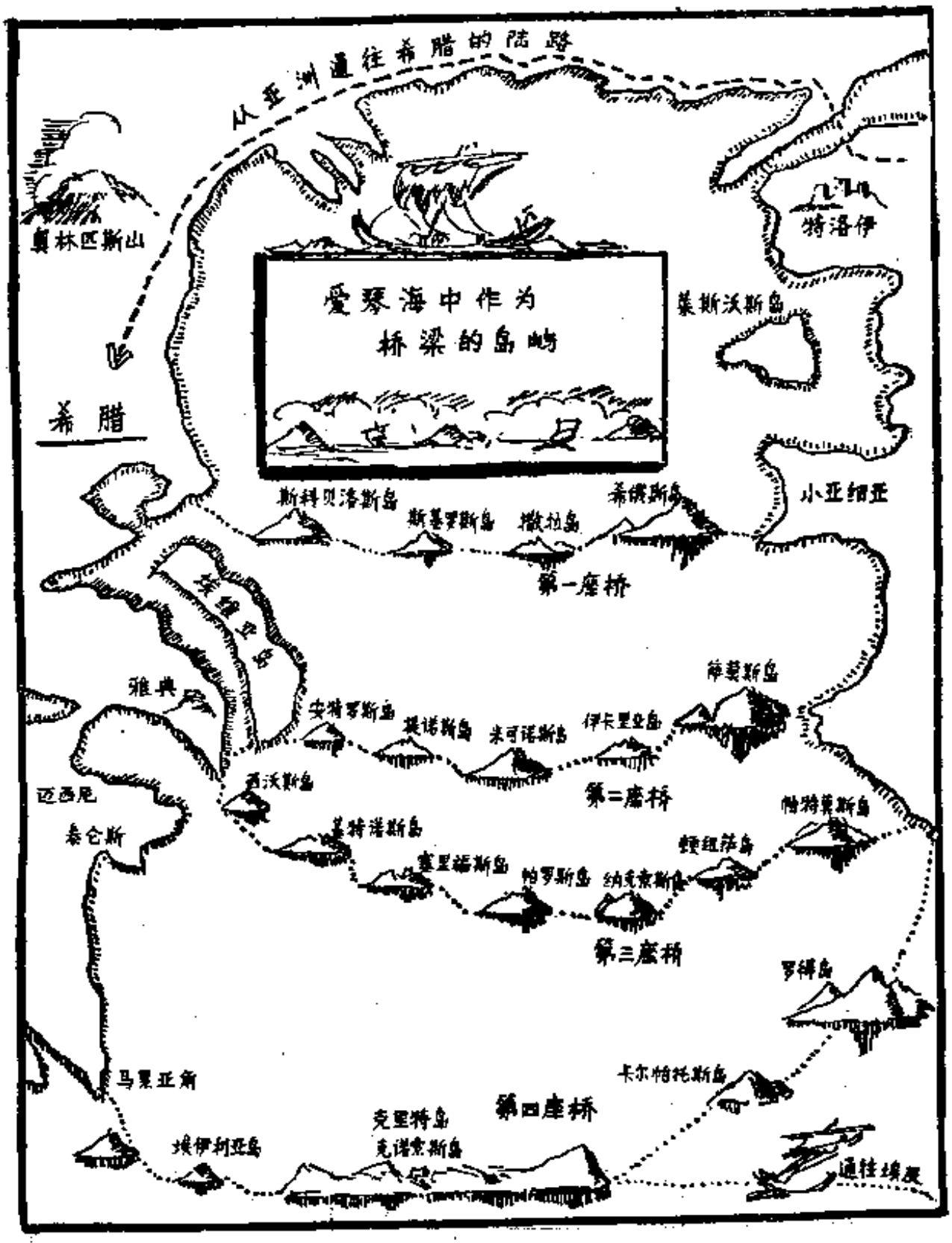


爱 琴 海

他们的最重要城市克诺索斯，位于克里特岛北部海岸，就其坚持卫生保健和安乐舒适来说，确实是够现代化的了。宫殿有专供排泄污水用的暗沟，住宅都置备火炉。克诺索斯人首先每日使用了当时尚无人知晓的浴盆。他们国王的宫殿以其盘旋式楼梯和宽敞的宴会厅著称于世。这座宫殿底下那些贮藏葡萄酒和谷物的地窖，个个都很宽阔，给第一批希腊游客深刻的印象，以致有“迷宫”之说。迷宫是我们给一座具有许多复杂通道的建筑物所起的名字，其正门一旦阖上而把我们关在这建筑物内，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出路。

这个伟大的爱琴海帝国的遭遇终究如何，什么原因使它突然毁灭，我是无以奉告的。

克里特人谙熟书法，但还没有人能够破译他们的碑文。


从亚洲通往希腊的陆路
奥林匹斯山
特洛伊
爱琴海中作为
桥梁的岛屿
莱斯沃斯岛
希腊
斯科贝洛斯岛
斯基罗斯岛
撒拉岛
希俄斯岛
小亚细亚
第一座桥
雅典
安特罗斯岛
提诺斯岛
米可诺斯岛
伊卡里亚岛
神婆斯岛
第二座桥
迈西尼
泰仑斯
基特诺斯岛
塞里福斯岛
帕罗斯岛
纳克索斯岛
帕特莫斯岛
第三座桥
罗得岛
马里亚角
第四座桥
克里特岛
克诺索斯岛
埃伊利亚岛
卡尔帕托斯岛
通往埃及

欧亚之间的岛桥

所以，他们的历史尚不为我们所知。我们必须依靠爱琴海人遗留下来的废墟再写他们的英雄业绩。这些废墟清楚地表明，爱琴海人的世界是被晚近来自北欧平原的不那么文明的部族突然征服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有几分正确的话，对克里特人和爱琴海文化的毁灭责无旁贷的那些野蛮人，不外是刚刚占有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之间那个多岩石半岛的一些游牧人部族。这些部族，我们通称之为古希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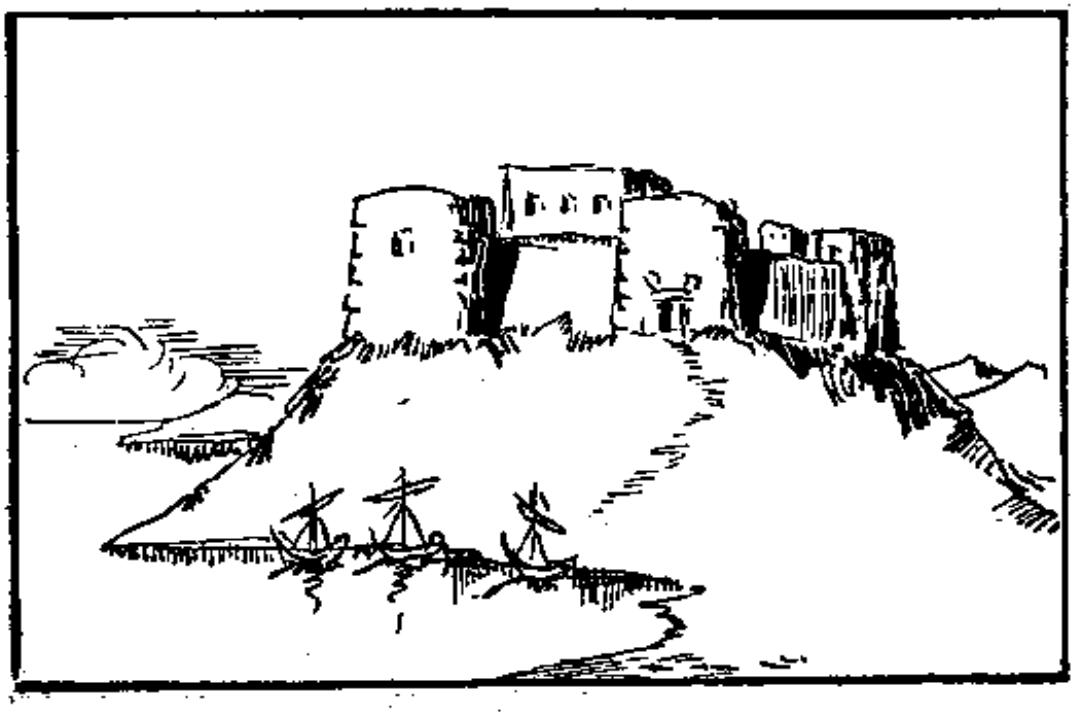
13
希 腊 人

在那期间，印欧语族的赫楞人[1] 部落正在占领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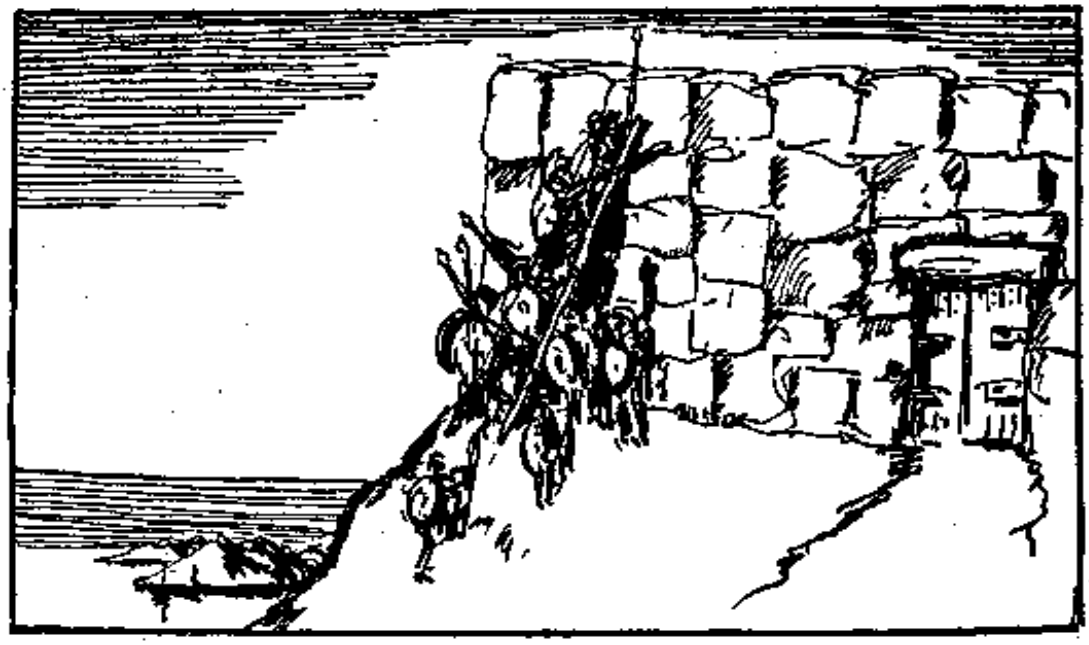
当一小支牧羊人部落离乡沿多瑙河岸向南飘泊去找新牧场时，金字塔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正开始显现出衰变的初步迹象，而且巴比伦古王国的贤明君主汉穆拉比，也长眠地下几个世纪了。这一小支牧羊人部落以赫楞的名字自名为赫楞人。赫楞，是狄优克里安和他的妻子皮拉的儿子。根据古老的神话，无数年以前，奥林匹斯山上的大神宙斯发洪水摧毁邪恶横决之世后，狄优克里安和皮拉是幸免于难的仅有两个人。

对于这些很早以前的赫楞人，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记述雅典衰落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谈到他的这些始祖们时说，他们“微不足道”，但以下情况或有其事。他们很粗野。他们过着猪一般的生活，贪婪，肮脏，愚蠢，并把敌

① 赫楞人（Hellenes）：一译古希腊人。——译者



在希腊本土上的爱琴海城市



阿哈伊亚人攻克一座爱琴海城市

人尸体投给凶猛的牧羊犬。他们很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杀死希腊半岛上的土著（名叫皮拉斯基人），霸占他们的农场，掠夺他们的牧畜，使他们的妻女为奴。亚该亚人氏族曾带领赫楞人的前卫进入塞萨利和伯罗奔尼撒的山脉，他们连连唱歌以颂扬亚该亚人的英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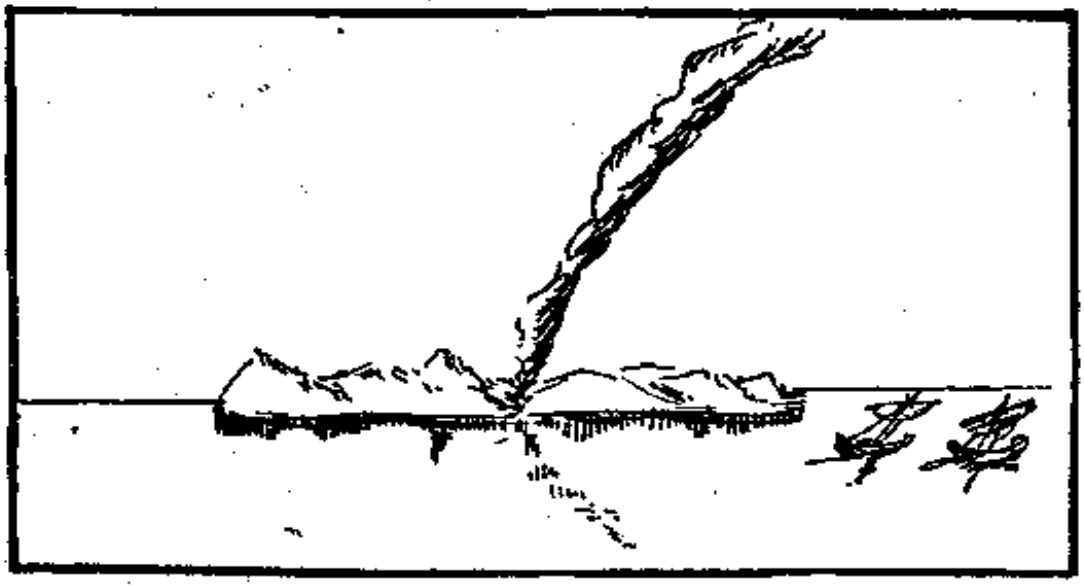
在各处高高的岩石顶上，他们看见了爱琴海人的城堡，由于害怕爱琴海人兵士的金属刀剑和长矛，知道用自己的粗陋石斧无法取胜，因而没有去袭取。

他们继续飘泊了好几个世纪，从山谷到山谷，从山腰到山腰。后来，他们占有全部田地，游牧生活终告结束，成了农民。

那时，希腊文化便开始了。希腊农民住在看得见爱琴海人殖民地的地方，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去访问他们高傲的邻居。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从住在迈锡尼和蒂林斯高大石头城里的人们那里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

他们是聪明的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熟练地掌握了爱琴海人从巴比伦和底比斯带来的那些奇异的铁制武器，也终于通晓了航海的奥秘，开始建造小船以备己用。

他们学到爱琴海人所教给的一切东西之后，便反戈一击，将这些老师逐回岛上。以后不久，他们冒险出征海上，攻克爱琴海的所有城市。公元前十五世纪，他们劫掠并毁坏了克诺索斯，使之成为一片废墟。在赫楞人最初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后，过了十个世纪，成为希腊、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的不可争辩的统治者。特洛伊这个有较古



克诺萨斯岛陷落

老文化的最后大贸易中心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被毁灭。欧洲的历史将要真正开始了。

14

古希腊的城市

古希腊的城市实际上是个国家

我们今人都爱听“大”这个词。我们都以我们属于世界上“最大”帝国，拥有“最大”海军并出产“最大”柑桔和马铃薯这个事实而自豪。我们都爱住在有“数百万”居民的大城市，而且死后也要埋葬于“最大的公墓”。

古希腊的市民如能听见我们这些谈论，是不会懂得我们的意思的。“万事守中庸”是古希腊市民的唯一生活准则，单单这个“大”，他们是毫不铭记于心的。这个爱中庸，完全不是用于某些特定场合的一句空话：它影响着古希腊人从生到死的整个生活。它是他们文学的主要成份，并使他们建造了小而完美的庙宇。它表现于男人所穿的衣服及其妻子所戴的戒指和手镯之中。群众到戏院去看戏，也守中庸之道，如果有剧作家胆敢违反高尚趣味和健康思想这条铁律，定被嘘下台来。

古希腊人甚至坚持其政治家和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也具备这种优良品质。一个有能力的赛跑者来到斯巴达，夸示

自己单腿站立的时间比他人为长时，人们就把他从这城市赶了出去。这是因为无论哪个普通的笨人都会胜过他所炫耀的这一技艺。

“那很好哇，”你会说，“爱中庸和尽善尽美，无疑是一种美德，但为什么在古代只有希腊人才养成这一优良品质呢？”作为回答，我要提出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

古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的人都是神秘的至高统治者的“臣民”，这位至高统治者居住在好多好多英里以外的深宫里，很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见到。另一方面，古希腊人则是许多独立的小“城市”的“自由市民”。这些小城市当中的最大者，其居民人数也要比现代的任何大乡村为少。乌尔的一个农民说他是巴比伦人时，他的意思是他是向其时

诸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

恰为西亚君主的那个国王纳贡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但古希腊人骄傲地说他是雅典人或底比斯人时，他提及的是小城市，这小城市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国家，那里不承认什么官长，只承认市场上人们的意志。

对古希腊人说来，他的祖国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在雅典卫城的禁石中间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来度过童年的地方，他与其他许多男孩和女孩长大成人的地方，他熟悉这些孩子的昵称犹如你知道你的同学们的绰号一般。他的祖国是埋葬其父母骨灰的圣地。高大城墙里面的小屋是其妻孥安居的场所。他们的整个天下是仅仅四或五英亩的多石之地。你有没有看出，周围的这些事物对他所做、所说和所想的种种有一定影响吗？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古埃及人曾是广大愚民的一部分。他们都已消逝在人群之中了。另一方面，古希腊人从未失去同其直接的周围事物的接触。他一直是小城市的一分子，那里人人都是互相了解的。他觉得聪明的邻居们都在注视着他。他无论做什么事，或写什么戏剧，或雕刻什么大理石像，或谱什么歌曲，都得牢牢记着：他的精心之作将要受到所有精通此道的生而自由的市民们的评判。出于这种认识，他不得不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他从童年开蒙时起，便受到教导：没有中庸，就不能达到至善的境地。

在这严格的学习环境里，古希腊人干出了许多卓越的业绩。他们创立了我们不能与之相比的新政治形式、新文学形式和新艺术典型。是他们，在那些面积小于现代城市

四或五个街区的小乡村创造了这些奇迹。

看看终于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世界。他一停止作战，便决定让真正的希腊精神布满全人类。他从那些小城市和小乡村把这种精神带到他新得帝国的辽阔敕立驻扎地，试图让它开花结果。但是古希腊人，一远离他们所常见的自己庙宇的景象，一远离他们所熟知的自己弯曲街道的声响和气息，便立即丧失那曾鼓舞他们为其古老城邦的繁荣而努力进行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欣悦和中庸心。他们变成拙劣的工匠，满足于一己的二流制作品。古希腊各小城邦丧失独立并被迫沦为一个大国的领域之日，古老的希腊精神便消亡了，从那时起永远消亡了。

15

古希腊人的自治

古希腊人是最早进行艰苦的自治试验的民族

起初，全体古希腊人贫富均等，每人都有一定数量的牛羊。所居的土屋就是自己的城堡。他们来往自由，全按自己的意愿办事。遇有公共的重大事宜需要讨论时，所有居民齐集市场，选举一位年高德劭的人主持会议，他的责任就是使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若有战事，便挑选一个精力很充沛且自信心极强的人为统帅。危险一旦解除，自愿给予这个人领导权的村民们，也有免去这个人职务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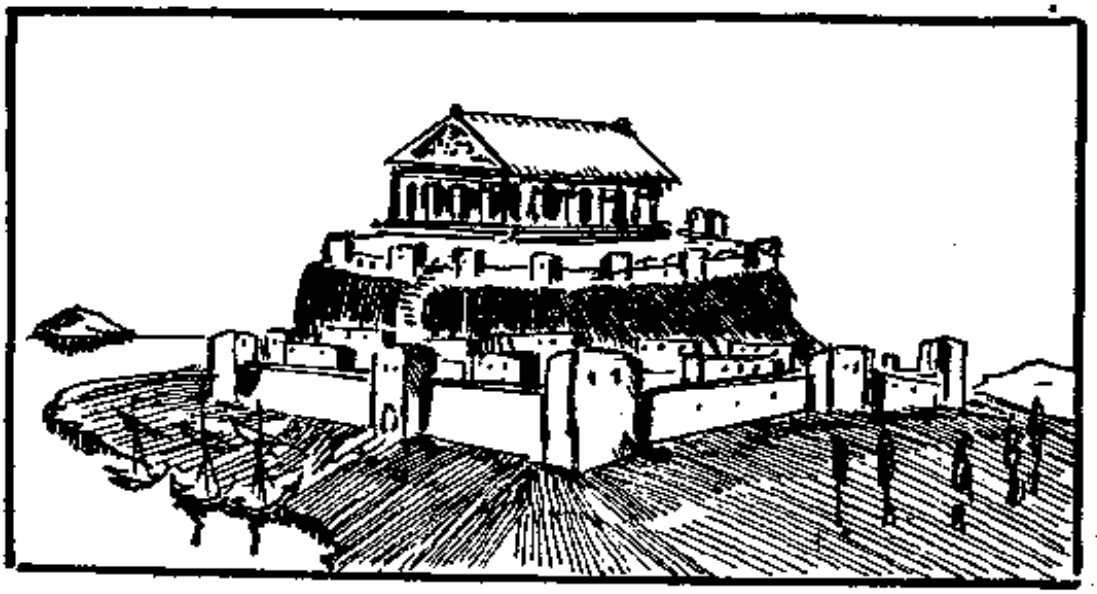
但是，村庄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有些人辛勤劳动，有些人游手好闲。有些人运气不佳，有些人以极不诚实的手段同其邻居打交道，以聚敛财富。结果，城市不再由许多同样富裕的人组成。城市居民反而分化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

还有一个变化。曾因领导人民取得胜利而被心甘情愿地承认为“首领”或“王”的旧有统帅，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其地位由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过多地获得农场和财产的贵族，即一班富人所替代。

这些贵族享有许多优越于普通自由民的条件。他们能购买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市场上出售的最精良的武器。他们有不少空闲时间操练战斗技术。他们居住在建造得很坚固的房屋里，并能雇佣兵士为其作战。他们之间经常争吵，以决定应由谁来统治城市。在争吵中获胜的贵族便僭称王号，凌驾于所有邻人之上，并统治城市，直至他被另一野心勃勃的贵族所杀或被逐走为止。

这样一位国王，加之有他的兵士为虎作伥，遂被称为"暴君"。公元前七世纪和六世纪期间，每一个古希腊城市均由这样的国王统治着。顺便说一下，他们之中恰巧有许多是很有才干的。但是，这种事态终究使人不能忍受下去，因此做出种种努力，以促成各项改革的实现。名垂于世的



一座希腊城邦

最早民主政体，便是从这些改革发展而来的。

公元前七世纪初，雅典人决定做些改革工作，以去陋除弊，并决定再次给那些为数很多的自由民发言权，让他们对政府发表意见。他们被认为在其祖先亚该亚人时代就有过这种发言权。他们请一个名叫德拉古的人提供一套法律，以保障穷人权利不受富人的侵犯。于是德拉古着手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德拉古是个纯粹的职业法律家，很不熟悉通常的生活情况。依他看来，犯法就是犯法，有罪必究。在他完成其法典后，雅典人发现德拉古所草拟的法典太严峻，不能付诸实施。如按照他们新的法律行事，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绳索来把所有罪犯绞死，因为这套法律甚至把偷窃苹果也定为死罪。

雅典人四处寻找较为仁慈的改革者。他们终于找到能把法律制订得比其他任何人更适当的人。他的大名叫梭伦。梭伦出身于贵族，曾周游世界各地，并研究过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他仔细研究了雅典人交付于他的这个课题之后，制订出一套原则上以中庸为本的法律，而中庸正是古希腊人性格的重要部分。他试图改善农民的状况，而同时又不破坏贵族们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贵族象兵士一样，或者说得更确切点，能够对城邦有很大贡献。为了保护穷人们不受法官（总是从贵族这一班人当中选举出来，因为他们不接受薪金）滥用职权之害，梭伦制订了一项条款，让受冤屈的市民有权利向有三十个雅典同胞组成的陪审团申诉。

最重要的是，梭伦迫使普通自由民亲自直接参预城市事务。他不能再呆在家里说什么“哦，我今天太忙”或“正在下雨，我最好还是留在屋内”。梭伦还期望普通自由民尽其本分；列席市议会；并担负起保卫城邦安全与繁荣的重大责任。

这个民治政府，常常没有丝毫成就可言。有的是过多无益的空谈；有的是过多行政者为争名誉而相互忌恨毁辱的闹剧。但是，这却教育了古希腊人独立自主，并依靠自己去争取解放，因而，也就变成一件大好事。

16

古希腊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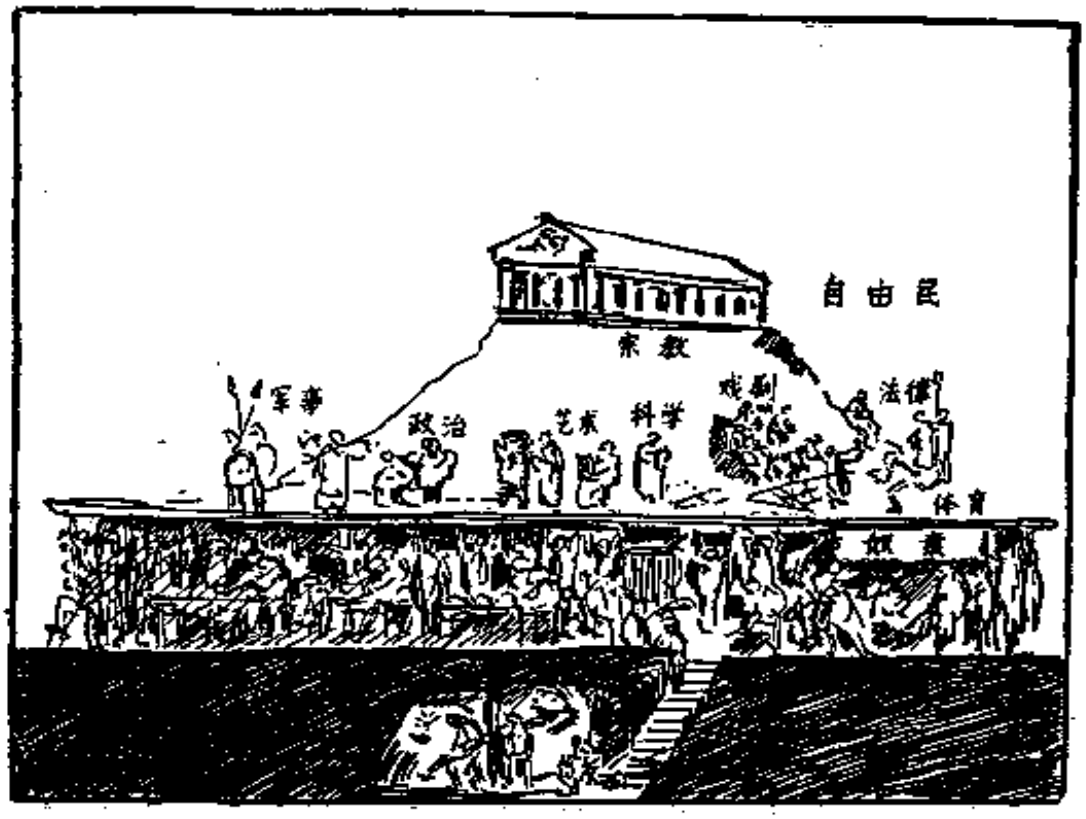
古希腊人是怎样生活的

人们会问，如果古代的希腊人老是跑到市场去讨论国事，他们怎么有时间照管家庭和业务呢？本章将言其详。

每个希腊城市由少数生而自由的市民、多数奴隶和零零星星的外国人组成。但希腊民主政体只承认自由民这一类市民才享有发言权。

在很少有的期间（通常在需要人们去从军的期间），希腊人做出姿态，愿意授予他们称之为“野蛮人”的外国人以市民权。不过这是个例外。市民身份是出身问题。凡是希腊人的子孙都是希腊人。但是，你若是生于非希腊人家庭，不管你在经商或服兵役上有多大功劳，到死还是“外国人”。

所以，只要希腊城市不是由国王或暴君统治时，它就由这些自由民管理，并为他们服务。但如没有人数比自由民多四、五倍的一大群奴隶供驱使，这是办不到的。这些奴隶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今人为了养家和付房租而要去



希腊的社会

做的话也将占去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才做得了。

这些奴隶把全市的烹饪、烤面包和制作烛台的所有事宜统统承担下来。他们是裁缝，木匠，首饰匠，学校教员，簿记员；每逢主人莅临公众大会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或赴戏院观看最近上演的埃斯库罗斯① 所写悲剧，或去听人讨论欧里庇得斯② （他敢于对大神宙斯的无上尊严表示怀

①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著名的古代希腊悲剧作家，被恩格斯称为"悲剧之父"，"有强烈倾向的诗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其杰作。——译者

②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406）：著名的古代希腊悲剧作家。在古代有"舞台上的哲学家"之称，对神表示怀疑。其剧作有《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译者

疑）的革命思想时，他们还要照料商店与工厂。

古代的雅典，的确类似一个现代的俱乐部。所有的生而自由的市民是世袭的会员，而所有的奴隶则是世袭的仆役，随侍主人左右，任其颐指气使。而作为该组织的一名会员，倒是很愉快的。

但当我们谈及奴隶时，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读《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所说的那种人。那些耕地种田的奴隶的境况不佳，生活很不愉快，但败落下来的和不得不受雇当农工的一般自由民，也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更何况在城市里，许多奴隶要比较穷的自由民还富裕。就古希腊人而论，他们爱“万事皆守中庸之道”，不愿以后来在古罗马通行的方式对待其奴隶。在古罗马，奴隶没有权利可言，宛如现代工厂里的一台机器，有时还被主人以最不足道的借口投入兽栏。

古希腊人把奴隶制视作必要的制度。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哪一座城市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文明民族之乡。

奴隶们也处理现今商人与专业人员所做的那些工作。至于那些家务事，那是很繁重的，不仅占去你母亲的很多时间，也使你的下班回家的父亲感到烦恼。而古希腊人则懂得闲逸的价值，他们生活在极其简单的环境中，借以把家务减少到尽可能的最低点。

首先，他们的家是很朴素的。甚至连富有的贵族也终生住在没有装饰的大土墙房子里，缺少现代工人以之作为

天赋权利而企求的所有舒适用品。古希腊人的住宅由四面墙和一个屋顶构成，门通往大街，没有窗户。厨房、起居间和卧室环列开阔的庭院四周，庭院里有一个小喷泉，或一座雕像和几丛花木，使庭院显得生意盎然。不下雨或不太冷时，全家人便生活在庭院里。在庭院的一角，厨师（是奴隶）准备食物；在另一个角落里，教员（也是个奴隶）教孩子们希腊字母和乘法表；在又一个角落里，家庭主妇同女缝工们（也是奴隶）正修补着她丈夫的上衣。她很少离开她这块领地，因为一个已婚妇女让人在街上看见的次数太多是有失体统的。就在门内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主人在查对农场的监工（也是奴隶）刚送来的帐目。

主餐一准备好，全家人便来共餐。食物很简单，不用多长时间就吃完了。古希腊人似乎曾认为饮食是一件无可避免的坏事，会给人带来疾患，不象娱乐既能消磨寂寞时光又能消愁解闷。他们吃面包，饮葡萄酒，外加一点儿肉和些许蔬菜。他们只有当家内无他物可喝时才喝水，因为他们认为喝水有损健康。他们爱互相邀请共同进餐。据我们的看法，这当是一席盛宴，每人都应该吃很多东西，超过适于他们的饭量。但那样的话，会使他们作呕。他们凑在一起吃饭的目的是畅谈并愉快地饮酒喝水，因为他们都是有节制的人，他们鄙视那些过量饮用的人。

他们在衣着选择上和饮食一样也普遍崇尚简朴。他们有洁癖，爱把须发理得整整齐齐。他们觉得，到体育馆去锻炼或游泳，可使身体强壮。但是，他们决不追随时尚去

穿着在亚洲时行的俗艳的奇装异服。他们穿白色的长斗篷，设法使自己象现代身披蓝色长披肩的意大利官员一样显得衣冠楚楚。

他们虽爱看其妻子戴些装饰品，但他们认为公开炫示其财富（或其妻子）实属庸俗作风，所以妇女们离家外出，尽可能不惹人注目。

总之，古希腊人的生活不仅有节制，也很朴素。桌椅、书籍、房屋以及马车这些“东西”，势必占去其物主的很多时间。最后，这些东西一定使物主成为它们的奴隶，并根据它们之所需，将耗时去照拂它们，予以打磨、擦拭和油漆。首要的是，古希腊人想使自己身心“自由”。他们为了想维持其自由权，并真正享受精神自由，把他们日常生活所需减少到最低程度。

17

古希腊的戏剧

戏剧这一最早的公共娱乐形式的起源

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古希腊人便开始搜集为颂扬其英勇的先祖而写的诗，诗里记述了他们将皮拉斯基人[1]逐出希腊和毁灭强国特洛伊的业绩。这些诗当众吟诵，人人都来聆听。不过，戏剧这一我们生活当中几乎不可少的娱乐形式，并非由这些为人吟诵的英雄故事发展而来，其起源奇特，我须单辟一章予以阐述，以飨读者。

古希腊人历来喜爱游行。他们每年都隆重游行以敬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人人皆饮葡萄酒（古希腊人认为水仅对游泳和航行有用），因而此神颇孚众望。这是读者不难想象到的。

古希腊人以为该酒神生活在葡萄园里，日与一伙半人半山羊的怪物萨堤罗斯相嬉戏，所以参加游行的群众常穿山羊皮并发出雄山羊般的叫声。山羊的希腊字是“tragos”，

① 皮拉斯基人：史前住在希腊及小亚细亚一带的人种。——译者

歌手的希腊字是“oidos”，象山羊般发出咩咩叫声的歌手因之称为“tragos－oidos”，即山羊歌手。这个奇怪的名称日后发展为现代的“tragedy”一词，即悲剧。就戏剧上的意义来说，悲剧意谓一出结局悲惨的戏，这犹之于喜剧（其本意为对欢乐之事的唱述）被称之为一出结局皆大欢喜的戏。

读者不禁要问，那些化装成野山羊般回旋踏行的嘈杂合唱，怎样会发展成在全世界剧院上演几近二千年的高尚悲剧呢？

山羊歌手和哈姆莱特之间的联系，其实说来很简单，我就来告诉你们。

山羊歌手的合唱起初很使人感到有趣，它吸引来一大群一大群的观众站在路旁并发出阵阵笑声。可是不久，咩咩叫这个行当变得令人厌烦，古希腊人认为，单调无味有如丑恶或疾病，同样是个灾殃。他们需要更娱人的东西。于是，阿蒂卡[①]伊卡里亚村一位有创造力的青年诗人，想出一个新主意，结果取得巨大成功。他让山羊合唱队的一位队员走向前，同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吹着排箫（传为山林之神潘[②]所创制）的乐师们的领队谈话。只许这个人出列。他边挥舞双臂作出各种姿势，边说话（也就是说，他表演，而其他山羊合唱队员只站在一旁歌唱），并向乐队长提出

① 阿蒂卡：希腊东南地区，雅典为其中心，古时为雅典统治。——译者

② 潘：他的身体是人，腿和脚是羊，住在山林中保护牧人及牲畜。他爱好音乐和舞蹈。——译者

许多问题，乐队长则依照那位青年诗人在开始演出前书于纸莎草纸卷上的解答来回答。

这一讲述狄俄尼索斯或另外一个神的故事的粗略对话，立即博得群众的欢心。此后，每次狄俄尼索斯节日的游行，都有“表演场面”，而且很快“表演”就被认为比游行和咩咩叫还要重要。

埃斯库罗斯是所有悲剧作家里的最有成就者。他在漫长的一生（自公元前526年至公元前455年）中写下了不少于八十部的剧本，并且还勇敢地向前迈出一大步，开始使用两名“演员”来代替一名演员。约三十年以后，索福克勒斯① 把演员数又增加至三人。当欧里庇得斯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开始写可怖的悲剧时，他想要用多少演员就给安排多少演员。当阿里斯多芬② 写他嘲笑每个人、每件事、甚至奥林匹斯山诸神的那些著名喜剧时，合唱队成为旁观者的角色，被排列在那些主要表演者的后面，前台的男主角演至犯了违背诸神旨意之罪时，便歌唱“此乃可怖的人间世”。

这种新形式的戏剧表演节目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固定环境，于是不久每个希腊城市都有了从附近小山岩石上开凿

---

①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 —公元前406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生于雅典西北部科洛诺斯乡。他的著名悲剧是《奥狄浦斯王》。——译者

②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 —公元前385 ）：古希腊喜剧作家，生于雅典。他交游甚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喜剧特别是《鸟》和《蛙》对神持嘲笑态度。——译者

出来的剧院。观众坐在木凳上，面向一个宽阔的圆形场地（我们现在供乐队用的半圆形场地，你坐在那里看戏或看歌剧）。这个半圆形场地就是舞台，演员和合唱队员在那里演出。他们后面有座帐篷，他们在帐篷里化装，戴上大泥制假面。这些大泥假面把他们的脸遮掩住，但他们的样子可使观众看到演员该在嬉笑或是在悲泣。帐篷的希腊字是“skene”，我们的舞台“布景”（scenery）就是从帐篷发展而来的。

悲剧一旦成为古希腊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就很严肃地对待它，决不为调剂一下精神而去剧院。新剧的上演成了象选举一样的重大事件。成功的剧作所得到的荣誉，要比大胜而归的将军所获得的荣誉大得多。

18

波斯人发动的历次战争

古希腊人如何防御入侵欧洲的亚洲人并将其逐回爱琴海对岸

古希腊人从腓尼基人的门徒爱琴海人那里学会了贸易之道。他们不但照腓尼基人的样子建立殖民地，还进一步改善腓尼基人的经商方式，更普遍地使用金钱同外国顾客做买卖。公元前六世纪他们在小亚细亚海岸定居下来后，迅即抢走腓尼基人的生意。腓尼基人当然对此不悦，但因不够强大，不敢贸然向其竞敌古希腊人发动战争。于是只好坐待，但也不是徒然等待，而是伺机而动。

在前面一章，我曾讲过波斯牧羊人由一支卑微的部族崛起，四出讨伐，征服了西亚的大部分地方。这些波斯人很文明，对新归顺的臣民并不劫掠，只要求他们每年进贡一次就算满足了。当这些波斯人到达小亚细亚海岸时，坚持要吕底亚的各希腊殖民地承认波斯王是其君主，并缴纳所规定的赋税。各希腊殖民地反对，而波斯人坚持。于是各

希腊殖民地纷纷求助于希腊本土，由争论而挑起战端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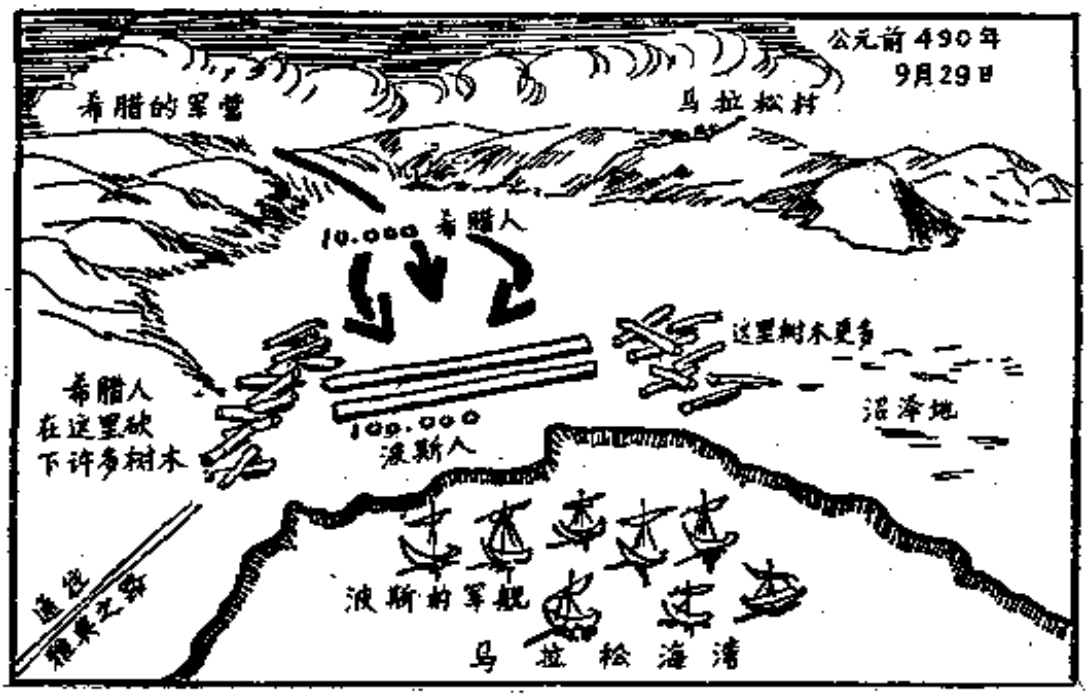
若是说老实话，波斯王确将希腊各城邦视作很危险的政治机构，认为它们是所有其他应该乖乖成为波斯大王奴隶的民族的坏榜样。

由于希腊隐蔽在水深浪高的爱琴海彼岸，古希腊人当然享有某种程度的安全。但此时他们的宿敌腓尼基人却乘机跳了出来，向波斯人提供帮助并出谋划策。只要波斯王出兵，腓尼基人保证交给他必要的船只把兵上运往欧洲。就在公元前 492 年，亚洲为摧毁欧洲的勃兴强国古希腊做好了一切准备。

作为最后警告，波斯王派遣使节去到希腊索取“地和水”，以此作为它们归顺的信物。古希腊人当即将这些使节投入离得最近的井内，说他们会找到大量的“地和水”。此后，和平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高耸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守护着他们的孩子们。载运波斯军队的腓尼基人舰队接近阿托斯山时，风暴之神便鼓起双颊吐气，一直吐得额上的青筋几乎爆裂。于是这支舰队为可怖的飓风所摧毁，舰上的波斯人统统淹死了。

两年以后，更多的波斯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横渡爱琴海，在马拉松村附近登陆。雅典人获悉后，立即派出万名军队防守马拉松平原外围的丘陵地带。同时，他们还派一个长跑能手去斯巴达求援。但斯巴达妒忌雅典的声望，拒绝协助，其它城邦竟相效尤，也不出兵，只有普拉提亚



马拉松战役

一个区区城邦派来一千人。在公元前490年9月12日，雅典统帅米尔泰底率领这支小小军队去迎击大群入侵的波斯人。希腊人突破密如猬集的箭雨枪林，打乱了亚洲部队的阵脚。这些亚洲人应征以来从未抵挡过这样的敌军，故而遭到惨败。

那天夜晚，雅典的人们注视着被熊熊燃烧的船只的火光映得通红的天空。他们焦虑地等候着讯息。终于，一小股尘土出现于通往希腊北部的那条道路上。这是跑手菲迪浦底斯扬起的。他打着趔趄，气喘吁吁，跑得快要死了。仅仅几日前，他才从斯巴达办完差使回来。他赶到米尔泰底阵前。那天早上，他参加攻击，嗣后又志愿将胜利消息捎给他所敬爱的城市。雅典的人们看见他倒了下去，冲上去把他扶起。他有气无力地低声说了句“我们胜利了”，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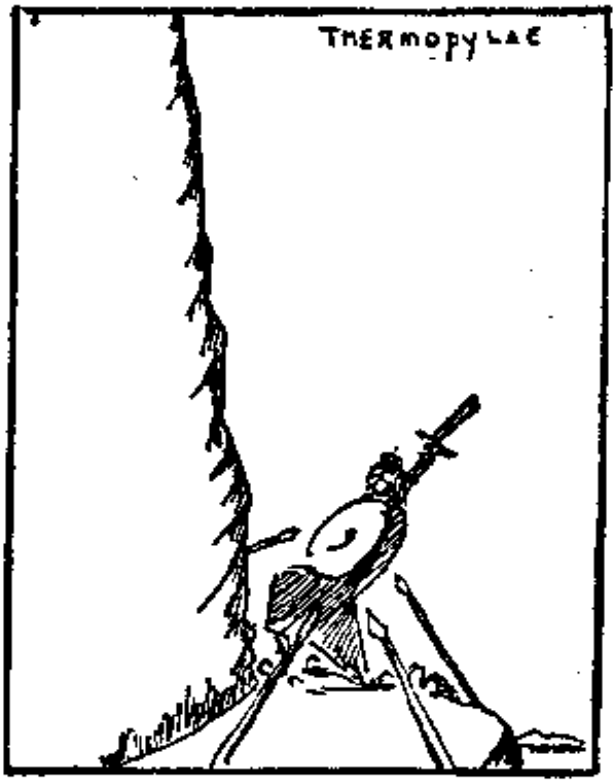
死去了。他死得光荣，引起所有人的景仰。

话说波斯人，他们在这场大败以后，试图在雅典附近登陆，但他们发现沿岸有重兵防守，只好废然撤退而返船归国。于是，希腊本土再次平静下来。

古希腊人等候来犯之敌有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并未稍微懈怠。他们知道敌人的决定性袭击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但在什么是防避这场危险的良策上却意见不一。有些人要增强陆军。另外一些人说强大的海军是取胜所必需的。主张加强陆军者由阿里斯蒂底斯领导，主张扩展海军者则由泰米斯托克利领导。这两派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到阿里斯蒂斯被放逐之前，一事无成。泰米斯托克利趁其大展宏图的良机，尽所能地建造大小舰只，并将比雷埃夫斯变成强大的海军基地。

公元前481年，庞大的波斯军出现于希腊北部的色萨利地区。在此危险时刻，所有的人都期望希腊最英勇的军事城邦斯巴达领导他们，而有些城邦出于妒忌，不肯为此共同事业提供帮助。那些答应并肩战斗的城邦，在殚精竭虑地商讨最有效的作战地点之后，决定保卫德摩比勒。德摩比勒是从色萨利通入南部各地的山区。

斯巴达王李奥尼达率领的希腊军队约有六千人。这支兵力少得可怜，但希腊人打算在波斯王泽克西斯到达之前派遣增援部队。然而，波斯人的到来比人们所预期的时间要早些，这支小小的希腊军队面临被歼灭的危险。有些希腊人想要撤退，李奥尼达说："你们要撤就撤，至于我和我



德摩比勒山隘

麾下的斯巴达人，既然被派来扼守山隘，就与它共存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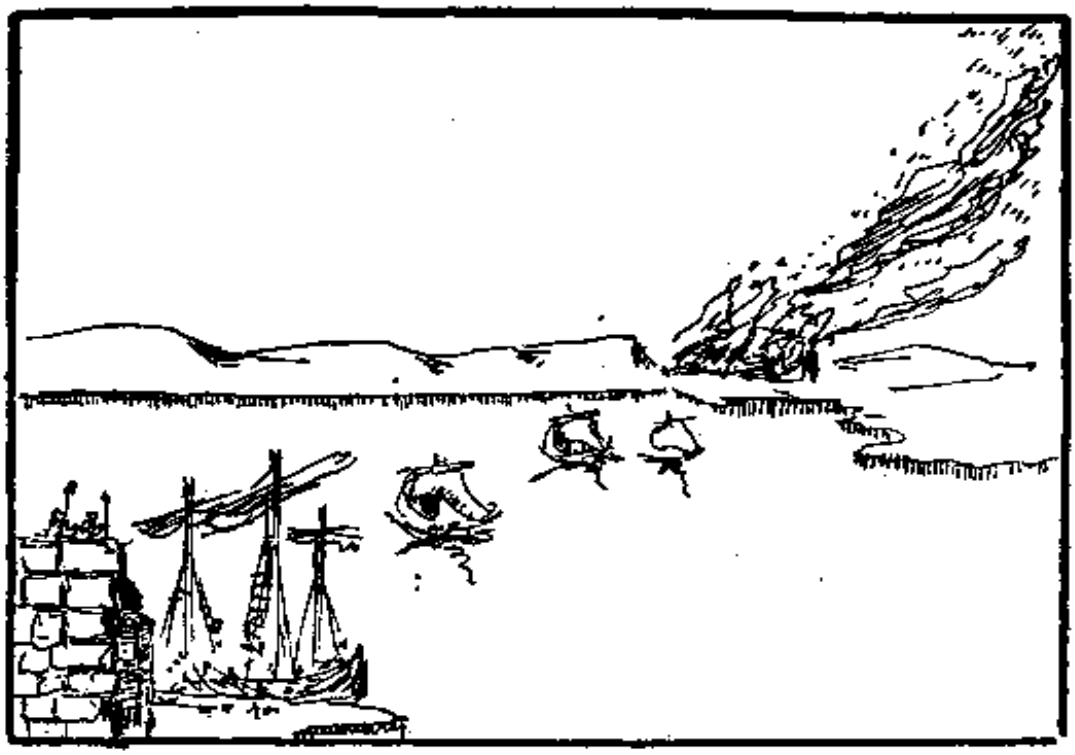
随后发生的一场战役，是世人永远铭记不忘的。激战历时二日，到第二天晚上，一个熟悉梅里斯的山路的叛徒埃菲阿尔蒂斯，引导一支波斯军队穿越丘陵地带包抄到李奥尼达的后方。

希腊人于是陷于绝境。李奥尼达将所有盟军撤离，仅留原率领的三百名斯巴达人及四百名底比斯人和七百名狄

德摩比勒战役

斯比斯人准备死战。他知道他那为数甚少的兵力终必全军覆没，所以他抛弃一切杂念，率先从山隘最狭窄处冲出，攻击迫近的大群敌军，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夜幕降临之际，李奥尼达及其忠心耿耿的兵士都战死了。

山隘丧失后，希腊的大部国土落入波斯人之手。他们直捣雅典，迫使雅典驻军撤离卫城岩丘，并将该城付之一炬。人们逃往萨拉米岛。似乎一切都完了。但在公元前480年9月20日那天，泰米斯托克利将波斯舰队诱入萨拉米岛与大陆间的狭窄的海峡作战，不出几小时就摧毁了四分之三的波斯船只。



波斯人火烧雅典

这样，波斯在德摩比勒的胜利便化为乌有。泽克西斯不得不退却。他却断定说，来年将会带来最后的胜利。他将部队带至色萨利等待春天的来临。

但这次斯巴达人认识到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们离开其所修筑的一道横亘科林斯地峡的防护墙障，在波仙尼亚斯领导下进袭波斯将军玛尔多纽斯。来自十二个城邦的希腊联军约十万人，攻击普拉提亚附近的三十万敌军。这些希腊重装步兵再次突破密密麻麻的箭雨，使波斯人遭到与马拉松战役同样的失败，而且不再兴师问鼎。可说是奇妙的巧合，在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附近赢得胜利的同一天，雅典海军于小亚细亚米卡尔海角附近也摧毁了敌人的舰队。

亚洲和欧洲间的第一次会战就这样结束了。雅典享誉遐迩，斯巴达则英勇善战。这两个城邦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甘愿消释区区前嫌，它们也许能成为强大而统一的希腊的领袖。

但它们却错过良机，让这胜利和狂热时刻悄悄逝去，而且这样的时机再也不可复得。

19

雅典与斯巴达之争

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的领导权进行了长期灾难性的战争

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古希腊的城邦，它们的人民使用着一种共同语言。而在其他各方面，它们就不同了。雅典矗立在平原上。这座海上清风徐来的城市，以愉快的孩童那样的眼光看待人生。斯巴达则建于一深谷之底，以四围群山为屏障，将外界的思想阻挡于外。雅典是贸易繁忙的城市。斯巴达是厉兵秣马的营地，在那里人人尚武，成为英勇善战的兵士。雅典人喜欢坐在阳光下讨论诗歌或倾听哲学家的妙言隽语。斯巴达人决不搞丝毫所谓的文学创作，但他们懂得打仗，喜欢打仗，并为战争准备这一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七情六欲。

难怪这些沉郁寡欢的斯巴达人对雅典的成就以恶毒的憎恨相向了。雅典把保卫共同国土时焕发出来的干劲进而用于和平的目的，重建雅典的卫城，将它改建成奉祀女神雅典娜的大理石圣殿。雅典民主政体的领袖伯里克利遣人

赴各地找来著名的雕塑家、画家和科学家，使这个城市更加美丽，并使得雅典的年轻一代更有才德而无愧于乡里。同时他对斯巴达保持警惕，高筑雅典与海洋相连的城墙，使它成为当时最坚固的堡垒。

这两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一件无谓的争吵，导致了双方大动干戈。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十年，以雅典惨遭浩劫而告终。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期间，瘟疫袭击了该城市，人们死亡过半，伟大的领袖伯里克利亦罹疾身亡。瘟疫过后，继任者政事腐败，大失民心。年轻有为的阿尔西比阿德颇受人民议会的赏识，被擢升为将军。阿尔西比阿德建议入侵斯巴达在西西里岛的殖民地叙拉古（今锡腊库扎）。远征的一切事宜已准备就绪，但阿尔西比阿德因曾参与街头斗殴而受到追究，不得不逃走。继阿尔西比阿德为将军的人指挥无能，所率海军首先遭到覆没，接着陆军又丧失殆尽。少数幸存者悉被遣往西西里岛各石矿场服苦役，纷纷死于饥渴。

在这次远征中，雅典的青年人悉数阵亡。雅典是在劫难逃了。该城于长期被围之后，在公元前404年投降，高大的城墙被夷为平地，海军也被斯巴达人掠走。雅典不再是在其繁盛时期所掠取的大殖民帝国的霸主了。但是，在繁荣兴旺时期它的自由市民标异于世的好学不倦和深入探索的惊人精神，并没有同城墙和舰只一起消灭掉，反而继续存在，甚至变得更加辉煌。

雅典从此一蹶不振，不能再决定希腊本土的命运了。可是，该城市作为第一所大学的所在地，其影响超越希腊的狭隘国境，渐渐远播于有智慧的人们的心灵。

20

亚历山大大帝

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希腊的世界帝国，他的雄心壮志结局如何

当亚该亚人离开他们多瑙河沿岸的家去寻找新的牧场时，在马其顿群山间度过了一段时光。自此以后，希腊人便与这个北方国家的人民保持了或多或少的正式联系。而从马其顿人这方面来说，也在不断探听希腊人的情况。

其时，正当斯巴达和雅典结束了一场为争夺希腊的领导权的灾难性战争之后，马其顿由一个名叫菲利普的聪颖超群的人统治着。他赞赏希腊的文化艺术，却卑视希腊人在政治上缺乏自制。他不愿看到一伙优秀的人们为一些毫无结果的争吵而耗费人力物力。于是，菲利普自立为希腊的主宰以解决这一难题。接着，他要求他的新臣民一同前往波斯，作为一百五十年前泽克西斯访问希腊的回拜。

不幸，菲利普在出发作这次准备充分的远征之前遇刺身亡。为毁灭雅典报仇雪耻的任务落到了菲利普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身上。亚历山大是希腊最聪明睿智的教师亚里

士多德的心爱的学生。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告别欧洲，七年后抵达印度。在此期间，他歼灭了希腊商人的老对手腓尼基人；他征服了埃及，被尼罗河谷的人民推崇为法老之子，合法的继承人。他挫败了最后一个波斯国王，推翻了波斯帝国。他下令重建巴比伦，带领他的军队深入喜马拉雅山腹地，将整个世界变成了马其顿的行省和属地。随后，他暂停征伐，宣布了一项更宏伟的计划。

新建立的帝国必须就范于希腊精神的影响之下；人民必须学习希腊语言，必须居住在仿效希腊模式建设的城市之中。亚历山大的士兵此时成了中小学教师。昔日的军营成为新输入的希腊文化的和平中心。希腊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象洪水一般越涨越高之际，亚历山大突然患了热病，于323年在巴比伦汉穆拉比王的旧王宫中逝世。

然后，洪水退了，却留下了一片高度文化的丰沃土壤。亚历山大满怀稚气的雄心和愚蠢的虚荣心，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但他的帝国也没有在他死后存在多久。一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将领土瓜分了。不过，他们倒依然忠于以希腊与亚洲的思想知识为主导的大同世界的幻梦。

他们仍保持独立，直到罗马人将西亚与埃及划入他们其它属地之内。这份奇特的希腊文化（包括部分希腊、部分波斯、部分埃及和巴比伦）的遗产落入了罗马征服者之手。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它牢牢地控制着罗马世界；而且时至今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也依然能感觉它的影响。

21

梗　概

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的概要

至今，我们一直在自己的高楼上眺望着东方。但自此时起，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将不再会饶有兴趣，我必须引你们去仔细观察西方的景色。

在这样做之前，让我们稍停片刻，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条分缕析一番。

我首先指给你们看的是史前人。他们风俗单纯，生活方式也很不惹人注目。他们与许多倘佯在五大洲的原始荒野上的飞禽猛兽为邻，防御能力最差，但头脑比较聪慧，心眼儿也比较多，所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以后出现了冰川，寒冷的气候持续有许多世纪。地球上的生活非常艰苦。史前人若想要存活下去，势必比过去加倍努力地思考对策。可正是那求生的主要愿望，才使得每个活着的人开动脑筋，全力以赴地应变到最后一息。这些勇敢的史前人，不仅想方设法挨过让不少猛兽丧生的长期寒潮，而且在地球上气候再次温暖宜人时，已懂得许多

能使其脱出灭绝危险（人类住在地球上最初五十万年间非常严重的危险）而绝少死亡的事物，这一点正是史前人优越于其不聪慧的邻居们的地方。

我们的这些始祖正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着的时候，生活在尼罗河谷的人们突然（原因不详）崛起，猛进在前，几乎一夜工夫建立了第一个文明中心。

然后我指给你们看了"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它是人类的第二所大学校。继而我又给你们制作了一幅爱琴海诸岛地图，这些小岛是桥梁，把古老东方的知识和科学传播到年轻的西方，那里住着希腊人。

接着我给你们讲述了一支印欧部族的情况。他们名叫赫楞人，数千年前离开亚洲腹地，于公元前十一世纪推进到多岩石的希腊半岛，从此以后，我们便通称他们为希腊人。我又给你们叙说了希腊小城市的历史。这些城市实际上都是城邦，它们把古埃及和亚洲的文明转变（此词意义重大，你们不难领会其底蕴）成为全新的东西，这新文明比以前出现的要精美卓越得多。

当你们注视地图之际，会看出文明地区此时已呈一个半圆状。文明始于埃及，经由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海诸岛由西渐至欧洲大陆。有史以来，头四千年间，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和腓尼基人以及很多闪米特部族（请记住犹太人仅系很多闪米特部族之一），都高擎火炬照亮了世界。属于印欧族的希腊人接过火炬后，成为另一支名叫罗马人的印欧部族的老师。与此同时，闪米特人已沿着非洲北海岸西

进，统辖了地中海地区的西半部，与占有东半部的希腊人分庭抗礼。

你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二分天下的形势导致这两个敌对的种族之间爆发了可怖的交锋，罗马人在斗争中取胜，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文明带到欧洲大陆的各个最遥远地区。此文明就是我们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

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复杂，但只要你们抓住上述少数基本要点，我们历史的其余部分定会简明易懂得多。书中地图也将有助于弄清一些不能言传之处。在这短暂的中断之后，我们回过来再讲我们的故事，叙述一下迦太基与古罗马之间的著名战争。

22

罗马和迦太基

非洲北岸的闪米特族人殖民地迦太基，为了争夺地中海西部沿岸的所有权而与意大利西岸的印欧语族罗马城交战，结果迦太基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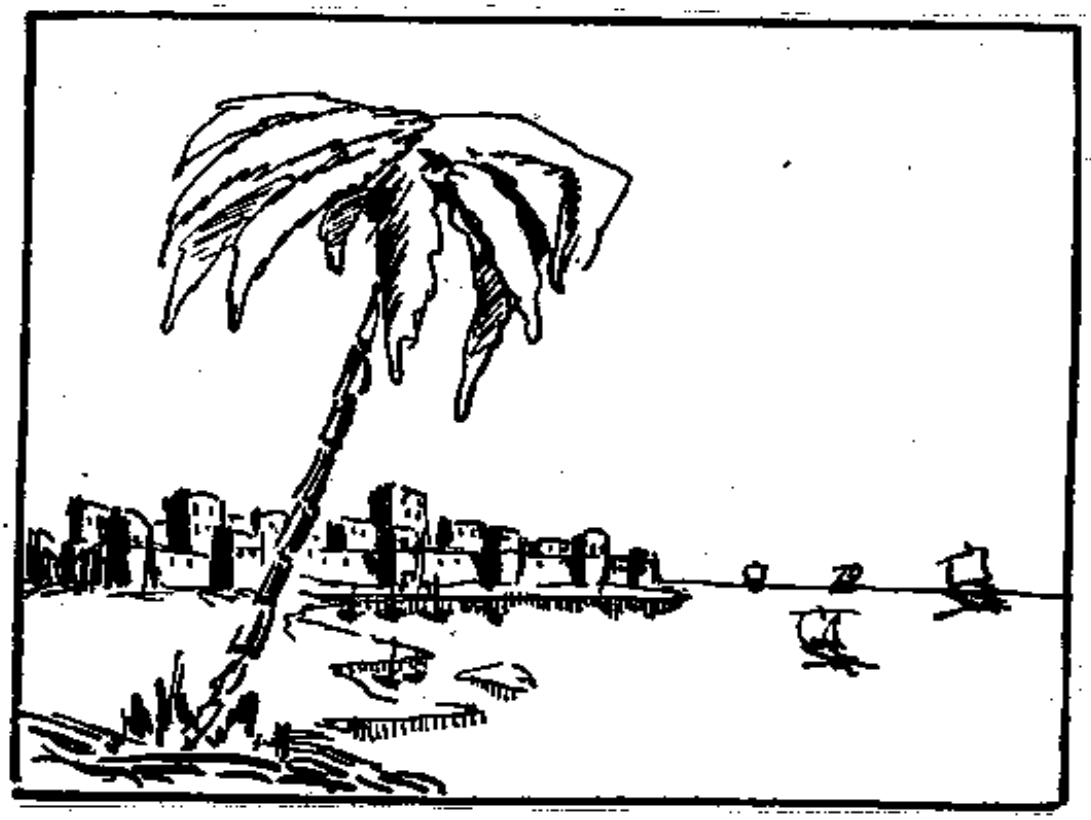
卡特·哈斯哈特是腓尼基人的一个小贸易站，座落在丘陵上，俯瞰宽度为九十英里的一片洋面，就是分隔欧、非两洲的阿非利加海。这里是个理想的商业中心，几乎可说是太理想了：它发展得太快、太富啦！公元前七世纪时，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毁灭了推罗（即今提尔）之后，迦太基便同母国断绝一切关系而独立，成为闪米特诸族在西方的一个重要前进哨所。

不幸的是，迦太基城继承了腓尼基人一千年来所持有的许多特性。这座城，根本就是个大商行，它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着，对于生活上的众多较为优美的事物不感兴趣。该城及其周围国土以至遥远的殖民地全都由一个为数不多但权力极大的富豪集团统治着。按希腊语，“富”是“ploutos”，希腊人称“富人”掌权的政府为富豪统治“plu-

tocracy”。迦太基就是这么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实权掌握在十二个拥有船舶和矿产的大业主以及商贾的手中。他们在官署后边的密室内议事，把共同祖国看成是一个商业机构，理应把优厚的红利让与他们。然而，他们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努力地工作着。

随着岁月的流逝，迦太基向邻区扩张，势力日益强大，直至非洲的大部分沿岸，西班牙全境和法兰西的部分地区都成为它的领地，都要向这座阿非利加海滨大城进贡、纳税、上交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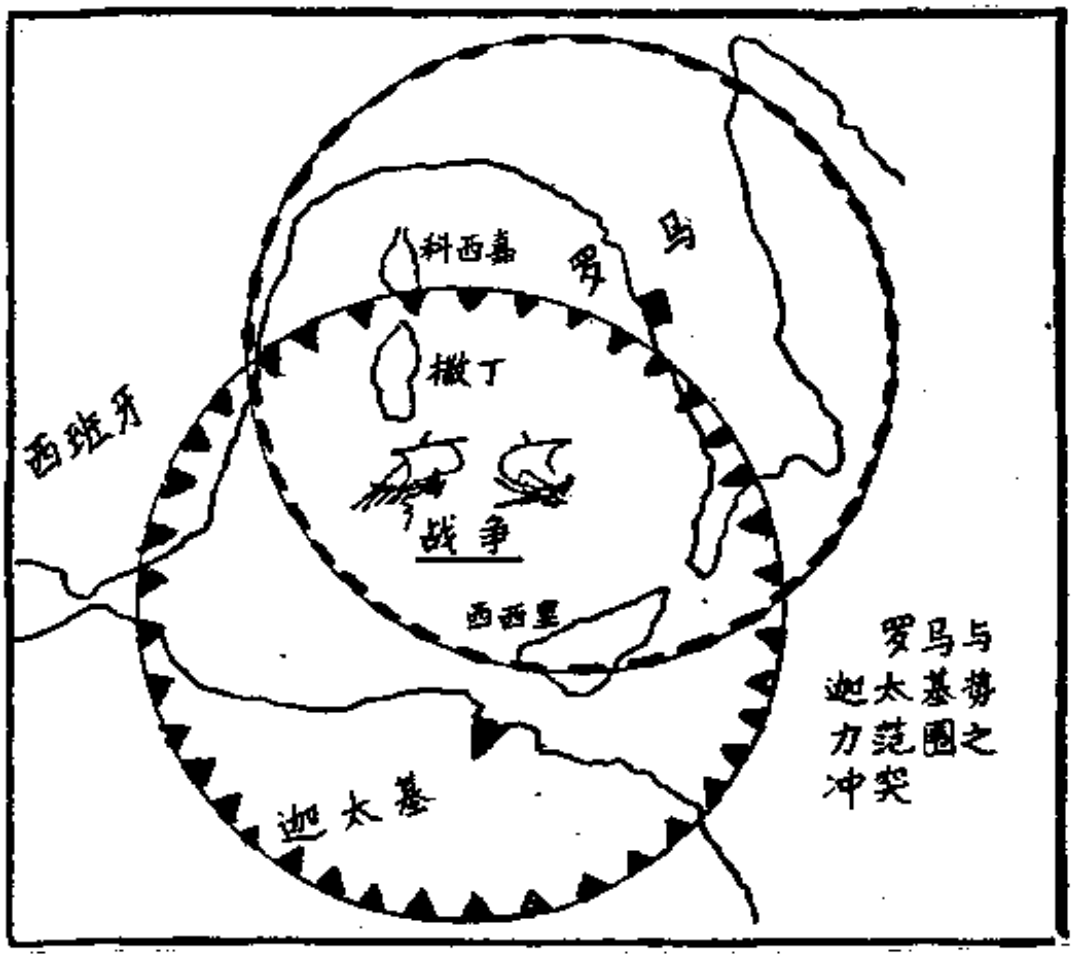
诚然，象这样的“富豪统治”总是要由百姓来掌握命运的。只要人民大众有足够的工作可做，能获得高工资，大



迦 太 基

多数的公民就会心满意足而听凭那些比他们高明的“优秀分子”来统治他们，并且不加责难。但是，一旦没有航船开出港口，没有矿石运进来供熔炉冶炼，码头工人，装卸工人都被迫失业了，人民就会怨声载道，要求召开平民会议，正象古代迦太基还是个自治共和国的时候经常召开的那样。

为了防止这种事变发生，富豪政府不得不维持商业高速度发展，并且已经卓有成效地做了将近五百年。此时却从意大利西岸传来一些谣言，使他们大为震惊。据传，一座台伯河畔的小村庄，突然勃兴为大国，正在成为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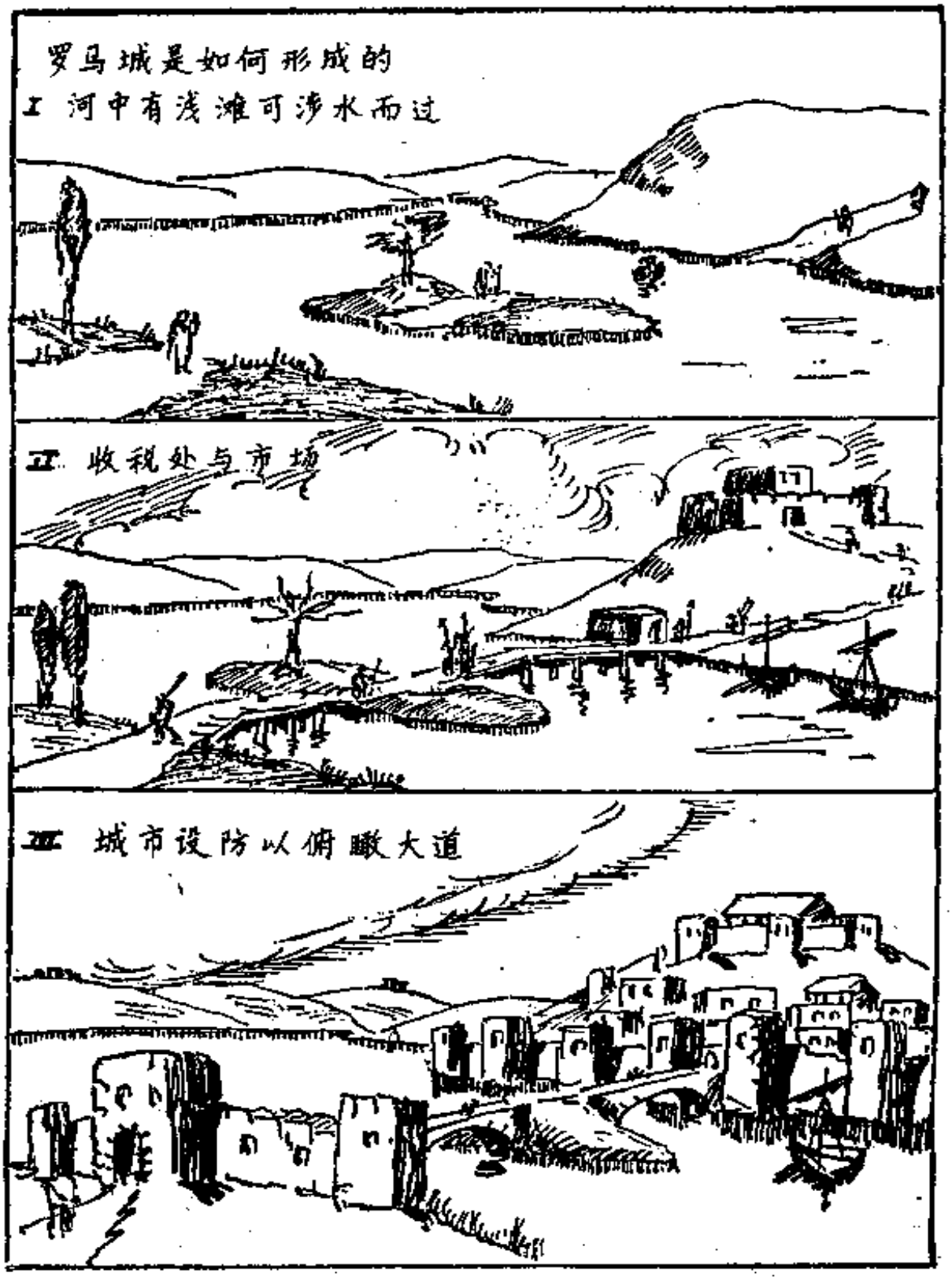
罗马与迦太基的势力范围

中部所有拉丁部族的公认领袖。谣传还说，这个村子叫罗马，它正在造船，争取同西西里和法兰西南部的海岸通商。

迦太基可不能容忍这样的竞争。这个新兴的竞争对手必须剪除，以免迦太基的统治者丧失他们作为地中海西部沿岸的绝对霸主的威信。经过调查，得悉事实真相大致如下：

意大利的西部海岸长久被文明所遗弃。我们看到：希腊的所有良港都朝向东方，面向爱琴海中全部商业繁忙的岛屿，享受舟楫之利。而意大利西岸则正好相反，可注视的除了地中海的凄凉波涛之外，再没有更加激动人心的东西了。这是个穷地方，外国商人很少问津。因而本地居民得以安居在自己的丘陵地带和多沼泽的平原上而不受侵犯。

这地方第一次遭受到严重侵略，是在一个不可考的年代里。从北方来的某些印欧语系部族设法通过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隘进入意大利，向南推进，直至他们建立的村庄和他们的羊群布满这只著名的意大利长筒靴的后跟和鞋尖。关于这些早期征服者我们一无所知。没有一个荷马歌唱过他们的辉煌业绩。他们自己记述的罗马建国经过（大约八百年后，小城罗马已成为帝国中心时所写），都是一些神话故事，不能算作历史。罗慕洛和勒莫，一个跳过另一个的墙（我总是闹不清，谁跳过了谁的墙）的传说可以写成饶有趣味的读物，但相形之下，罗马建城的事就显得枯燥无味了。罗马同世上千百个城市一样，开始时也是一个便利物品交易和做马匹生意的地方，位于意大利中部平原的



罗马城是如何形成的

中心。台伯河提供一个直接通海的出口。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要经过这里的沼泽地，一年四季都很容易涉水而过。沿河岸有七座丘陵，给居民提供了抵御敌人的避难所。那些敌人有的住在山地，有的住在附近的海外。

山地人叫做萨宾人。这伙人举止粗野，心存邪念，肆意劫掠，但文化十分落后，用石斧和木盾作战，无以匹敌手持钢剑的罗马人。那些滨海居民才是危险的敌人。他们叫做伊特拉斯坎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谜。从古至今，没有人知晓他们来自何方；是些什么人；是什么驱使他们远离故乡的。我们已经在意大利的所有沿岸地带找到了他们的故城、墓地和水利工程等遗迹，也经常见到他们的铭文，但由于无人能译解伊特拉斯坎文字，他们写下的这些信息到今天为止，只是令人烦恼的无用的东西。

我们能作出的最准确的猜测是：他们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是该地发生的一次大战或是一场瘟疫，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到他地重建新的家园。不管他们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伊特拉斯坎人在历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从东方带来古代文明的花粉，把它传送到西方，他们教给来自北方的罗马人建筑术、修建街道、作战、艺术、烹饪、医药和天文学等的初步原理。

但是，正如希腊人并不爱戴他们爱琴海的老师一样，罗马人也憎恶他们的伊特拉斯坎师傅。他们伺机尽早摆脱他们，而当希腊商人发现同意大利通商有利可图之后，第一批希腊商船抵达罗马时，这个机会来了。希腊人本是来

做生意的，却留下来当了老师。他们察觉到住在罗马乡间、称为拉丁人的部族，很喜欢学习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罗马人立刻领悟到，他们可以从一种书写文字得到极大好处，于是模仿了希腊字母。他们又认识到精确制订的币制和度量衡制度大有利于商业。罗马人终于把希腊文明的钓鱼钩连同钓丝和坠子一起吞下了肚子。

他们甚至把希腊诸神也请到国内来。宙斯被请进罗马之后，称做朱庇特。其余诸神也跟着来了。不过，罗马诸神却并不是象那些跟着希腊人历尽人间沧桑的堂兄弟姐妹们那样愉快。罗马诸神都是国家的官吏，每个神都要深明大义，审慎而公正地管理自己的部门。他也严格要求崇拜者必须服从他作为回报。对于服从，罗马人是小心翼翼地做到的，但在罗马人与神之间却从未建立过象古希腊人同高踞于巍峨奥林匹斯山巅的巨神所有的那种真心实意的神人关系和亲切的友谊。

罗马人并没有模仿希腊人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它同古希腊人同属印欧语系民族，早期罗马史便和雅典及其他希腊城邦的历史多有相似之处。罗马人没有多大困难就摆脱了他们的君主，古代部落酋长的后裔。可是一旦把国王驱逐出城外，罗马人不得不对贵族的势力加以控制。他们花了许多世纪才得以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即凡是罗马的自由民都有机会参与他所在城市的政治。

此后，罗马人比希腊人在政治方面就略胜一筹；他们并不用滔滔不绝的演讲来处理国家政治，他们不是象希腊

人那样富于幻想，他们宁愿要一项实际行动而不愿要十句空口言词。他们深知平民议会（"Pleb"即自由民的集会）倾向于讲空话浪费宝贵时间，便把管理城市的实际工作交托给两个"执政官"去掌管，又让一群老年人辅佐他们，称之为元老院。遵照惯例，也为了实际效益，这些元老选自贵族。但他们的权力是受严格限制的。

古代雅典曾因解决贫民与富人之争被迫采取德拉古法律和梭伦法典。罗马在公元前五世纪也经历了同样的贫富斗争。结果，自由民争得了一部成文法律，设置了保民官，其目的是保护自由民抵制贵族法官的专制。保民官是自由民选举出来的地方长官，有权保护公民以抵制他所认为不公正的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执政官有权判处一个人的死刑，但若是判案的证据不够充分，则保民官就有权干涉，挽救这个可怜人的性命。

在我用罗马这个词时，似乎是指拥有几千人口的这个小城而言。其实，罗马的实力是在它的城墙以外的国家地区。而且，正是在它对这些海外行省的行政管理上，罗马在早期已经显示了它作为殖民强国的惊人天才了。

在古代，罗马是意大利中部唯一设防的坚固城堡，但它也一直是其他拉丁部族受到袭击时的款待周到的避难所。这些拉丁邻居认识到，同这样强大的朋友紧密联合起来大有好处，于是想方设法找到借口同它结成某种攻守同盟。其他民族，如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甚至希腊人，愿意作为"野蛮人"坚持同罗马订立归顺条约。罗马人却不

要这一套。他们给“外来者”一个机会成为参加共和国或共和政体的伙伴。

他们说，“你们要同我们搞联合，那很好，来吧，来联合吧。我们把你们当作有充分资格的罗马公民对待。为了这一权利，我们要求你们在必要时为我们的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的母亲打仗。”

于是“外来者”感激他们的这种慷慨，便以始终不渝的忠忱来报恩。

每当一座希腊城市遭受袭击的时候，所有外国居民都尽快地撤离了。这里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临时借宿处，只有在他们能付帐的时候才被接纳的，凭什么要捍卫它呢？但当敌人来到罗马的城门前时，所有拉丁人都会急忙起来救援，因为遭受危难的正是他们的母亲！纵然他们住在百里之外，连神圣的土丘都未曾见过，可是这里是他们真正的“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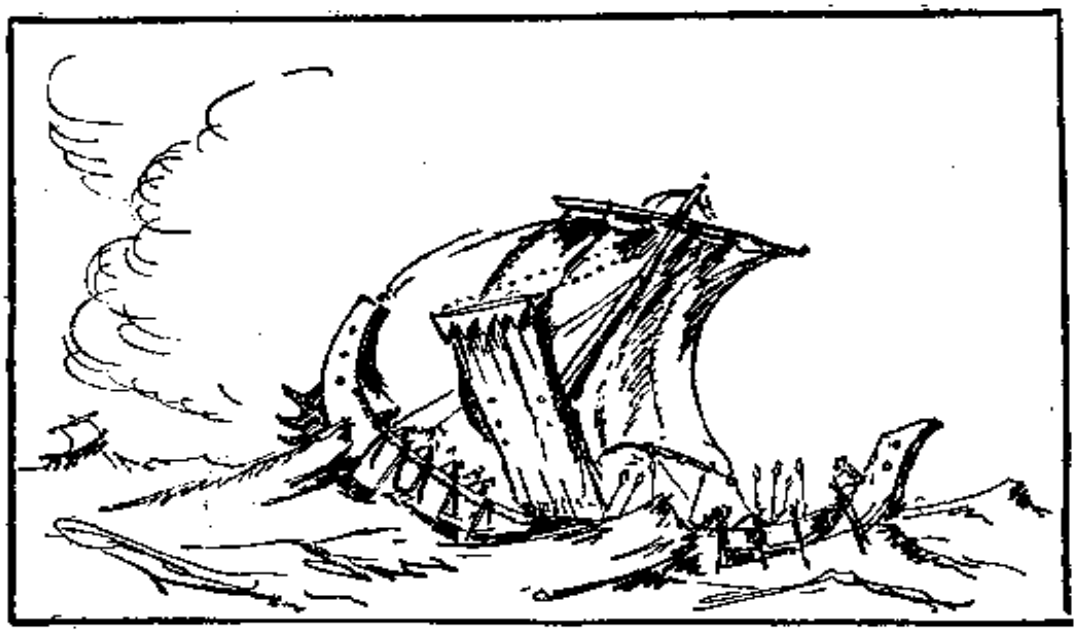
无论战争失败或灾祸临头，都改变不了他们这种感情。公元前四世纪初期，野蛮的高卢人强行闯入意大利境内，在阿利亚河附近打败了罗马军队，接着进军罗马，夺取了城池。他们以为罗马人会出来求和，等了又等，未见动静。不久，高卢人发现，他们已经被怀着敌意的罗马居民重重包围，使他们无法获得给养。七个月之后，他们为饥饿所迫，不得不撤退了。罗马奉行对“外来者”平等待遇的政策，大获成功，使之空前强大地立足于世界。

你们从这段简略的早期罗马史可以看出，罗马人对于

一个健全国家的理想，是同迦太基城邦中所体现的古代世界的理想，大相径庭的。罗马人依赖于他们同许许多多“平等的公民”之间建立愉快的真诚合作。迦太基人却效法埃及人和西亚国家的榜样，硬要其“臣属”无条件地，因而也是很勉强地服从他们，而当他们达不到目的时，便雇佣职业士兵来为他们作战。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迦太基人必然要畏惧这样一个机敏的、强大的敌人，为什么迦太基统治集团巴不得能找到碴儿挑衅，及早消灭这一危险的对手，免得太晚了。

但是，迦太基人是精明的商人，他们知道仓促从事是要吃亏的。于是先向罗马人提出一个建议，让他们两个城分别在地图上画两个圆圈，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答应互不侵犯，这个协定迅速签订，也同样迅速地遭到了破坏；双方都认为调兵到西西里去是个明智之举，因为那里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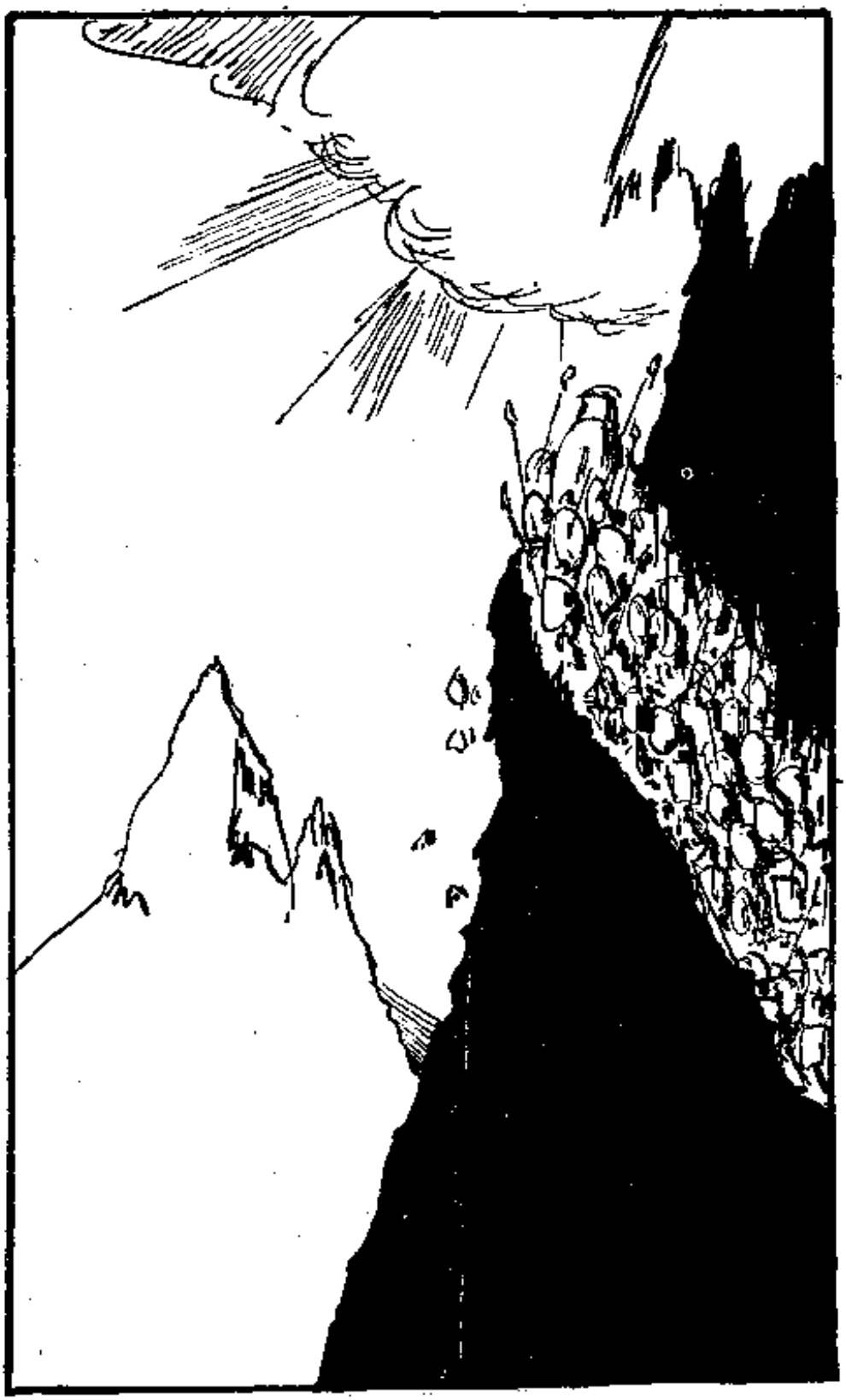
快速的罗马战舰

地肥沃而政府腐败，正在向外国干预者招手呢。

接着，两国交战，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布匿战争，持续了二十四年。战争在公海上进行。起初看来，老练的迦太基海军似乎能战胜罗马的新建舰队。迦太基舰队沿用古老的战术，不是猛撞战船就是猛攻船的侧面，折断划桨，然后就能用箭射死、或火球烧死孤立无援的船上水手。但是罗马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新颖的船，船上装载着木板吊桥，罗马步兵横过被放下的桥便能猛击敌船。于是迦太基人节节胜利的日子突然告终，其船队在米拉一役遭到惨败，迦太基人被迫求和，西西里就被并入罗马的版图。

过了二十三年，又发生新的争端。罗马为了探求铜矿而侵占了撒丁岛。迦太基为了探求白银而侵占了西班牙的整个南部地区。这样一来，迦太基变成了罗马的近邻。罗马可不喜欢有这个邻居，便派遣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去监视迦太基占领军。

敌对的两军第二次交锋的舞台已经布置就绪，宣战的借口仍然是为了一块希腊殖民地。迦太基人包围了西班牙东岸的萨贡特城。萨贡特人向罗马求援。罗马照例愿意援助。元老院答应派拉丁部队支援，但是筹备此次出征需要相当时间，而在这期间萨贡特已经陷落，遭到毁灭。这件事是完全违反罗马人的意愿的。元老院决定开战，先派一支罗马军队渡过阿非利加海，在迦太基本土登陆。再派第二支部队去拦住占领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阻止他们前来救援祖国。这个计划非常巧妙，人人都盼望大获全胜，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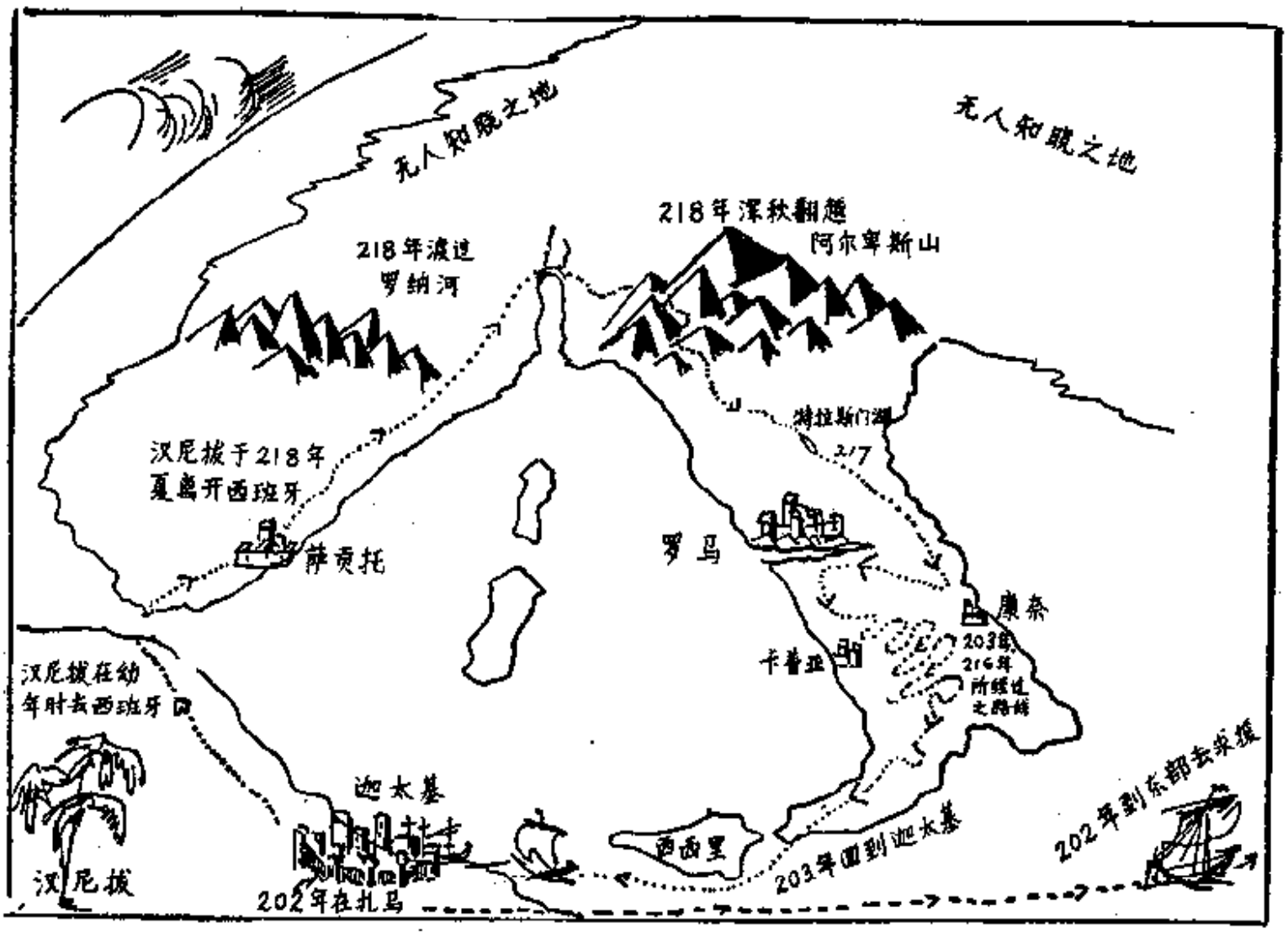


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

是诸神却另有安排。

公元前218年的秋天，进攻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罗马军队从意大利起程。当人们正在迫切盼候着唾手可得的巨大胜利的时候，突然有可怕的谣言传遍波河平原。传谣言的是粗鲁的山地人，他们因为恐惧，用颤抖的嘴唇告诉说，有千百万棕色人带着奇异的怪兽，“每个大如一所房子”，突然从白雪皑皑的古格瑞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隘周围云朵里出现。千万年前，巨人赫尔克里斯从西班牙到希腊去时，就是赶着格尔杨的牛群从这条山隘走的。过了些时就有被雨水淋得脏脏的难民，源源不绝地来到罗马的城门口，他们便讲得更加详细了。原来，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带领了五万步兵、九千骑兵和三十七匹战象，已经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他在罗纳河两岸打败了西皮奥大将率领的罗马军队。尽管已是十月寒天，路上覆盖着厚厚一层冰雪，他还是带领军队安全地跨过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隘，同高卢军队会师。他们协力打败了正准备渡过特拉比亚河的第二支罗马军队，并且围困了从罗马通往阿尔卑斯山区行省的大道北端的普拉森西亚城。

元老院大吃一惊，却故作镇静，和平时一样精神饱满，把接连失败的消息向大家隐瞒起来，再派出两支生力军去截击侵略军。汉尼拔设法在特拉西美诺湖岸边的一条狭路上，出其不意地与罗马军队相遇，杀死全部罗马军官和大部分士兵。这次失败，在罗马人中间引起一阵恐慌。元老院却并不气馁，又组织第三支军队，任命费边大将为指挥，



汉尼拔和迦太基出征的军队

并且授予他“为了拯救国家，在必要时”，决定行动的全权。

费边知道他必须慎重行事，以免全军覆没。他的未经训练的新兵，已是最后一批可能募集到的士兵，决不是汉尼拔手下老兵的对手。他不敢应战，只顾跟着汉尼拔后面转，毁掉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拆毁所有道路，袭击小分队，运用一种使人痛苦烦恼的游击战术，来挫伤迦太基士兵的士气。

这样一种作战方法却不能使躲在罗马城内避难的心惊胆战的居民满意。他们要求“行动”，认为必须行动起来，而且事不宜迟。有这样一个名叫瓦罗的人，他在城里到处奔走，对人宣传自己要比绰号“延缓者”的那位慢吞吞的老将干得如何如何出色。这位众望所归的英雄便在群众欢呼声中被任命为总司令。他却在公元前216年，在康奈战役中被击败。这是罗马史上最惨重的一次败绩：七万多战士被歼灭。而汉尼拔成为意大利全境的主宰。

汉尼拔从半岛这一头，大踏步行进到那一头，宣扬自己是“使人们摆脱罗马人奴役的救世主”，并且号召各行省同他联合起来，向他们的母城罗马发动进攻。这时，罗马的明智政策再次结出可贵的硕果。除了卡普亚和叙拉古之外，其余所有城市全都忠于罗马，汉尼拔这位伪装与人民为友的救世主遭到大众反对。他对自己远离祖国的处境甚感不安，便遣使去迦太基要求增添给养和生力军，遗憾的是，迦太基两样都不能给他。

罗马成功地运用船上吊桥，成了海上的霸主，汉尼拔

必须尽力设法自救才行。他接着又打败罗马的增援部队，可是他自己的人马正在迅速减少。而意大利的农民，对这位自封的"救世主"都敬而远之。

汉尼拔在接连多年不断取得胜利之后，发觉他被包围了，而包围他的恰恰是他刚刚征服的国家。曾有一度，时运似乎好转。他的弟弟哈士多路巴，已经在西班牙打败了罗马军队，已跨过阿尔卑斯山脉，前来救援汉尼拔。他先派信使南来，告知他即将来到，并要求开一支军队到台伯河平原去接应他。不幸的是，信使落在罗马人手里。汉尼拔徒然翘首盼候消息，直至他弟弟的头颅被巧妙地装在篮子中滚进他的营帐，通知他迦太基军队的最后厄运。

罗马将军小西皮奥，在扫除了哈士多路巴这一障碍之后，轻而易举地重新攻克西班牙。四年之后，罗马人已经作好准备，对迦太基作最后的进攻。汉尼拔被迦太基召回，他渡过阿非利加海，企图组织故乡的防御力量。公元前202年，迦太基人在扎马战役中被击败，汉尼拔逃亡到推罗(今提尔)。他从这里到小亚细亚去煽动叙利亚人和马其顿人反抗罗马人，未获成功。但他在亚洲国家之间进行的挑唆活动却给了罗马人一个借口，把他们的军队推向东方地区，吞并了大部分爱琴海世界。

汉尼拔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逃兵，遭到一个个城市的驱逐，终于领悟到他的充满野心的美梦已经破灭。他热爱的迦太基城被毁于兵灾。迦太基被迫签订难以忍受的和约：它的军舰被沉入海底，非经罗马人许可不得动干戈，又被

汉尼拔之死

判定交付给罗马一大笔赔款，在未来无穷尽的岁月里偿还。既然前途茫茫，毫无希望，汉尼拔便在公元前 190 年服毒自尽。

四十年之后，罗马人最后一次强攻迦太基。这块古代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的人民，顽强抵御新兴的共和国政权，达三十年之久，终因饥荒被迫投降。在包围战中幸存下来的人数有限的男人和妇女，被卖作奴隶。罗马人纵火烧城，宫殿、仓库和大型兵工厂燃烧了整整两个星期。罗马军人恶毒地咒诅烧成焦黑的废墟，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到意大利去庆祝胜利。

嗣后一千年间，地中海依然是一个欧洲人的海，但一俟罗马帝国灭亡，亚洲人当即再次试图控制这个内陆大海。等我讲穆罕默德给你们听时，你们就知道了。

23

罗马帝国的兴起

罗马帝国是如何产生的

罗马帝国的产生是偶然的事。没有人策划过，它自己却“产生”了。并没有一个著名的将军、政治家或者刺客，站起来说道：“朋友们，罗马公民们，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帝国，大家跟我来吧，我们要征服从赫尔克里斯峡谷起，直到托罗斯山为止的所有地区。”

罗马曾产生过负有盛名的将军，也产生过声誉卓著的政治家和刺客。罗马军队在全世界打过仗。但是罗马帝国的建成却没有经过一个预先构思的计划。一般的罗马人都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公民。他们不爱讨论政府的理论。假如有人开始慷慨激昂地说，“罗马帝国路线是朝向东方……等等、等等，”他们就会急忙走出广场。罗马人不断地攫取越来越多的土地，是环境逼出来的，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受野心的驱使，也没有存心贪婪。他们天生爱好当个农民，愿意呆在家里。但是一旦遭到袭击，他们就不得不起而自卫。如果危险的敌人来自海外，他们终于被迫把战火烧到异国，渡海抗击敌人。待他们击败敌人之后，就留下

罗马是怎样兴起的

来管理新征服的行省，免得他们落在到处游荡的蛮族手里，而反过来变成对罗马安全的一个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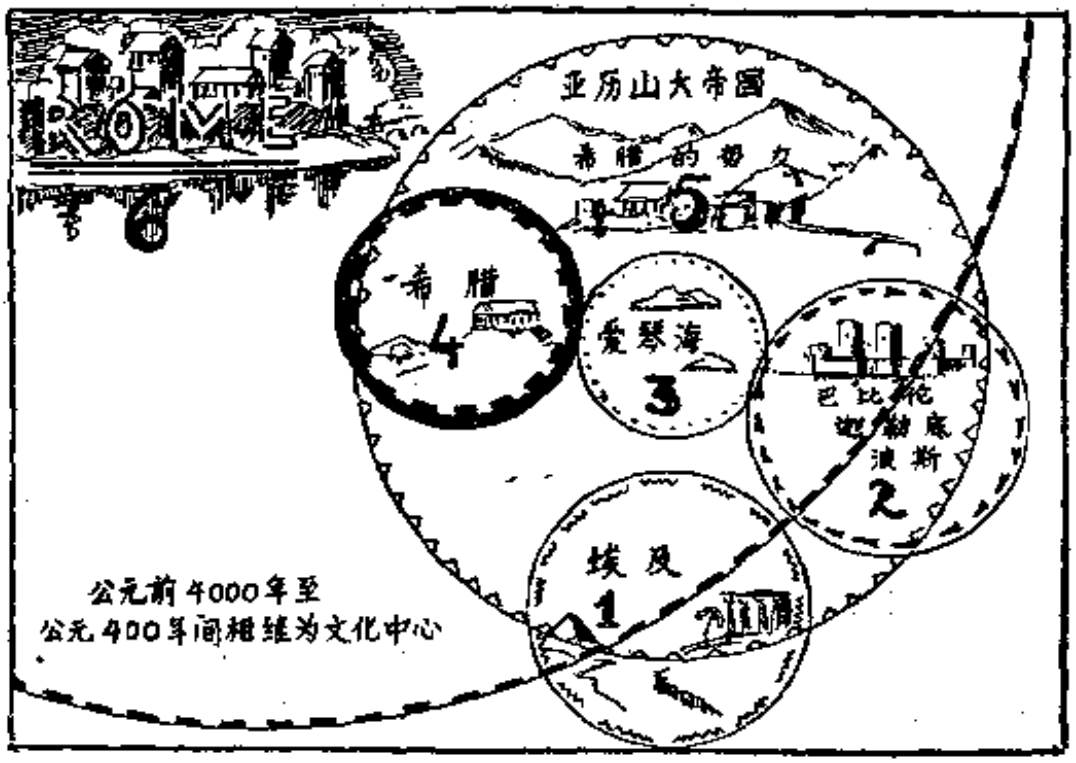
这些事，乍听起来似乎很复杂，但对当代人来说，却简单极了。你们马上就会明白的。

我在上面一章里对你们讲过：公元前 203 年，西皮奥大将渡过阿非利加海向非洲进军，迦太基召回汉尼拔。后者因为得不到雇佣军的拥护和支持，在扎马附近吃了败仗罗马人诱逼汉尼拔投降，他却逃到马其顿和叙利亚，去请求两个国王援助。

这两个国家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残存者。两个国王这时正在策划出征埃及，企图瓜分富饶的尼罗河谷。埃及国王听到风声之后，向罗马求援，战争的舞台已经布置就绪，不少饶有趣味的密谋和反密谋。可是罗马人是缺乏想象力的，他们不待戏正式开场就鸣铃闭幕了。马其顿人依旧沿

用古希腊的重武装步兵方阵这一战斗队形，被罗马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 197 年，地点是在色萨利中部的辛诺塞法利平原，也称为“狗头山”。

罗马人继续向南推进，到了阿提卡，并且向希腊人宣告说，罗马人已经把“赫楞人从马其顿的轭下拯救出来了”。这些多年来处于半奴隶状态中的希腊人，一点没有学乖，他们竟然不幸地把新获得的自由，用来进行小城邦之间的互相争吵，正象古代希腊人做过的那样。罗马人很不理解，尤其不喜欢这个他们本来就瞧不起的民族的愚蠢的闹人争吵声，先对他们采取竭力克制态度。但是后来无休止的纠纷使他们不耐烦，不能再容忍。他们便入侵希腊，焚毁科林斯城（作为其他希腊城市的榜样），又派了一个罗马总



文明向西转移

督到雅典去管理这个骚乱的行省。这样，马其顿和希腊成了保卫罗马东面边疆的两个缓冲国。

这时候，赫勒斯蓬特海峡的彼岸叙利亚国王安蒂阿卡斯三世，统治着很大一片土地，他听从由他奉为上宾的汉尼拔的劝诱，以为侵略意大利、攻克罗马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便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

罗马派遣前次在扎马打败过汉尼拔、入侵非洲的西皮奥将军的弟弟卢修斯·西皮奥将军进军小亚细亚，于公元190年在马格尼西亚附近歼灭了叙利亚国王的军队。国王安蒂阿卡斯不久就被自己的臣民私刑处死。小亚细亚就此成为罗马的保护领地，小小的罗马城邦随即成为地中海周围大部分地区的霸主。

24

罗马帝国

罗马共和国在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动乱和变革之后变成罗马帝国

当罗马军队取得了这许多征服战争的胜利、凯旋而归时，群众以热烈的庆祝来欢迎他们。呜呼哀哉！这种出乎意料的荣耀，却并没有使国人比前更加幸福。正相反，农民们为了帝国的发展被迫艰苦地服役，连绵不断的出征把农事毁了。国家授予那些功成名就的将领们（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就是那些曾利用战争为借口、进行过大规模劫掠的人们的权力太大了。

过去的老共和国引以自豪的罗马特色是：国内著名人士崇尚简朴生活。而今新共和国则以其祖辈时兴穿破旧外套、提倡高度道德规范为可耻。这个国家便成了一个由富人统治、为富人谋福利的富人之国。这样一个国家是注定要遭到灾难性的失败的。让我讲给你们听：

罗马人在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变成地中海周围几乎是全部地区的霸主。在古代，一个人当了战俘便成为

失去自由的奴隶。罗马人把战争看作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它对被征服的敌人丝毫不加怜悯。迦太基沦陷后，迦太基妇女和儿童，与他们自己的奴隶一起被卖为奴。那些敢于反抗罗马的希腊、马其顿、西班牙和叙利亚等地的居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两千年前，一个奴隶只是机器的一个部件。今天，有钱人拿钱向工厂投资。罗马富豪（即元老、将军和一些在战争中发横财的人）把钱用于对土地和奴隶的投资。土地是他们从新占领的行省里买来或抢来的。奴隶是他们从市场上买来的便宜货。哪儿最便宜，他们在哪儿买。在公元三世纪和二世纪，奴隶被大批大批地拍卖。结果，地主们逼着奴隶做苦工直至他们在干活时倒下死去为止。然后他们再到就近的廉价柜台去买在那里出售的科林斯或迦太基俘虏来的新奴隶。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自由农民的苦况如何吧！

一个农民为罗马作战，他毫无怨言，这是他对祖国应尽之责。但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他回到故乡时，早已家破人亡，田地长满了杂草。他是个坚强的汉子，决心重新开始生活。于是，他播种、栽植，等待着收获。待他把谷物连同家禽和牲口拿到市上去卖的时候，他这才知道，那些利用奴隶在庄园里干活的大地主们，喊价要比他低得多，处处压倒他，他勉强支撑了几年，终于无望谋生，不得不抛弃家乡，到最近便的城市去。在城里，他和过去种田时一样挨饿。不过他可以同成千上万的生存权利被剥

夺的人分摊苦难。他和他们一起蹲在大城市郊外的肮脏茅棚里。他们很容易感染疾病，一旦染上了流行性瘟疫便一命呜呼。他们是为国家打过仗的啊！而今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人人心怀不平，到了极点。他们经常洗耳恭听演说家们的头头是道的迷人演说。后者把这些饱受社会冤屈的饿鹰般的群众聚集在其周围。不久，这些人便成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不过那些暴发户却耸耸肩膀辩解说，“我们有军队，也有警察，他们可使暴徒就范，恢复秩序的。”说着便躲到舒适的别墅高墙里面去养花种草，点缀自己的花园，要不就是去捧读刚刚由希腊奴隶给他译成优美的拉丁六韵诗体、据说是由一个叫荷马的写的诗去了。

话虽如此，贵族世家中也有几家依然保持着以忘我精神效忠共和国的老传统。被封为阿非利加将军的西皮奥的女儿科内莉亚嫁与一位姓格拉古的罗马贵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提比略，一个叫盖约。他们长大后都进入政界，都有志于从事迫切需要的几项改革。根据一次调查得知，意大利半岛上的绝大部分土地分属于两千户贵族所有。提比略当选为保民官之后便想帮助自由民。他恢复了两项古代土地法案，把一个地主所能拥有的土地限制在一定的亩数之内。他希望用这个办法来恢复公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复兴旧时独立的小地产持有阶级，让他们为国家作出宝贵贡献。那些暴发户们反对提比略，喊他做强盗，国家的公敌。街上发生了骚乱。一群无赖被雇佣来谋杀这位大众拥

戴的保民官，提比略走进公民大会的会场之后，受到围攻，被活活打死。十年之后，他的弟弟盖约又想试试进行国家改革，以抵挡势力强大的特权阶级的特殊要求。他设法通过“贪民法”，其目的在于帮助破产农民。但到后来，这项改革却使大部分罗马公民沦为职业乞丐。

他在帝国的边远地区建立穷人居留地，但这些居留地并不能吸引为人正派的良民。没有等盖约做出更多害人的好事，他也被谋杀。他的追随者不是被杀就是被放逐。这两位最早的改革家是贵族绅士。他们以后的两位改革家却是完全另一类型的人物，他们是职业军人，一个叫马略，一个叫苏拉。他们俩各有各的大批追随者。

苏拉是地主们的领袖。马略，作为阿尔卑斯山脚下那场重大战役中歼灭条顿人和西姆布赖人的胜利者，是被剥夺继承权的自由民所拥护的英雄。

这时在公元前88年，罗马元老院听到从亚洲传来的谣言，大为震惊。黑海沿岸有个国家，国王米特拉达特斯，他的母亲是希腊人，据说很有可能再建第二个亚历山大帝国。他屠杀在小亚细亚的所有罗马公民，不论男女老少，作为他旨在统治全世界的远征的开场。这样一个行动当然意味着战争。元老院装备了一支军队去进攻这位本都国王，惩罚他的罪行。但是谁来当统帅呢？元老院说，“应该是苏拉，他是执政官。”但是群众却说，“该是马略，因为他已经五任执政官，而且是维护我们权益的战士。”

拥有财产的占上风。苏拉实际上统帅着军队。他率军

东进，打败了米特拉达特斯。马略逃往非洲静候消息，直至听说苏拉渡海进军亚洲，然后回到意大利，召集一帮对政治不满的乌合之众，浩浩荡荡向罗马行进，又同着他的拦路强盗一起入城，用五天五夜的时间，杀戮凡是与他为敌的元老党人，使自己当选为执政官，为时两周的过度兴奋使他突然死亡。

接着四年，国家处于纷乱之中。苏拉打败米特拉达特斯之后，宣布他准备回罗马报私仇，同过去的几个仇人算帐。他说到做到。他的士兵们一连几个星期，忙于屠杀凡是有赞成民主改革嫌疑的公民同胞。有一天他们抓住一个经常同马略在一起，称他为叔父的小伙子，正要把他绞死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这个孩子还太小呢。”他们就把他放了。这个孩子便是凯撒。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他。

至于苏拉，他当上了无限期独裁官，即统治属于罗马的一切领地的最高领袖。他执政四年之后，解甲归里，象许多罗马人一辈子残杀自己同胞回家以后经常做的那样，他柔顺地在家种菜度过他在世的最后岁月，后来在床上安详地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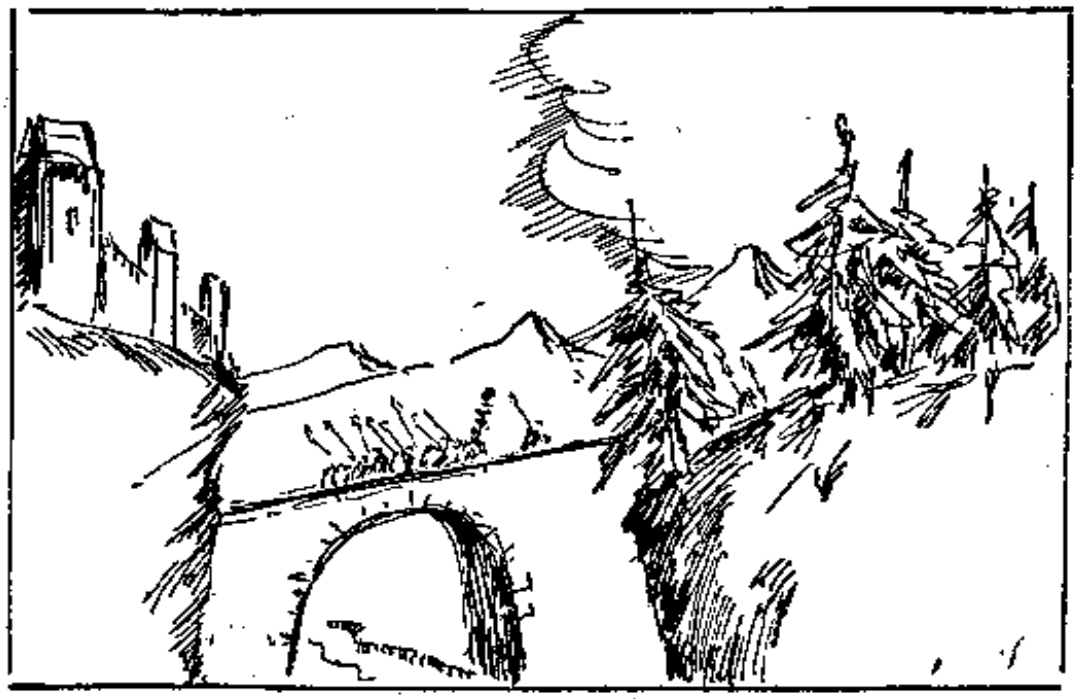
但是国内情况却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苏拉的好友庞培将军，奉命率军东征，再次抗击常来侵犯的米特拉达特斯，把这个国势强盛的王国驱入深山之中。米特拉达特斯国王走投无路，预感到命运之神指定他当罗马俘虏，便服毒自尽了。接着，庞培把叙利亚重建为罗马行省，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又漫游西亚各地，如入无人之境。他

试图复兴亚历山大大帝威扬四海的传统。最后，于公元62年返回罗马，带回舰船十二艘，满载着被他打败的国王，王子和将军，逼着他们一个个随着他这位大众拥护的显赫大将举办的凯旋仪式，列队行进罗马城。这位大将献给罗马的掠夺物之丰富，超过了一个贪婪者所能梦想得到的。

罗马政府必须有一个精明强悍的能人来治理。仅仅几个月以前，这座城险些落在一个名叫卡梯林的贵族手里。他碌碌无能，把所有的钱拿来赌博，输得精光，阴谋篡权，大捞一把，以补偿损失。有一个热心公益的律师，名叫西塞罗。他发现了卡梯林的阴谋，便向元老院告发。卡梯林被迫逃亡。象他这样抱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还有，此处无暇细述。

于是庞培组织"三头同盟"来处理国事。他自任三人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凯撒这时已经赢得了西班牙总督的尊称，当了第二把手。第三位是无足轻重的克拉苏。他之当选只是因为他富得惊人。他曾承办战争给养和军需有功。没有过多久，他被派遣征服帕提亚时阵亡。

至于凯撒，他要算三人中最能干的一个。他果断地认为，要成为一个众人拥护的英雄，还需要再争取更加辉煌的军功。他便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征服了现在称为法国的世界彼隅。他设计在莱茵河上架设一座结结实实的木桥，然后入侵野蛮的条顿人的国土。最后他乘船渡海侵入不列颠。如果他不是被迫返回意大利，天晓得他还会攻到什么地方为止。他被告知，庞培已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了。这



凯 撒 西 征

就意味着凯撒的名字将要列入“退休军官”的名单。他一想到这里，很不是滋味。想当年，他是随从马略开始军事生涯的，他怎能忘记？他决定要再一次教训元老院和这位“独裁官”。他渡过分割南阿尔卑斯高卢行省和意大利的鲁比康河。所到之处，都有老百姓把他当作“人民之友”来欢迎。他毫无困难地进军罗马。庞培逃亡希腊。凯撒追踪他，在法尔萨拉附近将他击败。庞培渡过地中海逃至埃及。在他登陆后，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吩咐人把他暗杀了。几天之后，凯撒也抵达埃及，发现他落入了圈套。埃及人和忠于庞培的罗马驻军联合向他进攻。

但是凯撒很走运。他成功地纵火焚烧埃及舰队。碰巧，烧船的熊熊烈火爆出的火星，落到了世界闻名的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屋顶（正好位于海滨），使它化为灰烬。下一

庞大的罗马帝国

步他袭击埃及军队，把士兵赶入尼罗河中，淹死了托勒密，随即建立一个以已故国王的姐姐克娄巴特拉为首的新政府。正在这时，有消息说，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和继承人法那西斯准备来犯，且已踏上征途。凯撒当即向北进军，在一场持续五昼夜的战役中打败了法那西斯。于是凯撒派遣信使用一句话向元老院报告他的胜利。后来成为名言的这句话就是："veni，vidi，vici."拉丁文原意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他回到埃及后，狂热地爱上了克娄巴特拉。公元前46年，他回罗马执政时，她跟着他同来。他曾四次出征获胜，先后举行四次凯旋入城仪式，每次都雄赳赳地走在前头。

凯撒来到元老院，报告了他的惊险事迹。元老院感恩不尽，任命他为任期十年的"独裁官"。这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一步。

这位新任的独裁官，试图对国家进行严肃认真的改革。首先，他给予自由民以担任元老院的元老的机会。其次，他赐给边远社区以公民权，这是罗马在上古时期实行过的。第三，他允许"外来者"有机会对政府施加影响。第四，他对于那些被贵族据为己有、视作私有财产的遥远的行省实施行政改革。总而言之，他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干了许多好事，却遭到许多国内有权势的人无以复加的忌恨和憎恶。有五十个年轻贵族，搞了一个"拯救共和国"的阴谋。就在按凯撒从埃及引进的新历3月15日那天，当他进入元老院时被人暗杀了。罗马再次没有了首脑。

有两个人试图继承和发扬凯撒的光荣业绩，一个是他过去的秘书安东尼，另一个是屋大维，凯撒的外甥孙，也是他的庄园的继承人。屋大维留在国内，安东尼却到埃及去找克娄巴特拉去了。似乎罗马将军都习惯于同美人儿谈恋爱，安东尼也爱上了她。

于是一场战争在两人之间爆发了。屋大维在阿克提翁战役中击败了安东尼，安东尼自杀；留下克娄巴特拉独自一人对付敌人。她竭力设法使屋大维成为被她征服的第三个罗马人，但她发现这个极其高傲的贵族无动于衷，便自杀身亡。埃及就此成为罗马的行省。

屋大维是个极为聪明的青年，他没有重蹈他的著名舅公的覆辙。他懂得，如辞令不妥当会把人吓退的，因此在他回到罗马提出要求时就非常谨慎；他说他不愿当"独裁官"，只要有个"尊敬者"称号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在几年之后，元老院加他以奥古斯都（意为神圣、伟大、庄严）的尊号，他并没有反对。再过几年，有人在街上呼喊他为凯撒，亦即皇帝（kaiser），他也不加制止。他手下的士兵习惯于把他当作总司令，一向以首长、皇帝（Imperator或Emperor）称呼他。总之，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帝国了。但是普通罗马人却还没有十分察觉这一事实。

公元14年，屋大维作为罗马人民的绝对统治者，他的地位已经巩固得甚至被认定为一个神圣的崇拜对象，而至此为止，这只是为上帝保留的。屋大维的继承者便都是真

正的“皇帝”，也就是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帝国的绝对统治者了。

说句老实话，一般老百姓对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已经烦腻厌倦了。他们不在乎谁来统治，只要这位新君能使他们有机会安安静静地生活，免受街上没完没了的暴乱的喧闹声干扰就行了。屋大维许诺他的百姓可以安享四十年和平；他无意于扩张领土。早在公元9年，他发动了一次征服居住在西北荒野的条顿人的战争。他的将军瓦禄和所有部队的士兵全都葬身于条顿堡森林里了。从此罗马人再也不打算教化这些野蛮民族了。

他们集中力量从事解决和国内改革有关的重大问题。但为时已晚，多半无济于事了。两个世纪的革命和对外战争，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年轻一代的最优秀人才死亡殆尽。战争使自由农民破产。战争所引进的奴隶劳动是自由农民绝对无法与之竞争的。战争使城市变成一个个蜜蜂窝，蜂房里住着逃亡农民中一些贫苦的不法分子。战争产生官僚政治：小官吏拿着过低的工资，不得不收受贿赂，用以买衣服吃食以维持一家温饱。最糟的是战争使人们对暴力、杀人流血司空见惯，熟视无睹，面对他人的灾难痛苦却残忍地幸灾乐祸。

从表面看来，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个堂皇宏大的政治结构，连亚历山大的帝国如今也只是它的一个小小行省，其版图之大可以想见。在这表面繁荣的下面却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穷苦、疲惫不堪的生灵，辛苦地奔波着，犹

如大石头底下筑窝的一群蚂蚁。他们为他人的利益而劳动与田间牲畜同饮食，住的是牛棚马槽。他们在绝望中死去。

正当罗马建国第七百五十三周年，盖约·朱利乌·屋大维·奥古斯都正住在帕勒坦丘陵的王宫里，忙于处理国家大事之际，远在叙利亚的小村伯利恒，木匠约瑟的妻子玛利亚在马槽里生下一个婴孩。

这是个奇特的世界。

不久以后，王宫和马槽将进行公开的斗争。

而马槽将要显露胜利的光芒。

25

拿撒勒人约书亚

希腊人称为耶稣的拿撒勒人约书亚的故事

罗马历815年（公元62年）秋，罗马医生埃斯科拉庇俄斯①致书他的外甥，叙利亚驻军步兵营陆军上尉如下：

亲爱的外甥：

前几天我被请去为一个名叫保罗的病人诊病处方。我看他是个犹太裔罗马公民，仪态娴雅，受过良好教育。我听说他是因为一件诉讼案而到这里来的。此案是由该撒利亚抑或地中海东岸某地的省法庭起诉的。他被描绘成一个“野蛮的、凶暴的”家伙，曾到处作反对人民和违反法律的演说。我听人这样说，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很有才智，诚实可靠。

我有个朋友，一向在小亚细亚军中服役。据他告我，他曾在以弗听到过保罗在那里传教的事，讲的是一位新奇的上帝。我询问我的病人有无此事，他是否对人作过使人

① 罗马神话中的神医，即希腊神话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译者

背叛我们敬爱的皇帝的意旨的宣传。保罗回答说，他宣讲的天国不是属于世上的国家。他又讲了许多我听不懂的怪言词，这也许是因为他发高烧说的胡话吧。

他的高尚人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听说前几天他在奥斯提亚大道上被杀，心里很难过。为此写信给你，若你再去巡视耶路撒冷，请顺便打听一下关于我朋友保罗和大约作过他的老师的那位奇怪的犹太先知的事迹。我们的奴隶们听到了这位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万分激动。有几个奴隶公开谈论这一新的国度（不管他什么意思），因而被钉在十字架致死。我很想把这些谣言弄个明白。

你的忠诚舅父，

埃斯科拉庇俄斯·卡尔蒂拉斯

六星期后，他的外甥（第七高卢步兵团上尉），答复如下：

亲爱的舅父：

尊示谨悉。您的嘱咐我已照办。略述如下：

两周前，我们的部队被派赴耶路撒冷。该城在上一世纪中经历了多次革命，老城建筑物所余无几。我来此已一月，明日即将随部队开往佩德拉，该处有某些阿拉伯部落在骚扰。趁今晚有暇，回答您的问题，但千祈勿指望得到详细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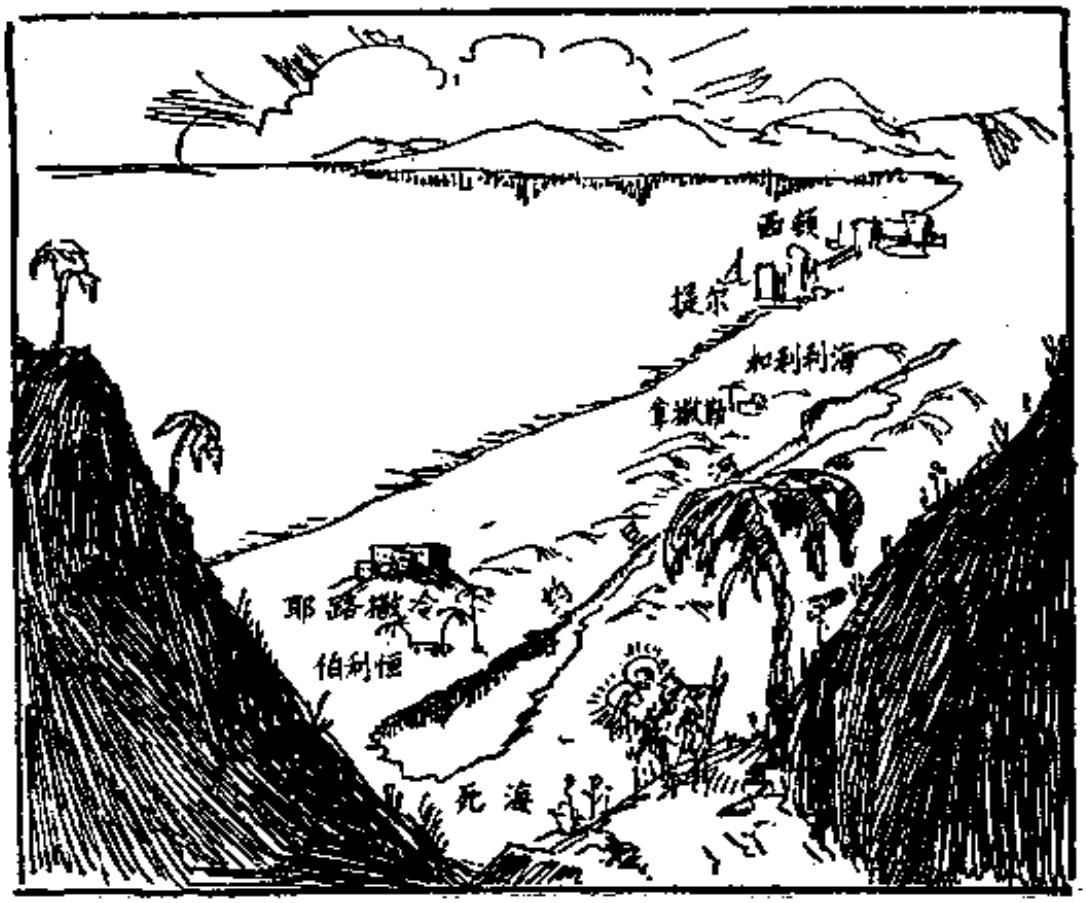
我已与本城大多数老年人谈过话。能供给我确凿详情的人却只有很少几个。前几天有个小贩来到我军营，我买

了他的敏慨，就问他曾否听到过那位著名的年轻弥赛亚被杀的事。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父亲领他去过各各地①（城外小山），观看他被处死的情景，他父亲还告诫他，凡是人民的公敌以及违抗法律的人都会有如此结局。他告诉我有个弥赛亚的知心朋友，名叫约瑟夫，我若要知道详情，可去问他。小贩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

今天上午我去找了约瑟夫。他已老态龙钟。过去是淡水湖的渔人。他的记忆力还很好。我终于从他口中听到我出生前的动乱年代里所发生的那件事的确切情况。

当时在位的是我们的伟大光荣的皇帝提比留。管理犹大和撒马利亚的总督是本丢·彼拉多。约瑟夫不大清楚彼拉多的为人，只知他是个诚实的清官，在该省的名声不错。约瑟夫记不清是783年还是784年（公元30或31年），彼拉多被派遣来耶路撒冷平乱。据传，有个年轻人（拿撒勒木匠的儿子）正在策动反罗马政府的起义。奇怪的是，我国的情报官原来消息很灵通，对此事竟毫无所闻，他们便进行了调查，然后汇报说，这个木匠是个善良守法的公民，控告他是毫无道理的。约瑟夫说，但是犹太教老派领袖们大受打击，他们不甘罢休。他们对弥赛亚如此受到希伯来贫民大众的拥护，非常恼火和忌恨。他们便向彼拉多控告说，“拿撒勒人”曾公然宣传：不拘是希腊人，罗马人，或甚至非利士人，只要他想过高尚的生活、作风正派，就能

① 各各地为耶稣被钉死的地方。——译者



圣　地

和一个毕生研究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一样是好人。彼拉多对这些争议似乎没有加以注意。当耶路撒冷圣殿周围的人群威胁着要用私刑处死耶稣，并杀害他的追随者的时候，彼拉多就决定为了耶稣的生命安全，把他拘留起来。

看来彼拉多一点不明白这场争议的真实性质。当他要求犹太祭司解释他们究竟有什么不满时，他们大声呼喊，“异端”!“叛道”! 情绪非常激昂。约瑟夫告诉我说，最后，彼拉多吩咐把约书亚（这是拿撒勒人原来的名字。我们这个地区的希腊人一直称呼他耶稣）解送到跟前，亲自审问他，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彼拉多问他，据人们说他在加

利利海滨传播“危险的道理”，是些什么道理。耶稣说，他从来没有涉及过政治，他关心人的灵魂甚至关心人的肉体，他希望世人都把邻舍视同亲兄弟一般，但愿人人爱独一无二的上帝，他是一切生灵之父。

彼拉多似乎是个非常精通斯多葛学派①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理论的人，他却查不出耶稣的话里有什么煽动性东西。据向我报告的约瑟夫说，彼拉多又一次设法营救这位仁慈先知的性命，再三拖延定他的罪名。这时，犹太人群在祭司的煽动下，愤怒若狂。在此之前，在耶路撒冷曾经发生过多次暴乱，在其附近只有很少几个罗马士兵可以随叫随到平乱。已有人报告该撒利亚的罗马当局，指控彼拉多被“拿撒勒人的教义迷住了心窍”。因为他是皇帝的敌人，要求将彼拉多召回的请求书散发到了全城。您知道，我国有明令禁止总督与外国臣民发生公开冲突。为了挽救国家避免一场内战，彼拉多终于牺牲了羁押犯约书亚。后者庄严地表现了可敬的高尚品德，宽恕了一切憎恨他的人。他在耶路撒冷暴徒的狂叫与嘲笑声中被钉在十字架致死。

这都是约瑟夫告诉我的，他讲时脸上老泪纵横。我离开他时，给了他一个金币，但他拒不接受，要我去送给比他还穷的人。我又问了他关于保罗的事，他不大清楚。保罗似乎是一个以制帐棚为业的手工业者。他为了传教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他宣传的上帝是一位仁爱而又宽宏的，与

① 公元前四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派别，主张禁欲主义。——译者

犹太祭司一贯向我们宣讲的耶和华迥然不同的上帝。从此以后，保罗走遍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向奴隶们宣告，他们都是仁慈的天父的儿女，凡是立志为人诚实善良，又向一切受苦受难的人行好，不论贫富，就能免祸得福。

我希望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使您满意。据我看，整个故事，自始至终对国家的安全来说毫无危害性可言。更何况我们罗马人对于本省的人民从来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杀了您的朋友保罗，我非常遗憾。我真希望这时能在家里。

永远是您的恭顺的外甥，

格兰迪厄斯·恩萨

26
罗马帝国的倾覆

罗马教会的曙光

古代史教科书一般以公元476年为罗马亡国之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最后一个皇帝被驱下宝座。但正如罗马的建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罗马的覆亡也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由于这个过程是缓慢而又逐渐形成的，大多数公民察觉不出他们的故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抱怨时势不太平，粮价猛涨，而劳动者工资低廉。他们咒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奸商垄断着谷物、羊毛和金币。要是遇上一个比一般官员更加贪婪地横征暴敛的总督，他们有时也会起来造反。不过，在公元头四个世纪里，大多数人民又吃又喝（凭钱囊尽量够买），又爱又憎（随性之所好），还到剧场去（观看免票的斗剑士格斗），也有人饿死在贫民窟里，浑浑噩噩，一点不知帝国已经衰老无用，注定要灭亡了。

他们怎么会想到将有亡国的危险呢？罗马正呈现着一幅表面繁荣的美好图景。在各个行省之间，都有路面平整的宽阔大道相通。帝国的警察积极勤奋，对拦路强盗毫不

留情。国家边境守卫严密，足以防御欧洲北部荒漠的野蛮部族的侵扰。全世界都要向强大的罗马城进贡。有一大批能人日夜为国操劳，试图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共和国早年的较幸福的好光景。

但是，正如我在前一章里讲过的，因为帝国腐败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罗马从早期到晚期始终是个城邦，正象雅典和科林斯是古希腊城邦一样。它能够统治意大利半岛；在政治上却没有可能也不能持久地充当整个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它的年轻人都已经在连绵的战争中阵亡。它的农民因长期服兵役和纳税而遭到破产，不是沦为职业乞丐，就是受雇于富有的地主，以劳动换取食宿，变成了“农奴”，就是既非奴隶，又非自由民，却如牛马和树木一样属于他们劳动于其上的土地的不幸的圆顶方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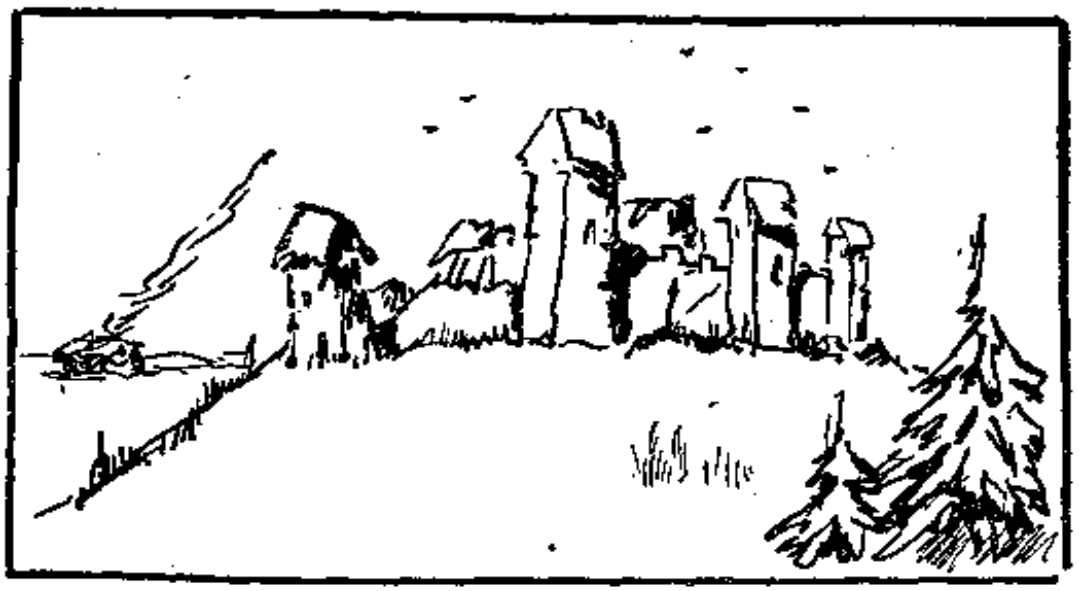
国家至上，帝国就是一切。普通公民则什么也不值，化为乌有。至于奴隶们，他们听信了保罗的讲道，接受了卑贱的拿撒勒木匠的福音。他们并不反叛主人。正相反，他们被教导要温良驯服，顺从上面的命令。但他们对世界上的事务漠不关心，当今世界，这是个多么痛苦的寄身的寓所啊！他们愿意为了可以进天国，而去打那美好的仗[①]却不愿意为那些野心勃勃、借着出征帕提亚人、努米底亚人和苏格兰人的名义而求荣的野心勃勃的皇帝去作战。

---

① 意即信教为上帝忠仆。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4 章 1 节所说的。——译者

一世纪一世纪地过去，国家的情势越来越糟，最初的几个皇帝还肯于继承“领袖”的传统，授权部族的头人管住自己的族人。但是第二、三世纪的皇帝是一些“兵营皇帝”，是职业战士，其生存全靠卫队，即所谓禁卫军的恩赐。这些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互争帝位。一人继位后，旋即被另一弄到了足够金钱来贿赂卫士谋反的后继者所取代。他们以谋杀为入宫手段，又被人谋杀而被抬出皇宫。

在这时候，野蛮部族频频敲击北面边境的大门。由于罗马已经没有本地人当兵了，无法用本国军队阻挡蛮族入侵，只得雇佣外国士兵。当雇佣军在打仗时发现所谓的敌人恰好是与自己同血统的族人，不禁对他们动了怜悯之情。最后，试行一种办法，允许某些部族在帝国境内居留。随后其他部族也跟着进来了。不久，这些部族叫苦连天，控诉罗马税吏贪婪无度，弄得他们一贫如洗。他们的请求没



野蛮人到达一座罗马的城市

有得到补偿，就整队行进至罗马，大声呼吁使他们的要求得到垂听。

这样一来，就使得皇帝感到住在罗马宫里很不舒服。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23—337在位）便另找一个首都。他选择了拜占廷这个欧亚通商的门户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于是皇宫东迁了，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了增强行政效益，把帝国一分为二，哥哥住在罗马管辖西部，弟弟住在君士坦丁堡而为东部之主。

到了第四世纪，以神秘的亚洲骑兵闻名的匈奴人极其凶猛地侵袭了罗马。他们一直到公元前451年在法兰西的马恩河畔沙隆附近被击败为止，盘踞欧洲北部，以杀人流血为职业，达两个多世纪之久。匈奴人到了多瑙河便紧逼哥特人。后者为了图生存不得不侵略罗马。瓦伦斯皇帝想要抵御他们，于公元378年在亚特里亚堡附近阵亡。二十二年之后，这些西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向西进军攻击罗马。他们没有肆意劫掠，只破坏了几处宫殿。接着汪达尔人来犯，他们显然不怎么尊重罗马城的宝贵古迹。后面来的是勃艮第人，其次是东哥特人，再次是阿勒曼尼人，然后是法兰克人。外来侵略没完没了。罗马的命运终于掌握在那些能号召几个追随者的野心勃勃的拦路强盗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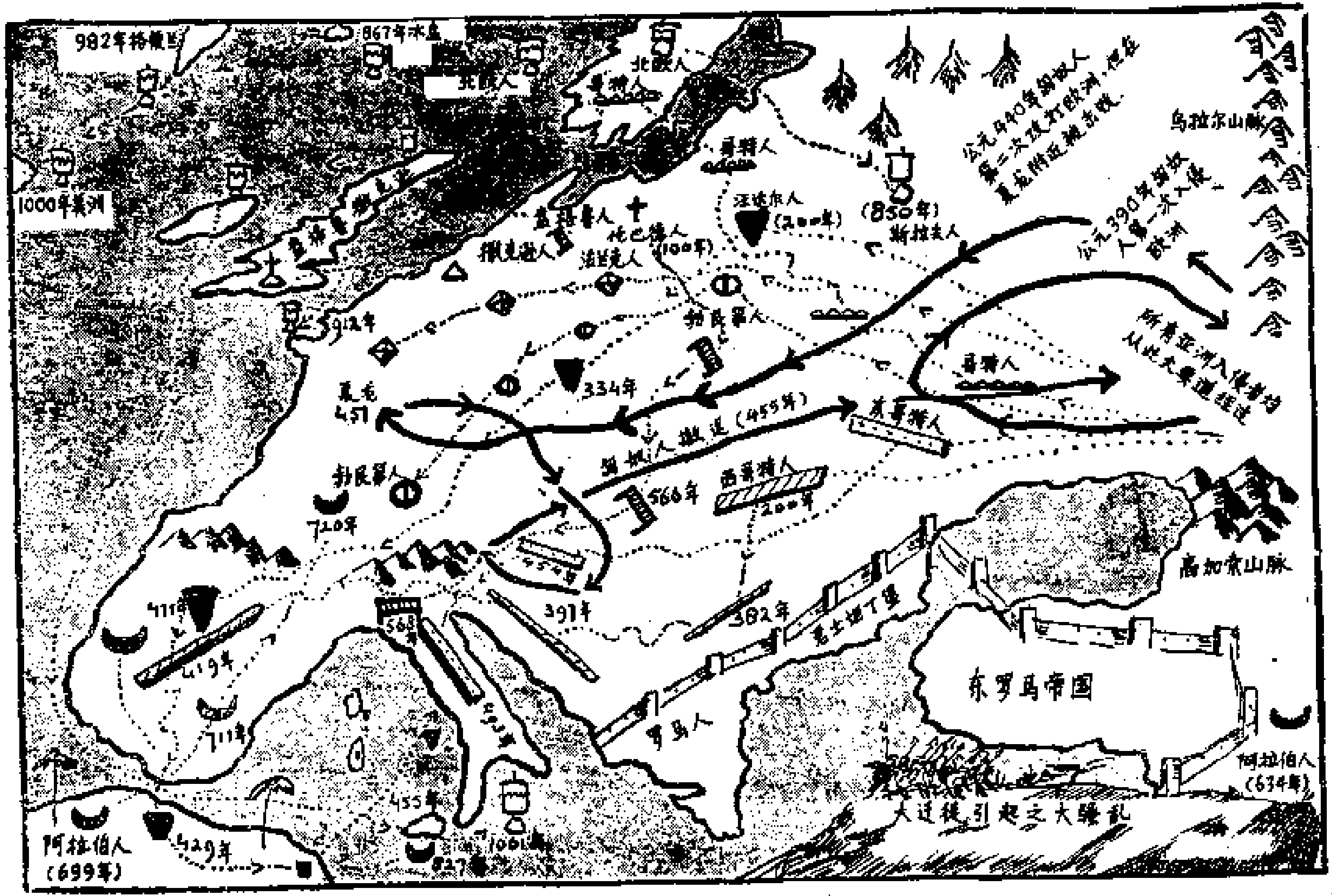
公元402年，罗马皇帝逃往拉韦纳，这是一个海港，也是坚固的城堡。公元475年，最后一个管辖西部罗马的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洛斯，就是在这里被日耳曼雇佣军

的一个团司令官鄂多亚克温和地，却有效地从宝座上推了下来。鄂多亚克企图掠取意大利的农田分配给自己和部下，自封为行政长官，即罗马的统治者，取代皇帝。东罗马皇帝自顾不暇，只得予以承认。鄂多亚克统治西部各行省的余下地区，长达十年。

过后几年，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前来侵略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攻克拉韦纳，在鄂多亚克的餐桌上将他杀死，然后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废墟上建立了哥特王国。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存在多久。六世纪时，一支由伦巴德人、撒克逊人、斯拉夫人、阿瓦人等组成的杂七杂八的军队，侵入意大利，毁灭了哥特王国，建立了以帕维亚为首都的新的国家。

至此，帝国的故都陷入无人管理状态的绝境。宫殿古迹屡遭浩劫，学校全被焚毁，教师们饥饿而死。富人们被逐出别墅，住进了臭气熏天、毛茸茸的野蛮人。道路都塌坏了，古老的桥梁荡然无存，商业停滞了。世界的文明——数千年来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刻苦耐劳的成果，曾经把人类提高到远远超越古代祖先最大胆的梦想的那个文明，现在可能要在西方大陆上毁灭。

固然在远东还有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中心又延续了一千年。但君士坦丁堡不能算作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它关心的是东方。它忘记了自己的西方出身，把罗马语逐渐弃置不用而代之以希腊语。罗马字母被废除而用希腊字母写下罗马法律，并由希腊法官来讲解。东罗马皇帝，如同三


982年格陵兰
867年冰岛
北欧人
1000年美洲
乌拉尔山脉
公元390年匈奴人第一次入侵欧洲
所有亚洲入侵者均从此大草原经过
(850年)
斯拉夫人
哥特人
汪达尔人
334年
匈奴人撤退(455年)
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
566年
391年
382年
君士坦丁堡
高加索山脉
东罗马帝国
罗马人
阿拉伯人
(634年)
大迁徙引起之大骚乱
阿拉伯人
(699年)
429年
711年
419年
455年
720年
912年

野 蛮 人 的 入 侵

千年前尼罗河谷底比斯的埃及国王那样，成为受神一样崇拜的专制君主。拜占廷教士为了寻找新的传教领域，走向东方，把拜占廷文明带进了一望无际的未开化的俄罗斯原野。

而西方呢，已经落入了蛮族手里。约有十二世代（约360年）之久，谋杀、战争、纵火、劫掠，成为当代社会秩序。只有一样东西——唯有这一件——将欧洲人从彻底毁灭中，从它将回复到穴居人和残酷人的时代的危机中抢救了过来。

这就是教会。我所谓教会，指的是在许多年代里承认自己是拿撒勒的木匠耶稣的信徒的那一小群卑微的男女。这位耶稣之被杀害，原是为了使伟大的罗马帝国能够避免一场发生在边远叙利亚的一座小城大街上的骚乱。

27
教会的兴起

罗马如何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帝国时代的普通罗马知识分子，对于其祖祖辈辈信奉的那些神并不感兴趣。他们在一年之中有几次进庙朝拜，但这不过是随从习俗而已。他们在那里耐着性子观看人们严肃地列队吟唱，庆祝宗教节日。他们把崇拜朱庇特、密涅瓦、尼普顿海神等看作是共和国草创时期遗留下来的幼稚可笑的东西，对于一个精通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其他雅典哲学家的理论的人来说，是不值得研究的。

罗马人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就变成一个极为宽容的人。政府坚持要求全国臣民，无论是罗马人、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或其他外国人，都必须向每个神庙里按规定必须竖立的皇帝像，以规定的形式表示敬意。

但这只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没有更多的意义。一般说来，各人可以随一己之爱好崇拜无论哪一个神。其结果是：罗马到处都是崇拜埃及的神，非洲的和亚洲的神的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小神庙、小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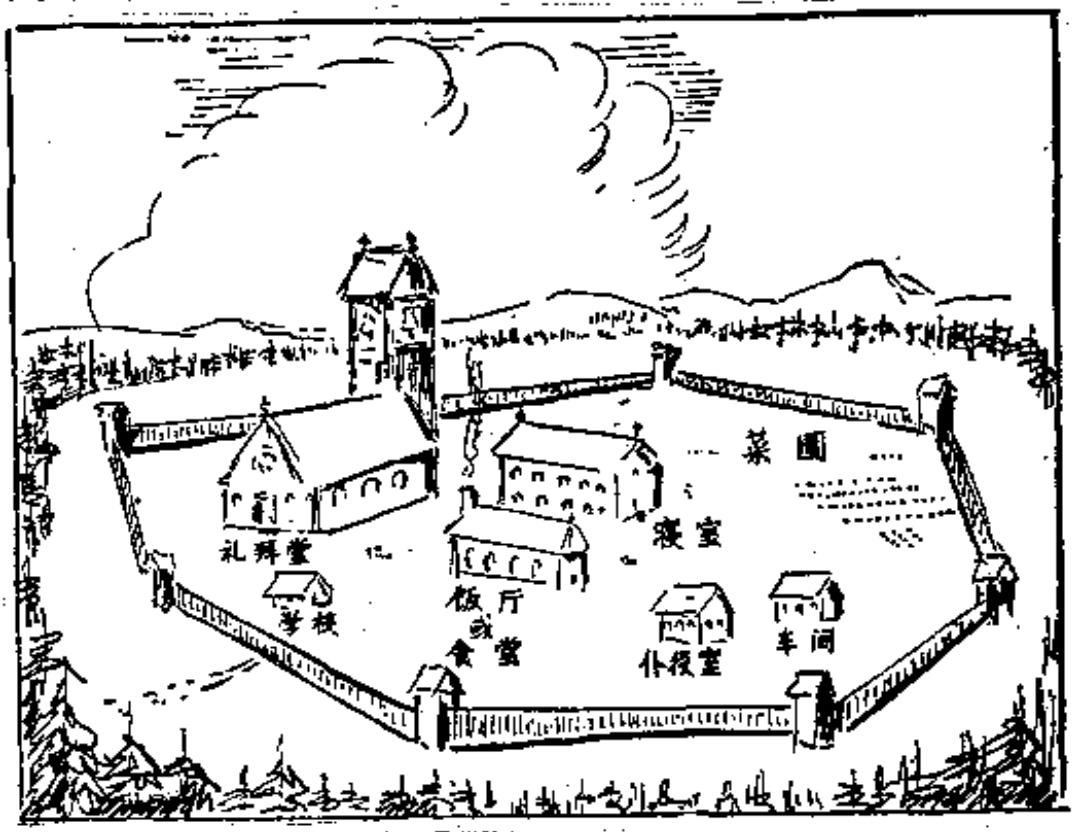
当最早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来到罗马，宣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新颖的信仰时，没有人出来反对，人们在街上停住脚步聆听讲道。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大街上满是周游四方的各种传教士，各讲各的“神秘之道”。大多数自封的传教士或僧侣，爱用感性认识感召人，对信奉他自选的某个神的信徒，许诺黄金般的赏赐和无穷尽的快乐。过不多久，街上的人群注意到：所谓基督徒（“基督”是被上帝用膏油涂抹的人的意思，就是国王）的那些人所讲的与众不同。他们似乎不注意追求财富和高贵的职位，却把贫穷、卑微和柔顺当作美德来颂扬。罗马之成为世界霸主恰恰不是靠的这些品德。生活在这样繁荣昌盛的时代而听到这种“神秘之道”，告诉人们世俗功名不可能给人带来永久的幸福，这可是相当有趣的事。

此外，这些宣传基督教奥秘的传教士讲到凡是不信从真神的人的可悲结局时，讲得骇人听闻。碰运气不是明智之举。当然，还是可以依靠旧有罗马的神，不过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威力来保护老朋友，以抵御远自亚洲输入欧洲的新神的权能呢？人们开始怀疑。他们回过头来再听听关于这个新道理的进一步讲解。过不多久，他们亲自接触了宣讲耶稣的男女教士之后，感觉到他们同一般罗马僧侣很不相同。他们穷得一文不名，却善待奴隶，爱护动物。他们不贪图钱财，反而尽自己所有施舍与人。他们的毫不利己的生活感动了许多罗马人放弃旧有信仰，加入基督徒的小社团。他们在私人住宅的密室或是某地的野外露天聚会。罗马的神

庙空无人影了。

年复一年，基督徒人数逐渐增多。他们选出长老或主教（希腊语意"长者"）负责护卫小教堂的利益。有一位主教担任每个行省里的所有社团的首脑。继保罗之后来到罗马的彼得，担任了第一位罗马主教。到后来，他的继承者们（人们称呼父亲或爸爸）被称为教皇了。

教会成为罗马帝国内的一个拥有权势的机构。基督教的教义不但对在今生陷入绝境的人具有感染力，而且也吸引那些有才能而无望在政府中谋职业的人们，给予他们机会在拿撒勒教主的卑微信徒中间施展领导才能。国家当局终于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我上面讲过，罗马帝国不干涉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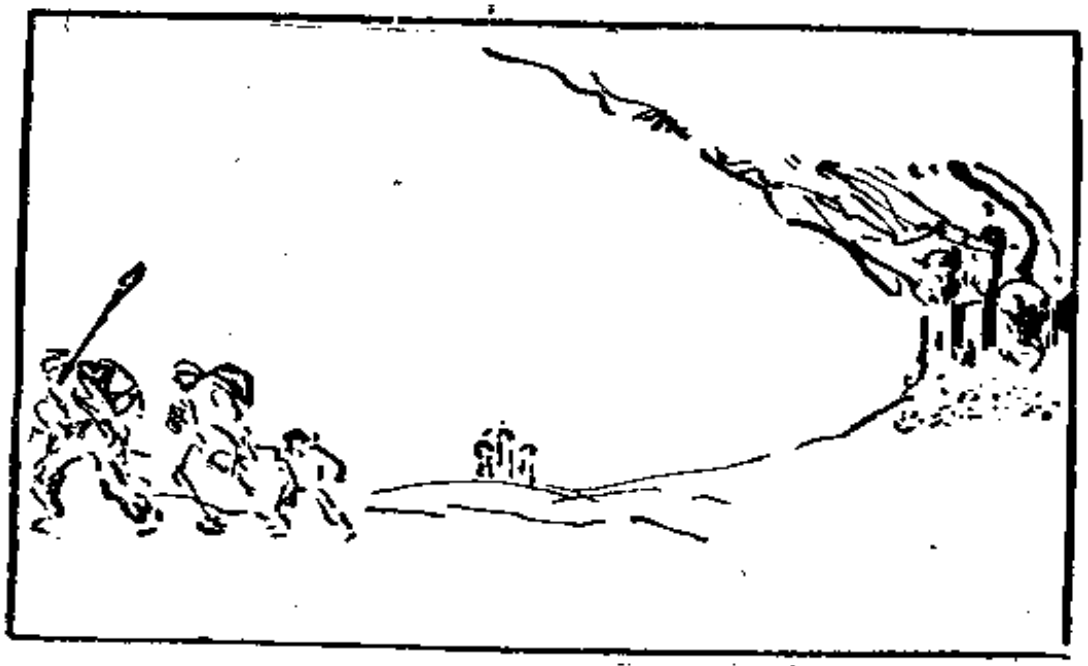


修 道 院

仰以示容许宗教自由，允许各人依照他的或她的自选方式来解决灵魂得救的问题。不过，国家坚持各种教派和平共处，履行“自己存在也让别人存在”的明智道德准则。

基督教全体教会拒不实行任何妥协。他们公开宣讲：他们的上帝，惟独他们的上帝是天地间的真正主宰，别的神都是虚假的。这种说法似乎对其他教派太不公道了，为警察所劝阻。基督徒却坚持己见。

问题还不止此。基督徒拒不遵行对皇帝行礼的仪式，拒绝应征入伍。罗马地方长官威胁着要处罚他们。他们回答说，当今悲惨世界仅仅是通向天堂极乐园的一间外室，要他们以身殉道，何乐而不为之。罗马人对他们这种行为迷惑不解，偶尔杀死违法者，但多半不杀。在教会初期确实有相当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但这仅仅是由于暴徒的诬



哥 特 人 来 了

陷所致。他们指控他们的温柔的基督徒邻居犯了他们所能臆想得出的罪行，如凶杀，吃婴儿，招致疾病、瘟疫，在危难中叛国等。暴徒们知道基督徒是不会还报的，因而肆意玩弄他们而不冒风险，于己无损。

在这期间，罗马继续受到蛮族侵略。当其军队无力御敌时，便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去向野蛮的条顿人宣讲和平的福音。这些传教士都是不怕死的强人。他们讲到凡是不肯悔改的人将在来生吃苦，说得斩钉截铁，令人无可怀疑，使得条顿人深受感动。这些条顿人向来敬仰罗马的贤人哲士，他们想：这些传教士都是罗马人，他们讲的可能是实话。不久，基督教传教士变成条顿和法兰克野族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六七个传教士的价值，抵得上一整团士兵。皇帝们开始领悟到，基督徒可以对他们大有用处。在某些行省里，基督徒便能和原有旧神的信徒享受同等权利。然而，重大的变化还要等到公元四世纪后半期才出现。

当时在位的是君士坦丁，有时也称君士坦丁大帝（天晓得这是为什么）。君士坦丁是个残忍的暴徒，但在那穷兵黩武的年代，一个软心肠的人是难望幸存的。君士坦丁在他那盛衰无常的漫长生涯中，经历了许多波折。有一次他差一点儿要败于敌人，就想试一试人们都在谈论的这位新的亚洲上帝有多大威力。他就许愿说，如果他在即将开始的战役中获胜，他就皈依基督教。他果然取得了胜利，于是相信了基督教上帝的无比权能，并要求领洗。

从那以后，基督教的教会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这就

使这一新的教门地位大大地巩固了。

但是基督徒在人民中间仍然属于少数(只占百分之五、六)。他们为了赢得群众，不得不拒绝同一切异己者妥协；旧神的偶像必须统统毁掉。朱利安皇帝却是个爱护希腊贤人哲士的人，曾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设法拯救了异教的神像，使之免于遭受更大毁损。但是朱利安在出征波斯的战争中负伤死去。他的继承人朱维安重新把教会的固有威信建立起来。于是古老神庙一个接着一个关门了。查斯丁尼皇帝即位后，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停办了柏拉图创立的雅典的哲学学院。

人们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来思索问题，按自己的愿望来做美梦的古希腊时代已告结束。在确立已久的秩序被野蛮和愚昧的洪水冲垮以后，哲学家们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显得含糊而不够明确了，这只不合格的指南针不适用于引导人生之舟的航行了。人们需要的是更加积极、更加明确的东西。而这恰是教会能提供的。

在一切都飘荡不定的年代里，教会象岩石一般兀立不动，坚持它认为是真理和神圣的原则，永不退缩。这种坚定不移的勇气博得群众的赞佩，也使罗马教会安全地度过象毁灭过罗马帝国那样的难关。

可是，基督教的最后胜利，也包含着某种侥幸的因素。公元五世纪时，西奥多里克建立的罗马哥特王国灭亡之后，意大利相对来说不象过去那样频频遭受外来侵略了。继哥特人之后来的伦巴底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都是软弱

的落后部族。罗马主教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便能够维护罗马城的独立。不久以后，分布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帝国的残存地区，纷纷承认罗马大公（即主教）为它们的政治兼宗教的统治者。

舞台装置就绪，准备让一位强人出场。他在公元590年来到。他名叫格雷哥里，古罗马统治阶级出身，曾任罗马城长官，也就是市长。他曾做过僧侣，主教，最后，违心地（因为他原来想做传教士向英吉利异教徒宣传基督教）被人拉到圣彼得大教堂来受封为教皇。他只统治了十四年。但在他死时，西欧基督教界已正式承认了罗马的大主教，即教皇，为整个教会的首脑。

教皇的权力却未曾伸展到东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依然按老习惯承认奥古斯都和提比留的继承者，既为政府的首脑同时又是国教的大主教。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陷落，最后一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帕利奥洛格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被杀害。

在此之前几年，他的弟弟托马斯的女儿佐伊同俄罗斯的伊凡三世缔结婚姻。这样一来，莫斯科的大公便成了君士坦丁堡传统的继承人了。于是，拜占廷双鹰（纪念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用作现代沙俄的盾形纹章。沙皇，原来仅仅是首席俄罗斯贵族，此时僭取罗马皇帝的超然态度和尊严，在他面前，所有臣民，无论职位高低，都是无足轻重的奴隶。

沙皇的王宫按东罗马皇帝从亚洲和从埃及输入的东方式样重新装修，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宫。这份由垂死的拜占廷帝国赠送给一个没有料到的世界的奇怪的遗产，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又在俄罗斯的广阔平原上存活了六个世纪。最后一个佩戴双鹰盾形纹章的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妨说，他在前不久的一天才被杀害。他的尸体被投入井中。他的子女统统被杀。古时的一切特权和君权尽都被废，而教会的地位又被降低到同它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时代在罗马所处的地位一样。

28
穆罕默德

赶骆驼的阿哈默德，成了阿拉伯沙漠的先知，为了唯一真神安拉的莫大荣耀，教徒们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自迦太基和汉尼拔时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闪米特族人。你们该还记得他们如何谱写了古代世界史的全部篇章：闪米特族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姆人和迦勒底人等，曾统治亚洲的西部三、四千年之久，后来被从东方来的印欧语族波斯人和从西方来的印欧语族希腊人所征服。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一百年，闪米特——腓尼基殖民地迦太基因争夺地中海主权而与印欧语族罗马交战。迦太基战败而覆灭，罗马成为世界的霸主，达八百年之久。但到七世纪，又有一支闪米特部族登上历史舞台，向西方强国挑战。这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是爱好和平的牧羊人，远古时代以来就在沙漠地带游牧，从未表现过任何成立帝国的野心。

他们信从了教主穆罕默德，骑上了战马，在不到一个

世纪的时间里进军欧洲的心脏地带，向法兰西农民宣讲安拉是“唯一的上帝”，一切荣耀都归于他，而穆罕默德是“唯一的上帝的先知”，把法兰西人吓坏了。

穆罕默德原名阿哈默德，是阿布达拉和阿米娜的儿子。穆罕默德的意思是“该受赞美的人”。他的生平很象是《一千零一夜》的一个故事。他生于麦加，以赶骆驼为业，似乎患有癫痫病，发病时昏迷不省人事，却做着奇怪的梦，在梦里听到天使迦伯列的声音。后来迦伯列的话被纪录下来写成书，叫做《古兰经》。穆罕默德担任一个商队的领队工作，这就使他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而能经常接触犹太商人和经商的基督徒，使他认识到崇拜独一位神是一件极好的事。当时他的阿拉伯同胞们还是象千万年前的古代祖先那样崇拜古怪岩石和树干呢。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有一座方型小屋，其中的黑石等就是岩石崇拜的残余。

穆罕默德的逃亡

穆罕默德决心要充当阿拉伯人的摩西。既要当先知，他就不能同时赶骆驼，于是就同他的雇主，一个有钱的寡妇查迪雅结婚，以求经济上富裕，不必为生计

操劳。他向麦加的邻居宣告说，他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安拉派来拯救世界的先知。邻居们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穆罕默德不停地用讲道来吵扰他们。他们把他看成疯子，惹人讨厌，不值得怜悯，就决定要杀死他。穆罕默德一听到他们的阴谋，便在深夜带着他可信靠的学生艾卜·伯尔克逃往麦地那。这件伊斯兰教史上的大事，称为"大逃亡"，发生在公元622年，这一年便定为伊斯兰教的纪元。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人地生疏，但在这里宣讲自己是先知，要比在人人知道他是个卑微的赶骆驼者的家乡容易得多了。不久，在他周围，接受伊斯兰教信仰，"顺从神的意旨"的信徒，即穆斯林，越来越多。穆罕默德称赞顺从神的旨意为最高美德。他在麦地那传教七年之后，自认为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声讨那些在他赶骆驼时敢于嘲笑他和他的神圣传教使命的邻居们。他率领一支由麦地那人组成的军队，行军经过沙漠地。他的信徒们没有多大困难就攻克了麦加，杀了许多居民之后，再来说服其他人相信穆罕默德是真正的先知，就相当容易了。

从那以后，直至逝世，穆罕默德在他所作所为的一切事上，都很幸运。

伊斯兰教的胜利，有两个原因：第一，穆罕默德教导信徒的教义非常简单：信徒必须敬爱安拉这位世界的主宰、大慈大悲的上帝，应当孝敬父母，不要作假见证陷害邻人，要谦虚，要宽厚仁慈，施舍贫病。最后禁饮烈性酒，并要在吃食方面厉行节约。如此而已。伊斯兰教不设置象看守

羊群的牧人一般的要大家掏钱供养的主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仅仅是个石砌的大厅，没有长椅板凳，也没有画像，信徒若愿意去的话，可在那里随意阅读和讨论《古兰经》圣书中的章节。穆斯林一般把宗教记在心里，从未觉得教会的教规戒律对他有所束缚。他一天五次面向圣城麦加念简短祈祷文。除此以外，他任凭安拉随其旨意管理世界，听天由命，逆来顺受。

尽管这样一种人生观并不鼓励一个虔敬的教徒去从事电动机的发明或者对铁路和轮船航线的研究，它却能给予每个穆斯林一种相当程度的满足。它教穆斯林自己内心平安，也同他周围的世界和平共处。这是大好事。

穆斯林在与基督徒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第二原因是：与信伊斯兰教的士兵之为信仰而上前线的道德行为有关。先知许诺：凡是死于敌人刀下的，均可以直接升天。这就使人觉得与其在世上长期活着受罪，还不如在战场上突然阵亡为好。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教徒同十字军比较起来大占优势。十字军战士们对于黑暗的来世心怀恐惧，因而留恋今世，凡是美好的事物，他们能抓住的就尽量抓住。顺便插一句：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到今天穆斯林士兵依然不顾性命，冒着欧洲人的炮火冲锋陷阵，也说明为什么他们仍然是如此危险而又顽强的敌人。

穆罕默德把宗教大家庭整顿好之后，开始享受他作为许多阿拉伯部族的当然领袖的权力。但是成功往往是由于消除了许多在逆境中的伟人的权利而取得的。他企图赢得

富人的好感，特为制订一些有利于财富的条例以投其所好。他允许信徒可娶四个妻子。在古时候，新娘是从她父母手里直接买来的，娶一个妻子已是一项昂贵的投资。除非是一个拥有单峰驼，乘骑驼和枣园，比贪婪的富翁还要富的富翁才娶得起四个妻子，那确是一种过分的奢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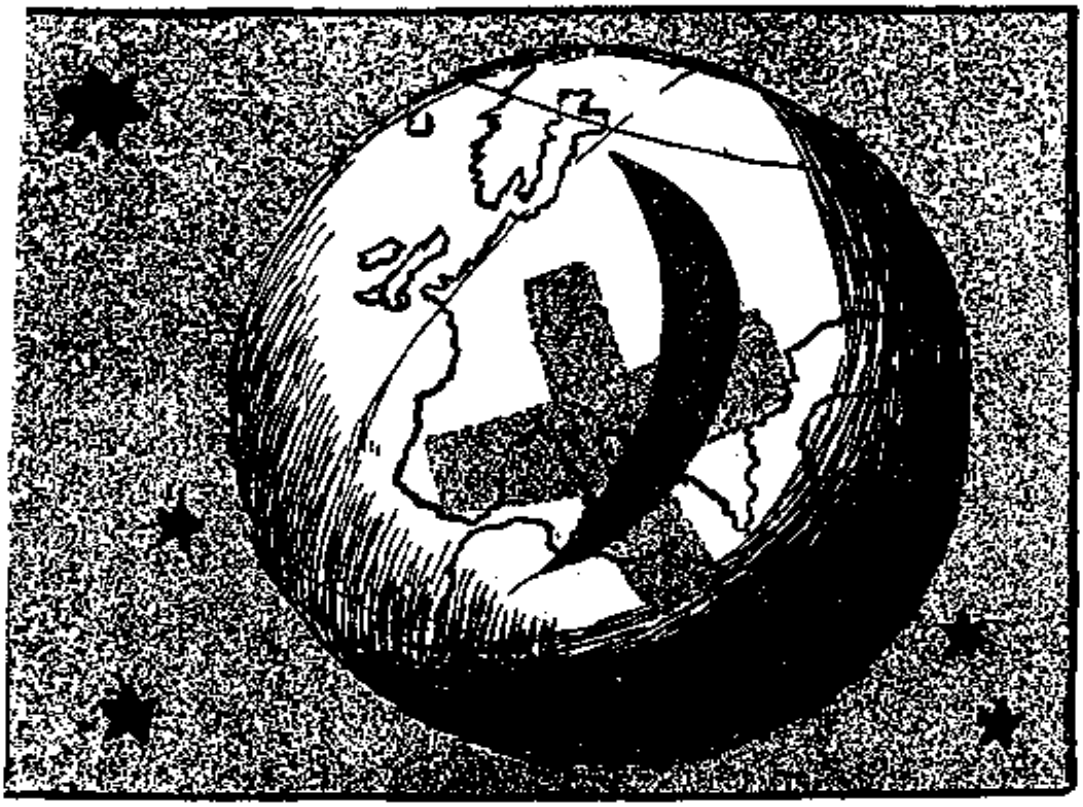
这个宗教，原来是为天高云淡的沙漠里生活的吃苦耐劳的猎人而创立的，却逐渐演变了来迎合生活在城市市场里的富商的需要了。这一脱离原始宗旨的改变，令人惋惜，它对穆罕默德主义事业，也是无益的。至于穆罕默德本人，他一生传播安拉的福音，宣布新的行为准则，直到公元632年6月17日因热病猝然辞世。

继他为穆斯林哈里发（意即领袖）的是他的岳父、早年与他共过患难的艾卜·伯克尔。两年后，艾卜·伯克尔逝世，由奥玛尔继位。不到十年功夫，他征服了埃及、波斯、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定都大马士革，建立第一个伊斯兰教世界帝国。

继奥玛尔为哈里发的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丈夫阿利。他在一场关于伊斯兰教教义的争议中被谋杀。他死之后，哈里发成为世袭制，而原来以一个宗教的教派的头头起家的精神领袖，一跃而为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了。他们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尼尼微古城废墟附近，建造了一座新城，称之为巴格达。他们在把阿拉伯牧马人组成骑兵团之后，开拔出去，向一切不信教的人宣传伊斯兰教福音。公元700年，穆斯林将军泰里克跨过赫尔克里斯门抵达位于欧洲这

边的高耸入云的岩崖，命名为直布尔，阿尔·泰里克意即泰里克山，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峡）。

十一年后，他在泽克勒斯一役中击败了西哥特人，然后率领穆斯林军队向北行进，循着汉尼拔走过的那条路，跨越比利牛斯山的山隘。阿奎塔尼亚大公试图在波尔多阻击他们，被他们打败。他们再向巴黎进军。公元732年(穆罕默德死后 100 年）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的一场战役中，穆斯林被击败了。那一天，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马尔泰尔拯救了欧洲，使它免于被穆斯林征服。他把穆斯林驱逐出法兰西。不过穆斯林在西班牙保持它的统治。后来阿布德·艾尔·拉赫曼建立科尔多瓦伊斯兰教国哈里发教区。



十字架与新月之争

其首都科尔多瓦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最大的科学与艺术中心。

穆斯林统治西班牙长达七个世纪，称为摩尔王国，这样称呼它是因为统治者来自摩洛哥的毛里塔尼亚。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穆斯林堡垒格兰那达陷落之后，哥伦布才获得女王授权特许航海，进行世界大发现。不久以后，穆斯林重整旗鼓，又在亚洲和非洲征服了新的领土。在今天，穆罕默德的信徒，和基督的信徒人数一般众多。

29
查理曼大帝

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称皇帝，试图重温世界帝国的旧梦

普瓦捷战役将欧洲从穆斯林手中拯救了出来。但是欧洲境内的敌人依然存在：在罗马警察官不再出现之后，无法镇压的骚乱频繁，这就是敌人。诚然，北欧的那些新近皈依基督教的部族，对声势赫赫的罗马大主教是怀有深厚敬意的。但是当这位可怜的大主教举目远望崇山峻岭时，不由得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天晓得，又会有什么新兴蛮族马队准备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来袭击罗马呢！这位精神的领袖确实有必要，而且非常必要，寻找一个佩着利剑，握着有劲的拳头的同盟者，来保卫教皇陛下于危难之际。

于是，这位不仅是极为神圣的，而且也是很讲求实际的教皇开始物色朋友了。他即时向日耳曼部族中最有希望的一个部族提出建议。他们被称为法兰克人，在罗马倾覆以后占领了欧洲的西北部。他们的早期国王墨罗维希曾于公元451年支援罗马人在加泰罗尼亚战役中击败匈奴人。

他的后裔墨罗温王朝国君，不断地蚕食罗马帝国的小块土地，直至公元486年，国王克洛维（古法语“路易”）自认已强大到可以公然击败罗马人。但是，克洛维的子孙都软弱无能，把国事交给首相，称之为宫相，即“宫廷管家”。

矮子丕平是著名查理·马尔泰尔之子，继其父为宫相，根本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一局面。国君是个虔敬的道学家，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丕平跪到教皇那儿请教。教皇是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他回答说，“国家的政权应当归于实际掌握权力的人。”丕平领会了他的启示，便劝说墨罗温王朝最末一个国王蔡尔特里克去当僧侣，在取得其他日耳曼首领同意后自任国王。但精明的丕平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企望的不止只当个蛮族的首脑。于是他精心布置了一个加冕典礼，邀请欧洲西北地区的伟大传教士博尼费斯为他涂油，封他为“上帝恩赐的国王”。“上帝恩赐”这个词儿轻而易举地悄悄溜进加冕典礼以后，却花了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才把它轰出去。

丕平对教会的善意扶助感恩戴德。他为了保卫教皇，抗击他的敌人，曾两次出征意大利，从伦巴德人手中夺取拉韦纳和其他几个城市，献给教皇陛下。教皇把它们并入所谓的教皇辖地，到作者著书前一个半世纪为止，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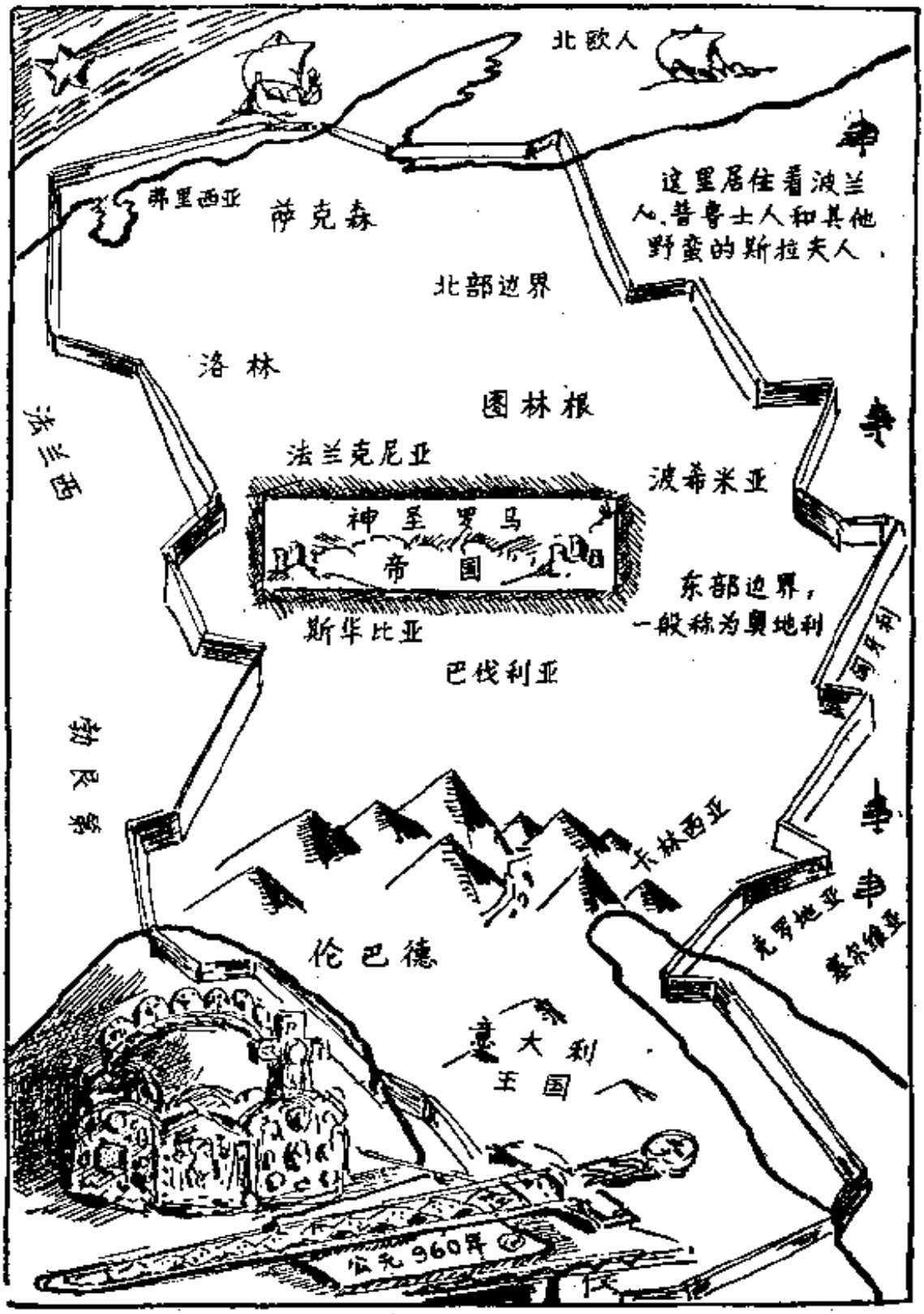
丕平死后，罗马同埃克斯—拉—夏佩勒，或尼姆韦根，或英格尔海姆（法兰克国王偕大臣与宫廷官员无固定地址，随时迁移）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善。最后，教皇偕同法兰克

国王采取了对欧洲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以下一个步骤。

查理，一般称为卡罗勒斯·马格纳斯或查理曼，于公元768年继丕平为王。他征服了德意志东部的撒克逊人之地，并在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普遍建立了城镇和修道院。根据阿布德·艾尔·拉赫曼的敌人们的请求，他曾进军西班牙攻击过摩尔人。他在比利牛斯山脉受到野蛮巴斯克人的袭击，被迫撤退。就是在这一场合，布列塔尼侯爵罗兰十足表现了一个当代的法兰克酋长所作的为效忠国王而不惜牺牲本人和手下人的生命来掩护王军安全撤退的许诺之重大意义。

然而，在公元八世纪的最后十年内，查理曼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献给平定南部地区的纷乱事务。教皇利奥三世遭到一伙罗马暴徒劫持，受了重伤。他们以为他死了，把他扔在街上。一些善良的行人包扎了他的伤口，帮他逃到查理曼的军营求救。一支法兰克部队迅速平定了骚乱，把利奥三世送回拉特兰宫。自君士坦丁以来，教皇就住在这个宫里。事情发生在799年12月。次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当时留在罗马的查理曼到圣彼得大教堂去做礼拜。当他祈祷完毕站起来的时候，教皇把一顶王冠戴在他的头上，称他为罗马皇帝，并且以已有几百年没有人再喊过的“奥古斯都”尊称向他欢呼。

北欧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其尊荣却为一个德意志酋长所持有，他只识得几个字，从未学过写字。不过他会打仗，才过不多久，国内秩序井然，甚至他的竞争



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

对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都写信给这位“亲爱的兄弟”表示赞同。

不幸的是，这位出色的老人于公元814年逝世。他的儿孙们立刻为了夺取最大一份遗产而斗争。卡罗林王朝的国土两次被瓜分，一次是在公元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另一次是在公元870年根据缪士河畔的默森条约，后一条约把整个法兰克王国分成两部分。查理（勇敢者）获得西半部，包括称为高卢的旧罗马行省。该地区人民的语言全盘罗马化了。法兰克人很快就学会讲这个语言。为什么会出现象法兰西这样一个纯粹日耳曼民族的国家会讲拉丁语的怪事，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一个孙子分得东半部，就是罗马人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方。这些荒凉不适于居住的地区从来不是罗马帝国的领土。奥古斯都·屋大维曾试图征服这个“远东”，他的军团于公元9年在条顿林山被歼灭，该地居民从未受到较高程度的罗马文化影响。他们讲的是通俗德意志方言。条顿话“人民”是“thiot”，基督教传教士因而称德意志语为“大众方言”（“lingua teutisca”），后来把“teutisa”改成“Deutsh”，这就是德意志（“Deutschland”）名称的由来。

至于那个举世闻名的帝国皇冠，不久从卡罗林王朝继承者的头上落掉，又滚回意大利半岛来了。在那里变成几个小号权贵手中的玩物，他们用杀人流血的手段互相窃取皇冠，戴在头上（不管是否得到教皇许可），直到另一个野

心更大的邻居来把它抢走。教皇又一次惨遭敌人侵袭，向北方求援。但这次他不去找西法兰克王国。他的信使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求见日耳曼各部族公认的最伟大领袖，撒克逊亲王奥托。

奥托分享了他的百姓对于意大利半岛上的蔚兰天空和美丽的快乐人民的爱慕之情，迅速前来援救。教皇利奥八世为了报答他的帮助，封奥托为"皇帝"，因而原来的查理曼王国的东部从此便称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了。

这一奇异的政治创作，寿命延长到八百三十九岁的高龄。到1801年，适值一个新纪元伊始，它才被非常无礼貌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毁灭这个日耳曼帝国的残暴的家伙是科西嘉的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他曾在法兰西共和国服役期间做出了一番显赫的事业。他承蒙他的著名警卫团的恩赐，当上了欧洲的统治者。但是他心犹未足，他派人到罗马去把教皇请来。教皇来到后站在一旁，而拿破仑将军自己把皇冠戴在头上，宣称他是查理曼大帝的传统的继承人。历史犹如人生一样，往往在万变之中保持不变。

30
北　欧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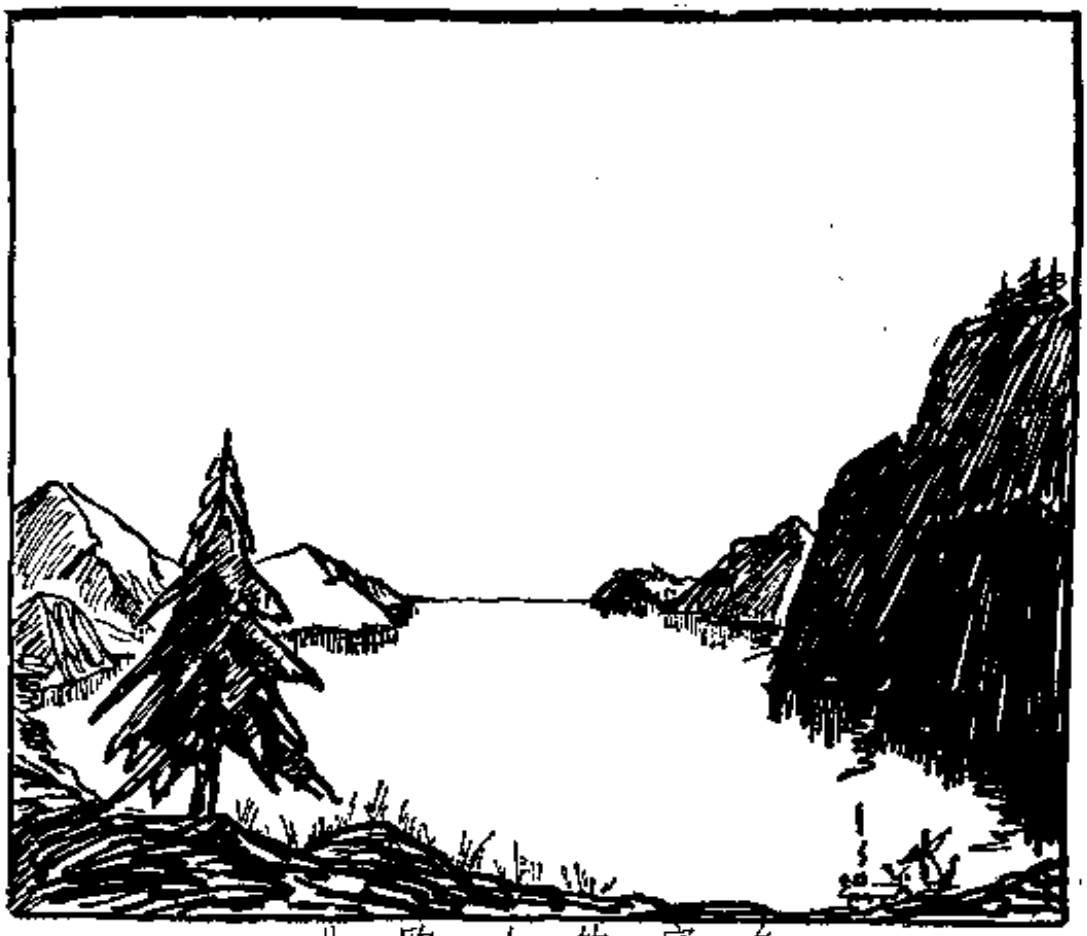
为什么十世纪的人们祈求上帝保护他们脱离北欧人的狂怒中的蹂躏

公元三、四世纪时，中欧的日耳曼部族攻破了罗马帝国的防御工事，进而劫掠罗马城，以吮吸该地人民的脂膏存活。到了八世纪，轮到日耳曼人作为“遭劫者”了。纵然那些敌人是他们的堂兄弟，住在丹麦、瑞典、挪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也恨之入骨。

究竟是什么迫使这些很能吃苦耐劳的水手变成海盗，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一旦发现海盗生涯对他们有好处，也有乐趣，就干下去，谁也阻挡不住。他们往往突然袭击一个坐落在河口的法兰克人或是弗里西亚人的和平村庄，杀了所有的男人，劫走所有的女人，然后驶着快艇远去了。等待皇帝或国王的军队开到现场，强盗们早已逃之夭夭，除了几件慢燃物的残余，什么也没有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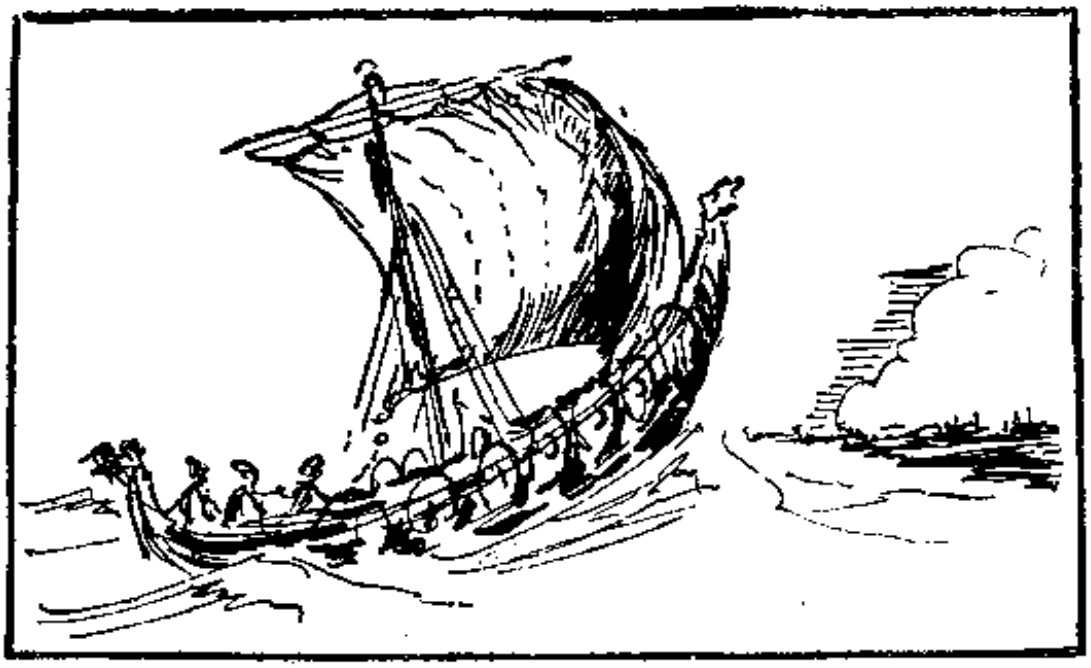
在查理曼大帝死后天下大乱的日子里，北欧海盗积极活动。他们的船队劫掠所有的国家，他们的水手们在荷兰

沿岸以及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等地建立独立的小国，甚至到过意大利。北欧人非常聪明伶俐，很快就学会了讲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语言。他们抛弃了语言十分形象化、不讲卫生、极其凶暴的早期维京人（也是海盗）的原有不文明的生活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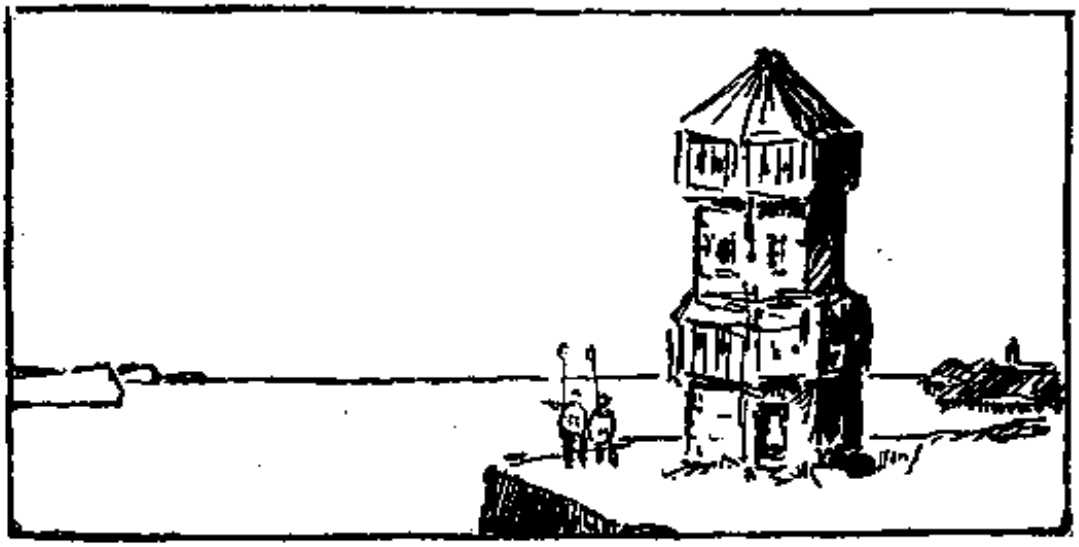
北欧人的家乡

公元十世纪初，有一个叫罗洛的维京人，一次又一次地攻击法兰西海岸。法兰西国王太软弱，无力抵抗北欧海盗，企图用贿赂来诱导他们“做好人”。他愿意奉送诺曼底，只求他们不再滋扰他的其它领土。罗洛接受了这一交换条件，成为“诺曼底大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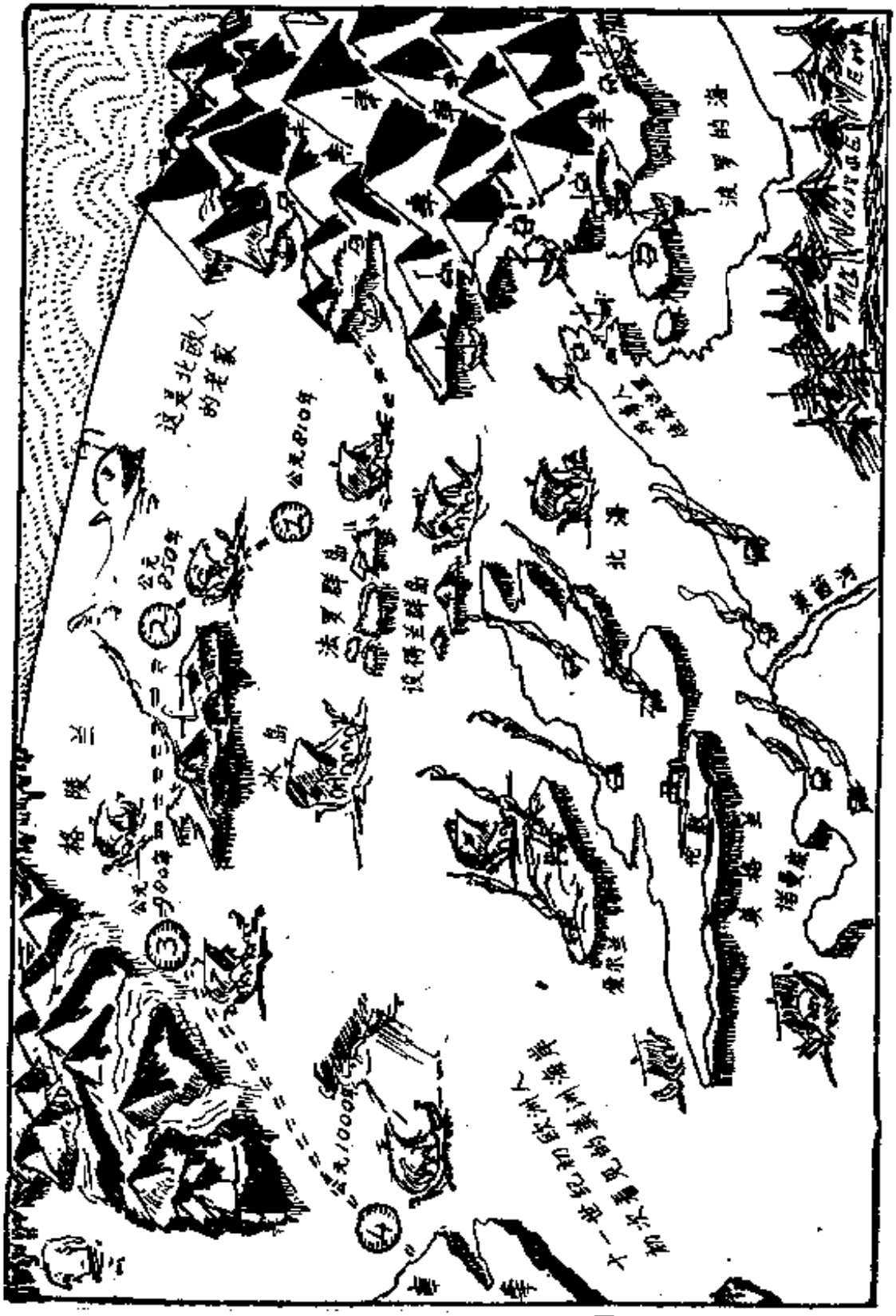


北欧人去俄罗斯

但是他的儿孙们的血液里含有非常强烈的征服嗜好，就在从欧洲大陆渡海不过几小时就可抵达的海峡彼岸，他们清晰地望得见英格兰的白皑皑的悬崖和绿油油的田野。



北欧人遥望海峡


波罗的海
北海
英吉利海峡
法兰西
设得兰群岛
法罗群岛
冰岛
格陵兰
公元930年
公元1000年
公元1410年
北欧人的老家
大一统的欧洲人的基督教世界

北欧人的世界

可怜的英格兰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年月啊！曾经做过罗马的殖民地达二百年之久。罗马人走了之后，又被来自石勒苏益格的两个日耳曼部族，盎格鲁和撒克逊所征服。之后，丹麦人又占领了大部分土地，建立了克努特王国。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初期，丹麦人被驱走了，又来了一个撒克逊国王，叫做忏悔者爱德华，但他看来寿命不长，也没有留下后嗣。这样一个情况大大地有利于野心勃勃的诺曼底大公。

公元1066年爱德华去世，威塞克斯王哈洛德继位。诺曼底大公威廉当即渡过海峡，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哈罗德，自立为英格兰国王。

在上一章里我曾对你们讲过，公元800年时，一个日耳曼酋长如何当上了罗马皇帝。现在，在公元1066年，一个北欧海盗的孙子被承认为英国的国王。

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要比神话更加富于情趣、更加引人入胜，我们何必还要去读神话故事呢？

31
封建制度

中欧因三面受敌而变成兵营，如无那些职业战士和作为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的行政官员，欧洲早已灭亡了。

下面要叙述公元1000年时欧洲的情况。当时大多数人民因痛苦不堪而听信一种关于世界末日将临的预言，他们大批涌入修道院，以便在末日审判时刻，可被发现正在虔敬侍奉上帝。

日耳曼诸部族，在一个无可查考的年代里，离开亚洲家乡，西迁到欧洲。他们全凭人数众多而得以强行闯入罗马帝国，把庞大的西罗马帝国毁灭了。东罗马帝国因为距离大迁徙必经的大道较远而得幸存下来，但只能气息奄奄地继承罗马的古昔光荣传统了。

在接踵而来的离乱年代（公元六、七世纪时的历史上真正黑暗时代），日耳曼诸部族被劝服信了基督教，并承认罗马主教为教皇，即世界的精神领袖。公元九世纪时，查理曼大帝以卓越的组织天才，把西欧大部分地区组成一个

统一的国家，复兴了罗马帝国。到了公元十世纪这个帝国四分五裂：西部成立法兰西独立王国，东部称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联邦内各国统治者都各自假托为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

不幸的是法兰西诸国王的权力并没有伸展到他们城堡四周的护城河以外的地方。神圣罗马皇帝则由于他的强大臣属按着各自的企求和利益各行其是，而公然受到他们的蔑视。

再加以西欧三角地带经常三面受敌，更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南面有最最危险的伊斯兰教徒。西面海岸时遭北欧人劫掠，东面边疆除一小段喀尔巴阡山脉之外毫无天然屏障，听凭匈奴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鞑靼人恣意蹂躏。

罗马的升平世界已成为远古的陈迹，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只能在梦中出现了。现在问题是：不是斗争就是死亡。当然，人们宁愿斗争而不愿死亡。欧洲为环境所迫已经是个武装部队的兵营，急需坚强的领导。无论是国王还是皇帝却都离得很远。这些边疆居民（公元1000年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边疆）必需依靠自己。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被派来管辖边沿地区的皇上的代表，只要他们真能够保护他们抵御敌人。

不久之后，一些小公国、侯国，星罗棋布于中欧地区。每个公国或侯国由大公或伯爵、男爵或主教统治，各自组成一支作战部队。这些大公或伯爵或男爵宣誓效忠于授予

他们封地（采邑）("feudum",即封建"Feudal"一词的由来）的国王。封地也是他们忠诚效劳和相当数目的税金的交换条件。但在当时交通工具简陋，旅行缓慢，这些国王或皇帝的代办们因而能享受很大程度的独立，并在各自管辖的行省内僭取实际上只有国王能够享用的许多权利。

如果你们认为十一世纪的人们反对这样一种行政体制，那就错了。他们支持封建制度因为它是切合实际的、非常必要的一种政治结构。他们的封建主也就是他们的主人，通常是住在建筑在陡崖顶上或是护城的深沟之间的一座很大的石砌房屋里面。他的臣民都可以望得见。他们一遇到危险就要到这些属于公侯的堡垒高墙里面去避难。因此，他们设法住得越挨近城堡越好。这是许多欧洲城市起源于封建城堡的周围的缘由。

但是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却远不只是一个职业士兵。他既是他那个时代的公务员，又是他所在社区的法官和警察长；由他来逮捕拦路抢劫的强盗，以保护走游四乡的小贩，即十一世纪的商人。正如同四千年前尼罗河畔的古代贵族看守河堤那样，他守护堤坝以免乡村被水淹。他赞助那些走遍各地歌颂在大迁徙战争中古代英雄的战斗故事的行吟诗人。此外，他还要保卫他所在领地内的教堂和修道院。尽管他不识字，也不会书写（当时认为这些非男子汉所为），他却雇佣一批神甫替他记帐，替他登记凡是他所在男爵或公爵领地内发生的婚丧和出生等事。

到了十五世纪，国王们又重新强大起来足以行使他作

为“上帝所膏的人”应得的权力。于是，封建骑士失去了过去的独立性。他们的地位降级到乡绅。他们不再符合需要，不久便成为多余的、令人讨厌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没有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欧洲早已灭亡了。今天有许多坏人，那时候也有同样多的坏骑士。但一般说来，十二、十三世纪的硬拳头男爵都是勤奋工作的地方官，对进步事业作出极其有益的贡献。在那个时代，曾经照亮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世界的学术与文艺的火炬，火光微弱。若没有骑士及其好友僧侣，则文明就会完全消灭，而人类便要被迫继续穴居人未竟的事业，重新再来发展文明。

32
骑士制度

骑士制度

中世纪的职业战士们，想建立一种可以守望相助，维护共同利益的组织，这是势所必然的。出于这样一种严密的组织的需要，骑士制度应运而生。

关于骑士制度的起源，我们所知甚少。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它供献给世人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明确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使当时野蛮的习俗变得温和，也使人们比在过去五百年的黑暗时代相处得更好些。对粗鲁的边疆居民做开化工作确非易事。他们成天忙于抗击穆斯林、匈奴人和北欧人，往往早晨用誓言和各种咒语来保证要发慈悲、仁爱待人，还没有等到晚上就又去屠杀俘虏，一再犯错，故态复萌。但是进步是逐渐的，是不断的努力的结果，到后来，终于能使最肆无忌惮的骑士也被迫遵守他所属“等级”的规章制度，否则他就自食其果。

骑士守则在欧洲各地区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一律注重“服务”和“忠诚尽责”。在中世纪，服务被看作极其崇高、

极其优美的品德。只要你是个好仆人而不是疲疲塌塌工作的，当仆役就没有什么可耻。至于忠诚，在那个时代，生活是要依靠人来忠实地执行许多繁琐的不愉快的任务的，所以忠诚必然是战士的重要品德。

因此，要求一个青年骑士宣誓他既要做上帝的忠信仆人，又要做国王的忠信侍从。此外，他要答应向那些在生活上比他更匮乏的人慷慨解囊。他也要发誓：个人的行为谦虚谨慎，决不夸耀自己的成就。他还应当与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为友（穆斯林除外，他应一见就杀）。

这些誓词其实仅仅是用中世纪人能理解的语言说出来的"十诫"而已。却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个以礼貌和举止行动为中心的复杂制度。骑士们追求按行吟诗人传颂的亚瑟王的圆桌武士和查理曼大帝的宫廷英雄的榜样来塑造自己的人生模式。他们希望能表现出象朗斯洛那样勇敢，象罗兰那样忠诚。尽管他们的服装多么不讲究款式，钱囊多么不饱满，他们仪态庄重，说话谨慎，谈吐文雅礼貌，配得上骑士之誉。

就这样，骑士团便成了文明礼貌的学校，而礼貌正是社会机器的润滑油。骑士道意味着恭谦有礼，而封建城堡向其周围的世界展示了如何穿衣、如何进餐，如何邀请女伴跳舞以及千百桩日常生活细碎礼节，这样来增添生活情趣，使人们一起生活得更加融洽。

骑士制度也和所有一切人类的组织机构一样，一待衰老无用时，便注定要消亡。

我在后面一章里将要讲到十字军。继十字军之后，商业大大复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居民富裕起来了，聘请了优秀教师，没过多久，他们赶上了骑士。火药发明后，身披重型盔甲的“勇士”被夺走了他昔日所有的刀剑不入的优势。这时候，利用雇佣军作战，就不能再象赛棋那样精细准确地指挥战争了。骑士变成多余的了。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已经没有实用价值，骑士成了逗笑的滑稽人物。据说，尊贵的拉曼却·唐吉诃德是真正骑士中的最后一个。在他死后，他过去赖以取胜的宝剑和盔甲被拍卖抵偿债务。

但是不知怎么一来，那把宝剑似乎落到了许多人手中。华盛顿总统在他绝望的日子里，在福奇谷①曾经佩带过它。戈登将军②因为不愿意抛弃交托给他保护的人民，被围于喀士穆城堡，从容就义时，这把宝剑是他唯一的自卫武器。

这把宝剑在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如何表现了无法估量的力量，我就说不清了。

---

① 位于费城西北，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率部11,000人在此艰苦度过1777年的寒冬，衣单粮绝，有3,000人死于饥饿疾病及寒冷。——译者

② 英国军人，曾协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在苏丹战死。——译者

33
教皇与皇帝争权

中世纪人民的奇异双重效忠制度引起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要了解生活在过去年代里的人们，可不是一件易事。你每天都看见的自己的爷爷，就是一个生活在思想、衣着和举止行动都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人。我现在讲给你们听的是在二十五个世代以前的老爷爷们的故事。你们如果不把这一章读上好几遍，我想你们是不会了解其中的意义的。

一个中世纪的普通人，生活非常简单、非常平淡无奇。即使他是个自由公民，有随意往来的自由，也难得离开他家的邻区。当时没有印刷的书，只有有限的手抄本。各地都有一小撮勤劳的僧侣教人读书、写字和简单的算术。但是科学、历史和地理却被埋在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废墟下了。

人们所知道的往事，都是从听故事和传闻得来的。这样由父传子，世代相传的历史知识往往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仍然可以把历史大事以惊人的精确度传之后世。时间已

经过了两千多年，印度的母亲们还是恐吓不听话的顽皮孩子说，“伊斯格达尔要来捉你们啦！”伊斯格达尔不是别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曾在公元前330年侵略过印度。他的故事虽经过这许多年代，仍流传不衰。

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从未见过一本罗马史教科书。今天的小学毕业生人人熟知的历史事实，他们都不知道。可是，罗马帝国这个词，对你们来说是个抽象名词，而对他们却是个活生生的东西，他们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乐于承认教皇是精神领袖，因为他住在罗马，代表着罗马的超然权能这一概念。他们深切地感谢查理曼大帝以及后来的奥托大帝，复兴了世界帝国观念，从而创建了神圣罗马帝国，使世界得以恢复它的原来模样。

但是，罗马传统有了两个不同的继承人这件事，使自由城市的忠诚自由民处于两难地位。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所依据的理论既正确又简单。这位俗世的宗主（皇帝）照管他的臣民的肉体方面的福利，而精神的宗主（教皇）保护他们的灵魂。

然而，这一制度实际执行起来有很多弊病。皇帝总是想要干涉教会的事务，而教皇就要报复，指责皇帝应如何把国家管好。于是，他们用极不礼貌的语言互相警告各管各的事。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该怎么办呢？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就应当既服从教皇又服从国王。但是教皇和国王是相互为敌的，那么，一个恭顺的国民，同时又是一个虔诚

的基督徒，他该站在哪一边呢？

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可真不容易。如果碰巧皇帝是个强有力的能人，又有足够的钱筹组一支军队，他就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罗马，必要时包围教皇所在的宫廷，胁迫教皇陛下服从帝国的命令，否则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不过，多半时候，教皇的势力比较强大，他可以发出褫夺教权的禁令，使皇帝或国王及其所有臣民停止一切宗教活动。这就意味着一切教堂都要关门，无人能领洗，不能给临死的人举行赦罪仪式——总之，中世纪政府的职能有一半被取消了。

不仅如此，人民可以由教皇免除其对国王的效忠宣誓，被迫背叛宗主。但人民若是听从远地的教皇的指示，而被在近处的国君逮捕，那就要被绞死，这就太糟糕了。

这些可怜的人们处境真是困难，而最困难的又莫过于生活在十一世纪后半期的人们。那时候，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同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打过两次仗，不分胜负，却搅乱了欧洲和平长达五十年之久。

在十一世纪中期，教会兴起了激烈的改革运动。直到此时，教皇的选举还极不正规。如果让一个对皇帝有好感的主教选入教廷，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大有好处。那些主教就在选举期间来到罗马，为他们自己的朋友的利益施加影响。

公元1059年，这样的选举方法改变了。根据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罗马城内及其周围的教会和执事组织起来，

成立一个所谓红衣主教选举团。这一群教会的显要人物，被授予选举未来教皇的特权。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选举团选出了一位出身于托斯卡纳很普通的家庭、名叫希尔布兰德的主教为教皇，成为格雷哥里七世。这人有无限旺盛的精力。他在花岗石一般的坚定信念和胆量的基础上建立了对于自己的神圣的教皇之职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首领，也是一切世俗事务的最高的上诉法院法官。教皇既已把卑微的德意志王公提拔为威严的皇帝，他也有权随意废黜他们。教皇对于国王、大公或皇帝所制订的法律，都可行使否决权。但若有人对教皇敕令表示异议，那可要当心，无情的刑罚顷刻之间就会临到他头上。

格雷哥里七世派遣使者到欧洲所有的宫廷，把他新订的法律告知诸侯国的统治者，并要求他们适当地注意其内容。征服者威廉答应好好听话。但是亨利四世，从六岁起就同下属打架，无意于屈从教皇的旨意。他召集了德意志主教团，指控格雷哥里犯了世上可犯的一切罪。然后以沃尔姆斯会议的名义把他废黜了。

教皇的答复是把亨利逐出教会，并要求德意志王公们弃绝这位不配为人君的国王。德意志王公们正乐于摆脱亨利，便邀请教皇到奥格斯堡来帮他们另选一位新皇帝。

格雷哥里从罗马起身，前往北方。亨利不是个傻瓜，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同教皇讲

亨利四世在卡诺萨

和，而且事不宜迟。他在凛冽的寒冬越过阿尔卑斯山，赶紧到教皇正在作短暂休息的卡诺萨城堡，从公元1077年1月25日到28日，亨利装扮得象一个悔罪的朝圣者（在僧侣的麻衣里面穿着一件温暖的毛衣），在卡诺萨城堡的门外，整整等待了三天。然后得到允许进入城堡，获得赦罪。但是亨利的忏悔并不持久。他一回到德国，便重犯了从前做过的一切。他再次被驱逐出教。第二次德国主教会议又废黜了格雷哥里教皇。但是这次亨利去时率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包围了罗马，迫使格雷哥里退位，把他放逐到萨勒诺，直到他在那里死去。不过，这首次暴力冲突，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一待亨利返回德意志，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又继续了。

不久以后，攫取了德意志帝位的霍亨施陶芬家族诸帝比以前更加背离教皇而独立。格雷哥里曾自称教皇超越所有的王公之上，因为他要在末日审判时对他手下的羊群里的每一只羊的行为负责。而在上帝眼中一个国王只不过是个忠心的牧人。

霍亨施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通常以红胡子巴巴罗

萨闻名。他提出一个反驳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上帝亲自”授予他的先辈的。帝国的疆域原来包括意大利和罗马，他要开始出征，收复这些“失去的行省”加入北面的国土。不料巴巴罗萨在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期间在小亚细亚淹死。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个才气焕发的青年，小时曾在西西里受过伊斯兰教文明的熏陶。他继承父亲作战。教皇指控他犯了异端邪说罪。说老实话，弗里德里希确实是深切、认真地鄙视北方的基督教界，鄙视粗鲁的骑士和阴险的意大利主教。但他保持沉默，前去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相应地被封为圣城的国王。就算是这样的功勋，也仍然不能感动教皇们饶恕他。他们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把他的意大利领土授予后来以圣路易闻名的法王路易的弟弟安如的查理。这又引起了战争。霍亨施陶芬王朝最末一个皇帝康拉德四世之子康拉德五世试图复国，被击败后在那不勒斯被斩首。但是过了二十年之后，所有在西西里岛上的法兰西人作为极端不受欢迎的人，在所谓西西里晚祷事件中统统被驱杀了。

皇帝和教皇之间的争吵，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过了一阵子，两个仇人学会了各管各的事，互不干涉。

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当选为皇帝。他嫌麻烦，不愿到罗马去接受加冕。教皇没有表示反对，只对德意志敬而远之。这就意味着和平。然而过去的整整两个世纪，原可用来进行有益的内部建设事业，却给无谓的战争白白地浪费掉了。

世上没有对人人都不利的事。意大利的一些小城市，经历了谨慎地求得均势的过程，以牺牲皇帝和教皇为代价，设法增强了各自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正当人流开始涌向圣地的年代，数以千计的狂热基督徒朝圣者吵吵嚷嚷要求过境时，这些小城市便设法解决好运输问题。而在十字军远征结束时，它们能够用砖瓦和金子各自建筑坚固的城堡和防御设施，因而能够抵制教皇和皇帝，对两者同样漠然视之。

在教会与国家的相互斗争中，第三者——中世纪城市——抢走了战利品。

34
十　字　军

土耳其人攻陷了圣城，亵渎了神圣的地方，严重阻挠了东西方贸易，因此一切争吵全被遗忘了。欧洲兴起十字军东征

有三个世纪，除了在守卫欧洲门户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东罗马帝国之外，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保持着和平。伊斯兰教徒在七世纪时征服了叙利亚，把圣地据为己有。但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先知（仅次于穆罕默德），而且并不干涉基督徒朝圣者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在圣墓原址上兴建的教堂去祈祷。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初期，有一支来自亚洲荒野的鞑靼部族，称为塞尔柱人或土耳其人，征服了西亚的伊斯兰教国。于是妥协时期便告结束了。土耳其人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去了小亚细亚全部土地，使东西方的贸易中断。

罗马皇帝亚历克西斯，平素同西方的基督徒邻居少有接触，这时向他们求援，并向他们指出，一旦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欧洲势必受到威胁。

那些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沿岸建立了殖民地的意大利城邦，担心其属地遭殃，便传出一些异教徒如何残暴，基督徒如何受苦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全欧洲为之震惊。

教皇乌尔班二世，出生于理姆斯的法国，曾受教于格里哥里也在那里受过教育的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他认为时机已到，该采取行动了。当时欧洲的一般情况大大不能令人满意：原始的耕作方法（从罗马时期以来迄未改良）经常造成粮食不足；失业和饥饿势必引起不满和骚乱。西亚在过去的年代里曾用粮食喂饱过几百万人，是个移民的好地方。

因此，在公元1095年，教皇乌尔班在法国克勒蒙会议上，霍地站起身来，娓娓而谈异教徒如何糟踏圣地，导致可怕的灾难。又描绘了一幅圣地自摩西时代以来牛奶与蜂蜜如流的生动图景。他竭力劝说法国的骑士和欧洲市民撇下妻儿去拯救巴勒斯坦，解脱土耳其人的羁绊。

不可抑制的宗教狂热浪潮席卷了欧洲大陆。人们失去了理智。男子们放下铁锤和锯子，走出店门，选择最近道路到东方去杀土耳其人。儿童们也甘愿离开家"到巴勒斯坦去"，凭着少年的热情和基督徒的虔敬，去向可怕的土耳其人呼吁，感化他们屈膝。热心人中足足有百分之九十根本到不了圣地。他们没有钱，不得不靠求乞或是偷窃维持生命。因而变成大路上安全的一个威胁，被愤怒的乡人们所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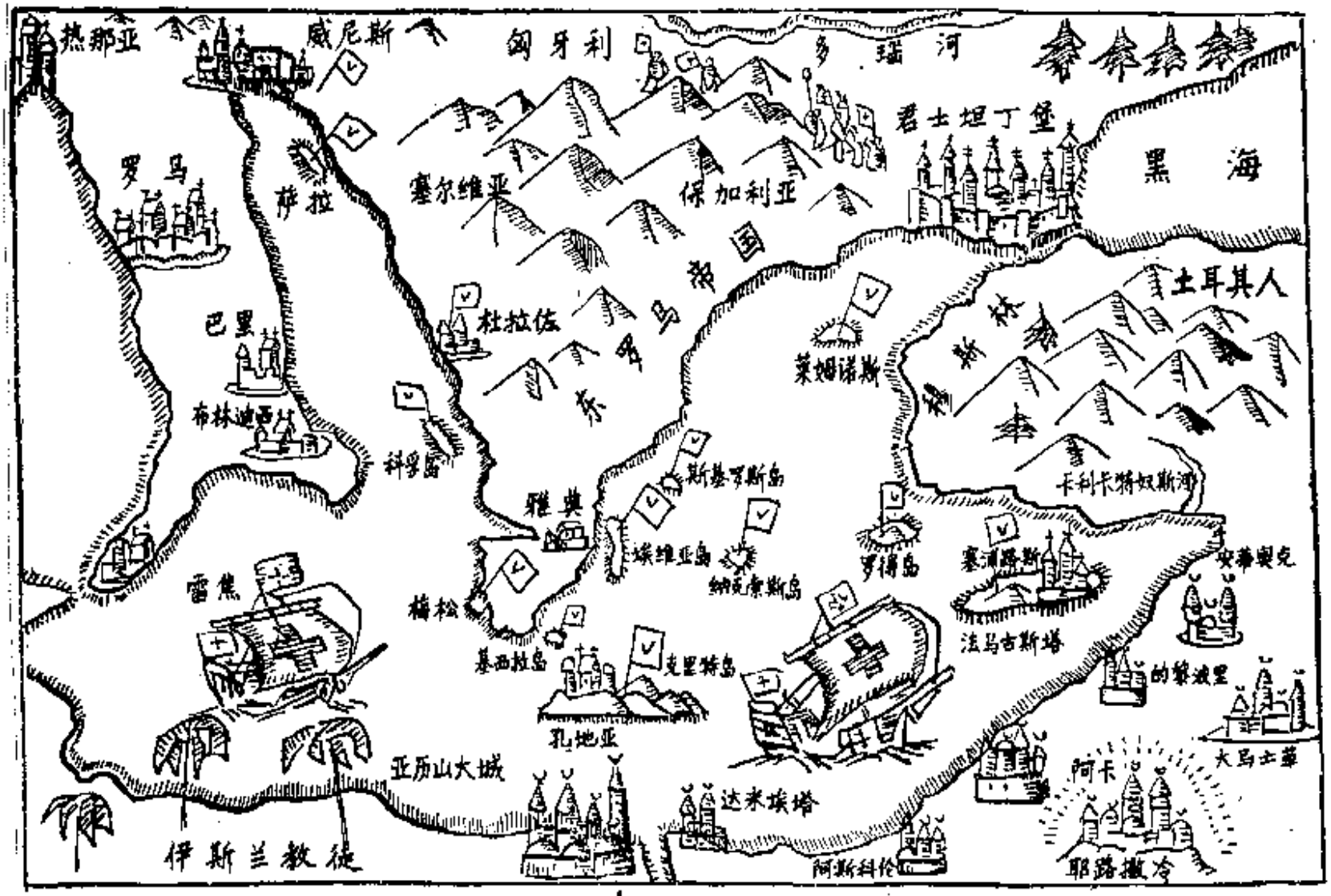
第一批十字军是由半痴癫的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领导的一伙乌合之众。其中有真诚的基督徒，也有无力还债

第一批十字军

的破产者、贫穷潦倒的贵族和逃犯。他们一开始出征异教徒，就屠杀凡是他们在路上遇到的犹太人。他们最远只到达匈牙利，以后就被敌人杀害了。

教会从这一经验得到教训：单凭热情是不能解放圣地的，必须组织起来。组织和胆量与志愿一样重要。于是，花了一年时间，训练和装备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由布荣的戈弗雷，诺曼底大公罗勃特、佛兰德斯伯爵罗勃特以及几位贵族负责带领，他们个个都富于作战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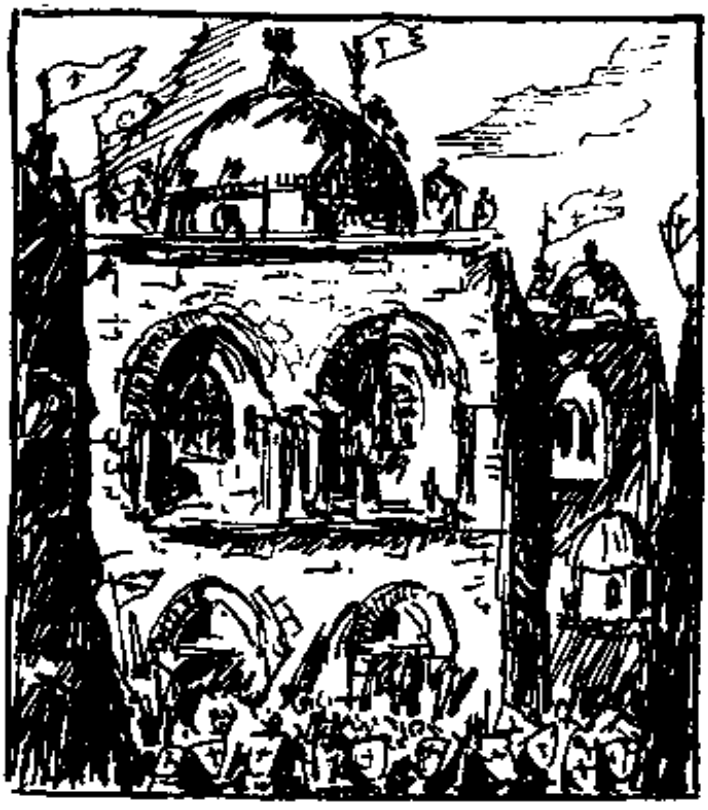
公元1096年，从漫长的水路进军的第二批十字军出发了。到君士坦丁堡时，骑士们向皇帝举行了效忠宣誓礼（我曾对你们讲过，传统有顽固性，不会轻易消失。罗马皇帝纵然穷困而没有权势，依然是很受尊敬的）。然后渡海进入亚洲，杀死凡是落在他们手里的穆斯林，猛攻耶路撒冷，又杀尽所有的该地市民，向圣墓进军，流着虔敬与感


热那亚
威尼斯
匈牙利
多瑙河
君士坦丁堡
黑海
罗马
萨拉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东罗马帝国
土耳其人
杜拉佐
巴里
布林迪西
科孚岛
莱姆诺斯
斯基罗斯岛
雅典
埃维亚岛
纳克索斯岛
罗得岛
卡利卡特奴斯河
塞浦路斯
安塔奥克
雷焦
梅松
基西拉岛
克里特岛
法马古斯塔
的黎波里
孔地亚
亚历山大城
达米埃塔
大马士革
阿卡
阿斯科伦
耶路撒冷
伊斯兰教徒

十字军的世界

恩的热泪，赞美上帝。但时隔不久，土耳其人获得了生力军增援，重新夺取了耶路撒冷，并且为了报复，杀死了一切忠于十字架的信徒。

在这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又发动过七次十字军远征。十字军逐渐熟习了进军路线的技巧。陆路太辛苦，也太危险，宁愿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先到热那亚或是威尼斯，然后乘船去东方。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把为乘客横渡地中海服务视作一桩十分赚钱的生意。他们按高价收船费，遇到十字军付不起船费时（他们多半没有钱），那些意大利"投机商"便仁慈地让他们上船，"一路工作以抵偿旅费"。一个十字军战士为了偿付从威尼斯到阿克的船费，要向他的船主答应去从事战争，夺得一定数量土地。威尼斯就用这个办法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希腊的雅典和在塞浦路斯、克里特以及罗得岛上得到大量殖民地。



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

但是这一切对圣地问题的解决却没有多大帮助。当初的宗教狂热逐渐

趋于消逝。简短的十字军旅程如今成了对一个教养良好的青年的通才教育课程之一，因而不乏报名去巴勒斯坦服役的人。不过，过去的热忱已经化为乌有。十字军在出征之始，深恶痛恨伊斯兰教徒，热情爱护东罗马帝国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群众，如今彻底地心回意转了。他们开始轻视拜占廷的希腊人，因为后者经常背弃十字架信仰而愚弄十字军。他们也瞧不起亚美尼亚和所有地中海东部沿岸及岛屿的各族人民。他们开始赏识异教敌人宽厚并公正地对待敌人的品德。

当然，这些心里话是不能公开说的。但当十字军一回到家，他们便很可能模仿他们从异教徒敌人那里学来的文雅举止行动，因为一个普通的西方骑士，同他们比起来，还是个乡下老粗呢。十字军战士也把带回的几种新食料，例如菠菜和桃子，种植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了还可以赚钱。他们穿上异邦人伊斯兰教徒习惯于穿的丝绸或棉布制的长袍，飘垂到地面。说实在的，十字军当初是为了征伐异教徒而兴起

十字军的坟墓

的，这时却成了对千千万万欧洲青年进行一般文明教育的一门课程了。

从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讲，十字军是一场失败。耶路撒冷和许多城镇攻克后又失陷。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建立过十几个小王国，但是一一被土耳其人夺回去了。公元1244年以后，耶路撒冷稳稳地操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手中。圣地的景况和1095年时没有两样。

但是，欧洲却经历了一场变革。西方人民得以瞥见了东方的光明灿烂的美景。人们不再满足于阴沉的城堡了。他们要求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这是教会和国家两者都无法提供的。

他们在城市里找到了。

35
中世纪的城市

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说“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

中世纪的早期是一个拓荒和定居的时期。野生丛林地带、山脉和沼泽地原来是罗马帝国东北部边疆的保护屏障，而一直居住在这一地带之外的一个新来的民族却强行闯入西欧的平原，并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他们生性好动，象自古以来一切拓荒者一样，生活极不安定。他们砍掉树木，也以同样的劲头互相砍掉脑袋。他们当中很少人愿意住在城市，坚持“自由”。他们喜欢驱赶着牧群越过吹着劲风的草原，感觉到山间新鲜空气充满了他们的肺腑。当他们对老的住所感到厌倦时，就拔起标桩，到别处去寻找新的冒险。

软弱者灭亡。坚强的斗士和跟随她们的男人进入荒野的勇敢的女人生存下来。就这样，他们发展成为一个人人坚强的民族。生活中他们不喜欢温文尔雅。他们过于忙碌，无暇弄琴作诗。他们也不喜欢讨论问题。僧侣是村中

的“有学问的人”（在十三世纪中叶以前，会读书写字的老百姓被认为是“柔弱”的人），人们当然期待僧侣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些没有直接的实际价值的问题。与此同时，日耳曼酋长，法兰克男爵，北欧公爵（不管还有什么名称或头衔），占领了他们那一份原属大罗马帝国一部分的领土，并在过去繁荣的废墟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使他们大为满意，并认为是完美无缺了。

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城堡及其周围的乡村。他们象任何软弱的普通人所能希冀的那样，忠诚于教会的诫律。他们十分忠实于他们的君王或皇帝，与那些遥远但又总是危险的君主保持着和睦关系。总之他们做事尽量公允，对邻居公正而不切实损害自己的利益。

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部分人都是农奴，或“佃农”，还有那些雇农，他们与牛羊同住于牛栏羊圈，和这些牛羊一样，同属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并不特别幸福，但也并不特别悲惨。可是又能怎样呢？主宰中世纪世界的善良的天主无疑是要一切事物尽善尽美的。如果天主的智慧决定同时要有骑士和农奴，那么要质问何以有这样的安排就绝不是这些教会的虔诚的子孙们的责任了。因此，农奴们并不怨天尤人，但是在他们被压榨得受不了时，他们也就象喂养不当的牲畜一样死去，尔后也不过是匆匆做点什么事情改善一下条件。但是，如果世界的进步由这些农奴和他们的封建主来承担的话，我们就会仍然以十二世纪的方式生活，牙

痛时就念念咒，如果有位牙科医生想用他的“科学”来帮助我们，我们会认为那是来自穆罕默德或异教徒的玩意儿，因此都是邪恶而无用的，应当加以鄙视与憎恨。

当你们长大成人时，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不相信“进步”，他们会用我们这时代的某些人的恶劣行径向你证明“世界是不变的”。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多理睬这类的论调。你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几乎花费了一百万年才学会用后腿走路。又过了多少世纪他们才把似动物的嗷嗷声发展成可以懂得的语言。书写——为了后代获益而把我们的思想保存下来的技艺，没有它就根本谈不上进步，是在四千年前才发明的。把大自然的力量变为人类驯服的奴仆这一想法对我们祖父一辈还仍然是新奇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是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在前进。或许说，我们对生活上的安逸舒适注意得过多了一点。到一定时候这一点是会改变的，那时，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解决除了健康、工资、自来水管道、机械设备等等以外的问题了。

但是，请不要对“过去的好日子”的消逝太伤感了。那些只看到中世纪留给我们的壮丽的教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的人们，在他们把我们的丑恶的文明以及由之而来的喧嚣与骚乱、运货汽车回火的浓烟恶臭，与数千年前的城市相比时，总是喋喋不休地为之争辩不已。但是这些中世纪的教堂周围无例外地麇集着一些陋屋茅舍，与之相比，一幢现代的公寓都象豪华宫殿了。诚然，崇高的朗斯洛和同样

崇高的帕尔齐法尔[1]，也就是那寻找圣杯的年轻纯洁的英雄，是不会为汽油味伤脑筋的。但却有另外一些农舍牛栏之类的味道，大街上满地狼藉的腐烂垃圾的味道，围绕在主教邸宅周围的猪圈的味道，还有那些穿戴着祖辈传下来的衣帽，从未享受过香皂之福，没有洗过澡的人们发出的味道。我不想过分地描绘一幅不愉快的图画。但是当你们阅读古代史，看到法国皇帝在皇宫内开窗外眺时，让在巴黎街道上用鼻拱土的群猪的臭气熏得昏倒，还看到古代手稿记载的关于天花或鼠疫流行的片断，你们就会开始懂得“进步”一词绝不仅仅是现代广告中的时髦话。

不，如果没有城市的存在，近六百年来的进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有必要把这一章写得较其他各章长一些。其重要性使我不能仅限于一些政治事件而只写三、四页。

古埃及、巴比伦和叙利亚等王国是一个城市的世界。希腊曾是一个城邦之国。腓尼基的历史即是西顿和提尔两个城市的历史。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孤立城池背后的“腹地”。书写、艺术、科学、天文学、建筑、文学、戏剧——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城市的产物。

几乎有四千年之久，我们称之为城镇的木结构的蜂房曾是世界的作坊。随后即是大迁徙。罗马帝国被倾覆了。城市均被夷为平地，欧洲再次成为放牧的草原和小农业村

---

① 朗斯洛与帕尔齐法尔均为《亚瑟王传奇》的圆桌骑士。——译者

落。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文明的土地被搁置休闲。

十字军东征为土地的重新耕作做了准备。收获季节到了，可是果实却被自由城市中的自由民摘去了。

我已讲过，城堡和寺院，以及四周坚固的石头围墙，就是骑士和僧侣的家，他们保卫人们的人身安全和他们的灵魂。你们已看到一些工匠（屠夫，面包师，或偶尔一个制烛台工人）是怎样来住到城堡的附近，以应他们主人之所需，并且在出现危险时得以寻求庇护。有时封建主允许这些人们用栏栅把他们的房子围起来。但是他们的生活要依赖城堡中封建领主的善心。领主到来的时候，他们跪伏在地，亲吻他的手。

此后就是十字军东征，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大迁徙曾把人们自东北驱向西方。十字军又把成百万的人自西方迁到有高度文明的东南各地区。他们发现世界并不仅限于他们那小小天地的四壁之内。他们渐而对更好的衣着，更舒适的住房，从未品尝过的菜肴，还有那神秘东方的商品大为赏识。在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执意还要购买到这些商品。背篓货郎——黑暗时代仅有的商人，在他们原有的商品中增加了这些品种，再买上一部手推车，雇佣几个前十字军的战士保护他们，以防范这次空前的国际性战争带来的抢劫风，于是就大胆地从更时兴、更大的规模经营起来。他们的事业并非轻而易举的。每次他们进入另一领主的领地之内，他们必须交买路钱或货物税。尽管如此，买卖还是赚钱的，货郎还是继续干他们的贩运。

不久，某些精力充沛的商贩发现他们一向从远方贩运来的商品，也可在当地制做。他们就把自己家的一部分改成作坊。他们不再是商贩，而成为制造商了。他们不但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城堡中的领主和寺院中的教士，而且也输出到附近的城镇。领主和教士用他们农庄的产品支付，如鸡蛋和酒，还有蜂蜜。在那个时代蜂蜜是拿来当做糖用的。但是距离远的城镇居民们却不得不用现钱支付，于是制造商和商人开始拥有一些碎小金块，这就完全改变了金子在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地位。

你们难于想象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在一个现代城市中，没有钱而生活是全然不可能的。从早到晚，人们带着装满金属小圆片的口袋来支付一切所需费用。人们要用一便士、六便士、一个先令，或半克朗来买纸、火车票或电车票，或吃午饭。但是许多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从降生到死去从未见过铸造的硬币。希腊和罗马的金块和银块都还深深地埋在他们城市的废墟下面。继罗马帝国之后的大迁徙的世界是一个农业的世界。每个农民都种植、饲养足够自己使用的粮食和羊群。

中世纪的骑士也是乡村绅士，他们极少被迫用金钱支付货物。他们的庄园几乎可以生产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需的一切吃、喝和身上穿的东西。城堡四壁所用的石头是从附近山上开采来的。大厅的檩椽所需的木材是从大森林中砍伐来的。要从国外购买来的少数物品是用蜂蜜、鸡蛋或柴捆换来的。

城 堡 和 城 市

但是，十字军急剧地打乱了原有的农村生活的规律。假若希尔德斯海姆公爵想去圣地，他必须旅行数千英里，他必须花旅费和旅店费。在家里，他可以用他的农产品支付，可是他决不能带上几百个鸡蛋，一车火腿去满足威尼斯商船的代理人或布伦纳山口小店主的馋嘴。这些先生们坚持收现金，因此公爵老爷不得不带上小量的金子上路。他到哪里去找金子呢？他可以向老隆哥巴德人的后裔伦巴德人去借，他们已经变成职业的放债人了。他们坐在兑换货币的柜台（即所谓银行）后面，很愿意用公爵大人的庄园作抵押借给大人几百个金币。这样，万一公爵大人死于

土耳其人之手，他们可以得到偿还。

这对借钱的人是一个危险的交易。到头来，伦巴德人总是占有了财产，而骑士却破产了，只好把自己作为战士受雇于某个更强大、更细心的邻人。

公爵大人也可到城里犹太人的指定集居区去。在那里他可以用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率借钱。这同样是糟糕的交易。还有其他的出路吗？据说城堡周围小城镇的人有钱。他们一向认识年轻的公爵大人，他的父辈与他们的父辈曾是好友。他们的要求不会不合理。好，大人的文书，一个能写会算的僧侣，给那些最有名的商人写个条子要求一笔小小的贷款。于是镇民们就聚集在给附近教堂制做圣餐杯的珠宝商的作坊里讨论这一要求。他们怎好拒绝呢？要收"利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首先，收利息是违反大多数人的宗教信条的。其次，偿还利息只能是农产品，不会是别的，而这些人的农产品已绰绰有余。

"但是，"坐在桌边安详度日的裁缝也算是一个哲学家，提出了建议说，"假如我们借给他钱，作为交换，我们也让他给我们做件事。我们都喜爱钓鱼，可是他老爷非不让我们在他那条小河里钓鱼。假如说，我们借给他一百达卡，作为交换条件，他给我们写一张保证，准许我们在他所有的河里爱钓多少鱼就钓多少鱼，那么他就可得到他所需要的一百金币，而我们也得到鱼，这交易岂非皆大欢喜？"

公爵大人接受了这项建议的那天（看来，得到一百块金币就这样容易），他签署了对他自己权力的死刑判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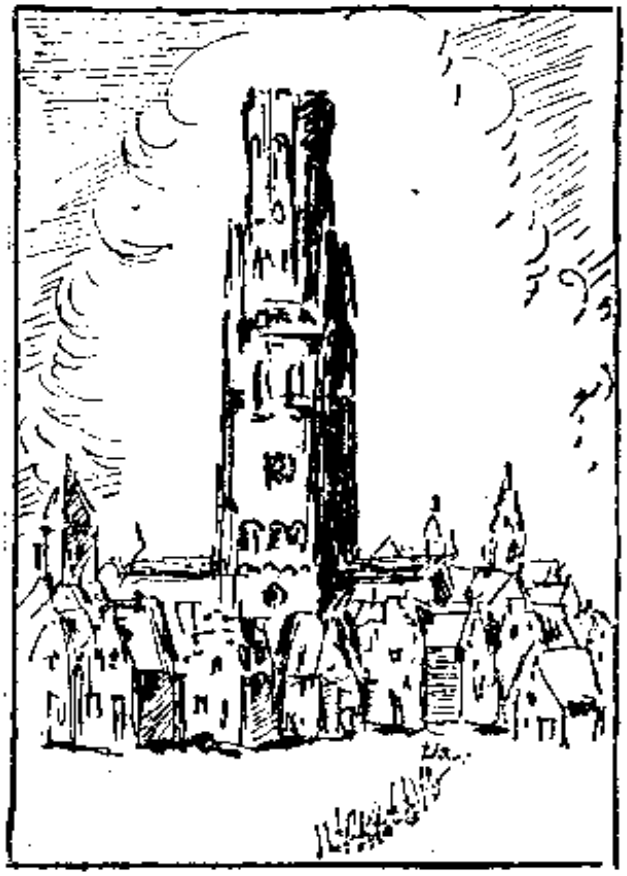
他的文书草拟了协议书，大人划了押（因为他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出发到东方去了。两年以后他回来了，已身无分文。镇民们正在城堡的池塘里钓鱼。看到这一排悠闲的垂钓者的这幅景象，大人可真是恼火。他告诉他的总管把这帮人统统赶走。他们走掉了，可是当天晚上商人们的代表到城堡来访。他们很有礼貌，祝贺大人平安归来。钓鱼的人们惹恼了大人，他们深感遗憾，但是，可能大人还记得，是大人亲自准许他们在那里垂钓的，裁缝还把那份特许状拿出来给大人看。这份特许状是自从大人出发到圣地起，就一直保存在珠宝商的保险箱里的。

大人气得不可名状。但是，他又想到他还急需一些钱。在意大利他曾签署了某些文件，现在这些文件都在有名的银行家萨尔瓦斯特罗·德·梅迪奇的手中。这些文件都是些商业期票。从签字之日起两个月到期，总数达三百四十镑佛兰芒金币。在这样的情形下，贵族骑士再也不能把充满心中和那骄傲的灵魂中的怒气流露出来。相反，他提出要借另一笔贷款。商人们便退下去讨论此事。

三天以后他们来回话，说"同意了"。他们非常高兴能在大人有困难的时候助一臂之力，但是作为三百五十金镑贷款的交换条件，他是否可以再给他们写一份特许证，准许他们这些镇民们建立一个由城市的商人和自由民选举出的他们自己的议会，由该议会掌管自己的内务而不受来自城堡的干预？

大人怒不可遏。可是又一想，他确是需要这笔钱。他

只得同意，并签署了特许证。过了一个星期他后悔了。他纠集起他的士兵，跑到珠宝商的家里想要回文件，说这都是他的狡猾的臣民们在他窘迫的情况下哄骗他的。他把文件拿走，并且烧毁了。镇民们站在一旁，什么话也不说，但是下次大人又需要钱为他的女儿置办嫁妆时，他一文钱也借不到手了。在那次珠宝商家里所发生的小小的事端之后，大家认为他不讲信誉。他不得不忍气吞声，情愿作出某些补偿。但在大人得到所规定贷款的第一部分之前，镇民们又一次把特许证拿到手，并且还是一份全新的，准许他们建造一所“市政厅”，还有一个坚固的塔楼可以保存所有的文件以防火烧或盗窃，其实意思就是防止大人和他的武装侍从将来再使用武力。



钟　楼

这就是随十字军东征之后几个世纪普遍发生的情况。权力逐渐由城堡转到城市的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其间也有过一些战斗。几个裁缝和珠宝商被杀，几个城堡被焚毁

火　药

是有的，但并不普遍。几乎是察觉不出地，城镇变得越来越富，而封建主变得越来越穷。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他们总是被迫拿给予公民以自由的特许证交换现金。城市发展起来了。城市为逃跑的农奴提供了避难所，他们在城墙的背后居住若干年之后就获得自由。城市也成为周围乡村地区中较活跃分子的安家之处。他们对他们新得到的重要地位感到骄傲。他们在几个世纪前以鸡蛋、羊、蜂蜜、盐等进行实物交换的市场周围建造起教堂和公共建筑物，并在这些地方显示他们的权力。他们要使他们的子孙们在生活中能有比他们自己更好的机会。他们雇佣僧侣来到他们的城市做学校的教师。当他们听说有个能在木板上画画的人时，他们给他提供资助，请他来给他们的教堂和市政厅的四壁画满《圣经》的图画。

这时候，城堡里凄凉多风宅邸中的公爵大人，眼看这一切暴发的显赫景象，悔不该当初签署了第一张丧失他的

一项主权和特权的字据。但他已毫无办法。那些装满了保险箱的镇民们轻蔑地对着他。他们是自由人，充分准备拥有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们额头流汗，经过十多代人的斗争得来的啊！

36
中世纪的自治

城市的人民如何在国家的皇家议会中维护他们的发言权

当人民还是到处漂泊牧羊的“游牧部族”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对整个社区的福利与安全都负有责任。

但在他们定居下来，一些人变得富有，另一些人逐渐沦为贫穷之后，政权即易于落入那些不必为生计而被迫劳动，可以专致于政治的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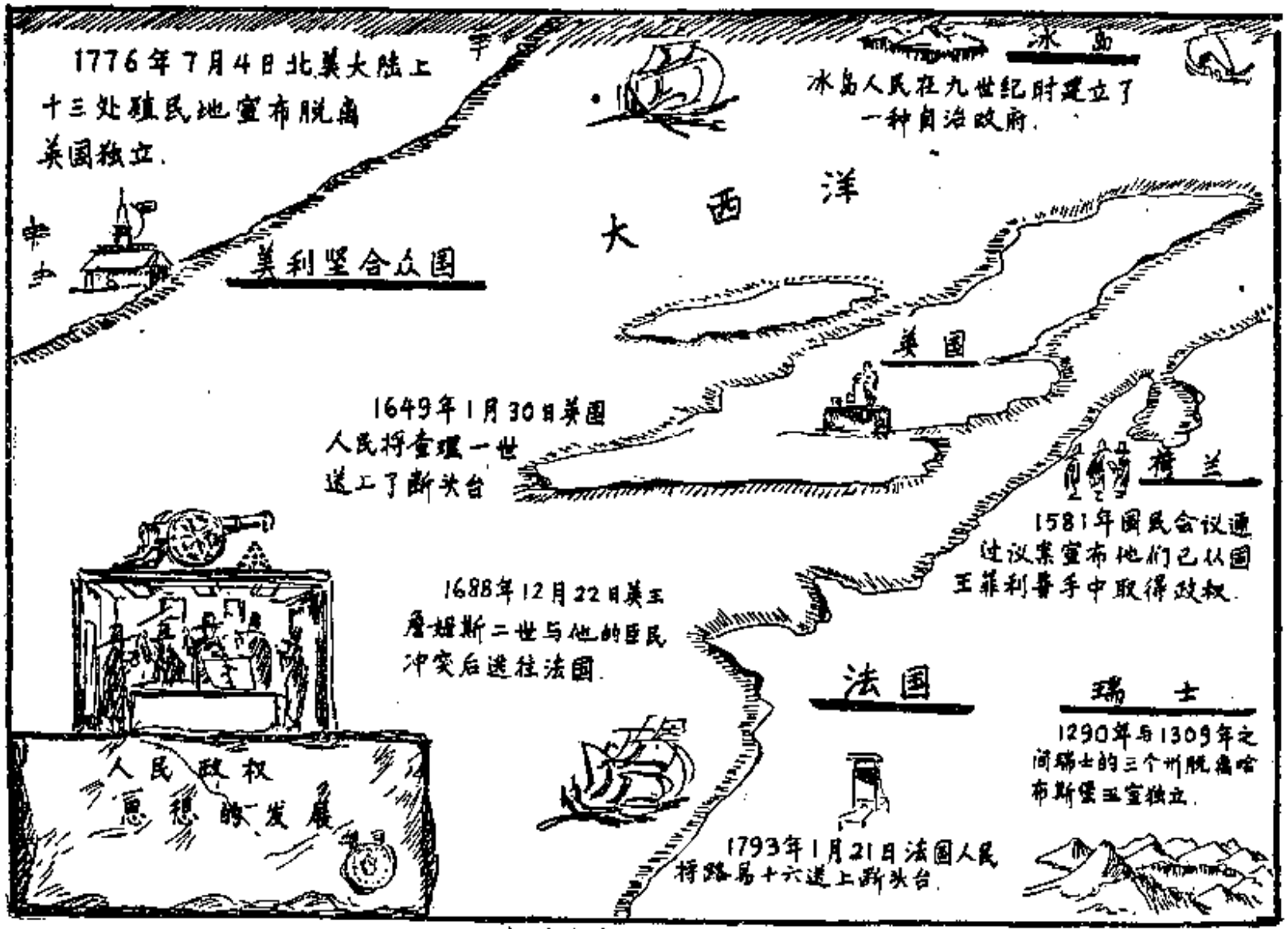
我曾经对你们讲过，这种情况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发生过。在秩序恢复后，在西欧日耳曼诸族中也发生过这种情况。首先，西欧世界是由这样一个皇帝统治的：他是由日耳曼民族大罗马帝国中的七个或八个最主要的国王中选出来的，他享有许多虚设权力，但很少实权。它是由若干坐在摇摇欲坠的王座上的国王统治的。日常的行政管理实际是操在数以千计的小诸侯的手中。他们的臣民即是那些农民或农奴。当时没有几座城市，几乎没

有什么中产阶级。但是在十三世纪期间（间隔了几乎一千年）中产阶级，即商人阶级，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个阶级势力的增长，如在上章所述，意味着城堡主人的势力的削弱。

直至此时，国王在治理他的领土时只注意他的贵族和主教的愿望。但是，由于十字军东征发展起来的贸易与商业世界迫使他承认中产阶级，否则他就会遭受国库日益空虚之苦。国王陛下们(如果当初按照他们心中的愿望的话)宁愿把他们的牛或猪当做善良的城市自由民来请教。可是现在已毫无办法。他们只好吞下这颗苦果，因为它是镀金的，但也不是没有斗争的。

在英国，在狮心王理查一世出征期间（他去过圣地，但在他参加十字军东征途中大部分时间被奥地利囚禁），国家的政权交托给理查的一个兄弟约翰之手，在军事上约翰比理查逊色，但作为拙劣的治理者，他们两人却旗鼓相当。约翰作为摄政王一上台，就丢掉了诺曼底和大部分法兰西属地。嗣后，他又卷入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之争，英诺森是霍亨斯陶芬家族众所周知的敌人。教皇开除约翰教籍（如同两个世纪前格雷哥里七世曾把皇帝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一样），在公元1213年约翰不得不屈辱求和，恰如亨利四世在1077年所为。

约翰并不因其失败而丧胆，继续滥用其王权，直至对他不满的诸臣威吓他们的这位神权帝王，迫使他许诺善理朝政，永不再干涉臣民们自古以来的权利。上述情况在公


1776年7月4日北美大陆上
十三处殖民地宣布脱离
英国独立.
冰岛
冰岛人民在九世纪时建立了
一种自治政府.
大西洋
美利坚合众国
英国
1649年1月30日英国
人民将查理一世
送上了断头台
荷兰
1581年国民会议通
过议案宣布他们已从国
王菲利普手中取得政权.
1688年12月22日英王
詹姆斯二世与他的臣民
冲突后逃往法国.
法国
瑞士
1290年与1309年之
间瑞士的三个州脱离哈
布斯堡王室独立.
1793年1月21日法国人民
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人民政权
思想的发展

人民主权思想的传播

元1215年6月15日在泰晤士河靠近伦尼米德村的一个小岛上达到紧急关头。约翰签上自己名字的这个文件叫做“大宪章”。大宪章没有包括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以简短直接的词句重申国王古老的职责并列举了诸臣的特权。它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农民的权利(如果有的话)给予极少的关注，但给正在兴起的商人阶级提供了某些保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宪章，因为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切地规定了国王的权力。但它仍然纯属一个中世纪的文件。它并没有涉及一般的人必须得到保护以免遭到王朝的暴政之害这一点，除非他们恰好是属于诸臣的财产，正如男爵领地的森林和牛群必须受到保护以抵制皇家林务官的过分热心那样。

但数年之后，我们在陛下的议会上开始听到颇不相同的调子。

约翰无论从生性和意向来说都是很恶劣的，他庄严许诺要遵守大宪章，但随即破坏了每一项条款。可庆幸的是，不久他就逝世，由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亨利三世被迫重新承认大宪章。与此同时，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叔父理查使国家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国王不得不想办法贷款以偿还犹太放债者的债务。作为国王顾问的大地主和主教不能为他提供所需的金银。于是国王命令把几个城市的代表召来参加他的大议会的例会。他们于公元1265年首次正式列席。他们只是被准许作为财政的专家参加会议，而不参与国家大事的一般讨论，但可以只就税收问题提出建议。

瑞士自由的老家

但是逐渐地，有很多问题都请这些"平民"的代表磋商，因而贵族、主教和城市代表组成的议会发展成为长期国会，法语 "oùlón parlait "意思是人民讲话的地方，重大国事决定之前在这里商讨。

但这样一个有一定执行权力的一般咨询机构，并不象普遍所认为的是英国的发明，由一个"国王及其国会"构成的政府绝不仅限于不列颠诸岛，而在欧洲各地均可找到。在一些国家，如法国，中世纪以后迅速增长的王室势力已将"国会"的影响降低到零。1302年，城市的代表被吸收到法国国会的会议中，但过了五个世纪，这个"国会"才强大到足以维护中产阶级，即所谓第三等级的权利，摧毁国王的势力。尔后，他们再来弥补时间上的损失，并且，在法国革命期间，废黜了国王、教士和贵族，使普通平民的代表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西班牙，早在十二世纪前

菲利普二世放弃主权

半叶国王的议会就已对平民开门。在德意志帝国，一些重要的城市获得“帝国的城市”级别，帝国议会必须听取其代表的意见。

在瑞典，人民的代表早在1359年国会第一次会议开会时就参加了会议。在丹麦，古老的全国大会在1314年建立，虽然贵族不惜牺牲国王和人民屡屡取得国家的统治权，但城市的代表从未被完全剥夺其权力。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关代表管理的政府的情况尤为有趣，在冰岛，掌管岛上事务的自由土地拥有者大会在九世纪即开始定期开会，并且继续了一千多年。

在瑞士，来自不同市区的自由民非常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议会免遭邻近一些封建主的夺取。

最后，在荷兰这样的低地国家，各公国及州郡的议会早在十三世纪即由所谓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参加。

在十六世纪，一些小省份起来反抗他们的国王，在

“三级会议”的一次庄严会议上废除了国王陛下，从议事会中将教士逐出，摧毁了贵族的政权并在新建立的七个尼德兰联合省共和国全面地执行权力。城市议会在没有国王、没有主教，也没有贵族的情况下统治国家达两个世纪之久。城市变得至高无上，善良的自由民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37
中世纪的世界

中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他们偶然生存在其中的世界。

日期是一个很有用处的发明。我们没有日期是不成的，但如果我们不特别小心，我们就会被它所愚弄。它容易使历史过分地准确。举例来说，当我谈到中世纪人的观点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476年12月31日，所有的欧洲人突然一起说，“啊，现在罗马帝国已经完蛋了，我们正生活在中世纪了，多么有趣！”

你们可能早已发现在查理曼的法兰克宫廷里的人具有罗马人的习惯、礼仪举止以及人生观。在另一方面，当你们长大时，你们将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还从未超越穴居人的阶段。一切时间，一切时代都是重叠的，相接连的一代代人的思想也是彼此连接的。但是要研究中世纪许多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还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告诉你们一般的人对待生活和生活中许多复杂问题的态度是什么。

首先要记住，中世纪的人从来没想到自己生来就是自

由公民，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来来往往，根据自己的能力或精力或运气塑造自己的命运。恰恰相反，他们全都认为自己是一切事物整个体制的一部分，不管是帝王、农奴、教皇和异教徒、英雄和地痞流氓、富人和穷人、乞丐和窃贼，全都包括在内。他们完全接受这一神明的法令而绝不问个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现代人有根本的区别。现代人则不是听天由命，而总是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经济政治条件。

对十三世纪的男人和女人来说，美妙欢乐的天堂或恶魔苦难的地狱的来世绝不止是一句空话或模糊的神学词句。它是实际的情况，中世纪的自由民和骑士花费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为来世做准备。我们现代人在圆满地度过一生之后，以古希腊和罗马人的安详冷静的态度对待崇高的死亡。在经过了六十年的工作与斗争之后，我们带着一切均会满意的心情安然长眠。

在中世纪，骷髅咧龇微笑，骨骼格格作响的死神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人们。他用令人不寒而栗的琴声唤醒他的牺牲者，他和他们同桌进餐，当他们和女友外出散步时，他就在灌木丛后面向他们微笑。假若你在童年时听到的不是安徒生和格林的神话故事，而都是些坟墓棺材，或可怕的疾病等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那你也会终身生活在对最后时刻和可憎的世界末日的恐惧之中。这就是中世纪儿童们的实际情况。他们活动在一个鬼怪妖魔的世界里，天使只偶尔出现一下。有时，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的灵魂充满

了谦卑与虔诚，但这种影响经常使他们走向另一方面，使他们变得残酷与伤感。首先他们把占领的城市中所有的妇女与儿童统统杀掉，然后带着双手沾满无辜牺牲者的鲜血虔诚地迈步走向神圣之所，祈求仁慈的上天饶恕他们的罪恶。是的，他们做的比祈祷还要多些，他们会流着痛苦的眼泪，忏悔他们最最邪恶的罪愆。但是第二天他们又会屠杀一营撒拉逊人（当时伊斯兰教徒），心中的怜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当然，十字军都是骑士，他们遵守与一般人稍稍不同的行为准则。但在这些方面普通人与他们的主人完全一样。普通人恰似一匹易受惊的马，很容易被一个影子或一张废纸惊吓，也可能忠实而出色地为你劳役，但在其狂热的想象中看到鬼怪时，它就可能会惊走，做出可怕的破坏的事来。

但是，在评判这些好人时，应该想到他们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生活的。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未开化的野蛮人，却装着是有文化教养的。查理曼和奥托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他们与真正的罗马皇帝（如奥古斯都或马库斯·奥里欧斯）毫无共同之处，正如上刚果的"皇帝"旺帕旺帕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瑞典或丹麦统治者毫无共同之处一样。他们是一些未开化的人，生活在光辉的古迹上面，但并没有分享到文明带来的益处，因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已将其毁坏殆尽。他们没有知识。今天十二岁的孩子所知道的事情，他们都茫然无知。他们只有从唯一的一本书得

到所要的知识，那本书就是《圣经》。但《圣经》中能够起到改善人类历史的作用的是《新约全书》中教导我们博爱、仁慈与宽恕的那些章节。作为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几何学和所有其他科学来说，《圣经》不是完全可靠的。在十二世纪，中世纪的文库中又增加了第二本书，那就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著的有用知识的大百科全书。为什么基督教会愿意把这样高的荣誉给予这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他们一贯谴责所有其他的希腊哲学家，认为那是异端邪说，这一点我则不得而知。但是仅次于《圣经》，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唯一可信赖的导师，他的著作可以放心地交在真正的基督徒手中。

他的著作迂回到达欧洲，又从希腊到达亚历山大城。然后又由在七世纪征服埃及的伊斯兰教徒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把它们带到西班牙。于是这位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马其顿的斯塔吉拉）的哲学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的大学中讲授。阿拉伯文本又由基督教的学士们译成拉丁文。这些学士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希望得到自由的教育。这一经过辗转流传的名著的译本终于在欧洲西北部各学校中普遍讲授。过程是不甚清楚的，但使人感到更为有趣。

借助于《圣经》和亚里斯多德，中世纪最有才华的人物着手解释天地之间万物与神所表达的旨意之间的关系。这些杰出的人物，或他们所称的学者，确实是极有智慧的，但他们仅仅从书本中得到他们的知识，从不到实际中去观

察。如果他们想要讲授鲟鱼或毛虫，他们就去翻阅《新旧约全书》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然后把这些书中有关鲟鱼和毛虫的论述告诉他们的学生。他们并不走出门到最近的河里捉一条鲟鱼看看。他们也不离开自己的图书馆到后院捉几条毛虫，不在自己家乡常去的地方看一看、研究一下这些小生物。甚至连艾伯塔斯·马格纳斯和托马斯·阿奎奈这样的有名学者也不去问一下巴勒斯坦的鲟鱼和马其顿的毛虫与西欧的鲟鱼和毛虫究竟有何不同。

偶尔，有一个象罗杰·培根这样特殊好奇的人出席学者们的讨论会，并开始用放大镜和好笑的小望远镜来做实验，把鲟鱼和毛虫拿到讲堂，而且证明它们与《旧约圣经》和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动物不同，但是尊贵的学者们仍然摇头表示不同意。培根做得太过份啦！当他敢于提出一个小时的实际观察要比亚里士多德的十年更有价值，而且那位伟大的希腊人的著作，尽管它们带来某些好处，但最好还是别翻译出来为妙的时候，学者们就跑到当局那里去说，“此人对国家的安全是个危险。他要我们学希腊文好让我们能够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为什么他不满于我们拉丁—阿拉伯语的译文？这些译文数百年来都使我们这些信徒感到满意。此人对鱼和昆虫的内脏为什么如此感兴趣？他很可能是一个驱使恶魔的魔法师，想用他的巫术把我们对万物的规律搞乱。”他们把他们的理由申诉得如此头头是道，使和平的卫道士们大为吃惊，竟然禁止培根在十多年当中再写一个字。在他恢复了他的研究之后，汲取了一个教训。

他用一种奇怪的符号写书，这就使得他的同时代人不能读懂。当时教会力图不让人们提问一些导致怀疑与异教的问题，因而施行这样一种巧计就极为普遍。但是，这样做法并非出于要把人们弄成愚昧无知的恶意。促使当时这些搜索异端分子的教会中人这样做，原意是好的。他们深信，不，他们知道，今世的生命只不过是为了来世真正的生存做准备。他们深信不疑，过多的知识反而会使人感到不安，使他们的脑子里充满危险的想法，导致怀疑，从而走向毁灭。若是一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看到他的学生偏离了《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启迪的根据，以便独立地学到一些东西，他就会感到心中不安，就象一个慈母看到她的年幼的孩子走近热火炉一样。她知道若让孩子摸到炉子，他的手指就会被烫伤，她要竭力把他拉回，必要时她将使用强力。但她是真心爱护孩子的，只要他听从她的话，她将尽她一切可能对他慈爱。同样地，中世纪人们灵魂的捍卫者一方面在有关信仰的问题上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他们不辞劳苦，竭尽全力日夜为他们的教友效劳。他们尽可能伸出援助之手，而在当时的社会，那些力图改善人的命运的千千万万善男信女的影响也处处可见。

农奴就是农奴，他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中世纪的天神既然允许农奴终身为奴，并且将永生的灵魂恩赐给这个谦卑的人，因此，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使他得以作为一个善良的基督徒生存，死亡。当他年迈力衰不能工作时，他应该受到他所服侍的封建主的照料。农奴过着

单调乏味的生活，因此，从不为明天担忧。他知道他是“安全”的，——不会被抛弃而失业，总会有一个栖身之所（虽然屋顶漏雨，但总还是个屋顶），粗茶淡饭，足以温饱。

这种“稳定”“安全”之感在社会各阶级中都可觉察出来。在城镇中，商人和工匠成立了行会以保证每一个成员有稳定的收入。行会不鼓励有雄心的人比他们的邻人干得更出色一些。行会多半给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散人提供了保护伞。但它在劳动阶级中普遍造成一种满足与保障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我们这普遍竞争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中世纪深知我们现代人称之为“囤积居奇”之危险，即某一个富翁将所有可以买到的谷物、肥皂或腌鲱鱼全部搞到手，然后迫使所有的人以他定的价钱向他购买。因此当局不提倡批发贸易，而且规定价格，商人只许按规定价格销售他们的货物。

中世纪是不喜欢竞争的。为什么要竞争呢？它会使世界充满骚乱与敌对，充满竞相奋进的人，而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一切财富将毫无用处，善良的农奴将走进天堂的金门，而万恶的骑士将被打入地狱的最下层去苦行赎罪。

简而言之，中世纪的人民被迫要放弃他们部分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以便得到更大的安全，而免却肉体的匮乏和精神的匮乏。

除少数例外，大多数人并不反对。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旅客，他们来此只不过是为了

一个更伟大更有意义的来生而做准备。他们有意对这个充满苦难、邪恶与不公的世界置之不理。他们把百叶窗关起来，这样，阳光不致分散他们阅读《启示录》的注意力，而《启示录》才能告诉他们来自上天的光芒将照亮他们永生的喜悦。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对属于尘世的欢乐尽量闭目不看，这样他们可以享受不远的未来等待着他们的欢乐。他们认为生活是无可避免的事而必须接受它，他们欢迎死亡，认为那是荣耀时刻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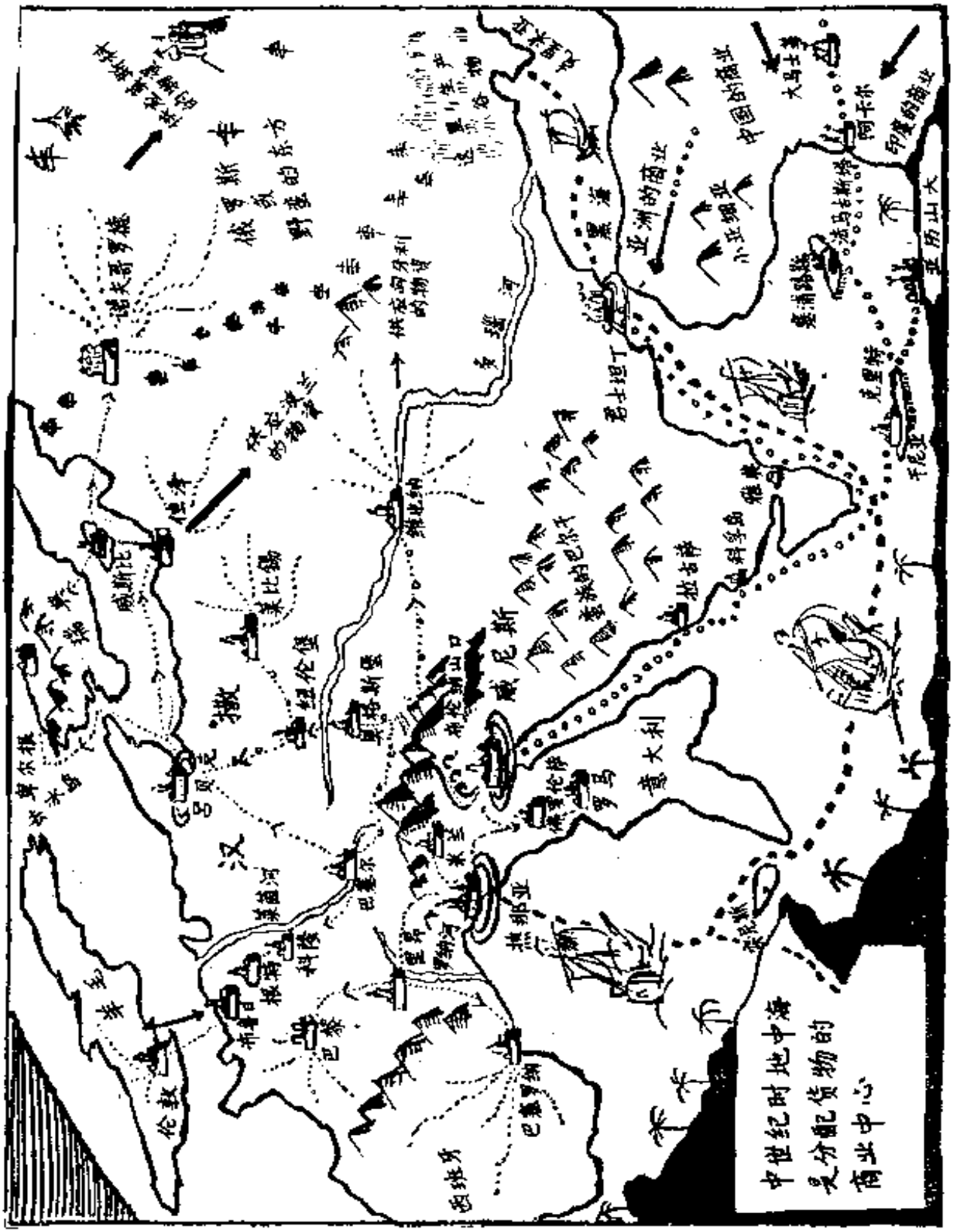
希腊人和罗马人从不为未来操心，他们想方设法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他们的天堂。他们已经做到使那些偶然没有成为奴隶的同胞们生活得极度愉快。此外，我们看到中世纪的另一极端是：人们在最高的云层之外建立自己的天堂，把这个世界变成那些高贵的和卑微的，富有的和贫穷的，聪慧的和愚蠢的人们的痛苦的尘世。我将在下一章告诉你们，钟摆该是向相反的方向摆动的时候了。

38
中世纪的贸易

十字军是怎样再次使地中海成为一个昌盛的贸易中心的，意大利半岛诸城市是怎样成为沟通与亚非贸易的集散中心的

意大利诸城市在中世纪末期首先获得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原因有三。在很早的时期，罗马帝国使意大利半岛的地位得以稳固，那里较欧洲其他各地有较多的公路，城镇与学校。

蛮族人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各地一样起劲地纵火焚烧，但是东西多得毁不过来，结果是较多的东西得以幸存下来。其次，教皇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的首脑，住在意大利，教廷拥有土地、农奴、建筑物、森林和河流，并且掌握法庭。教皇经常接受大量的金钱馈赠。付给教皇当局的必须是金或银，正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或船主所做的那样。给遥远的罗马付帐之前，必须将北方的鸡蛋、马匹和其它所有农产品换成实用的现金。这情况使得意大利成为金银比较富足的唯一国家。最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意大利


中世纪时地中海
复分配货物的
商业中心
亚洲的商业
中国的商业
印度的商业
威尼斯
热那亚
佛罗伦萨
米兰
巴黎
伦敦
布鲁日
科隆
汉萨同盟
撒哈拉
西班牙

中世纪的商业

诸城市成为十字军运载军队的枢纽，牟取暴利之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十字军在近东驻扎时已经变得依赖东方商品，十字军结束后，这些城市依然是那些东方商品的集散中心。

这些城市中，没有几个能比得上著名的威尼斯。威尼斯是建筑在烂泥岸上的一个共和国。在四世纪时未开化的野蛮人入侵，人们从大陆逃到那里。威尼斯四面环海，于是人们就从事制盐业。在中世纪，食盐是很稀少的，价格亦很高昂。威尼斯垄断了这一餐桌上不可缺少的商品达数百年之久（我说不可缺少，因为人和羊一样，食物中缺少一定数量的食盐就会生病）。人们利用这一垄断增强他们城市的力量。有时他们甚至敢于公然对教皇的权力挑战。城市变得很富有，并开始造船，从事与东方的贸易。在十字军东征时，这些船只就用来运载旅客到圣地去。当旅客不能付现款买票时，他们就不得不帮助威尼斯人攫取土地，使这些威尼斯人总是不断增加他们在爱琴海、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的殖民地。

到十四世纪末，人口增加到二十万，使威尼斯成为中世纪最大的城市。人民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政府只是少数富商家族的私事。他们选举了一个元老院和一个总督（或公爵），但城市的实际统治者是著名的十人议会中的成员，他们依赖一个组织严密的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职业刺客的帮助得以维持。后者随时监视所有公民，将那些可能对他们的高压专横、肆无忌惮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安全构成

威胁的人悄悄地干掉。

我们在佛罗伦萨可以看到趋向另一极端的政府，一种极不稳定的民主制。这个城市控制了从北欧通至罗马的大道，并把由于这种幸运的经济地位而获得的钱财去从事商品制造。佛罗伦萨人想以雅典人为榜样，贵族、教士和行会会员全都参加城市政务的讨论。这情况导致了市民之间的骚乱。人们总是分裂成各种政治党派，这些党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一旦在议会中获胜就把敌人放逐，没收他们的财产。在这种有组织的暴民统治了几个世纪之后，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极有势力的家族使自己成为这城市的主人，并按古希腊"专制君主"的方式统治这城市与周围村庄。这一家族称为梅迪奇。最早的梅迪奇是医生(拉丁文medicus意为医生，故名)，但后来又成为银行家。他们的银行和当铺在较重要的商业中均可见到。直至今天，我们在当铺看到的三个金球就是梅迪奇庞大家族盾形纹徽的一部分。梅迪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并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法国的一些国王。埋葬他们的坟墓足可以作为罗马的凯撒的王陵。

此外则是威尼斯有力的竞争者热那亚。这里的商人专做非洲突尼斯和黑海几个谷仓的生意。另外还有二百多个其他的城市，有大有小，但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完整的商业单位，彼此怀着无休止的仇恨明争暗斗，总是想剥夺对手的利益。

每当东方和非洲产品到达这些集散中心，它们就必须

巨大的诺夫哥罗德城

准备转运到西方和北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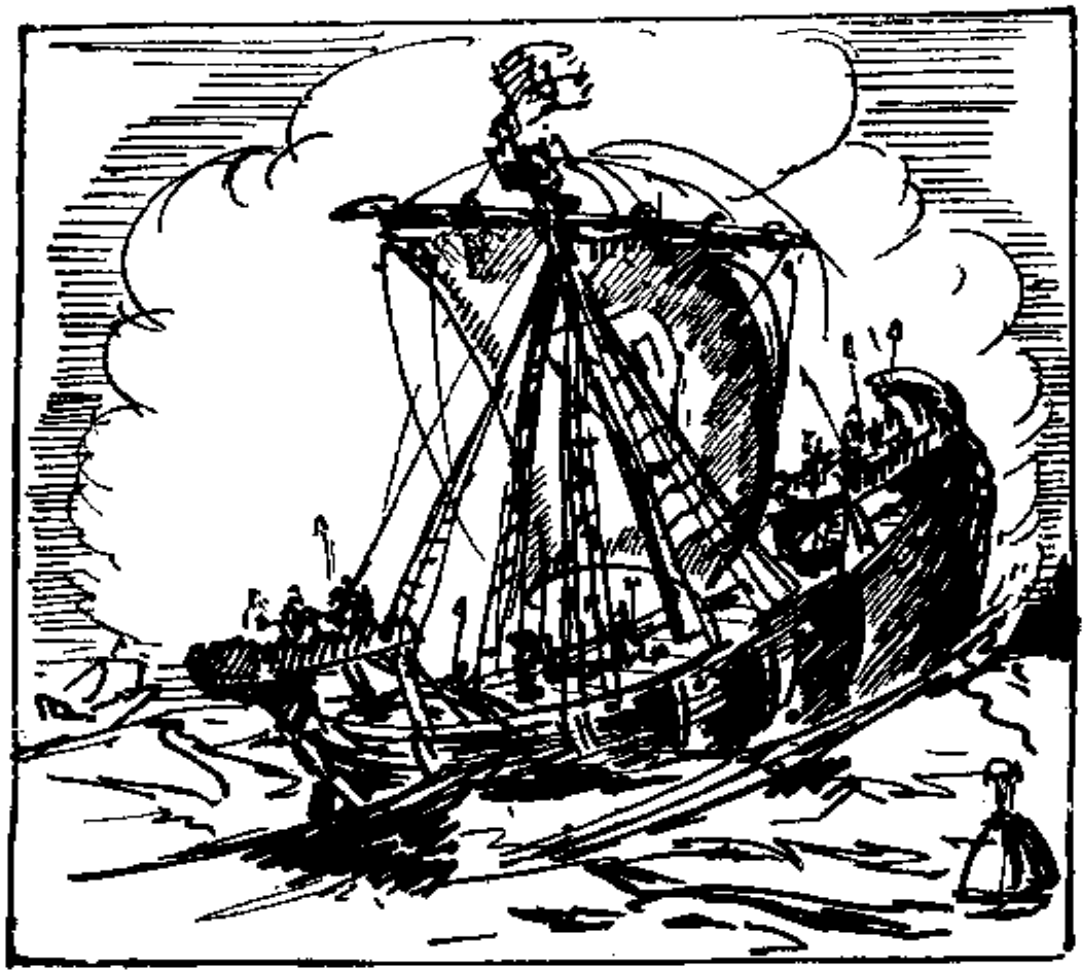
热那亚的货物由水路运往马赛，在那里重新装船运往罗纳河沿岸诸城市。反过来，这些城市又成为法国北部及西部的销售市场。

威尼斯则利用陆路通往北欧。这条古老的道路经过布伦纳山口，亦即蛮族入侵意大利时所走过的古老通道。商品经过因斯布鲁克再运到巴塞尔。商品又从这里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到达北海和英国，或者转运到奥格斯堡。在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既是银行家又是制造商，靠盘剥工人的工资大发横财）照管货物再分配到纽伦堡，莱比锡，波罗的海各城市，到威斯比(在哥德兰岛上)，而威斯比再满足波罗的海北部地区的需要，并直接与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进行交易。诺夫哥罗德为俄罗斯古老的商业中心，于十六世纪中叶被伊凡雷帝所毁。

欧洲西北部沿海的各小城市都有自己有趣的掌故。中世纪的人们要吃大量的鱼。他们也有很多斋戒日，凡斋戒日人们不得吃肉。那些住得离海岸和河流较远的人只好吃鸡蛋，要就什么都没有吃的。但是早在十三世纪，一个荷兰渔民发现了一种处理鲱鱼的方法，可以把鱼运到远处去。于是北海的鲱鱼捕捞业就变得重要起来。但在十三世纪不知什么时候，这种大有用处的小鱼（由于它们自己的种种原因）由北海转移到了波罗的海，于是内海各城市开始大发其财。世界各地的人蜂拥而至，到波罗的海捕捞鲱鱼，因为这种鱼的捕捞季节每年只有几个月（其他时间潜到深水，繁殖大量的小鲱鱼家族），捕捞船在其他时间就闲置无用，除非找到其他营生。这时，这些船就用来把北部和中部俄罗斯所产的小麦运到欧洲南部和西部。在返航时，他们又把香料、绸缎、地毯和东方毛毯从威尼斯和热那亚带到布鲁日、汉堡和不来梅。

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体系，它从布鲁日及根特等商品生产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全能的行会与法国、英国的国王展开激烈的斗争，并建立了使雇主和工人都完全破产的劳工专制）扩展到俄罗斯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沙皇伊凡占领诺夫哥罗德以前，这本是一个强盛的城市，而不相信一切商人的沙皇伊凡占领了此城以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屠杀了六万人，使幸存者全都沦为乞丐。

为了防备海盗及免于苛捐杂税和讨厌的立法，北方的



汉 撒 的 船 只

商人组织了一个保护性的同盟，称为汉萨同盟，总部设在吕贝克，这是一个一百多个城市自愿结合的组织。这个组织还拥有自己的舰队，在海域巡逻，在英国和丹麦国王胆敢干涉强大的汉萨同盟会的商人的权利和特权时，他们居然与之交战并且还取得了胜利。

我真希望我有更多的篇幅来告诉你们一些关于这个奇特贸易的绝妙的故事。贸易是在重重困难中越过高山，渡过深海进行的，结果每次行程都是一次光辉的冒险，需要写数卷书来描绘，因而不能在此详述。此外，我希望我已

经告诉你们不少关于中世纪的事情，足以引起你们的好奇心。

正如我试图向你们说明的那样，中世纪是一个进步非常缓慢的时期。掌权的人们相信，“进步”这玩意儿是一个颇不受欢迎的魔鬼的发明，应该予以抵制。因为他们正巧占据着有权有势的席位，他们很容易把他们的意志强施于驯服的农奴和不识字的骑士。在各地都有几个大胆的人敢于进入科学这个禁区，可是他们的遭遇并不太妙，如果他们得以逃脱殛刑或二十年的监禁，他们就算是万幸了。

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国际贸易的波澜冲击着整个西欧，犹如尼罗河水流遍古埃及的山谷。洪水过后的肥沃沉积带来繁荣与昌盛。繁荣昌盛意味着悠闲的生活，而悠闲生活给男人和妇女们提供机会购买手稿，又对文学、艺术和音乐发生兴趣。

于是，世界再一次充满了那神圣的好奇心，也就是这种好奇心使人类从他们的远亲，到现在仍然不能言语的其他哺乳类动物中脱颖而出。城市的发生和发展我已在上一章对你们讲述过了，现在，城市给那些敢于摆脱已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狭窄框框的勇敢先驱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之所。

他们开始着手工作。他们把他们隐居的小书室的窗户打开，强烈的阳光照进这些布满灰尘的屋子，让他们看到在漫长的半黑暗时期所聚集的蛛网。

他们开始打扫房间，然后再清理他们的花园。

他们走出屋子，到旷野里去，到行将坍塌的城墙外面去，感慨地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为生活在其中而感到高兴。”

这时，中世纪宣告结束，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了。

39
文艺复兴

人们又一次敢于因他们活着而感到高兴。他们企图挽救罗马和希腊较古老而又较能使人更加愉快的文明遗迹。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如此骄傲，故而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文明的再生。

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政治或宗教运动。它是一种精神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仍旧是教会母亲的驯顺的儿子。他们做国王、皇帝和公爵的臣民而毫无怨言。

但是，他们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他们开始穿与前不同的服装，说与前不同的语言，在与前各异的房子里过着同过去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他们的全部思想与精力集中于在天堂等待着他们的幸福的永生。他们试图在今世、在地球上建立他们的天堂，并且，说实话，他们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我再三地告诫你们要留心历史日期带来的危险。人们

常过分地拘泥于历史日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和愚昧的时期。钟表滴答滴答地走，喏，文艺复兴开始了，城市和宫殿都充满了对知识渴求的明媚阳光。

事实上，要划一个这样清楚的分界线是完全不可能的。十三世纪肯定是属于中世纪的，这一点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的。但是，这是否仅仅是一个黑暗和停滞的时期呢？绝对不是。人民是极为活跃的，大的国家在建立，大的商业中心在发展。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尖屋顶之上高高地耸立起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细高的锥形塔尖。世界到处都在运动。市政厅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绅士们，由于最近获得的财富，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又在与他们的封建主争夺更多的权力。行会的成员们刚刚意识到"人数多是有利的"这一重要事实，正在和那些市政厅里有地位有权势的绅士们交战。国王和他的足智多谋的参谋们就在这场混乱中来个浑水摸鱼，果真捉到不少欢蹦乱跳的鲈鱼，于是他们就把这些收获拿去烹而调之，并当着这些既吃惊又失望的议员和行会弟兄们的面大嚼起来。

晚间，街头灯光暗淡，已不再吸引人们争论政治经济问题，增添活跃气氛的是民谣歌手和吟游诗人讲故事，边演唱骑士的浪漫故事、英雄冒险事迹和对美女的忠贞爱情之歌。与此同时，青年人忍受不了进步的缓慢步伐，成群涌入大学，由此又引出一番故事。

中世纪是具有"国际精神"的。这听起来很难懂，但等我给你们解释。我们现代人是具有"民族精神"的。我们是

美国人，或是英国人，或是法国人，或是意大利人，我们说英语，或法语、或意大利语，我们上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大学。如果我们想要学那门只有在别处才能学到的专门知识，我们就要学另外一种语言，到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去上学。但是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的人很少说自己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说，“我是谢菲尔德或波尔多或热那亚的公民。”因为他们属于同一教会，他们有某种弟兄般的团契关系。又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拉丁语，他们就掌握了一种国际的语言，而消除了愚蠢的语言隔阂。然而在现代欧洲这些语言隔阂已经形成，并使一些人数少的民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举埃拉斯穆斯的情况为例，他是一个宽容和欢乐的伟大传教士，在十六世纪著书立说。他的家乡是荷兰的一个小村庄。他用拉丁文写书，结果全世界都有他的读者。如果他今日仍活在世上，他可能用荷兰文写书，那么，只有五六百万人能够读他的书了。要想让其他的欧洲人和美洲人懂得他，他的出版商就不得不把他的著作译成二十种不同的文字。这样一来，就要化费很多钱，而很可能出版商们不愿找这个麻烦或冒这个风险。

六百年前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大部分的人仍非常无知，根本不能读书写字。但那些掌握了使用鹅毛笔这困难技术的人是属于国际文坛的，这个文坛遍及整个大陆，没有边界，也没有语言和国籍的限制。大学是这国际文坛的堡垒。它们不象现代的防御工事，没有边境。哪里有教师和几个

学生凑到一起，哪里就是学府。这一点就再次说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于我们这时代。现今，一所新的大学的建设过程几乎无例外是这样的：某个财东想要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做些好事，或者某个宗教教派想建一所学校使他们的信徒子弟在合乎规范的管理下受教育，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或教师。大学都是从一大笔存入银行的钱开始。这笔钱就用来建造校舍，实验室和宿舍。最后聘请有专业知识的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大学就办起来了。

中世纪的实验室

但在中世纪的做法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明智之士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找到几个愿听他宣讲的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鼓吹一番，就好象现代站在肥皂箱上的街头演说者一样。假如他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演说家，群众就停下来听，假如演说乏味，他们就耸耸肩，继续走他们的路。久而久之，某些年轻人开始按时来聆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的言词．他们还带来记录本，一小瓶墨水和鹅毛笔，把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记下来。有一天下起雨来，

老师和学生们就撤到一间空的地下室去，或到这位“教授”的家里来。学者坐在他的椅子上，年轻人就地而坐。这就是大学的起始。在中世纪，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教授和学生的联合体，“教师”即是一切，而校舍则无关紧要。

让我举一个例来说明在公元九世纪所发生的事。在靠近那不勒斯的一个叫做萨莱诺的小城里，有不少杰出的医生。他们吸引了那些极想投身于医疗事业的人们，于是就有了萨莱诺大学。这所大学存在了将近千年(直至1817年)，讲授曾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古希腊行医的著名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知识。

布列塔尼半岛的年轻神父阿培拉德，早在十二世纪就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渴望求知的青年人向这个法国城市蜂拥而来听他讲学。一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神父也前来解释他们各自的观点。巴黎不久即挤满了吵吵嚷嚷的来自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人群以及来自瑞典和匈牙利的学生。于是在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一座古老的大教堂的附近出现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有个叫做格雷希恩的僧侣为那些必须懂得教会律法的人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于是，年轻的神父以及许多俗人都从欧洲各地来听格雷希恩阐述他的思想。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该市的地主、小旅馆老板和房东老板娘的压制，就组织了一个互助协会(或称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接着，在巴黎大学发生了一起争端。非法籍的学生被

文 艺 复 兴

逐出学校。与此同时，英皇亨利二世召回所有在异国学习的"圣职人员"。一批被开除的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组成了牛津大学的核心。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就此创始。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同样发生分裂。不满的教师（学生也随从）迁移至帕多瓦办学，使这个城市从此以拥有一所大学而自豪。自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遥远的波兰的克拉科夫，自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均是如此。

确实，这些早年的教授所讲授的很多东西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听惯了数学的对数和几何的原理。但我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十三世纪，并不是世界完全停滞的时期。青年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也是热情奔放的，他们对所学的东西，即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非得问个为什么。文艺复兴就在一片喧嚷声中形成的。

但是就在中世纪世界最后一场戏的帷幕落下之前，舞台上走过一个孤独的人物。关于这个人物，你们仅仅知道他的名字还远远不够，应该知道得更详细些。这个人就是

但　丁

但丁，阿里基尔利家族中一个佛罗伦萨的律师的儿子。但丁在1265年降生，就在他祖辈的城市中长大，当时乔托正把亚西济的圣方济的生平故事画在圣十字架教堂的墙上，但是在他上学的路上，他经常吃惊地看到一滩滩血泊，这些都是教皇追随者奎尔夫教皇党徒与皇帝支持者吉伯林保皇党徒之间进行的无休止的可怕的杀戮的见证。

但丁长大后，成为一名奎尔夫教皇党员，因为他的父亲在他之前已成为教皇党员，正如一个英国孩子，只因他的父亲恰好是自由党或保守党，他也就成为一个自由党员或保守党员。但数年之后，但丁看到，意大利将作为上千个小城市互相纷争忌妒的牺牲品而濒于灭亡，除非意大利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于是，他成了一个吉伯林保皇党员。

他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去寻求帮助，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会出来恢复统一、重建秩序。可惜得很，他的希望成为泡影。在1302年，吉伯林党徒全被逐出佛罗伦萨。从那时起直至1321年在拉韦纳阴郁的座墟中死去，但丁一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富有的保护人施舍些残羹剩饭糊口。要不是他们在诗人穷困潦倒时为诗人做了这点好事的话，他们的名字就会湮没无闻了。在他离乡背井过着放逐生活的岁月里，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申辩。那时他曾是他家乡的一个政治领袖，多少时日他沿着阿尔诺河两岸徘徊，希望能够一瞥比阿特丽斯·波提纳里，这位在吉伯林灾难发生前十多年就作为另一男人的妻子而死去的美人儿。

但丁雄心的事业失败了。他已为他出生的城市忠实地服务，在一个腐败的法庭上他被控盗窃公款，并被判决，如果他胆敢回到佛罗伦萨城的范围之内，他就将被活活烧死。为了在良心面前和同代人面前洗清自己，但丁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极其详尽地叙述了导致他被击败的情况，并且描绘了贪婪、欲望和仇恨等不可救药的恶劣品质，如何把他美丽可爱的意大利变成冷酷无情、唯利是图的小人和刻毒自私的暴君之间的战场。

他向我们叙述在130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他是怎样在一个密林中迷路，怎样遇见一头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只狼挡住了去路。在他感到绝望时，忽地在树丛间出现了一个白色人影。原来那是罗马诗人及哲学家维吉尔，受圣母玛

利亚和比阿特丽斯·波提纳里的派遣来施怜悯，因为比阿特丽斯从高高的天堂注视着她真诚的情人的命运。随之，维吉尔领着他到炼狱涤罪，又领他参观地狱。他们一层一层地顺路往下走，直至他们到达地狱最下层的深渊，魔鬼撒旦站在那里冻成永恒的冰块，四周还围绕着罪孽最最深重的罪人、叛徒和说谎的人，还有那些用谎言与欺骗伎俩攫取名誉地位的人。但在这两个巡游者到达这一可怕的地点之前，但丁遇到了所有在他所热爱的城市历史中起到这种或那种作用的人物。皇帝和教皇、英勇的骑士、牢骚满腹的高利贷者全都在那里，注定受永世的惩罚或者等待解救之日，那时他们将离开炼狱而进入天堂。

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也是一部十三世纪人们所做的，所感觉的，所畏惧的以及所祈求的一切的手册。这个被佛罗伦萨放逐的流亡者，这个永远有自己绝望的阴影跟着走的人物，贯穿着全部情节。

看！当这位中世纪忧郁的诗人快要走近死亡之门时，生命的大门向一位将要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婴孩豁然敞开了。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阿雷佐小城一个公证人的儿子。

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属于但丁同一政党。他也曾被放逐，因此彼特拉克不是在佛罗伦萨出生的。十五岁时，他被送往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以便象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律师。但这个孩子不想当律师，他讨厌法律。他想成为一个学者

和诗人——正因为他想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愿望超过了一切，他的目的达到了(因为确实，坚强的意志可以创造奇迹)。他作长途旅行，路经佛兰德斯，沿莱茵河畔各修道院，到巴黎和列日，最后到达罗马，一路抄写手稿。之后他到沃克吕兹荒山间一个偏僻的峡谷住了下来，在这里进行学习与写作，不久他就以他的诗文和学问著称于世，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邀请他去给他们的学生和臣民讲学。在他奔赴新任的途中，他不得不经过罗马。人们早已听到他编纂几乎被遗忘了的罗马作家著作的名声。他们决定给他以荣誉，并在皇城中古老的聚会广场上给他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从此以后，他的一生享有无穷尽的荣誉与赞扬。他写下了人们最喜欢听到的事物。人们已经听厌了神学辩论。可怜的但丁可以尽情地在地狱中巡游，但是彼特拉克写的是爱情，大自然和太阳，而绝不提及前一辈人沉闷忧郁的那些老生常谈。当彼特拉克来到一个城市，所有的人民都涌向街头去欢迎他，把他当作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如果他正好带着他的年轻朋友，讲故事的薄伽丘，那就再好不过了。他们两人都是他们时代的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读一读一切作品，钻进被遗忘了的、发霉的图书馆里，希望有可能再找到一部维吉尔,或奥维德，或留克利希阿斯，或任何其他古代拉丁诗人的手稿。他们都是虔诚善良的基督徒。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但没有必要只因为某一天你将死去，你就穿着邋遢的衣服走到哪里都愁容满面。生活

是美好的。人生来就是要欢乐。你需要这一点的证明吗？好极了。你就拿一把铲子掘土吧。你会发现什么？美丽的古代塑像，美好的古瓶，还有远古建筑的废墟。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的人民亲手制造的。他们统治全世界达千年之久。他们很健壮，富有，又英俊（你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塑像就知道了）。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也永远不得进入天堂。至多，他们在炼狱中打发时日，但丁刚才还来访问过他们。

但谁又在乎这个呢？生活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对一个必死的凡人来说，已经是天堂了。就让我们仅仅因为生存的欢乐而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吧。

简言之，就是这种精神开始充满众多的意大利小城市狭窄弯曲的街道。

你们知道我们说“自行车热”或“汽车热”的意思是什么。有人发明了自行车。千百年来人们缓慢艰辛地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移动，现在看到轮子迅速而又不费力地就可翻山越岭，高兴得都发疯了。在这以后，一个聪明的机械师造出了第一部机动车，不需要再在自行车踏板上用脚蹬啊蹬了。你只需要坐好，让那一滴滴的汽油替你出力就行了。于是人人都想要一辆汽车，人人都在谈论罗尔斯－罗伊斯、福特、汽化器、英里程和汽油。勘探队员深入到从未听说过的国家的心脏，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油源。在苏门答腊和刚果出现可以供给我们橡胶的森林。橡胶和石油变得如此宝贵，人们为了得到它们就大动干戈。整个世界都为

汽车而变得疯狂，连小孩子也在他们学会说“爸爸”“妈妈”之前就能够说“汽车”了。

在十四世纪，意大利人疯狂地热衷于从罗马被埋没的世界中新发现的珍贵文物。不久他们的热情也感染了西欧的人们。一篇从未听说过的手稿的发现可以成为市民过节日的借口。写了一本语法书的人就和现在发明了一种新的火花塞的人一样受到欢迎。人文主义者，即把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人属”（Homo），亦即人类的研究的学者（而不是把宝贵时光虚度在无结果的神学探索），认为“人”应当得到比征服了所有食人者岛的英雄得到更大的荣誉，更高的尊敬。

在这文化崛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事件大大有利于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研究。土耳其人再次发起对欧洲的进攻。君士坦丁堡，原罗马帝国最后遗迹的首都告急。1393年，皇帝曼纽尔·帕莱奥洛古斯派遣伊曼纽尔·克里索罗拉斯到西欧解释古拜占庭帝国的紧急情况，要求援助。但援助从未到来。罗马的天主教徒极愿看到希腊的天主教徒受到邪恶的异端应得的惩罚。但不管西欧对拜占庭帝王们的命运多么不关痛痒，他们对古希腊人却大感兴趣，这座城是希腊殖民者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五个世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起来的。他们极想学希腊文，以便能够阅读亚里斯多德、荷马和柏拉图等经典著作。他们学习的心情极为迫切，但苦于没有书籍、没有语法、又无教师。佛罗伦萨的官吏们听到克里索罗拉斯来访的消息。该城的市民狂热地要求

学习希腊文。他愿意来教他们吗？他愿意啦，看！第一个希腊语教授教给成百的如饥似渴的年轻人阿尔发、贝他、伽马①。这些年轻人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阿尔诺，住在马厩或肮脏的阁楼上，只为了学会动词“教”的变格，以便进入索福克里斯与荷马的行列。

这期间在大学中，老的经院教师仍在教导他们的古老的神学和过时的哲学，解释《旧约圣经》中含蓄的神秘故事，讨论亚里斯多德的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大杂烩版本中的离奇的科学，他们先带着沮丧惊愕和恐惧的心情在旁边看着，然后变得愤怒了；这事做得太过份了。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地都抛弃了正规大学的演讲厅，而跑去听某个狂热激进的“人文主义者”演讲他自己想出来的关于“文明再生”的新型理论。

经院老师们跑到当局那里去抱怨。但是谁也不能迫使一匹不想喝水的马去喝水，谁也不能强制任何人去听他们毫不感兴趣的东西。这些教师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他们只在某些地方取得一些短暂的胜利，为增强力量而联合那些不愿看到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心灵从未尝到过的幸福的盲目的信仰者。在“伟大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展开激烈斗争。一个面色阴沉、极端憎恨美好事物的西班牙多明我会派僧侣是这个中世纪后卫的领袖。他勇敢地参战，一天天地在费奥里马利亚宽阔的大厅里狂喊

① 即希腊文字母α、β、γ。——译者

着上帝神圣的愤怒的警告。“忏悔，”他吼道，“忏悔你们的不信神的邪恶行为，忏悔你们对不圣洁事物的欢乐！”他开始听到声音，看到闪闪挥舞在天空中的火红刀剑。他向小孩子们讲道，使他们不致落入导致他们父辈灭亡的错误道路。他组织一队队的童子军，他自诩为上帝的先知、虔诚地为伟大的上帝服务。在头脑突然狂热的时刻，诚惶诚恐的人们答应进行苦炼以赎他们爱好邪恶的美好欢乐之罪。他们把他们的书籍、雕像和绘画全都拿到集市场上，唱着神圣的歌曲，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放荡地庆祝一番“虚荣的狂欢节”，而此时萨佛纳罗拉把他的火炬抛向堆积成山的艺术珍品。

当灰烬冷下来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损失。这种可怕的狂热使他们毁掉了他们最珍惜的东西。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罗拉，把他投入监狱。他受到严刑折磨。但他对自己的所为拒不悔悟。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也企图过圣洁的生活。他愿意消灭掉那些蓄意与他的观点对立的人，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无论在何处只要发现罪恶就立即将它消灭。喜爱异教徒的书籍和异教徒的美，在这位教会的忠诚的儿子眼里都是罪孽。但他只是单枪匹马，打了一场时代早已消亡和过去了的战争。罗马的教皇从未动一根手指来解救他。相反地，当教皇的忠诚的佛罗伦萨人把萨佛纳罗拉拖向绞刑架处死，并在群众一片吼叫欢呼声中焚毁了他的尸体时，教皇同意了他们的做法。

结局是悲惨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萨佛纳罗拉如生

在十一世纪，他会成为一个伟人，但在十五世纪他只不过是一桩失败事业的领袖而已。不管怎么样，当教皇转变成为人文主义者，梵蒂冈成为罗马与希腊文物最重要的博物馆时，中世纪即宣告结束。

40

表现的时代

人民开始感到有必要把他们新发现的生活乐趣表达出来。他们将他们的欢乐表现于诗歌、雕刻、建筑、绘画和印刷出版的书籍。

一个虔诚的老人于1471年逝世了。在他九十一年的一生中，七十二年是在伊色尔河上一个叫做兹沃勒的古老荷兰汉撒城附近圣阿格尼斯山上一所修道院隐蔽的围墙后面度过的。人们都称他为多马兄弟，又因他出生于坎彭村，他亦被称为坎彭的多马。十二岁时，他即被送往德文特。一位以巡游传道人著称，毕业于巴黎大学、科隆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优秀生格哈特·格鲁特，在那里建立了共同生活兄弟会。善良的兄弟们都是卑微的俗人，他们在干着木匠、房屋装饰工和石匠等固定职业的同时，尽量按当初耶稣门徒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有一所很好的学校，以便使该受教育的穷苦出身的孩子们可以得到教会神甫们智慧的教诲。就这样，多马兄弟立下誓言，背上他那一小捆书籍，跋山涉水来到兹沃勒，欣慰地叹息一声，关起门来，

从此与这个对他毫无吸引力的骚乱世界相隔绝。

多马生活在一个瘟疫流行、常给人们常来突然死亡的动荡年代。在欧洲中部波希米亚，英国宗教改革者约翰·威克利夫的朋友及跟随者约翰尼斯·赫斯的忠实信徒们在进行一场可怕的战争，为他们敬爱的领袖之死报仇。这位领袖即是由康斯坦茨议会发布命令在火刑柱上被焚死的，亦即那同一个曾经答应他，如果他能到瑞士来给聚在一起致力于改革教会的教皇、皇帝、二十三位红衣主教、三十三位大主教和主教、一百五十位修道院院长和一百多王公、公爵讲解他的教义的话，就给他安全通行证的议会。

约翰·胡斯

在西方，法国为了把英国人从它国土上赶走，已经进行了一百年的战争。此时幸亏有圣女贞德出现，拯救了法国免遭彻底失败。硝烟未了，法国和勃艮第又大动干戈，为了争夺西欧霸权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南方，罗马的一个教皇在祈求上天降祸于住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另一教皇，而这位教皇也以牙还牙地予以回报。在远东，土耳其人正在毁灭掉罗马帝国的

最后残迹。俄罗斯人开始了最后一次东征，企图摧毁他们的鞑靼主子的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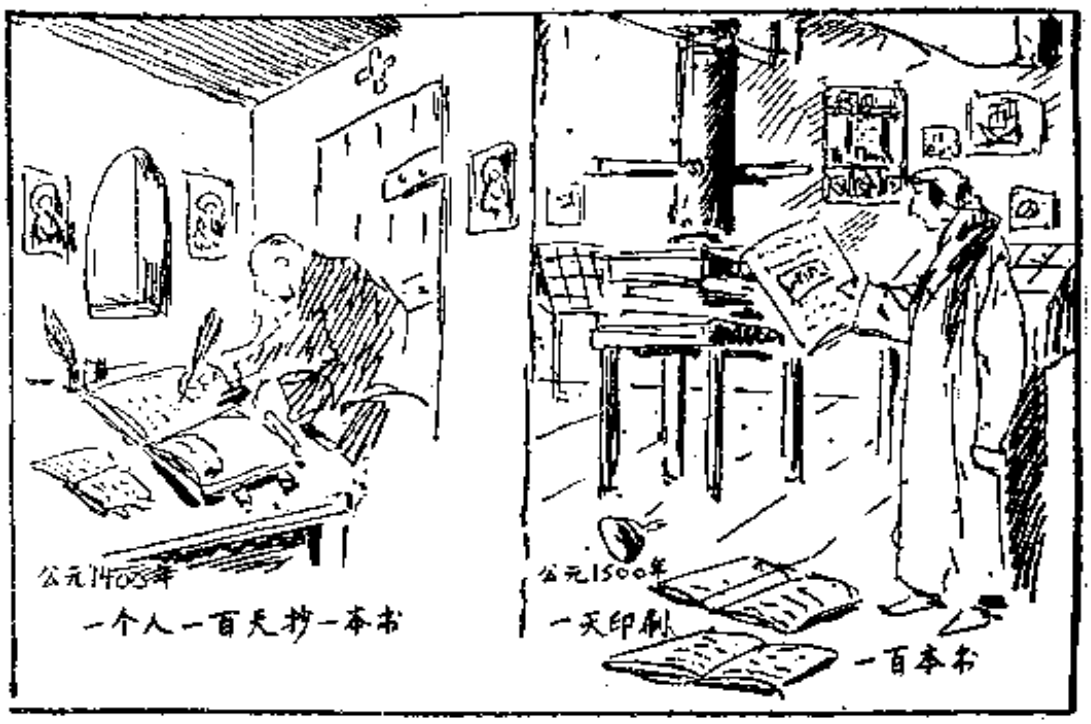
但所有这一切，多马兄弟在他那安静的修道院密室中从未听说。他有他的手稿，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也就感到满足了。他把他对上帝的全部的爱倾注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称这本小册子为《仿效基督》。此后，除了《圣经》以外，这本小册子被译成其它的语言比任何书都多。读这本小册子的人和读《圣经》的人几乎同样多。它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它是这样一个人的著作：此人的人生至高理想表达于"他可以坐在一间小屋子的角落里，手持一本小书，安详地度过他的一生"的简单愿望之中。

好兄弟多马代表了中世纪最圣洁的理想。中世纪已被获得胜利的文艺复兴的势力四面包围，人文主义者大声宣布新时代的到来，而中世纪也聚集力量，准备决一雌雄。修道院进行改革，僧侣放弃了追求财富和堕落生活的恶习。纯朴正直的人们以他们无瑕的、虔诚的生活为榜样，企图把人们带回到正义的、顺从上帝旨意的道路，但这一切均无效果。新的世界在这些善良的人们前面冲了过去。静心灵修的时代已不复返，伟大的"表现"时代已经开始。

此时此地我必须声明，我深感遗憾必须用很多深奥冗长的词语。我真希望能够都用一个音节的字来写这篇历史。但这点我办不到。谁写一本几何教科书也不能不提弦、三角和长方形平行六面体。你必须学会这些字的意义，要不然就别学数学。在历史中（并且在全部生活中）你迟早要

学会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字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学会它们呢？

在我说文艺复兴是一个表现的时期时，我的意思是说：人们不再满足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是当听众，而由皇帝和教皇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他们要在生活的舞台上当演员。他们坚持要表达他们个人的思想。假如有一个人，象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尼科罗·马基雅维里，正好对政治感兴趣，那么他就在他的著作中"表现"自己，用他的书揭示他对一个有成效的国家和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的看法。另一方面，假如他喜爱绘画，他就在绘画中"表现"他对美的线条和鲜艳的色泽的爱，这些绘画造就了乔托、乔凡尼、拉斐尔等伟大的名字，并且，在人们懂得了珍惜



手抄本与印刷本

喜爱代表真正的、永恒的美的各种事物时，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家喻户晓的词语。

假如这种对颜色和线条的爱好正好又和对机械及水利的兴趣相结合，其产物就是列奥那多·达·芬奇。他在绘画的同时，还进行他的气球和飞行机器试验，为伦巴德平原的沼泽地排水，并且，在他的散文、绘画、雕刻和奇特构想的发动机中表现了他对天地万物的欢乐与兴趣。当一个象米开朗基罗这样具有巨人似的精力的人，发现画笔和调色板对他强壮的手来说太温柔了，他就转向雕刻与建筑，用一块块笨重的大理石凿出最最绝妙的人像，或为圣彼得大教堂绘制蓝图，这是对这个得胜的教堂所享的荣耀的最具体的"表现"。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

整个意大利（不久整个欧洲）充满了这样的男人和妇女：他们为了给我们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美和智慧的财富增加他们微薄的力量而生活。在德国的美因茨城，约翰·古滕堡刚发明了复印的新方法。他研究了古代木刻，从而完善了一套方法，可以把软铅制成的单独的字母放在一起凑成单字再构成整篇。不错，他在一次有关印刷发明权的法律诉讼中损失了全部钱财，死于贫困，但是他特殊的发明才能的"表现"却在他死后永存不朽。

不久，威尼斯的埃尔达斯①、巴黎的埃提安②，安特

---

① 埃尔达斯（1450—1515）：威尼斯人文主义学者，画家。——译者

② 埃提安：法国雕塑家。——译者

卫普的普拉丁①，巴塞尔的伏罗本②就将他们精心排印的古典著作大量销售于整个世界，这些书籍有的是用《古滕堡圣经》的哥特式字母印刷的，有的是用我们书中所用意大利体印刷的，也有用希腊字母或希伯来字母印刷的。

于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那些有东西要讲的人的热切的听众。知识只是为少数特权阶级垄断的日子宣告结束了。在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开始印出他的廉价通俗的版本之后，为愚昧无知辩解的最后一个借口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除了。从此，花上几个微不足道的钱就可以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普利尼等等一批古代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交上忠实的朋友，人文主义使全人类在印刷的文字面前人人自由、平等了。

---

① 普拉丁（约1520—1589）：法国画家，在安特卫普建立绘画出版社，他创的铅字面至今仍广泛使用。——译者

② 伏罗本（约1460—1527）：德国画家。在巴塞尔设立印刷厂。——译者

41

伟大的发现

既然人们打破了狭隘的中世纪局限性的束缚，他们必须要求到更多的地方去漫游。对他们的奢望来说，欧洲显得太小了。这时，伟大发现的航行时代来临。

十字军的东征实际上起到了旅游教育课的作用。但是还从来没有人敢超越从威尼斯到以色列的雅法这条被行人“踏平”的有名的路线。在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曾漫游越过蒙古大沙漠，爬过耸入云霄的山脉，辗转来到古中国皇帝可汗的朝廷。波罗兄弟之一的儿子马可写了一本关于他们历时二十多年的历险的故事。世界吃惊地呆呆看着他对于“吉潘古”（“日本”的意大利念法）神秘海岛上金塔的描述。很多人都想到东方去，希望能找到这块黄金之地而发财。但因旅程遥远而危险，均未成行。

当然，航海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航海在中世纪是极不普遍的。首先，当时船只的体积很小。麦哲伦用了好几年才完成著名的环球航行，所用的船只还

比不上现代渡船那么大。它们只能载二十到五十人，挤在阴暗狭窄的住舱里都不能直立，厨房的装备极差，天气稍有变化就无法生火，因而水手们不得不吃没有烹调好的饭菜。中世纪的人们已懂得怎样腌制鲱鱼，怎样晒鱼干，但还没有罐头食品，只要一离开海岸，菜单上就根本没有新鲜蔬菜。水是用小木桶装的，不久即变陈腐，带有朽木铁锈味儿，並且还满是一些粘滑的东西。中世纪的人对细菌一无所知（十三世纪一个有学识的僧侣罗杰·培根似乎怀疑过细菌的存在，但他对谁都不讲他的发现）。水手们经常喝不洁净的水，有时全体船员都死于伤寒。的确，最早期的航海者在船上的死亡率是高得惊人的。在1519年，两百名水手离开塞维利亚随同麦哲伦作著名的环球航行，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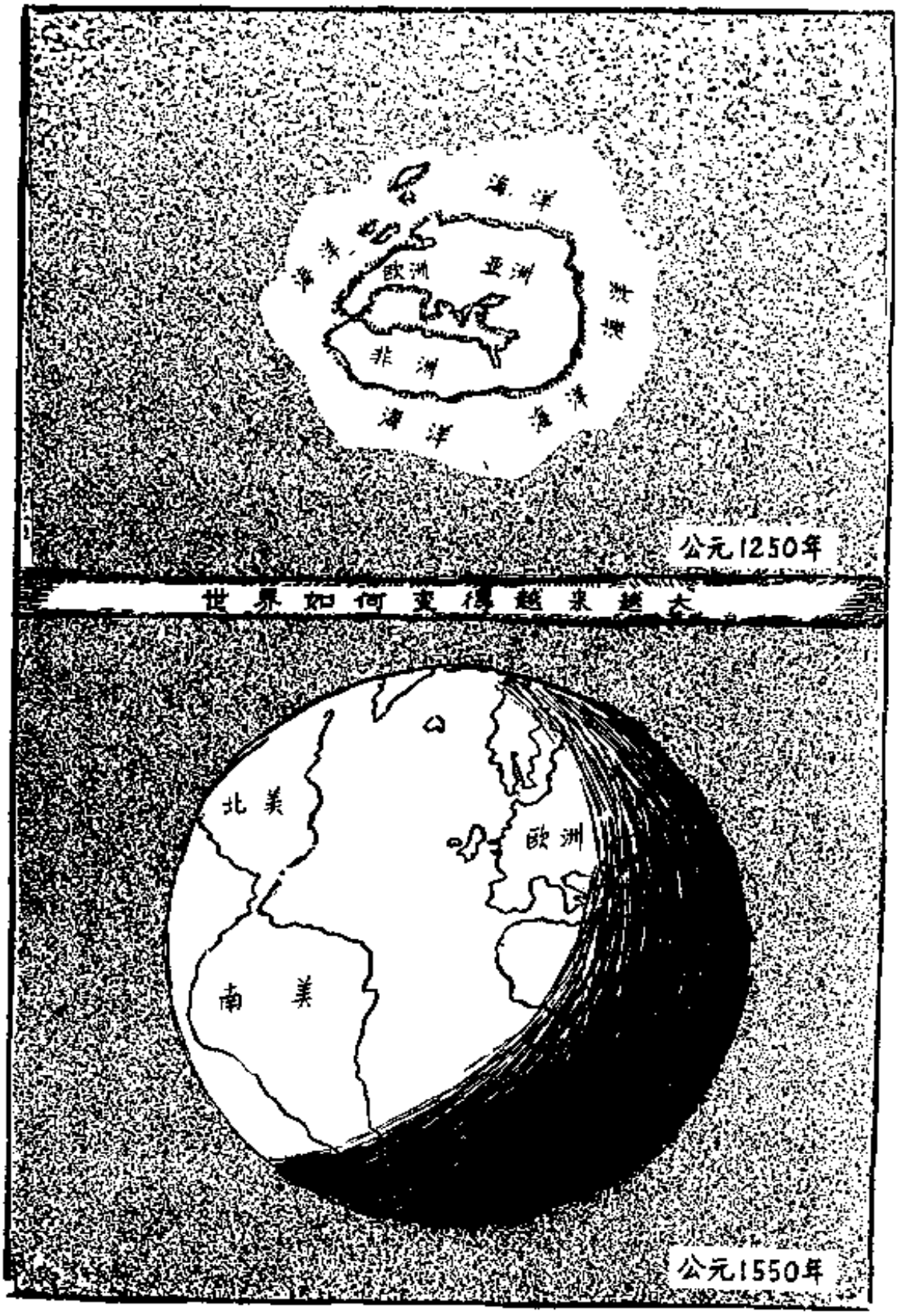
马 可·波 罗

只有十八名生还。迟至十七世纪，当西欧与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之间的贸易极为活跃时，一次自阿姆斯特丹至巴达维亚之间往返的航行中，百分之四十的死亡率是不足为奇的。牺牲者大部分死于坏血病，这是一种由缺乏新鲜蔬菜所引起的疾病，影响牙床，使血液中毒直至病人精力枯竭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懂得航海对于老百姓中优秀的人物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象麦哲伦、哥伦布和华斯哥·达·伽马这样的著名发现者，旅行时率领的一帮水手几乎都是一些被囚禁过的罪犯、未来的杀人犯和无业的扒手。

航海家们在我们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的人想象不出的困难面前，完成了他们看来是毫无希望的使命，他们的勇气和胆略确实值得我们钦佩。他们的船只漏水，装备笨重。自十三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有了类似罗盘这种东西（那还是通过阿拉伯和十字军由中国传到欧洲去的），但是他们的地图却是非常糟糕而不正确的。他们依靠上帝和猜测来确定他们的航线。假如他们走运，就在过了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反之，他们的白骨永远留在某个荒凉的沙滩上。但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他们以命运作赌注。人生对他们来说就是光荣的冒险经历。当他们眼睛看到一个新的海岸的模糊轮廓或大洋中一些自开天辟地起就被遗忘的平静水域时，他们所有的痛苦与饥渴立即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再一次表示，我真希望把这本书写成一千页。早期的发现这一题目确实引人入胜。但是历史是为了给人们对


世界如何变得越来越大
欧洲
亚洲
非洲
大洋洲
太平洋
大西洋
公元1250年
北美
欧洲
南美
公元1550年

过去时代一个真实的概念，应该象伦勃朗过去制作蚀刻画那样。它应该给某些重要的，即那些最好的、最伟大的业绩投射以鲜明的光辉，其它部分应以阴影或者只用几根线条表示一下就行了。在这一章里，我只能给你们简短地列出一些最重要的发现。

要记住一点：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期间，航海家们只是想完成一件事，亦即想找到一条舒适而安全的航路通往中国，通往吉潘古（日本）海岛以及通往那些生产香料的神秘的岛屿。中世纪的人们，自十字军东征时起，就喜欢香料，而在人们懂得使用冷藏以前，肉、鱼等食品很容易变坏，也需要撒上一大把胡椒和豆蔻等香料才可食用。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曾是探索地中海的伟大航海家，但是探索大西洋沿岸的荣誉却应归于葡萄牙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长期与摩尔入侵者进行斗争，从而发展了充沛的爱国主义干劲。这种干劲一旦被人掌握，就很容易被导入新的渠道加以发挥。公元十三世纪，葡萄牙国王阿尔丰索三世征服了西班牙半岛西南角上的阿尔加维王国，并入他的领地。十四世纪时，葡萄牙人扭转了败局，战胜了伊斯兰教徒，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阿拉伯城市泰里夫对面的休达和丹吉尔，丹吉尔是阿尔加维王国在非洲属地的首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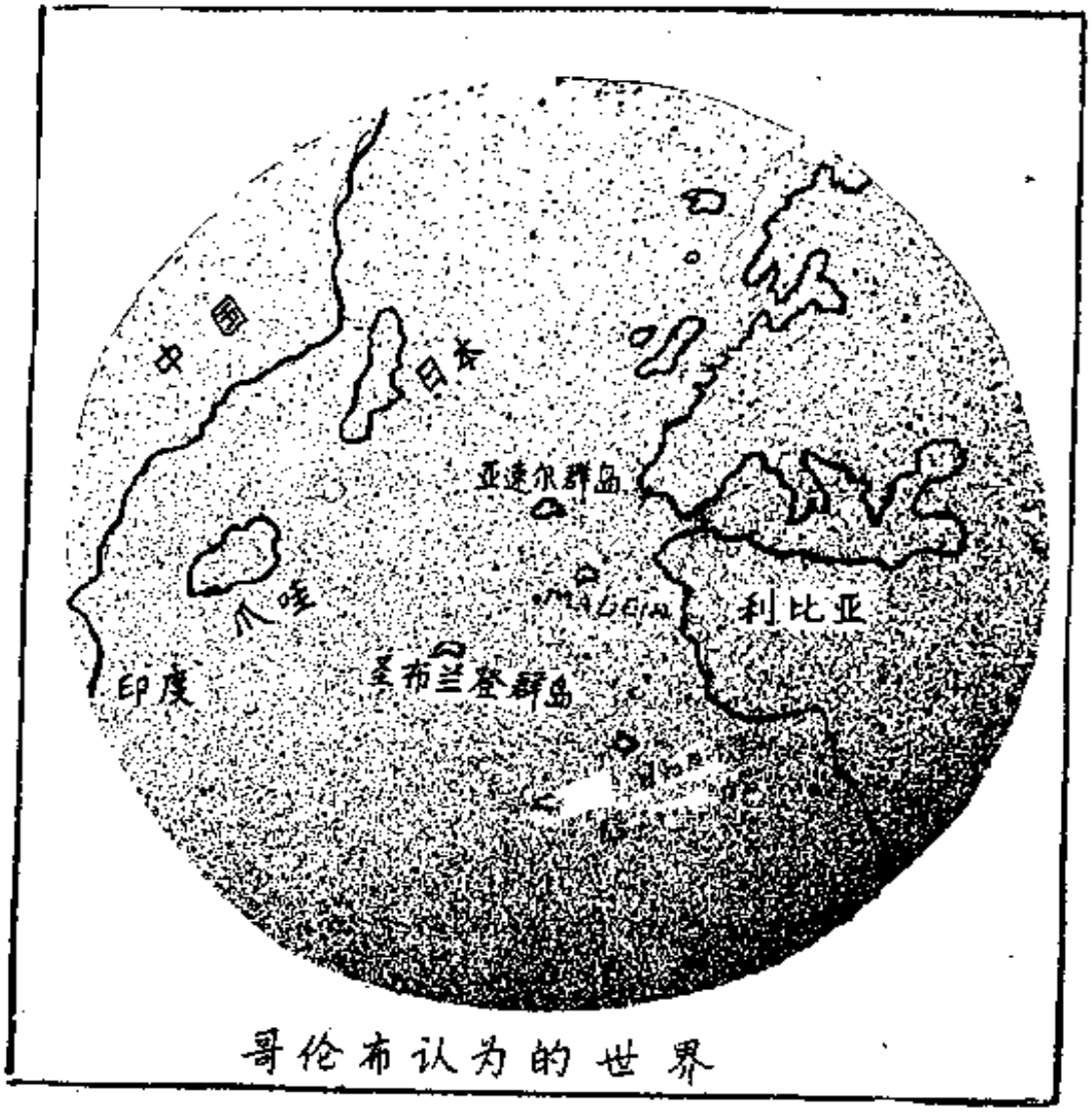
他们准备开始他们的探险事业。

1415年，以航海家亨利著称的王子亨利开始准备对非

洲西北部进行系统的探险。亨利是葡萄牙约翰一世和冈特的约翰的女儿菲利巴之子（关于冈特的约翰，可参阅莎士比亚剧本《理查二世》）。在此之前，沿岸的炎热的沙滩曾有腓尼基人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过。在他们的记忆中，这里是身上长毛的"野人"出没之地，现在我们知道所谓野人就是大猩猩。王子亨利和他的船长们相继发现了加那利群岛，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纪前一艘热那亚船曾到过的马德拉群岛，又把过去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只是模糊地知道的亚速尔群岛绘制成详细的地图，他们在非洲西海岸看到一眼塞内加尔河口，还以为是尼罗河的西面河口。最后，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他们发现了位于约为非洲和巴西之间的半途中的佛得角，即绿角，以及佛得角群岛。

但是亨利所作的考察并没有限于海洋。他是基督骑士团的团长。这是继葡萄牙圣殿骑士团之后的又一次十字军东征。早在1312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答应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之要求，取缔了圣殿骑士团。菲利普利用这一机会，把自己的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在火刑柱上烧死，然后窃取了他们的全部财物。王子亨利用了他宗教骑士团辖地的岁收装备了几支远征队进行对撒哈拉沙漠的偏僻地区和几内亚海岸的探险。

但他依然因袭中世纪的传统观念，为了寻找神秘的普勒斯特·约翰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据说普勒斯特·约翰这位神话中的基督教主教是东方某处一个大国的皇帝。关于这位奇怪的君主的传说，早在十二世纪中叶首先在欧



哥 伦 布 的 世 界

洲流传开。三百年以来人们总想找到这位普勒斯特·约翰和他的后裔。亨利也参加这一探索。他死后三十年，这个谜才被揭开。

1486年，巴瑟洛缪·迪亚茨试图从水路找到普勒斯特·约翰的国土，到达非洲的最南端。他先称之为风暴角，因狂风阻止他继续向东航行，但是里斯本的海员们知道这个角的发现，对他们寻求到达印度的水路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于是他们把角名改为希望之角（好望角）。

一年之后，佩德罗·德·科维尔汉带着梅迪奇家族的信用状，从陆路去寻找普勒斯特·约翰。他横渡地中海，抵达埃及，然后向南旅行，到达亚丁，从那里又驶过波斯湾。自从一千八百年前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几乎没有白人到过波斯湾。他到达印度海岸的果阿和卡利卡特，他在那里听到很多关于月亮岛（马达加斯加）的情况，据信月亮岛是在非洲和印度之间的半路上。他从这里折回，秘密地访问了麦加和麦地那，再次越过红海，于1490年发现了普勒斯特·约翰的国家。原来普勒斯特·约翰就是那个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尼格斯（Negus，即国王），他的祖先在四世纪就已信仰了基督教，比基督教传教士们抵达斯堪的纳维亚还早七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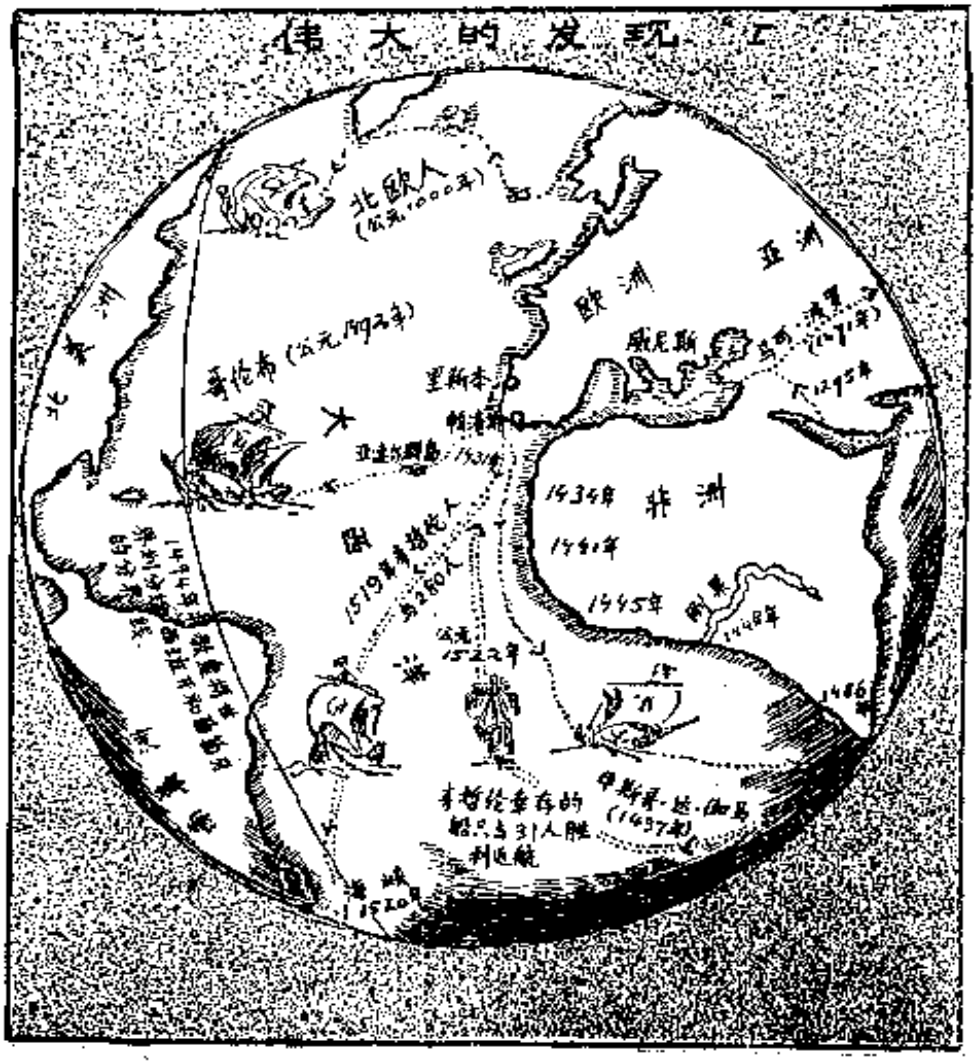
这多次的航行使葡萄牙的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家相信，由海路向东到达印度虽然有可能，但绝非易事。于是引起一场大争论。有些人还想继续从好望角向东探险，其他的人说，“不，我们一定要向西航行，越过大西洋，我们才能到达中国。”

让我们就在这里说明，在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坚信不疑地认为地球绝不是象烙饼一样扁平的，而是圆球形的。二世纪的伟大埃及地理学家克劳迪亚斯·托勒密所发明并详述的托勒密宇宙系学说，在中世纪时满足了人们的简单需要，但早已被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所抛弃。他们信从了波兰数学家尼可拉斯·哥白尼的学说。哥白尼的研究

使他深信，地球只不过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许多行星之一，这一发现他保留了三十六年不敢发表（直到他去世的1543年才印刷出版），因为他惧怕神圣的宗教法庭——在十三世纪建立起来的教皇法庭。当时法国和意大利的阿尔比教派和华尔多教派的异端曾一时成为对罗马主教的绝对权威的威胁（那是非常温和的异端，即虔诚的信徒，他们对私有财产表示怀疑，而愿意过着象耶稣基督那样的贫困生活）。但是，地球是圆的这信念在航海家们当中是很普遍的，正如我所说，他们正在争论到底是向东的路线好还是向西的路线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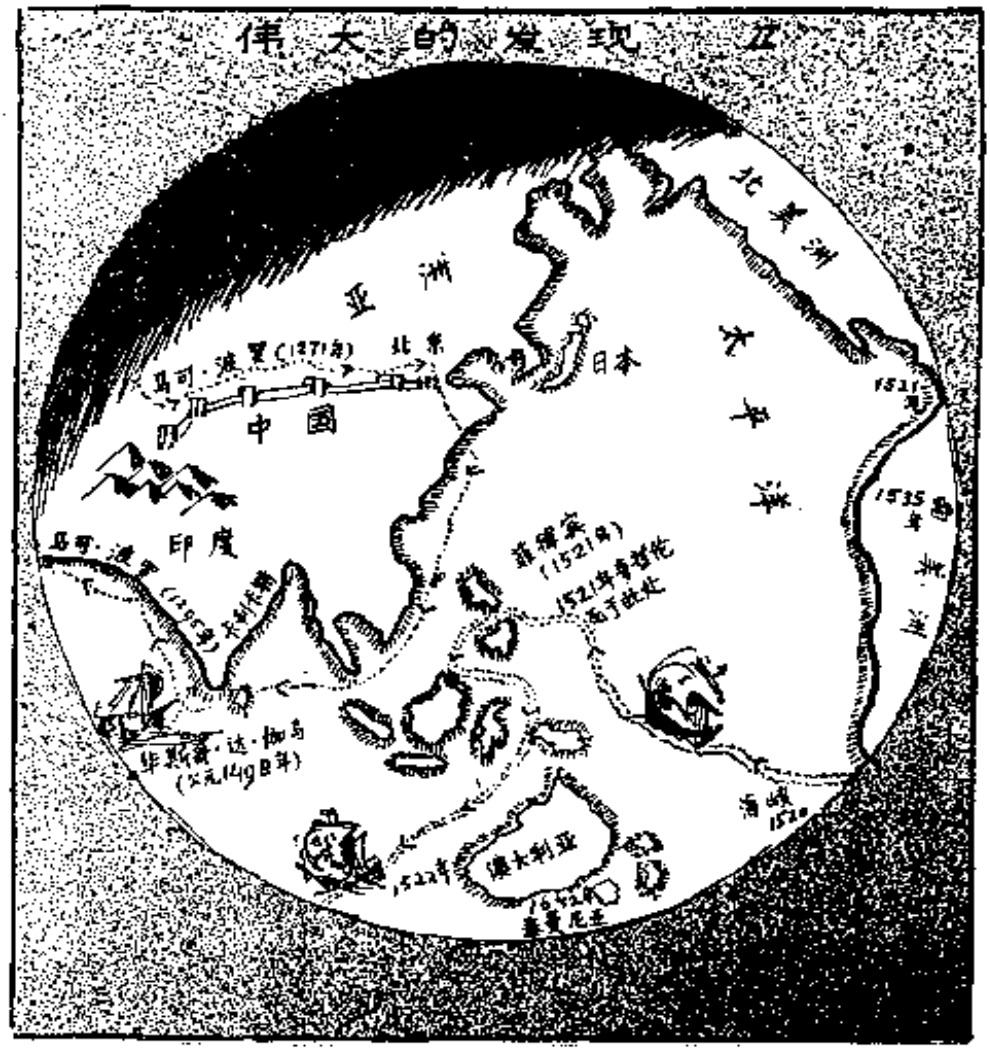
主张向西的路线的人中有一个叫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他是一个羊毛商的儿子。他好象曾在帕维亚大学就读，专攻数学和几何学。之后他也干上他父亲的这一行业，但不久他却在地中海东部希俄斯岛作商务旅行。其后我们又听到关于他到英国去的航行，但他到底是北去寻找羊毛呢，还是只担任船长，我们却不清楚。1477年的2月，哥伦布到达冰岛（如果我们非相信他自己说的话不可）。但很可能他只到达法罗群岛，因为那里在2月天气还很冷，很容易被误认为冰岛。在这里哥伦布遇见了那些勇敢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十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到格陵兰定居，并于十一世纪访问美洲，当时利夫的船被大风吹到适于种葡萄之地，即拉布拉多的沿海岸。

那些辽远的西部地区的殖民地的情况如何，无人知晓。利夫的兄弟托尔斯坦因的遗孀的丈夫托尔芬·卡尔斯夫内



伟大的发现，西半球

在1003年建立的美洲殖民地，由于爱斯基摩人的敌对行为，三年后就告终。从1440年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格陵兰殖民者的任何消息。很有可能格陵兰人都死于黑死病。这种病不久前使挪威人死了一半。但是关于“远西地区大片土地”的传说一直在法罗群岛和冰岛人民中间流传不衰。哥伦布也定有所闻。他又从苏格兰群岛北部的渔民搜集到一些情报，然后去葡萄牙。在那里他和航海家亨利手下一个船长的女儿结了婚。



伟大的发现，东半球

从1478年起，他专心致力于寻求那条向西航行至印度和印度支那的路线。他将这一计划分别递呈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宫廷。葡萄牙人自信他们拥有向东航行路线的垄断权，不愿听从他的计划。在西班牙，亚拉冈的斐迪南与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于1469年结婚，使亚拉冈与卡斯蒂尔合并而成为一个国家——西班牙王国，他们现在正忙于把摩尔人从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赶走，需要用每个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供养士兵，没有钱支持这些成败未卜的探险队。

很少人象这位勇敢的意大利人那样被迫为证实自己的想法而拚命奋斗。哥伦布的事迹早已脍炙人口，不须赘述。摩尔人于1492年1月2日放弃格拉纳达。同年4月，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签署了契约。8月3日星期五，他率领三只小船和八十八名水手离开了帕洛斯角。水手中很多是因参加探险队即可免刑的罪犯。10月12日星期五的清晨两点，哥伦布发现了陆地。1493年1月4日，哥伦布向拉·纳维戴德小城堡的四十四人挥手告别（没有人再看到他们之中还有人活着），就返航了。到了2月中旬他到达亚速尔群岛，那里的葡萄牙人威胁着要把他投入监狱。1493年3月15日，我们的船队队长到达帕洛斯角，他带着他的印第安人(因为他深信他已发现印度群岛外围的一些岛屿，并称其土著为红印度人）匆匆赶到巴塞罗那去告诉他忠实的保护人，他的航行非常成功，并且说通往中国和日本的金银之路已经找到，可供最宽宏大量的国王和王后陛下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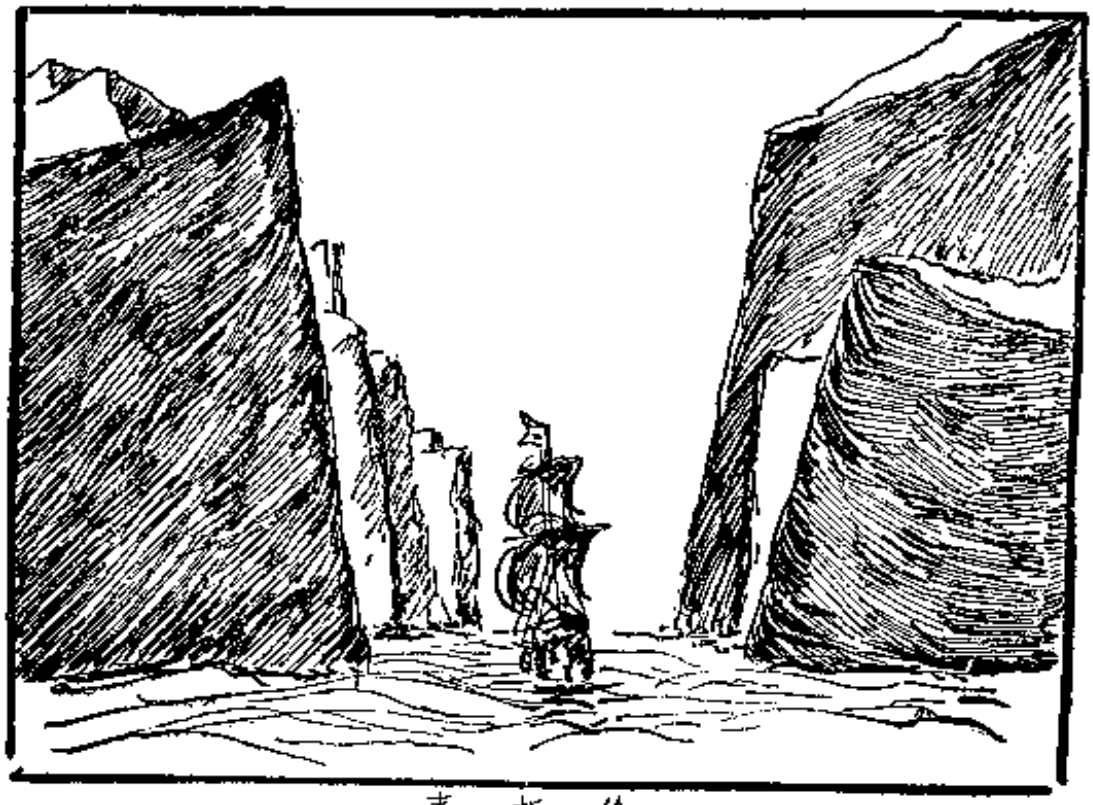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哥伦布并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他快要去世时，当他在第四次航行中踏上南美大陆时，他可能也怀疑过他所有的发现并不很成功。但他至死仍然坚信，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没有大陆存在，他也相信他已经找到了直通中国的那条路线。

与此同时，坚持东行路线的葡萄牙人却比较幸运。在1498年，华斯哥·达·伽马成功地到达马拉巴尔海岸，並装载了一船香料安全地回到里斯本。1502年，他再次航行

至此访问。但是西行路线的探险工作却十分令人失望。1497年和1498年，约翰·卡波特和塞巴斯蒂安·卡波特曾试图寻找通往日本的路，但他们看到的只是纽芬兰大雪覆盖的海岸和岩石。这是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初次见到过的。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担任了西班牙的舵手长（新大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勘探过巴西的海岸，但他却没有找到东印度群岛等地的丝毫踪影。

1513年，哥伦布死后七年，欧洲的地理学家们开始领悟到事实真相。华斯哥·努涅茨·德·巴尔沃亚曾越过巴拿马地峡，爬上了达里安著名的山峰，从高处看到一大片水域，这好象说明另有一个大洋存在。

最后在1519年，一支由五艘西班牙小船组成的船队，在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德·麦哲伦指挥下向西行路线航行（不能向东，因为东路完全由葡萄牙控制，不允许竞争），以便探索香料群岛（即印尼的摩鹿加群岛）。麦哲伦越过非洲和巴西之间的大西洋向南行驶，到达巴塔戈尼亚与火岛之间的一条狭窄海峡。巴塔戈尼亚意即"大脚掌人的土地"，火岛之称得自一天夜里水手们所看到的火光，即岛上有土著的唯一标志。麦哲伦的船队受到在海峡吹刮的强烈风暴和暴风雪的袭击约达五星期之久，只得随风漂流。水手们发生叛变。麦哲伦用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了暴乱，并把两名水手送上陆地，让他们留在那里忏悔自己的罪过。最后大风暴平息，海峡变得宽了，麦哲伦来到一个新的海洋。这里风平浪静，他称之为太平的海洋——太平洋。之



麦 哲 伦

后他继续向西航行，航行了九十八天不见陆地踪影，他的水手们几乎由于饥渴而死光。他们吃成群出现在船上的老鼠，老鼠吃完后就一片一片地咀嚼船帆以充饥。

1521年3月，他们终于看到大陆。麦哲伦称之为“土匪之国”，因为那里的土著能偷什么就偷什么。之后他们又继续西行到了香料群岛！

他们又看到了陆地，那是一群孤独的岛屿。麦哲伦以他主子查尔斯五世之子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菲律宾群岛。菲利普二世因不愉快事件而未能在历史上留下美名①。开始时，麦哲伦受到很好的欢迎，但当他用船上的大炮胁

① 菲利普二世（1527—1598）于1588年装备了强大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遭到彻底失败。——译者

迫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时，他，还有他的许多船长和水手，都被土著杀死。幸存的水手把所剩三艘船中的一艘烧掉，又继续航行。他们发现了摩鹿加群岛，即著名的香料群岛；他们看到了婆罗洲（加里曼丹），到达了蒂多雷岛。在这里，两艘船中的一艘因漏水不能继续使用，连同船员留了下来。"维多利亚"号在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指挥下，越过了印度洋，错过了机会，未见澳大利亚北岸（直到十七世纪前半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平坦土地上探险时才被发现）。此后，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到达西班牙。

这次航行是所有航行中最值得注意的。全程历时三年，其成就是以牺牲大批人员及金钱为代价而取得的。但这次航行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地球是圆的，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地方不是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而是单独一块大陆。从那时起，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将全部精力用于发展他们与印度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为了防止竞争者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当选担任最高圣职的教皇的唯一公认的异教徒）不得已用格林威治以西经度五十度，即所谓1494年托尔德西里亚条约的分界线，将世界平分为两个部分。葡萄牙人只能在此分界线以东建立他们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只能在西侧建立他们的殖民地。这亦说明为什么除了巴西以外整个美洲都成为西班牙属地，而东西印度群岛及非洲大部成为葡萄牙属地，直至英国和荷兰殖民者（他们根本不把教皇的决定放在眼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把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夺走为止。

当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消息传到中世纪证券交易中心，威尼斯的利奥尔托岛时，引起了一片恐慌。证券、债券暴跌百分之四十或五十。过了不久，他们看到哥伦布想要发现通往中国的道路没有成功，威尼斯商人才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但是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行证实了通往印度的东方水路是切实可行的。于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商业中心——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统治者们开始为当初没有听从哥伦布而感到后悔，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的地中海只能是一个内陆海。他们同东印度群岛等地和中国的陆路贸易降低到无足轻重的比例。意大利昔日的光荣已不复存在。大西洋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因而也是文明的中心，直至今日仍然如此。

你们可以看到，从五千年前的古代开始，文明是以怎样奇特的方式前进的。尼罗河谷的居民首创文字，保留了历史记载。文明从尼罗河走到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又转到克里特岛、希腊和罗马。地中海成为商业的中心，沿海诸城市成为艺术、科学、哲学和学术的摇篮。到十六世纪，文明的中心又移到西方，使大西洋沿岸的各国成为世界的主人。

有些人说世界战争对欧洲诸国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大西洋的重要性。他们期望文明横过美洲大陆，在太平洋找到新的栖所。但我对这点是怀疑的。

随着西行航路的发展，船只的大小稳步增长，航海家的知识不断增广。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平底船被腓尼基

人、爱琴海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帆船所取代。这些船随后又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采用了横帆帆船而被淘汰。横帆帆船又被英国和荷兰的满帆大船排挤掉。

但是现在，文明不再依靠船只了。飞机已经取而代之，并且将继续取代帆船和轮船。以后的文明中心将依靠飞机和水力的发展。海洋将再次成为小鱼儿的宁静家园，就象远古时代它们和人类最早的祖先一同分享它们的深水栖所一样。

42

佛陀和孔夫子

佛陀（释迦牟尼）和孔夫子的事迹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地理大发现，促使西欧的基督徒同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接触密切起来。当然，他们知道基督教并非世上唯一的宗教，还有伊斯兰教，也还有北非的部族崇拜木柱、岩石和枯树。到印度和中国来的基督教侵略者又看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未听说过基督，他们也不愿意听信基督教，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已有几千年历史，远胜于西洋的宗教。我们现在讲的是全人类的故事，不仅仅是欧洲人或西半球人的故事。所以，你们应当知道一些关于两位东方教主的事迹：他们的教训和行为典范，至今仍然影响着同我们在世上一起走着人生道路的大多数旅伴的思想和行动。

在印度，公认的宗教导师是佛陀。他的生平饶有趣味。他于公元前六世纪出生在望得到巍峨的喜马拉雅山的地方[①]。在此之前四百年时，第一位亚利安族（这名称是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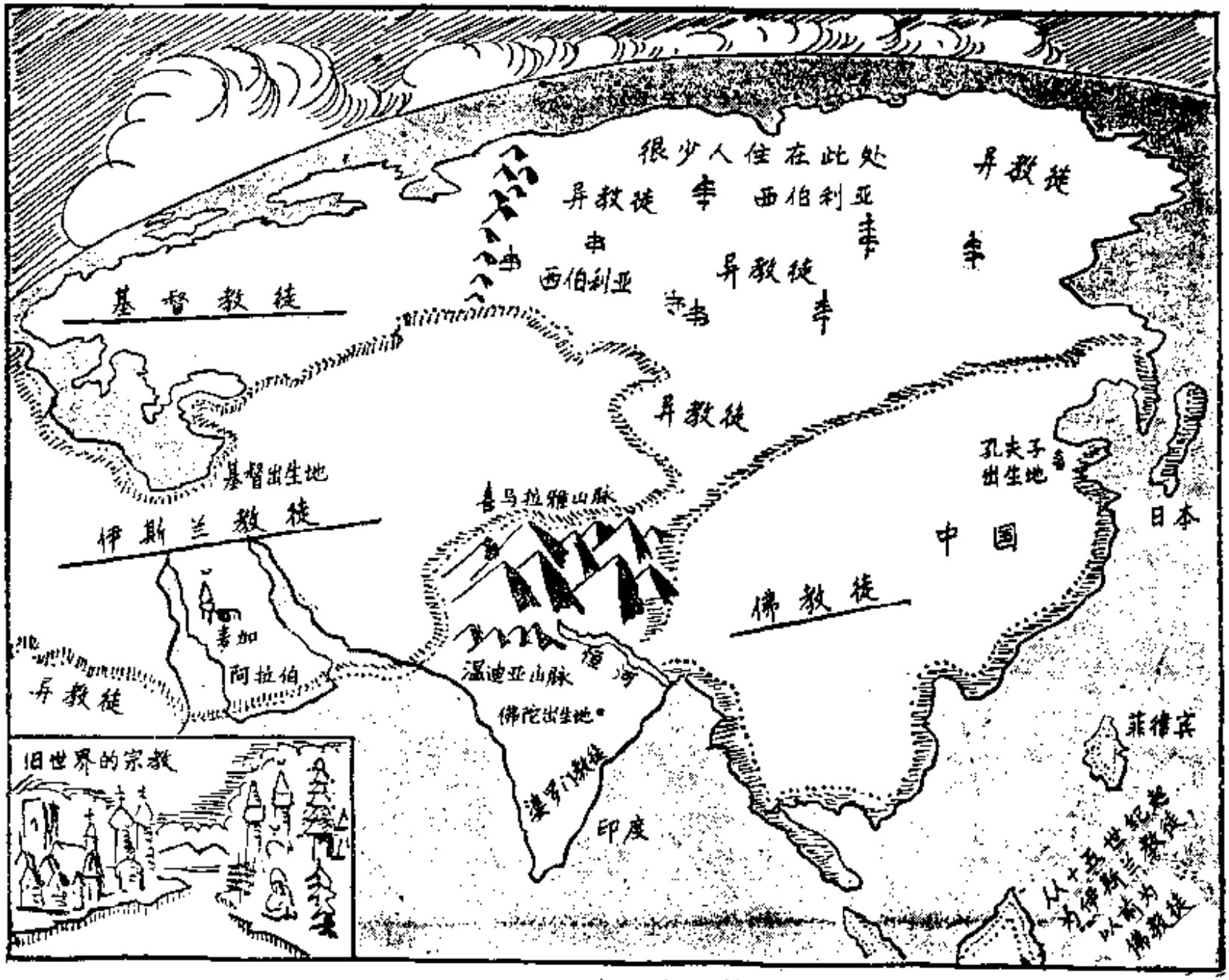
① 按即在今尼泊尔境内。——译者

欧语族的东方支系自加的）的伟大领袖琐罗亚斯德曾在这里讲道，教导人们把人生看成一场创世主善灵同着恶鬼邪灵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也就是善神与恶神的斗争。佛陀的父亲名叫萨多达那，是萨吉亚斯族的首领，很有势力。他的母亲玛亚玛雅，是邻近一个王国的公主，少女时即结婚。但是丘陵上空的月亮，已经圆缺了许许多多次，而她的丈夫仍然没有得到将来继位治国的后嗣。到她五十岁的时候，她的出头日子终于来到。她想回到本族人那里去，让她同自己的族人一起迎接婴儿的出世。

到她童年生活的柯利扬去，要经过一段长途旅行。有一天夜里，她正在仑姆比尼一个花园的绿树丛树荫下休息，她的儿子呱呱堕地。他被起名叫悉达多。但他后来以佛陀闻名。佛陀意为"大彻大悟者"。

悉达多渐渐长大成为容貌英俊的王子。十九岁时与堂妹雅苏达拉结婚，婚后十年间，他居住在与受苦受难的世界相隔绝的宫廷高墙之内，等着继承其父为萨吉亚斯的国王。

在他三十岁那年的一天，他乘马车出宫门，瞥见一个老人，因劳动而形容憔悴，手脚软弱无力得难以站立了。悉达多指着老人问他的马车夫查纳。马车夫回答说，世界上这样的老人比比皆是，谁也管不了那么多。年轻的王子心里难过，却默默无言地回去同妻子、父母一起生活，设法让自己快乐。不久以后，他又从宫廷外出，马车碰上一个重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悉达多又问查纳，这人何故病


很少人住在此处
异教徒
西伯利亚
异教徒
基督教徒
异教徒
基督出生地
伊斯兰教徒
喜马拉雅山脉
麦加
阿拉伯
异教徒
温迪亚山脉
佛陀出生地
恒河
孔夫子出生地
日本
中国
佛教徒
菲律宾
印度
旧世界的宗教

三 大 宗 教

重。马车夫回答说，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患病的人，那是免不了的，没有办法，也没有什么关系。年轻的王子非常悲伤，仍然回到自己的家人那里去了。

几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悉达多吩咐给他套上马车，拉他到河里去沐浴。在途中，他的马忽然因见到一个死人而受惊了。那个腐烂着的尸体，伸开四肢横卧在路旁的水沟里。年轻的王子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不由得心惊肉跳。查纳叫他不要管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世界上到处有死人。生命的规律决定万物必有一个尽头。没有永存的东西。所有的人，个个要进坟墓，无一能幸免。

当夜，悉达多回到家里时，有乐声在迎接他，原来是在他外出的时候，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老百姓知道王位有了继承人，皆大欢喜，许多人击鼓庆祝这件大事。但是悉达多却无心同大家一起欢乐。人生的帷幕已经向他揭开，他已看到了人生的恐怖。映入他眼帘的死亡和苦难的情景犹如一场恶梦萦绕在他脑际。

半夜，月明如镜，悉达多醒来，思索着许多问题，除非他能找到人生之谜的答案，他再也无法感到快乐了。他决定离开亲爱的家人，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这个答案。他悄悄地走进他妻子和孩子正在熟睡中的房间。然后叫人把忠心的查纳叫来，跟着他出走。

于是，两个人在漆黑的深夜里走着，一个要去寻求灵魂的安宁，一个要忠诚地伺候敬爱的主人。

当悉达多在印度人民中间流浪了许多年的时候，印度

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印度人的祖先，印度土著，被好战的亚利安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之后，亚利安人即成为千百万驯良的棕色人的统治者和主子。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大统治权，把人口分成不同的等级，逐渐地将一种最僵硬的种姓等级制度强加于印度土著。印欧语族的后裔成为最高阶级，即武士和贵族阶级。其次是僧侣。以下是农商阶级。而原来的本地印度人形成一个被轻视的沉入苦难深渊的奴隶阶级，被称为贱民，永世无望翻身。

甚至宗教也是和种姓有关。印欧语族老一辈战士在几千年流浪中经历了许多罕见的冒险事迹，这些经历被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称为《吠陀经》。书是用梵文写的，梵文与欧洲大陆的各种语言，与希腊文、拉丁文、俄文、德文等几十种其它文字都有紧密联系。能念这部神圣的书的人，限于上面的三个种姓阶级。最下等的所谓贱民是不允许知道圣书内容的。一个贵族或是僧侣如果教导贱民学习圣书的话，这人便祸事临头了！

因此，大多数印度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既然这个世界不能赐予他们快乐，他们必然要从别地方去寻找解脱痛苦的救星。他们设法从他们对于来生蒙福的冥想中汲取点滴安慰。

印度人信奉婆罗吸摩为众生之父，即操生死之权的最高主宰，并把他当作完善的最高理想来崇拜。他们认为人生最崇高的目的在于学习婆罗吸摩之摒弃一切追求富贵和权势的欲望。他们认为圣洁的思想比圣洁的行动更加重要。

因而有许多人到荒漠去，吃树叶活命，饿其体肤，以便以光荣的默念来求得婆罗吸摩的光辉、智慧、良善和仁慈，从而滋养他们的灵魂。

悉达多时常观察这些为追求真理而远离骚乱的城镇与乡村的孤独流浪者，决意仿效他们的榜样。他剃掉头发，将珠宝连同一封告别信叫忠诚的查纳送回家中。于是，这位年轻的王子，一个随从也不带，独自一人移居荒野。

他的虔敬的行动不久誉满山谷，有五个青年来见他，请求允许他们聆听他的智慧之言。他说，假若他们愿意跟从他，他便同意当他们的导师。他们答应跟随他。他便带着他们进入山中，在温迪亚山脉的寂寞山峰间对他们讲授他所知道的一切，时间长达六年之久。但到这一阶段的学习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境地，他所抛弃的世界依然在诱惑着他。于是他叫他的学生们离开他。他独自坐在一株枯树的树根上禁食四十九昼夜。最后才如愿以偿。在第五十个晚上，婆罗吸摩亲自向他的忠仆显灵。从此以后，悉达多便称为佛陀，被奉为受派遣把凡人从不幸的必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大彻大悟者”。

佛陀在恒河流域度过他一生最后四十五年岁月，宣讲他的简单教训：谦恭、温柔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元前488年，他寿终正寝，深受万人景仰爱戴。他并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传讲教义。甚至最下级的贱民也能自称为他的门徒。

这件事却使贵族、僧侣和商人大为不悦。他们竭尽全力破坏这种既承认一切众生一律平等，又使人人都能寄希望于较幸福的来世（投胎后再生）的宗教信条。他们尽快地教导印度人回复到以禁食和折磨自己的有罪之体躯为主的古代婆罗门教的旧信条。尽管如此，佛教是消灭不掉的。慢慢地，佛陀的门徒爬过喜马拉雅山谷，进入了中国。又渡过黄海，向日本人民传讲他们导师的教训，并让他们忠实地遵行伟大导师禁用武力的意旨。今天，信奉佛陀教主的人比过去还多。佛教徒总人数超过基督教徒和穆罕默德的信徒之总和。

至于孔夫子，这位古代中国圣贤的生平故事比较简单。他生于公元前550年，过着恬静、平淡、崇高的生活。当时中国还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行劫的封建主和盗匪对一个个城市肆意劫掠，使繁华的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平原变成饿殍遍野的荒漠。

孔夫子热爱百姓，竭力设法拯救他们。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不相信使用武力。他认为对人民绳之以法不能造就新人，唯一可行的挽救办法是改变人心。他肩负着改革东亚广阔平原上亿万同胞的品德的任务，这似乎是无望完成的。他却"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国人从来不热衷于我们所谓的宗教。他们也和大多原始人民一样相信幽灵鬼神，但他们没有先知，不承认"天启的真理"。孔夫子可说是世界伟大的精神领袖中唯一没有见过"异象"，没有宣称自己是神所派遣的使者，也从来未曾说过他听见了上帝的声音而受感

动的教主。

他只是个通情达理、仁慈为怀的人，比较喜好独自周游，爱用他不离身的洞箫吹出忧郁的调子。他既不要求人们追随他，也不要求人们拥戴他，崇拜他。他酷似希腊的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学派中那些相信为人正直、思想纯正，不要报答，只求问心无愧因而心灵平安的贤士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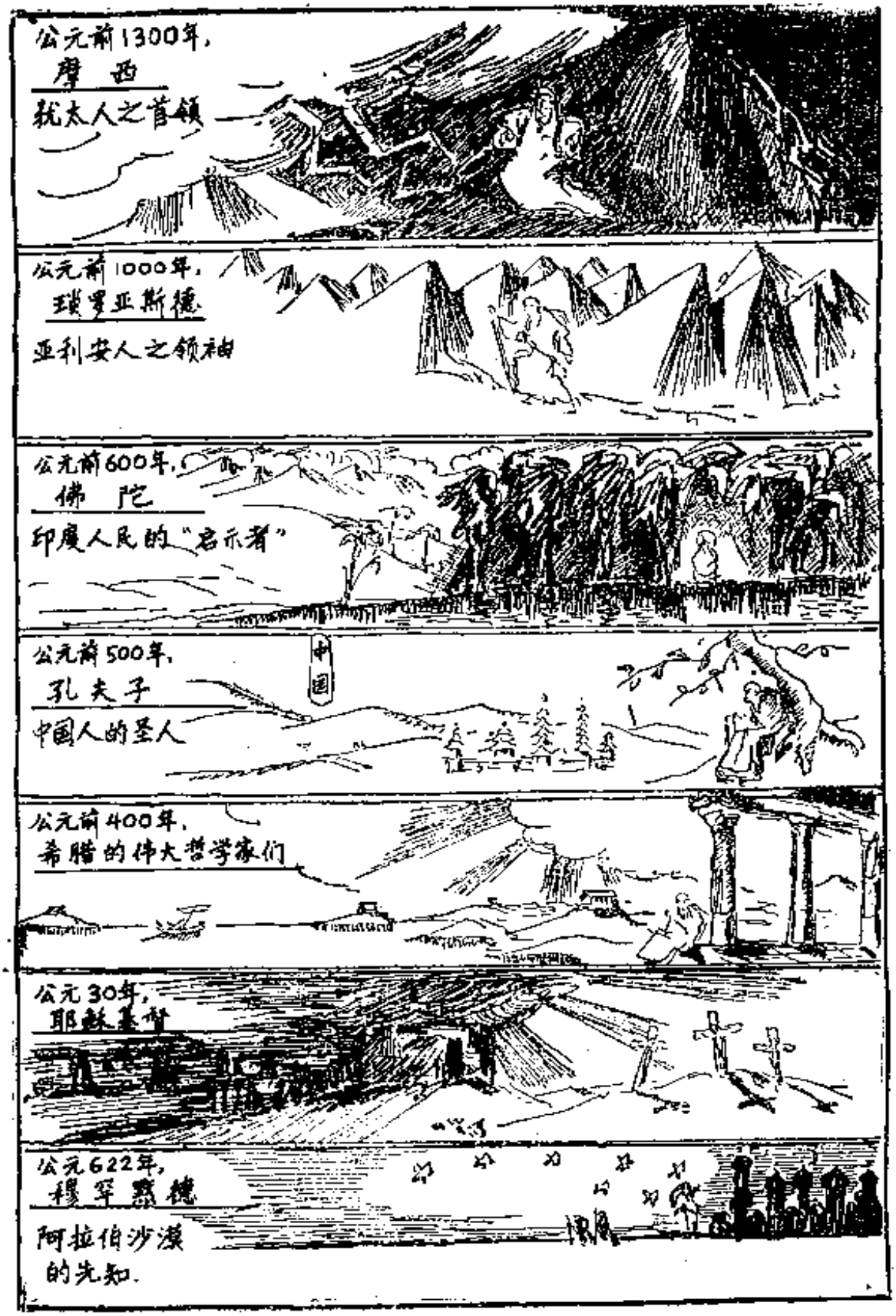
孔子是最宽容的人，他破格地去见创立中国道教哲学体系的另一中国伟大领袖老子。所谓"道教"只不过是金律①的早期中文版而已。

孔子从来不憎恨任何人。他教导人们保持极端自制的美德。按孔子的教导，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从来不会被任何事激怒，而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正如同那些圣贤，明白凡是人所遇见的事，无一不是终究对人最为有益的。

起初他只有几个学生，以后逐渐增多。到公元前478年他辞世时，已有好些王公承认自己是孔子的信徒。当耶稣基督降生于伯利恒的时候，孔子的哲学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思想的组成部分。从那时直到现在，它依然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尽管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原有的形式了。宗教大多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当初基督教导人们要温和谦恭，摆脱世俗的野心。但到了他被钉死在各各他以后十五个世纪时，基督教会的首脑却用不计其数的财宝来建造一座与凄凉的伯利恒马槽毫无共同之处的豪华宫殿。

---

① 西洋人所称的金律是："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见《马太福音》。——译者


公元前1300年，
摩西
犹太人之首领
公元前1000年，
琐罗亚斯德
亚利安人之领袖
公元前600年，
佛陀
印度人民的"启示者"
公元前500年，
中国
孔夫子
中国人的圣人
公元前400年，
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
公元30年，
耶稣基督
公元622年，
穆罕默德
阿拉伯沙漠
的先知.

老子以金律教导世人。在不到三个世纪后，无知的愚民把他塑造成一个凶狠的上帝，把他的明智戒律，埋葬在一堆迷信的垃圾下面，致使普通的中国人生活于惊恐与骇怕之中。

孔子向学生阐明孝顺父母的美德，使他们把纪念先辈看成比为儿孙谋福利更为重要。他们有意背向未来，而企图面对无限黑暗的过去。拜祖宗成为正式的宗教仪式。他们宁愿让祖坟不受惊扰地座落在充满阳光的山坡较肥沃的土地上，而把麦子和稻子播种在山坡另一面的多岩石的贫瘠不毛之地。他们宁愿挨饿，遭受饥荒，也不敢亵渎祖坟。

与此同时，孔子的隽言警语始终或多或少地控制着越来越多的东亚民众。儒教以其寓意深刻的格言和敏锐的观察经验，给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增添一点哲学常识，影响着他的一生，不管他是在冒着蒸汽的地下室里工作的洗衣工，还是住在与世隔绝的宫廷高墙之内的治理大片土地的统治者。

十六世纪时，西方世界的热心宗教、却不很文明的基督教传教士，同东方的古老教义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了。早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看到了和平宁静的佛像，凝视着孔子的可敬画像，感到莫明其妙，丝毫不知如何尊敬这些先知，只好置之一笑。他们轻易地下结论，认为这些陌生的神明仅仅是地道的恶魔，代表着偶像崇拜和左道邪教，是不值得教会的忠实信徒尊敬的。而当他们的香料和丝绸贸易似乎是受到佛陀和孔子的幽灵干扰时，这些欧洲人便用

枪弹和葡萄弹来袭击“邪恶势力”。这样一种制度必然产生一定的损害，遗留给我们一种不愉快的、怀有敌意的传统，对最近的未来是没有好处的。

43
宗教改革

最好把人类的进步比喻为一个庞大的摆，永无休止地前后摆动。文艺复兴时期，对文艺热忱，对宗教冷淡；接着在宗教改革时期，反过来，对宗教热忱，对文艺冷淡了

你们一定听说过宗教改革，你们联想到的该是一伙人数不多却具有勇气的清教徒，为了寻求“宗教崇拜的自由”而远涉重洋。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基督教新教的国家的人们，对宗教改革这个词，笼统地理解为“思想自由”。马丁·路德代表着这个进步运动的先锋。但是历史既然不止是对我们光荣的祖先的一连串赞誉之词，还包含更多的东西，并且用德国史学家朗克的话来说，我们得设法追究一下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样一来，历史事实就会显得有所不同。

在人类生活中，很少事是纯粹好或是纯粹坏的。很少事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忠实的编年史家就有责任将每一历史事件的所有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作一真实的记载。这样

做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各有所爱，各有所憎，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公允，切勿让我们的偏见产生过多的影响。

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我是在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教国家的新教中心长大的。我一直到十二岁时才亲眼见到天主教徒。当我遇见他们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有点害怕。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或译异端裁判所）把几千人烧死、绞死、碎尸解肢等历史故事我是熟悉的。这是阿尔巴大公为了惩罚荷兰人信以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异端"所设立的。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真事，情景宛然如昨。当然也可能再次发生。重演圣巴瑟洛缪大屠杀之夜[①]还是可能的，而我这个可邻的小人儿穿着睡衣被杀害，尸体被扔出窗外，正象过去可敬的柯利尼将军所遭遇的那样。

在此以后，我有多年住在天主教的国家。我觉得那里的人民和我过去所住那个国家的同胞一样聪明，并且和蔼得多，宽厚得多。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我开始发现，正如同宗教改革时期有新教徒有理的一面一样，也还有天主教徒有理的一面。

当然，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纪，实际经历了宗教改革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他们总以为自己什么都对，敌人则一切都错。问题是你去绞死人，还是被人绞死，双方都愿意绞死别人。这既不算不人道，也不必承担罪责。

---

① 1572年天主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及法国其他地方于8月24日圣巴塞洛缪（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节之夜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 译者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1500年时的世界。这个年代容易记住，正是查理五世出生的那一年。中世纪的封建割据已经让位于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这些国王中，势力最强大的是查理大帝，当时他还是摇篮中的婴孩。他是哈布斯堡王族最后一个骑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勃艮第大公，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勇敢者查理野心很大，侵法胜利后，被瑞士的独立农民所杀），他又是斐迪南和伊萨贝拉的外孙。因此查理这个孩子继承了世界地图上大部分土地，就是他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叔伯、堂兄弟和姑妈等等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以及这些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奇怪的命运嘲弄，使他出生于当初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时候用作囚牢的法兰德斯王公的城堡。尽管查理是西班牙国王、德意志皇帝，他所受的却是佛兰芒人（荷裔比利时人）的教育。

因为他失去了父亲（据传是被毒死的，但未被证实），母亲发疯了（她带着已故丈夫的棺材在她的领土各地旅行），他是在他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教管下长大的。他被迫统治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一百多个异乡的民族，但他成长为一个佛兰芒人，天主教教会的忠实儿子。他却十分反对宗教的不宽容。他从小是个懒孩子，长大后也是个懒人。命运注定他要在世界发生宗教狂热的骚动中统治世界。他经常从马德里急忙奔赴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日急奔维也纳。他热爱和平与宁静，却总过着戎马生涯。

我们看到他在五十五岁时以极度的憎恨与愚蠢，十分厌恶地背弃了人类。三年之后，他精疲力竭，在绝望中死去。

关于查理就讲到这里。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势力教会又怎么样呢？自从中世纪伊始，教会开始征服异教世界，教导人们虔诚正直的生活带来的好处，这时，教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教会变得太富有了。教皇不再是一群贫苦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的是宏伟的宫廷，在他周围有画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他的大小教堂挂满了新颖的圣像，把圣者画成酷似希腊的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教皇把时间分配得很不平衡：用百分之十的时间从事治理国事，把其余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用来玩赏罗马塑像，最新出土的希腊花瓶，设计新的避暑别墅，或者彩排一出新戏。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仿效教皇的榜样，主教和教士又仿效大主教的榜样。但是农村的神父却依旧忠于职守，远离万恶的世界和异邦人对美和享乐的爱好。有些修道院中的僧侣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初发誓要过贫困的简朴生活，竟然胆敢奢侈作乐，只求少出些众目共睹的丑事，农村的神父对这样的修道院就尽量避开。

最后，再讲讲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他们兴旺发达，住上了好房子，把孩子们送进较完备的学校，他们把城市建设得比过去美丽。他们有了火器，便能同过去的仇人，世世代代向他们的商业课以重税的王公强盗，处于同等地位。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要角色，我就向你们交代这些。

现在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产生了什么影响，明白了这一点，你们才会懂得：为什么学问和艺术的复兴必然引起对宗教的兴趣的复兴。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是意大利。从那里又传播到法兰西。它在西班牙没有生根开花，因为西班牙人同摩尔人作战达五百年之久，结果使他们眼光短浅，对于一切宗教事物盲信盲从。文艺复兴的领域逐渐扩大，但当它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就改变了性质。

北欧的人民，生活在与南欧迥然不同的气候里，他们的人生观也与南欧邻居们的显然各异。意大利人过着阳光灿烂的户外生活，他们爱欢笑，唱歌，及时行乐，这是很自然的。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却不然，他们多半过着室内生活，听着雨水拍打他们的舒适小洋房紧闭的窗户的嘀嗒声，他们少言寡笑，对待各种事物比较严肃认真。他们无时无刻不意识到他们的灵魂不灭。对于他们所认为神圣的，该崇敬的事物，是不能轻易开玩笑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方面，诸如，书籍、古代作家的研究、语法学、教科书等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但是文艺复兴的主要成果之一，恢复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异教文明，却使他们心里充满恐惧。

但是，教皇统治和红衣主教团几乎全部由意大利人组成，这些人把教会搞成了一个俱乐部，人们在那里大多谈论艺术、音乐和戏剧，极少提到宗教。于是，严肃认真的北方同那较为文明、却对宗教态度冷淡的随随便便的南方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扩大，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教会所受到的

危害。

有几个次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而不是英国或瑞典等国。德国人自古对罗马就有宿怨。皇帝同教皇争吵不休，给双方带来极大痛苦。在其它欧洲国家，政权操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手中，统治者便能保护其臣民使之免受贪婪的主教们侵害。在德国，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皇帝管辖着一群蠢蠢欲动的王公、侯爵，善良的市民是直接受主教和教士摆布的。这些高僧试图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所喜爱的堂皇大教堂的建筑聚敛大笔钱财。德国人认为这些人是在骗取他们的钱，当然对他们大为不满。

另外，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到的原因：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北欧，书籍价钱便宜，而《圣经》不再是只有僧侣才能够占有和讲解的神秘手抄本了。它已经成为父亲和孩子都通晓拉丁文的许多家庭的必备之书。普通人读《圣经》原是教会法律所禁止的，可是现在全家人都读起《圣经》来了。他们发现，主教和教士对他们讲的许多事情同《圣经》原文有不相符合之处。这就引起怀疑。人们开始追究问题，而问题若得不到解答，就会招致很大的麻烦。

攻击是由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向僧侣开火而开始的。这些人文主义者在内心深处还是非常尊重和崇敬教皇的，不愿把冲击的矛头指向这位最神圣的人物。不过那些安逸地受到富足的修道院的高墙庇护、又懒惰又无知的僧侣们，却是不易多得的开玩笑的对象。

令人惊奇的是，这场战争的领袖竟然是教会的极其忠

顺的儿子。他原名杰勒德·杰拉德佐，通常称做埃拉斯穆斯，原来是个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穷孩子，曾就读于托马斯·阿肯皮斯毕业的同一德文特的拉丁学校，后来成为教士，曾有一时住在修道院。他旅行到过许多地方，把广博的见闻写成小说。当他开始写小册子的生涯（在今天他该被称为社论作家）时，刚刚问世的以《无名小卒的书信》为题的一系列佚名书信，使全世界都感到妙趣横生。这些信是用一种奇异的德语—拉丁语写的打油诗，近似现代的五行滑稽诗。在书信中，将中世纪后期僧侣的愚蠢和傲慢暴露无遗。埃拉斯穆斯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是个学问渊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者。他将《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正确地加以修订，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给了我们第一本拉丁文《新约圣经》。他和罗马诗人塞勒斯特（公元前86—34）一样，相信"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嘴边挂着微笑来阐明真理"。

他在1500年去英国访问托马斯·摩尔爵士期间，用了几个星期写成一本很有趣味的小册子，书名《愚人的赞美》，运用一种极其锐利的伤人武器——幽默来攻击僧侣及其轻信的追随者。这是十六世纪的一本畅销书。后来译成几乎所有各种文字。这本书也引起人们注意到埃拉斯穆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提倡对教会的许多弊端进行改革，并且呼吁人文主义者伙伴们帮助他完成这项促使基督教信仰的再生之伟大任务。

但是他的美好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埃拉斯穆斯太讲

路德翻译《圣经》

理性，太宽容，不能使大多数与教会为敌的人们满意。他们期待一个更加坚强的领袖。

这人终于出现，他名叫马丁·路德。

路德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农民，头脑特别聪敏，又有很大勇气。他是个大学生，厄尔福特大学文学硕士；后来进入多明我会修道院。之后在维滕堡神学院担任教授，开始向他萨克森家乡的不热心宗教的农家孩子讲解《圣经》。他有很多课余时间，便用来研究《新旧约圣经》的原文。不久，他发现教皇和主教所讲的道理，同耶稣基督原来的教训大相径庭。

1511年，他因公到了罗马。当时，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曾为儿女而聚敛财富的教皇已经死了。他的继续人朱利叶斯二世，就其个人品性来说是无可指摘的，但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仗和建造教堂等事业。他的虔敬并没有对这位严肃认真的神学家产生什么印象。路德大失所望地回到维滕堡。然而更大的祸患还在其后。

宏伟的圣彼得大教堂原是按朱利叶斯一世的遗愿，由他的继承者修建的。刚一开始建造，就已经需要修理。亚历山大六世把教皇财库的钱全部用于建筑了。1513年利奥

十世继朱利叶斯为教皇时，财政濒临破产。他恢复过去做过的一项筹现款的老办法，开始销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就是用一定数目的钱换得一张羊皮纸，允许罪人可以缩短他死后需要呆在炼狱里涤罪的时间。按照中世纪后期的信条，这是完全合法的；教会既有权为凡是在死之前真正忏悔的人赦罪，教会当然也有权可以通过它为罪人向圣者代为祈祷而缩短其灵魂呆在幽暗的炼狱里涤罪的时间。

不幸的是，这些赎罪券必须用钱来买。不过这确实是增加收入的一个轻而易举的办法。况且，实在穷得买不起的人也可以免费领取。

碰巧，在1517年时，有一个名叫约翰·特茨尔的多明我派僧侣被派到萨克森地区专门销售赎罪券。这位约翰兄弟原来是个擅长强卖的推销员，说老实话，他确是有点过份急切了，他的经营方法触怒了这块小公爵领地的居民。而路德是个老老实实的人。他怒不可遏，做出一件急躁的事来。在1517年10月31日，他走到维滕堡的宫廷教堂的门前，在门上贴出一张写着九十五条条陈（或论点）的纸，攻击教会销售赎罪券。这些条陈是用拉丁文字的。路德本无意于掀起一场反叛，他并不是革命者。他只是反对销售赎罪券制度，并希望他的教授同事们理解他的见解。这件事纯然是教士和教授界人士间的私事，并非要引起怀有偏见的世俗公众的注意。

不幸的是，正当那时，全世界开始对当代宗教事务感兴趣，要讨论任何问题而不立即造成严重的思想上的骚动

是没有可能的。不到两个月，全欧洲都在热切讨论萨克森神父的九十五条论点了。每个人要由自己决定站在哪一边。每个无知的神学小卒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教皇当局大为震惊，他们命令这位维滕堡教授到罗马去陈明他的行径。机灵的路德想到了胡斯的遭遇，他不敢遵命，于是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路德当着赞许他的群众的面，烧掉了教皇的训令。从此，他和教皇之间已无和平可言。

尽管不是路德自己的意愿，他成了一大队不满意的基督徒军队的领袖。德国爱国者乌利奇·冯·胡顿赶来保护他。维滕堡和厄尔福特、莱比锡等大学的学生们都愿意在路德万一被当局囚禁时提供支援。萨克森选帝侯再三向他保证支持。只要路德留在萨克森领土上，无人能加害于他。

这一切发生在1520年。查理五世已满二十岁。作为半个世纪的统治者，他必须同教皇搞好关系。他召集在莱茵河畔举行的沃尔姆斯会议，谕示路德到会解释他的非常行为的动机。路德这时已是德意志民族英雄了，他毅然前往，在会上拒绝对他所说的和所写的收回一个字。他的良心只受制于上帝的旨意，他活着要凭良心，也不惜为良心而死。

沃尔姆斯会议经过相应的审议发布敕令，判定路德是一个在神和人面前的不法分子，丧失公权者，禁止所有的德国人供他吃、喝和留宿，禁止人们阅读这个卑怯的异端分子所写的书，哪怕是一字一句都不许读。但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却安然无恙。德国北方人民都斥责这项敕令极不公正，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公文。为了更稳妥地保护路德，

他们把他隐藏在属于萨克森选帝侯的华特堡城堡。在那里，路德蔑视教皇的权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德语，使所有德国人民都能亲自阅读和理解上帝的话。

到了此时，宗教改革已经不再是精神的或宗教的事了。那些厌恶把教堂造成美丽的现代化建筑的人们，利用这一骚乱时机来袭击和毁坏他们既不会欣赏因而也不喜欢的教堂建筑。受穷的骑士们，试图乘机攫取修道院所属土地以便补偿过去的损失。不满意的王公们趁皇帝不在之机加强自己的权力。饥寒交迫的农民们则仿效半疯癫的捣乱分子尽量利用时机来攻击自己的主子，以过去十字军的热忱，竭尽抢劫、凶杀、焚烧之能事。

突然迸发的骚乱席卷整个帝国。有一些王公成了新教徒（由于新教徒意为随从路德"抗议"的人），他们就迫害信天主教的臣民。另一些王公仍信天主教，就把信奉新教的臣民送上断头台。1526年召开斯贝雅会议，试图解决关于臣民的忠顺问题，规定"所有臣民必须同公侯领主信奉同一教派"。这样一来，德国变成一个上面有千余敌对的小侯国、小王国的纵横交错的棋盘，造成一种几百年都得不到政治上正常发展的局面。

1546年2月，路德去世，就埋葬在他二十九年前抗议销售赎罪券、贴出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点的那个教堂内。不到三十年功夫，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冷淡、开着玩笑的、笑着的世界已经转变成为宗教改革时期争论、吵架、訾议、开辩论会的世界。教皇统治的世界精神帝国突然消亡，整

个西欧变成一个大战场：新教徒同天主教徒在那里为了各自的某些神学教义之更加发扬光大而相互厮杀。这些神学教义对现代人来说，犹如古代伊特拉斯坎人的神秘铭文一样令人费解。

44

宗教战争

宗教大争论的时代

十六和十七世纪是宗教争论的时代。

你只要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你周围的人不断地在“谈论经济”。讨论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工资、工时及罢工等等，因为那是涉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利益的主要问题。

在1600年或1650年间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却闭塞得很，他们除“宗教”外，一无所闻。他们满脑子装的是“宿命论”，“化体论”①、“自由意志”以及上百个其他古怪的名词，这些名词都表示天主教或新教的“真正信仰”的晦涩难解的观念。这些孩子们必须按照父母的意愿受天主教、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茨温利教派或再浸礼教派的洗礼。他们学习路德制定的路德派教义或由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教规”的神学，或念叨以英语印刷出版的《公祷书》中的三十九条信条，并且被告知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的信仰”。

① “化体论”系指圣餐面包和酒化为耶稣的肉和血。——译者

他们听说那位曾结婚多次的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将教会财产全部窃为己有的罪恶勾当，他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并僭越了罗马教皇任命主教和神父的权利。他们只要一听到有人提及神圣的宗教法庭以及法庭的上牢和各种刑罚就吓得魂不附体。此外，也不断有人跟他们讲述一些同样可怕的传闻，诸如一群凶暴的新教徒如何逮住十多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因其老实承认了不同的信仰，便将他们吊死，仅仅以此取乐而已。不幸的是这两个敌对的派别恰好势均力敌，否则这一场斗争就会迅速决出一个胜负。于是，斗争竟拖延了二百多年之久，而且情况之复杂，也决非一言半语能说得清，因而我只能扼要地讲讲重要的情节，欲知详情，请你们不妨去找一本宗教改革史阅读一番。

宗 教 法 庭

继新教的伟大改革运动之后，便是教会内部的一场彻底改革。那些教皇们，只不过是一帮玩儿票的人道主义者和业余的希腊罗马古董商，他们退居幕后，取代他们的是一些办事认真严肃的人，他们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处理那些强加给他们的神圣职务。

修道士们长时期过的那种不光彩的幸福生活告终了。修道士和修女们被迫日出即起，学习阐明教义的著作，看护患者，慰问垂死之人。宗教法庭日夜注视着，只有不带危险性的教义才得以印刷传播。我们一般总是在此时提到那位可怜的伽利略，他太不慎重，用他那具可笑的小小望远镜来阐明天体，还发表了显然违反教会正统观念的某些有关行星的概念，便被关进牢房。但是，对教皇、僧侣和宗教法庭说句公平话，应该说明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样敌视科学和医学，在把那些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当作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方面来说，表现得同样无知和不可容忍。

至于加尔文，他是伟大的法国改革家，他也是日内瓦的一位既是政治上，又是精神上的霸主，他非但帮助法国当局要将迈克尔·塞维图斯(他是西班牙的神学家和医生，因充当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而出名）绞死，而且当塞维图斯设法从法国越狱逃至日内瓦时，加尔文将这位才智出众的人投入监狱，经过长期的审判，全然无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声誉，竟加以异端邪说之罪而批准将他处以火刑。

宗教之争就是这样继续下去，有关这一方面，我们很

少有可靠的资料。但总的来说，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就对这一争端感到厌倦，而且，绝大多数由于宗教信仰而被处以火刑、绞刑及斩首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些诚实的人，他们成了有权势而又严厉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待你们长大成人后请记住）这个词的历史不久，甚至连我们所说的那些"现代人"，也只能对那些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宽容。例如他们宽容一个非洲土著，不管他是个佛教徒还是个伊斯兰教徒，因为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跟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当他们听到他们搞自由贸易的邻居反对受高度保护的关税，加入了关税改革派，还提倡进口税，这时他们便不能宽容了，犹如十七世纪时某个好心肠的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一旦听说他最敬爱的好友成为新教（或天主教）的可诅的异端邪说的牺牲品时不能宽容一样，他们也要用同样的言词来加以谴责。

直到不久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可怕的疾病。如今，当我们看到有人无视个人和家庭卫生，使自己和孩子们感染上了伤寒或其他可以预防的疾病，我们便报告卫生局，卫生官员邀请警察协助将这个有害于大众的病人迁走。在十六、十七世纪，一个异教徒，亦即一个公开怀疑创立新教或天主教的基本教条的男女，被认为是比传播伤寒症更为可怕的危险人物。伤寒症可能（确实有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肉体，而异端邪说，按照他们的说法，肯定会危及人们永恒的灵魂。因此，每一个有理智的良民有责任向警方报告与已树立的秩序为敌的人。否则，就会象现代

人发现了邻居患有霍乱或天花而不向邻近的医生报告一样要受到处罚。

将来，你会听到许多有关预防的药物。所谓预防药物即医生们不等人们得了病才着手去治疗，而是相反地，医生们研究患者健康时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居住条件，清除垃圾，指导他们的饮食，告诉他们应避免的事项，并向他们讲解个人卫生的要点，从而排除致病的因素。这些善良的医生甚至进一步深入各学校指导孩子们如何刷牙，如何防治感冒。

在十六世纪，正如我上面已向你们解释的，认为肉体的疾病远不如危害灵魂的疾病重要，他们形成了一套精神上的预防药物。一待孩子长大到刚能识字时，就要学习真正（而且是"唯一的"）信仰的条规。这一点倒确实间接地有益于欧洲人的全面进步。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

然而天主教徒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考虑到教育，并花费了不少时间。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在耶稣会新制订的教规中找到了可贵的朋友和同盟军。耶稣会这个出色的组织是由一个西班牙士兵创建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罪孽的冒险生涯之后，皈依了宗教。曾经有不少过去的罪人，由救世军指明了他所犯的错误，尽他们的余生，负责帮助和安慰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因而这个士兵感到自己也应为教会做

出贡献。

这个西班牙人名叫伊格纳修斯·德·洛约拉。他出生于发现美洲的前一年，他曾受伤留下了终身残疾，成为一个跛子。在住院期间，他看到了圣母和圣子向他显圣，嘱咐他要改过自新，于是他决心去朝拜圣地，完成十字军的职责。但在访问耶路撒冷后证明他不可能完成此项任务，便回到西方，投入了反对路德教信徒邪说的战斗。

1534年他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学习时，和其他七名学生创立了一个兄弟会。八人相约要过圣洁的生活，主持正义，不追求财富，要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宗教。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兄弟会发展成了一个正规组织，名为耶稣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认可。

洛约拉原是一个军人，遵纪守法，因而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成为耶稣会获得巨大成功的主因之一。他们擅长教育。耶稣会的教师要在受到极完备教育后才被准许对学生作单独的谈话。他们与学生共同生活，参加学生的各种游戏，慈爱地看护着他们。结果，培养出一代新的忠诚天主教徒，他们这些人象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一样认真执行他们的宗教职责。

然而严厉的耶稣会会士并不花费精力去发展穷人的教育。他们出入宫廷，充当未来帝王的私人教师。在下面我向你们讲到三十年战争时，你们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了，但在这一场可怕的宗教狂热终于爆发前，还发生了不少其他事件。

查理五世驾崩后，日耳曼与奥地利即由其弟费迪南统治，其他全部属地西班牙、荷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则隶属于其子菲利普。菲利普是查理与他的嫡亲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所生。由这种表亲结合所生的孩子，易于造成神经不很正常，而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是个疯子，后经菲利普允准将其杀死。菲利普倒不甚疯癫，但他对教会的热忱亦极近似于一种宗教狂。他自信上帝任命他为人类的救世主之一。因而，凡有人胆敢违抗陛下的信仰，就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必须将他根除，以免毒害他的虔诚的邻居们的灵魂。

西班牙当然极为富有：新世界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卡斯蒂利和阿拉贡的财库。然而西班牙也患有一种奇特的经济症。西班牙的农民十分勤劳，妇女们甚至更为勤劳。但上层人士除了加入海陆军或就任公职外，十分轻视其他任何形式的劳动。至于摩尔人，原是些十分勤奋的手工艺匠人，却早被驱逐出国。结果，西班牙这个世界上的金银库，却依然极为穷困，因为必须将大量钱财送往国外以换取小麦以及其它西班牙人不屑于生产的生活必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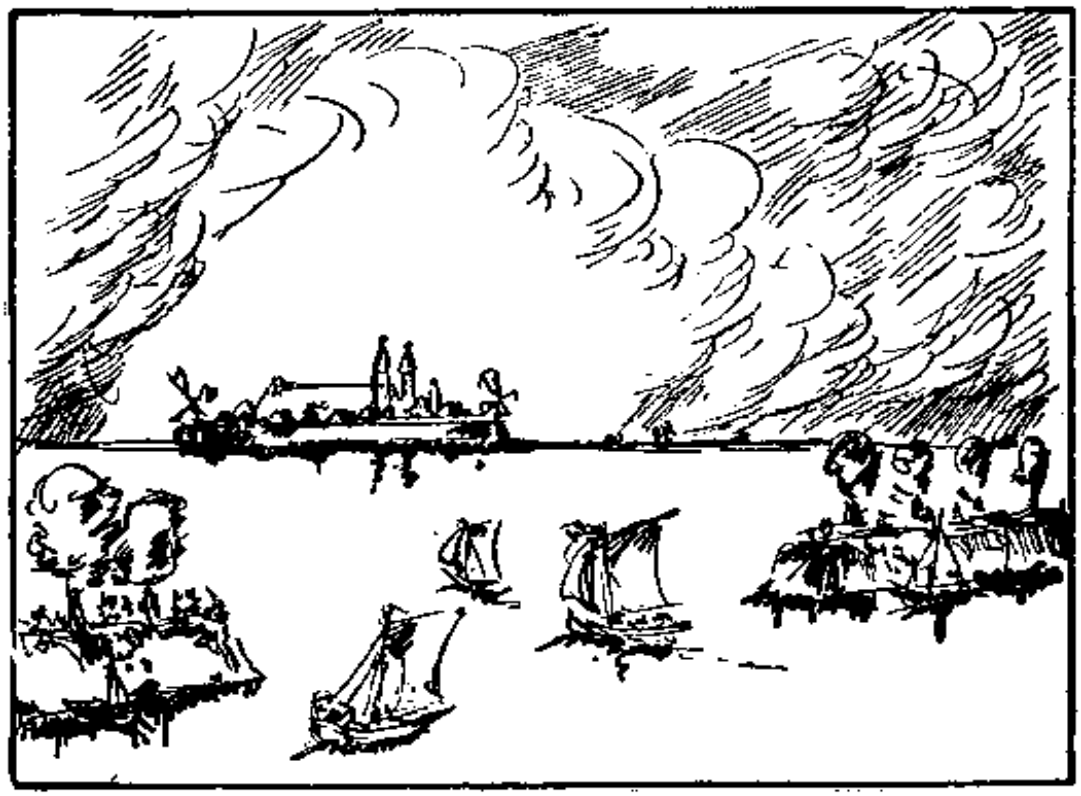
菲利普这个十六世纪最强大的国家元首，其财政收入有赖于在商业繁荣的荷兰所征的税收。但这些佛兰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和加尔文教义的笃信者，他们清除了教堂中的全部偶像及宗教画，并且禀报教皇他们不再视他为宗教首领，决心听凭自己良心的支配并按他们新译出的《圣经》的指示行事。

圣巴瑟洛缪大屠杀之夜

这样一来使得国王进退两难，他决不能容忍他的荷兰臣民的异端邪说，却又亟需他们进贡的钱财。他若是允许他们成为新教徒，不采取措施去挽救他们的灵魂，未免对上帝失职；若是派宗教法庭前往荷兰，将其臣民处以火刑，则将失去大部分收入。

他是个意志不坚决的人，犹豫良久，是施以仁慈、恩惠呢，还是加以严厉威胁？荷兰人仍究执拗不改，继续唱他们的诗篇，去出席他们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的讲道。菲利普出于无奈，派遣他的“铁人”阿尔巴公爵去让这些顽固不化的罪人屈服。阿尔巴首先将在他到达前尚未逃亡国外的那些较老实的宗教领袖斩首。1572年（即法国的新教领导人在可怕的圣巴瑟洛缪日一夜之间全部被杀的同一年），他袭击了几座荷兰城市，屠杀了那里的居民，想收到杀一儆百之效。翌年，他又围攻荷兰的工业城市莱顿。

此时，荷兰北部的七个小省份结成反抗的联盟，即所谓的“乌得勒支联盟”。他们公认曾任查理五世私人秘书的德国人、奥兰治的威廉为他们的军事领袖，兼任以“海上的



切断防护堤解救莱顿城

乞丐”著称的那帮海盗的总司令。威廉为了守卫莱顿城，挖断了堤坝，使海水灌入，形成一个浅水的内海，用敞舱驳船，平底驳船，在泥泞中划的划，推的推，拉的拉，来到了城下，他就靠这样一支离奇古怪的海军来解救莱顿城。

西班牙国王的战无不胜的军队第一次遭到了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全世界大为震惊。就象日俄之战时日本人在沈阳大胜俄军一般出人意料。新教的势力大振，于是，菲利普为征服他的叛民，又想出了新的阴谋。他雇用了一个愚蠢的倒霉狂热者去暗杀奥兰治的威廉。但是，七省的人民并不因领袖之死而屈服，反而使他们义愤填膺。1581年，各级会议（七省的代表）在海牙召开，庄严宣告脱离“凶恶

“沉默者”威廉被杀害

的菲利普王”，并由他们自己承担起过去一直被“受上帝恩赐的国王”所授予的统治权。

这在为政治自由所作的巨大斗争史中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比起以签订大宪章结束的贵族起义来，更远远跨出了一步。这些自由民说：“在国王与臣民之间有一种默契，双方既应履行某些责任，又应尽某些义务。若一方破坏这一合约，另一方可认为是合约的终止”。国王乔治三世的美洲臣民在1776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相隔着有三千英里的海洋，国民议会是在听到西班牙的枪声中，并且在惧怕西班牙舰队将作出报复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

当时有种种传闻说西班牙有一支神秘的舰队将要征服荷兰与英国，而当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继“血腥的玛丽”登位时，这些传闻已成为旧话。这已成为多年来海边水手们的话题。到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谣传已成定论，据曾到过里斯本的领航员们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各码头，均在建造船只。而在荷兰南部（在比利时）帕马公爵正集结一支远征军，一旦舰队到达，将从奥斯坦德开赴伦

敦及阿姆斯特丹。

无敌舰队来了

1588年，强大的无敌舰队驶向北方。但佛兰芒沿岸港口已由一支荷兰舰队封锁，英吉利海峡亦由英国人严守，并且，习惯于风平浪静的南海的西班牙人，不谙于在风暴起伏寒风凛冽的气候下驾驶船只。至于无敌舰队在受到敌船及暴风雨的袭击时结果如何，毋用赘述。仅有几艘船只绕爱尔兰航行后幸免于难，其余船只全部葬身北海。

这时理应由英国及荷兰的新教徒进行反击，他们攻入了敌方的领土。在十七世纪末，一位为葡萄牙人效劳的荷兰人豪特曼，凭借林斯科顿著述的一本小册子，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及其岛屿的航道。结果，成立了势力强大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从而全面开展了对葡萄牙、西班牙在亚非两洲殖民地的战争。

就是在这早年的征服殖民地时期，在荷兰的法庭进行了一场饶有趣味的诉讼案件。早在十七世纪初，有一个名叫范希姆斯克尔克的船长，他曾带领一支试图发现一条通往印度的东北方航道的探险队，在新泽勃拉岛上封冻的海岸上度过了一个严冬，并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

船只，因而闻名于世。读者们知道教皇曾将世界划分为二等分，一半划归西班牙，另一半划归葡萄牙。由于葡萄牙人理所当然地把围绕印度群岛的海域视为他们的财产，而在当时他们既然未与荷兰七省联盟作战，便宣称一个属于荷兰私营贸易公司的船长无权进入他们的领土偷劫他们的船只，于是提出了诉讼。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聘请了一位干练的青年律师名叫德·格鲁特或格鲁西斯，为这一案件出庭辩护。他作出了一切人均可自由出入海洋的惊人抗辩，他认为从陆地发射的炮弹所不能及的距离外，海洋就是，或据格鲁西斯的理论，应该是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一切船只自由航行的公海。这是首次在法庭上被人公开提出这一学说，确实令人惊讶不止，因而遭到全部其他从事航海业的人们的反对。为了与格鲁西斯著名的"自由海洋"或"公海"辩护学说相对抗，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写出了他著名的"领海"或"关闭海洋"的论述，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其周围的海洋也应视为应有的领土。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一问题是由于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曾为此引起许多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西班牙与英、荷人之战。不到二十年功夫，最重要的殖民地如印度及其群岛、好望角、锡兰以及中国海岸，甚至日本，都掌握在新教徒的手中了。1621年新成立的西印度公司征服了巴西，还在北美洲的哈得孙河建立了一个要塞，这条河于1609年为亨利·哈得孙所发现，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哈得孙之死·

这些新殖民地使英荷两国大发横财，他们甚至有钱雇佣外国士兵为他们作战，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一心从事商业与贸易。对于他们来说，新教徒的反抗意味着独立与繁荣。然而在欧洲的许多其他地区，却意味着不断的恐怖，与此相比，前一次战争犹如一帮友好的主日学校的孩子们的一次轻松的郊游。

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于1648年以签订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结束。这场战争完全是一个世纪间不断增加的教派间仇恨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正如我已述及的，可怕的战争。人们相互厮打不休直至两败俱伤。

在二三十年间，使欧洲中部的许多地区一片混乱，饥饿的农民与嚎嗥的饿狼争抢一具马的尸体。有六分之五的德国村镇一片荒芜。在西德的帕拉丁奈特曾遭抢掠达二十八次。人口由一千八百万锐减到了四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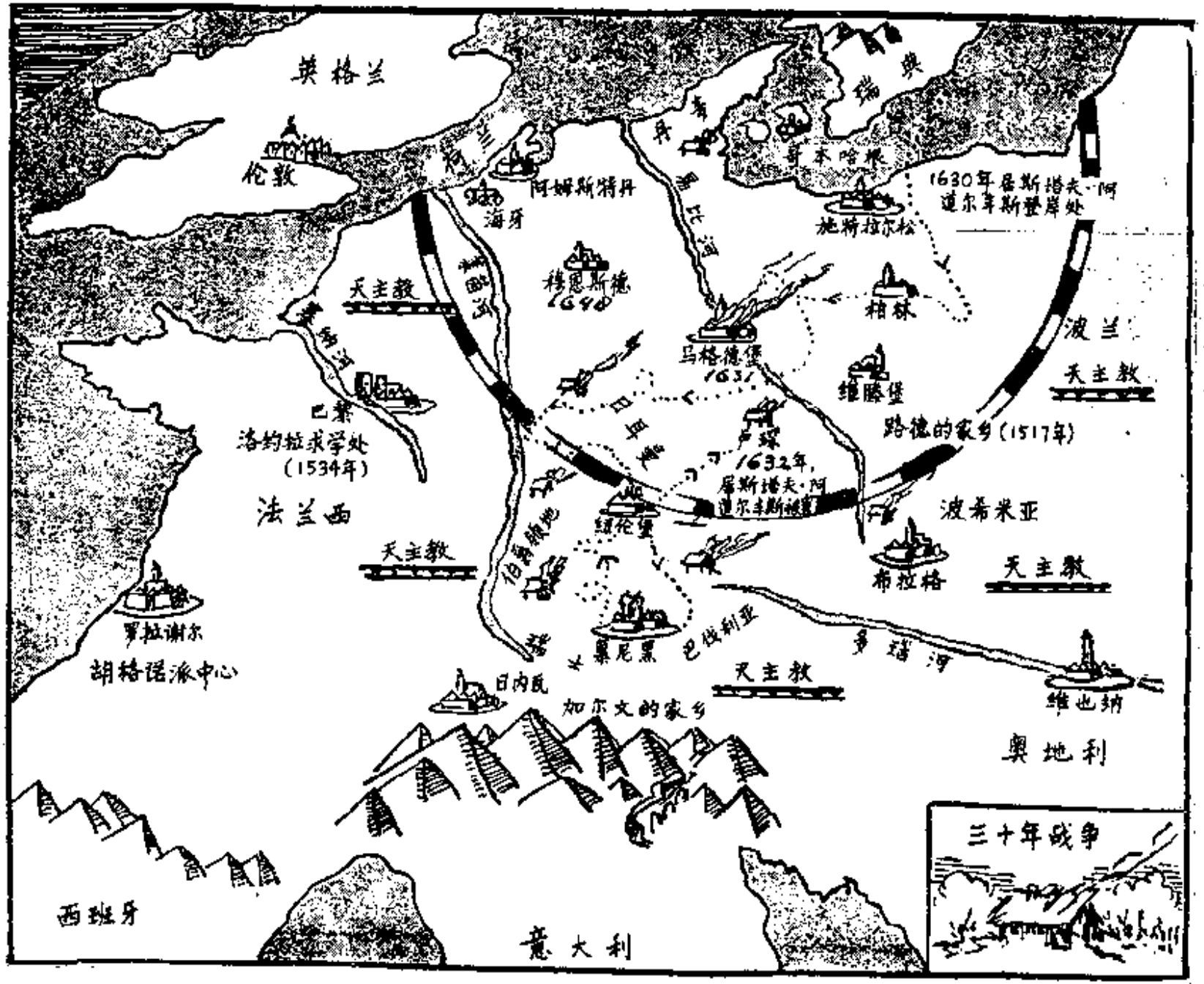
哈布斯堡王朝的费迪南二世当选为皇帝时战争便开始了。费迪南完全是耶稣会悉心培养出来的一个虔诚顺从的

信徒，年轻时曾发誓要在他的领土内根除一切宗派和异端，他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在选举的前两天，他的主要对手弗雷德里克，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帕拉丁奈特的新教派选帝侯，登上了波希米亚的王位，直接违反了费迪南的意志。

哈布斯堡的王军立即长驱直入波希米亚，年轻的国王只能孤立无援地与这个难以对付的敌人对抗。荷兰共和国倒愿助一臂之力，但荷兰当时与西班牙那一支哈布斯堡王族交战正酣，无法脱身，因而也爱莫能助。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更醉心于在国内加强自己的绝对统治权，不愿对远在波希米亚的冒险付出人力和物力。帕拉丁奈特的选帝侯在挣扎了数月之后，终于被驱逐出境，而他的领土落入了巴伐利亚信天主教王族之手。于是，展开了一场大战。

然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蒂利及沃伦斯坦的领导下一路攻入德国新教区，直抵波罗的海岸。一个天主教的邻邦，对新教徒的丹麦国王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克里斯琴四世试图趁他的敌人势力尚未过于强大前即向他袭击，于是，丹麦军队开进了德国，但不幸被击败。沃伦斯坦乘胜大力追击，迫使丹麦与之议和。只留下施特拉尔松一个城市仍在新教徒的统治下。

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的居斯塔夫·阿道尔丰斯曾因抵抗俄国入侵而著名，于1630年初夏在施特拉尔松登陆，居斯塔夫·阿道尔丰斯是一个具有巨大野心的新教徒君主，他


英格兰
伦敦
海牙
阿姆斯特丹
哥本哈根
施特拉尔松
1630年古斯塔夫·阿道尔菲斯登岸处
波兰
天主教
柏林
维滕堡
路德的家乡（1517年）
乌格德堡
1631
梅恩斯德
1648
巴黎
洛约拉求学处
（1534年）
法兰西
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尔菲斯被害
波希米亚
纽伦堡
布拉格
天主教
罗拉谢尔
胡格诺派中心
慕尼黑
巴伐利亚
维也纳
奥地利
日内瓦
加尔文的家乡
西班牙
意大利
三十年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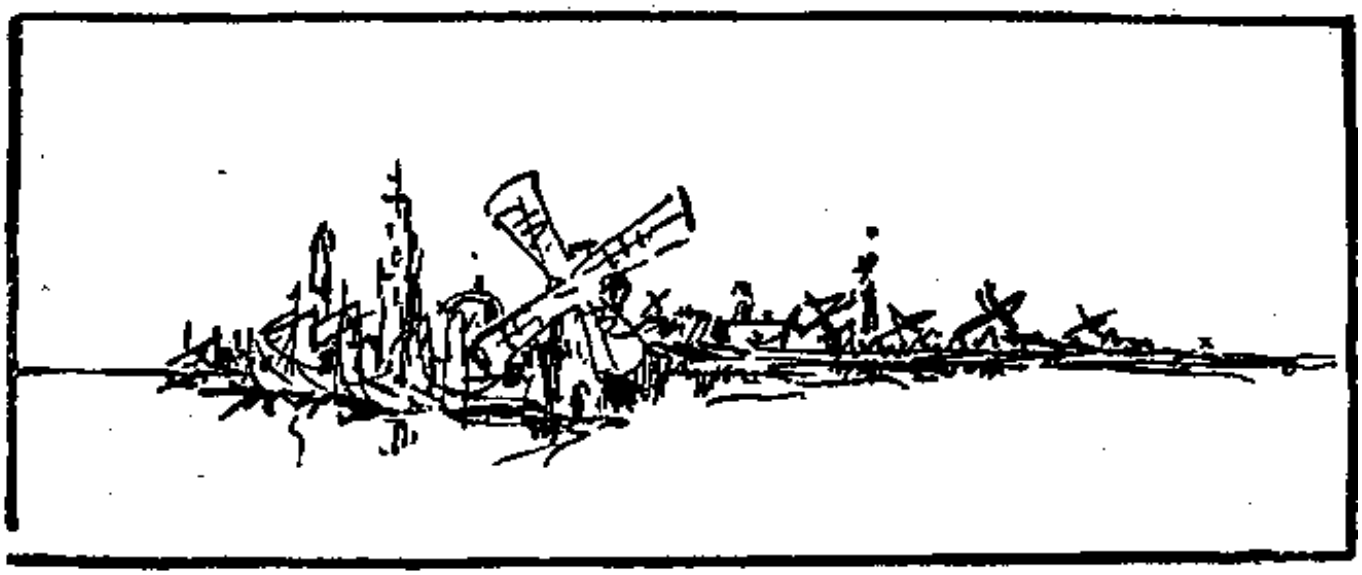
企图使瑞典成为北方大帝国的中心。他受到了欧洲各新教徒君主的欢迎，被奉为路德教派事业的救世主。他击败了不久前将马格德堡的居民大肆屠杀的蒂利。随着，他的部队开始长途行军，穿过德国腹地，计划到达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领地。居斯塔夫由于在背后受到天主教徒的威胁，他突然掉转头来，在吕茨恩一役，大败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队。不幸的是瑞典国王由于与他的部队离散而被杀，但哈布斯堡的势力也已崩溃。

费迪南生性多疑，立即对他的臣仆产生了怀疑，在他的唆使下，他的总司令沃伦斯坦被杀了。当时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是信奉天主教的，由于痛恨他们的敌手哈布斯堡王朝，这时便与信新教的瑞典人结为同盟。路易十三的军队侵入德国东部，于是，除了瑞典的班奈和威玛将军，又加上法国的都伦及康代，大肆杀戮，掠夺并焚毁了哈布斯堡王室的财产。瑞典人不但大发横财，并且名声大振，使丹麦人不免萌生妒意。新教徒的丹麦人于是向新教徒的瑞典人宣战，因为后者与天主教的法国人结了同盟；而法国的政治首领黎色留主教又刚刚剥夺了1598年颁布的南特法令中保证法国新教徒公开礼拜的权利。

经历这样一场遭遇的战争，到了1648年以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宣告结束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天主教国家仍信天主教，新教国信奉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等派的教义。瑞士与荷兰等新教国被公认为独立的共和国。法国仍保留梅斯、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一部分。

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既无人力亦无财力，既丧失了希望，也丧失了勇气。

三十年战争的唯一好处是得了一个反面教训，它使天主教徒及新教徒双方都不愿再打仗了，因而也就和平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上从此消除了对宗教派别间的恶感以及神学者之间的敌对情绪。与之相反，天主教与新教间的争端虽然休止，但新教不同教派间的辩论却更加剧。在荷兰，对于有关宿命论的实质的不同意见（对于你们的曾祖父一辈人来说，这是一个难解而又十分重要的神学观点），引起了一场争吵，最终将奥登巴尼维尔特的约翰杀了头。约翰是荷兰一位政治家，在荷兰独立的头二十年，曾对共和国的成就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在组织荷属东印度公司上亦显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在英国，这场长期的争吵引起了一场内战。



1648年的阿姆斯特丹

但在我向你们讲解这场导致第一位欧洲君主通过法律程序被处死的争端之前，必须先讲一点英国过去的历史。在本书内，我力求告诉你们的，只限于那些有助于了解当今世界情况的历史事件。若是没有提及某些国家，并非由于本人私下里有什么好恶之分。我但愿能将挪威、瑞典、塞尔维亚和中国的情况统统告诉你们，但这些国家对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发展并不产生多大影响，因而恕我略去不谈。但英国却处于一个不同的地位。在过去五百年间，这个小岛上的人民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世界各地历史的进程。不懂得英国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当今报上登载的世界大事。因而你们必须知道英国如何会发展成为一个立宪政府，而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则仍由专制君王所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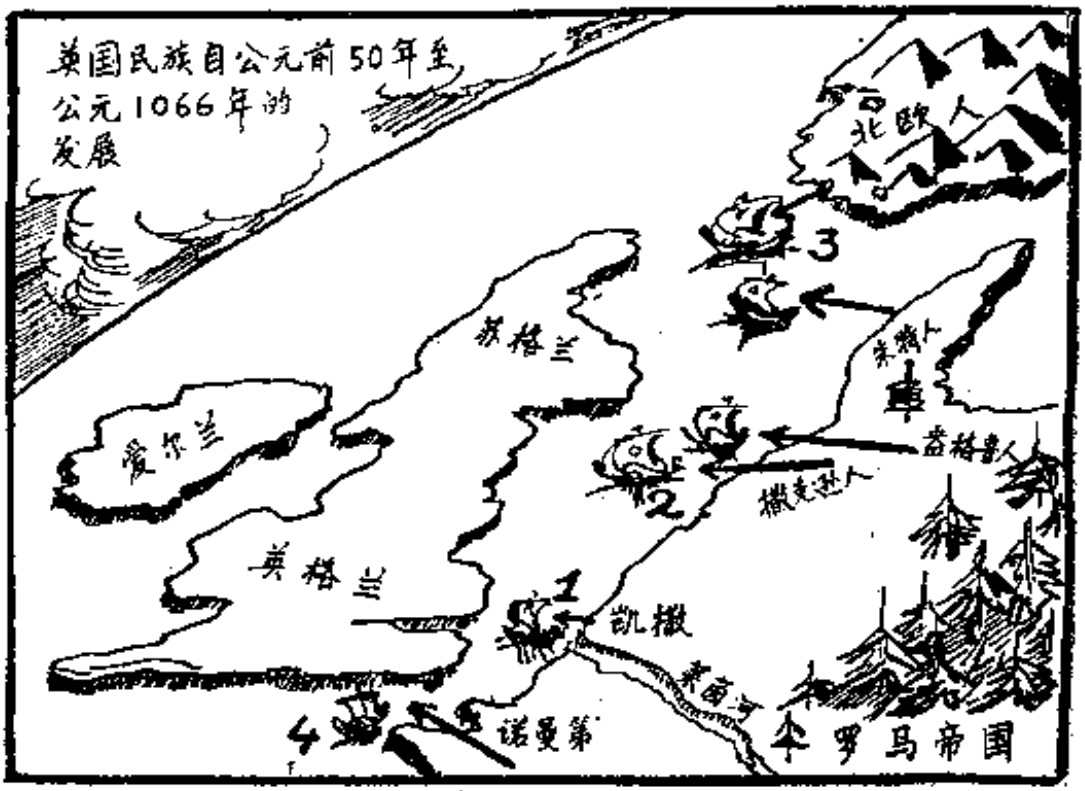
45

英国革命

“君权神授”与虽非神授却更为合理的“议会权力”之争，导致查理国王大祸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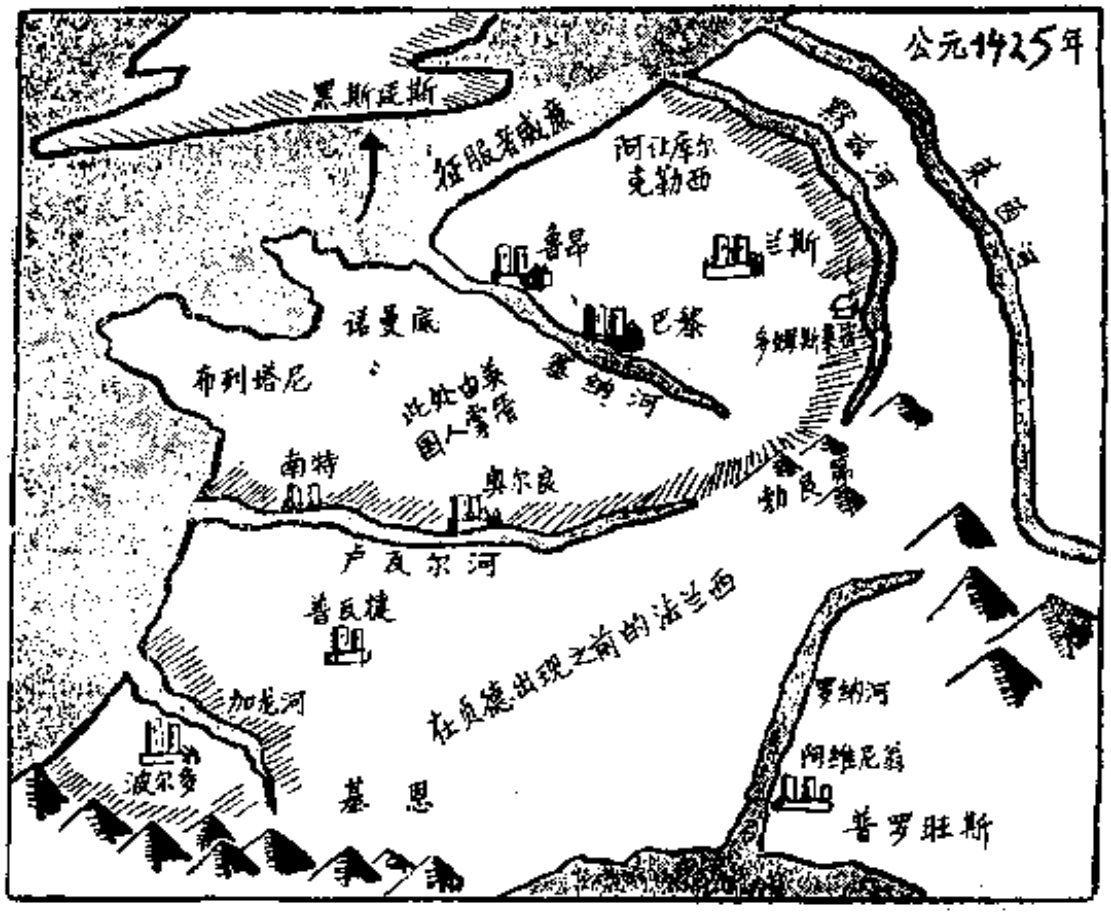
最早发现西北欧洲的凯撒于公元前55年渡过海峡，征服了英国。在以后的四个世纪，英国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当野蛮人开始威胁罗马时，驻军奉命撤回以便保卫本国国土，不列颠就处于一无政府二无防卫的状态。

位于日耳曼北部的贫困撒克逊部族得悉此情况后，便渡越北海，成了这个富饶岛上的主人。他们建立了好几个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以当初的入侵者盎格鲁或撒克逊人命名），但这些小邦国相互间一直争吵不休，因为没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能自立为联合王国的国君。在五百余年间，默西亚、诺森伯里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和东英吉利，或是不管叫什么名称的那些地方，都遭到了各种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到了十一世纪，英格兰和挪威及北日耳曼一起沦为甘纽特大帝统治的丹麦帝国的一部分，独立的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殆尽。



英 国 民 族

最后，丹麦人也被赶走，英格兰还没有得到自由，就又第四次被征服了。新的敌人是另一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他们早在十世纪就侵入法国，建立了诺曼底公国。诺曼底公爵威廉长期以来就以嫉妒的目光隔海盯着这个岛了，他终于在1066年10月横渡海峡，于是年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一役击溃了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韦塞克斯的哈罗德的缺乏战斗力的部队，自立为英格兰王。然而，无论是威廉本人，还是安如的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都没有将英格兰视为久居之地。对他们来说，这个岛屿仅仅是他们在大陆上所继承的土地的一部分——是一块居住着一些未开化民族的殖民地，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于这些落后的民族。然而这块英格兰“殖民地”却超过了他们的



百 年 战 争

"祖国"诺曼底。同时，法兰西的国王们竭力想摆脱掉这个强大的诺曼－英格兰邻居，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王室不忠实的奴仆而已。经过了百年战争，在一个名叫贞德的年轻姑娘的领导下将"外国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而贞德本人却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被俘，尔后又由俘获她的勃艮第人卖给了英国士兵，作为一个女巫被烧死。英国人从未能在大陆上稳固立足，他们的国王们终于将全部时间用于发展他们自己的不列颠领地。由于岛上的封建贵族长期纠缠于他们那种离奇的世仇，这在中世纪，真是象麻疹和天花一样流行，大部分老地主在所谓的"玫瑰战争"中死亡，国王们就轻易地加强了他们的王权。到了十

五世纪末，英格兰已成为一个由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强国。亨利七世的著名法院——星法院①，给人留下可怕的记忆。他用极端严厉的手段压制了那些尚存的贵族想要恢复过去对政府影响的企图。

1509年亨利七世由其子亨利八世继位。在英国历史上英国不再是一个中世纪的岛屿，而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从此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

亨利对宗教无甚兴趣。他乐于利用因他的首次离婚事件引起与教皇私下里的不和，宣布脱离罗马而独立，使英国教会成为第一个"国教"，而其尘世间的统治者也行使他臣民的精神首领的职权。1534年的和平的宗教改革不但使都铎王朝获得了长期遭受路德教派鼓动者猛烈攻击的英国教士的支持，还通过没收过去寺院的财产而增加了权力。同时，也使亨利受到商人和手艺人的拥戴，他们作为兴旺自豪的岛民，由一个又广又深的海峡与欧洲的其他部分隔绝，甚为厌恶一切"舶来品"，也不愿要个意大利主教来统治他们诚实的英国人的灵魂。

1547年亨利去世，将王位传给了年仅十岁的幼子。小王子的保护人们倾向于时新的路德教义，尽力帮助新教徒团体事业。但这个孩子还不到十六岁便夭折，由他的姐姐玛丽，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之妻继位，她将新"国教"的主教们处以火刑，并且在其它方面也依照她的丈夫西班牙王

① 星法院为英国占时设于威斯敏斯特宫殿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闻名。——译者

族的范例行事。

幸而玛丽于1558年辞世，由伊丽莎白继承王位。她是亨利八世与安·博林之女，后者是亨利八世六个妻子中的第二个，因失宠于他而被斩首。伊丽莎白曾一度被玛丽囚禁，只因应神圣罗马皇帝之请才被释放，因而仇视西班牙和天主教的一切。她也和她父亲一样对宗教不感兴趣，也继承了她父亲对人具有极度敏锐的判断力。在她垂帘的四十五年中，扩张了王朝的权力，增加了她统治下的欢乐岛屿的税收和财产。这当然有赖于拜倒在她王座下的一帮男子们的得力帮助，并使伊丽莎白时代成为英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的宝座也并不十分稳固。她有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是一位法国公爵夫人的女儿，父亲是苏格兰人，当时已成为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二世的寡妻，即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的凯瑟琳（圣巴瑟洛缪大屠杀的策划者）的儿媳。她年幼的儿子日后成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凡是伊丽莎白的仇人，她都结交为友。但她本人缺乏政治能力，对她信仰加尔文教派的臣民所采取的凶暴惩罚手段，引起了苏格兰的革命，使玛丽不得不到英格兰境内避难。她在英格兰待了十八年之久，却一直在阴谋反对给予她庇护的伊丽莎白女王，后者终于不得不听从她所信任的顾问们的劝告，“将那个苏格兰女王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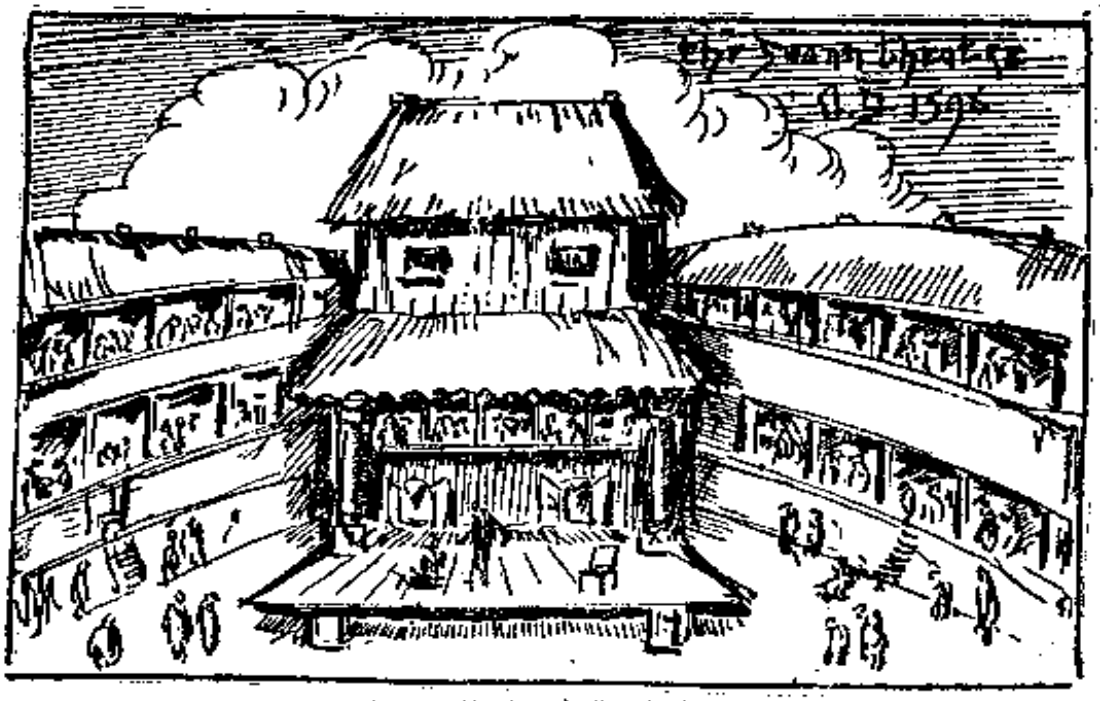
约翰与塞巴斯蒂安·卡波特看到了纽芬兰的海岸

1587年，玛丽按计划被"砍了头"，引起了与西班牙的一场战争。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英荷联合海军击败了菲利普的"无敌舰队"，而原本是为了摧毁两个反天主教统治者权力的战争，转变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

这时，在犹豫了多年以后，英国与荷兰终于认清入侵西印度群岛及美洲是他们的有效权益，并且对西班牙也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的新教同胞们正在西班牙人手下遭受凌辱。英国人也是最早步哥伦布后尘的人。英国船只，在威尼斯领航员乔万尼·卡波特的率领下，于1496年首先发现并探测了北美洲。拉布拉多和纽芬兰作为未来的殖民地，并无多大价值。但纽芬兰沿岸却为英国的渔业船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翌年，即1497年，卡波特又考察了佛罗里达海岸。

接着是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在位的多事之秋，国库匮乏，无力继续作国外开发。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是太平盛世，

斯图亚特的玛丽被囚，航海人员可以自由出航，没有后顾之忧。尚在伊丽莎白幼年时，威洛比就冒险驶越北角，还有他的一个船长理查德·钱塞勒，为了探索可能有一条通往西印度群岛的航道继续往东行驶，结果到达俄国的阿尔汉格尔。他在那里与遥远的莫斯科帝国神秘的统治者建立了外交与商务联系。在伊丽莎白继位之初，又有不少人循着此条航道而行。为“合股公司”的利益而工作的冒险商人，为几世纪以后成为殖民地的贸易公司打下了基础。兼营海盗生涯的外交家，乐于对一次就交运的航行作孤注一掷；只要能将任何货物装上船的走私者、兼营商品的人贩子，除了为自己谋私利外，照样对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伊丽莎白的航海家们将英国的国旗及女王的荣誉传到了全球。而在国内，有威廉·莎士比亚为女王陛下演戏取乐；



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

有英国最出色的贤明智士为女王出谋划策，协助她实现革除亨利八世留下的封建传统而将英国改变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意图。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享年七十。她的侄子，她的祖父亨利七世的曾孙，斯图亚特的玛丽——她的竞争者和敌手的儿子，作为詹姆斯一世继承了她的王位。靠上帝保佑，他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得以免于沦为大陆上竞争对手命运的国家元首。这时欧洲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正在互相残杀，各自徒然地试图消灭对方的权力，建立起只有根据他们自己独特教义的一统天下。而英国则并未走路德或洛约拉的极端，正进行着"和平地改革"。这就使这个岛国在日后的占有殖民地斗争中获益匪浅，并保证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而至今经久不衰；即便是斯图亚特王朝所采取的灾难性的冒险措施，也未能阻止英国的正常发展。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是英国的"外国人"。他们似乎并不喜欢，或者说，并不理解这一事实。本国的都铎王室人员可以偷一匹马，而"外国"的斯图亚特王室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的不满。老女王可以随心所欲地治理她的国土。但总起来说，她总是执行一项政策，即允许诚实的英国商人尽量装满他们的钱袋，因而女王总是能得到她的感恩图报的臣民的衷心支持。而随着议会的权力和特权而来的一些小自由，为了从女王陛下行之有效的强大对外政策中所取得的日后的利益，也就乐于被忽视了。

从表面上看，詹姆斯一世仍继续执行同一政策，但他缺乏他的前任所具有的非常突出的个人热情。国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天主教徒的自由没有保障。但是当西班牙企图建立和平关系而向英国发出谄媚的微笑时，詹姆斯亦以笑脸相迎。大多数英国人是不赞同这样做的，然而詹姆斯是他们的国王，他们保持沉默。

不久，又产生了其他导致摩擦的原因。詹姆斯一世和1625年继位的儿子查理一世坚信他们"君权神授"的原则，不顾臣民们的意愿，完全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意志来治理国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教皇们从不止一个方面来说，曾经是罗马皇帝（还不如说是包括全部已开发世界的一统天下的罗马帝国观点）的继承人，他们一直自认为，也被公认为"基督在人世间的代理人"。没有人对这种统治世界的神权提出异议，因为谁都认为这是合理的。结果，自然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代理人"的神圣权利，他也可以凭他的意志行事，并要求群众绝对服从，因为他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的直接代表，仅对全能的上帝负责。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成功以后，那些原来属于罗马教皇的权力，由许多改宗新教的欧洲君主所接收。作为国教或本王朝的教会的首脑，这些君主们也坚持他们是国土范围内的"基督的副摄政"。老百姓对于他们的统治者采取这一措施也毫无异议，他们甘心接受，就如同现今我们采纳代议制度一样，这在我们看来是唯一公正合理的政府形式。因而若是强调路德派或加尔文派为詹姆斯国王经常大声疾

呼他的“君权神授”而产生的特殊反感是不甚公平的。地道的英国人对国王的神圣权利的不信任自有其它原因。

1581年，首先公开否认“君权神授”是在荷兰听到的，当时国民议会废除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他们宣称：“国王破坏了他的盟约，因而国王也象其他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免职了。”从此以后，国王对他的臣民的职责的这种特殊观念，在沿北海岸的诸国中广为流行。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富有。居住在欧洲中心的那些穷苦人民，要仰仗统治者的贴身卫士的鼻息，决不敢去讨论一个立即会将他们投入城堡的最深的地牢中去的问题。而荷兰与英国的商人则不必害怕，他们拥有维持一支强大海陆军所必需的资本，他们懂得如何处理所谓“信誉”的万能武器。他们甘愿以他们自己的钱财所取得的“神授君权”来反对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授君权”。他们深知他们的荷兰盾和英国先令能击败国王的唯一武器——笨拙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而其他人则不是默默受苦就是冒被斩首的危险。

当斯图亚特王朝要求有权为所欲为，并且忘记自己的职责，从而引起了英国人恼怒的时候，英国的中产阶级就利用下议院作为第一道防线以反抗王室的权力。但国王拒绝让步，遣散了议会。查理一世独揽大权达十一年之久。他强征大多数人认为不合法的税收，把英王国当作个人的乡村庄园来管理。他不乏得力的助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勇有谋。

不幸的是查理非但没有获得他的苏格兰忠实臣民的支持，反而陷入了一场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战争。查理一世迫于急需战争经费，终于违背心愿地再次召集议会。议会于1640年4月召开，群情激愤，乱成一团，只得在数月后又解散。11月又召开了新的议会，这一次比前次更糟。议员们认识到，究竟由"神授君权治国"还是由"议会治国"这个问题最终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就枢密顾问官的问题攻击国王，并处死了其中六人。他们宣称不经他们同意不得解散议会。最后于1641年12月1日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其中详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种种不满。

查理希望为自己的政策在乡间地区赢得某些支持，于1642年1月离开伦敦。国王与议会两方均组成了军队，准备为保卫各自的绝对权力而战。在这一斗争中，英国最有势力的宗教人士，即清教徒们（他们是英国国教徒，企图最大限度地纯洁他们的教义），迅速站到了斗争的前列。由奥列弗·克伦威尔指挥的一支"合神意的"兵团，立刻成为反对派全军的典范，因为他们有铁的纪律，并且对他们神圣的目标有坚强的信心。查理两次战败，在1645年纳斯比战役后，他逃往苏格兰。苏格兰人将他出卖给了英国人。

接着出现了明争暗斗的局面，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又起来反对英格兰的清教徒。1648年8月，在普雷斯敦激战三昼夜之后，克伦威尔结束了这第二次内战，占领了爱丁堡。其时，他的士兵们已倦于不休的谈判和旷日持久的宗

教争论，他们决定按他们的初衷行动。他们将凡持反对清教徒观点的人清除出议会。于是，大部分老议员都已离去的"残余议会"宣告国王的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坐上审判员席。指定了特殊的审判员，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国王安详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一个君主国的臣民通过他们所选的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一个不理解现代国家中自己所处地位的统治者处以死刑。

查理死后的那一段时期，一般称之谓克伦威尔时代。这个最初不合法的英国独裁者，于1653年正式就任为护国主。他统治了五年，继续执行伊丽莎白的政策。西班牙又成为英国的首要敌人，对西班牙作战也成了全国的神圣大业。

英国的商业及商人的利益被置于首要地位，坚决保持最严格性质的新教教义。克伦威尔在维持英国的国际地位上是成功的，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却是失败的。世界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思想自然难以一致。从长远来看，这似乎也是一种极英明的准则。一个仅仅为少数人，由少数人组织并统治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清教徒在企图纠正滥用王权时，确实意图良好，但作为英国的最高统治者，却使人不能容忍。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使斯图亚特王族轻而易举地复辟了王政。确实，他们被人们当作"救世主"，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老百姓发现温和的清教徒的枷锁也和查理王的专

制独裁同样难以忍受。只要斯图亚特王族不再坚持他们已故的悲惨的父亲的“神授君权”,愿意承认议会的最高权力,他们甘愿效忠国王。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企图达成这一新的治国之道。然而斯图亚特王族显然尚未吸取教训，他们陋习难改。查理二世于1660年回国登基。他尽管和蔼可亲，却是个无用之辈。他生性懒散，随遇而安的气质,外加又是个说谎能手，避免了他与人民之间的公开冲突。他通过1662年的“统一法令”,将全部不信奉国教的教士驱赶出他们的教区，从而摧毁了清教徒教士的权力。他又利用1664年的所谓“秘密宗教集合法令”企图阻止不信奉国教者参加宗教集会，并以流放西印度群岛为威胁。这种做法与早年的“神授君权”一脉相承。老百姓开始发泄积压在心头的旧恨，而议会又突然遇到了为国王提供资金的困难。

既然议会不愿为查理二世提供资金，他便私下里向他的邻邦，他的表亲法王路易告贷。他以每年二十万英镑作为交换，背弃了他的新教徒同盟者，还暗自窃笑议会的愚昧无知。

经济上的独立使国王对自身的力量加强了信心。他曾在他的天主教亲戚间度过了无数流亡的岁月，不免暗自对他们的宗教倾心。或许，他能使英国重新皈依罗马呢！就在据说查理的弟弟詹姆斯皈依了天主教时，他发布了一项免罪令，暂缓执行反对天主教徒及非国教徒的旧法令，这难免令人生疑。人们开始惧怕这是教皇的可怕阴谋，产生

了骚动的兆头。大多数人都希望能防止另一场内战，对老百姓来说，宁愿忍受君主的暴政或一个信天主教的国王，哪怕"神授君权"，也不愿再遭受一次同一种族之间的新的斗争。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并非如此宽宏大量，即那些经常受威胁的不信奉国教者，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由几个大贵族领导，不愿再让绝对的王权卷土重来。

将近十年的时间，两大党派，辉格党（成员多为中产阶级，被称为这一可笑的名称是由于1640年，一批苏格兰的辉格莫人，或者说赶马车的，由一个长老会的教士带领向爱丁堡进军以反对国王）和托利党（原用于对爱尔兰保皇分子的追随者的称号，现用于国王支持者）互不相容，却也不愿制造危机。他们宽容地让查理二世寿终正寝，也让他的信天主教的弟弟詹姆斯二世于1685年继位。但是詹姆斯威胁国人要效法外国，建立一支由天主教的法国人统率的常备军；接着又于1688年颁布了第二次"免罪法令"，并且在各国教教堂内宣读。他这样做未免有点超越了只有广受爱戴的君王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违反的合理权限。七个主教违背了圣旨。他们被控犯有"煽动性的诽谤罪"，受法庭审判。而陪审员们却宣告他们"无罪"，受到大众的赞赏。

在此不幸时刻，詹姆斯（他在第二次结婚时娶了天主教的摩德纳家族的玛丽为妻）得了子嗣。这意味着将来王位要由一个天主教的男孩继承，而轮不到他那信新教的姐姐玛丽和安了。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摩德纳的玛丽

年岁较大，已不能养育子女！这是一个阴谋！是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将一个不相干的婴儿送进宫去以便英国日后可以有一位天主教的君主。传说纷纷。看来，另一场内战一触即发。于是，辉格和托利两党的七位著名人士写了一封邀请函，请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前来英国，从虽然合法，却是极不受欢迎的君主手中接过英国的王位。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图尔比登岸。由于他不打算让他的岳父成为殉道者，就帮助他安全逃往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开了议会。同年2月13日他宣布和妻子玛丽俩同为英国的君主，英国得以保持由新教徒统治。

议会此时已不仅仅是国王的一个咨询机构而已，它乘机掌握更多的权利。1628年的旧《权利请愿书》①又被从档案室被遗忘的角落里找了出来。第二次更为严格的《权利法案》② 要求英国国王必须为英国国教徒。此外，还规定国王无权中止法律实施或允许某些具有特权的公民违背法律。该法案还规定："不经议会批准，不能任意征税，不准私自组建军队。"于是，英国于1689年获得了欧洲其他国家前所未闻的相当程度的自由。

但是，英王威廉并非仅仅由于他采取较宽大的自由政策而载入史册的。在他生前，首创了一种"责任"内阁制。

---

① 1628年由议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并得承认的人权宣言。——译者

② 1689年颁布的英国资产阶级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性文化之一。——译者

世上没有一个国王能单枪匹马地治理一个国家，总需要几个信得过的顾问。都铎王朝有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大顾问委员会团，这一机构发展得过于庞大，就限制成为“枢密院”。尔后逐渐形成一种习惯，这些枢密顾问官在王宫的一间内室觐见国王，从而被称为“内阁阁员”。不久，“内阁”这一名称便由此产生了。

威廉和过去的其他英国君主一样，从各党派中挑选他的顾问。但随着议会势力的增长，他发现当辉格党在下议院占多数席位时，他就无法依靠托利党执行有关的国策。因而，内阁就完全由辉格党组成，撤消了托利党的内阁成员。若干年后辉格党在下院失势，国王为便于工作，不得不向托利党的领导人寻求支持。威廉在1702年去世前，一直忙于与法王路易的战争，无暇顾及英国的内政，事实上全部重要事务皆由内阁处理。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继位后，基本上维持既成的现状。安于1714年逝世，不幸的是她的十七个孩子都早亡，于是，英国的王座由莎菲之子，詹姆斯一世之孙，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继承。

这位粗俗的君主英语不懂得一个字，英国的这一套政治制度更使他完全迷惑不解。他便将一切事务交给内阁处理，也不参加使他厌烦的内阁会议，因为他一句话也听不懂。这样，内阁便掌握了统治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们的议会亦于1707年与英议会合并）的大权，国王形同虚设，而乔治也乐得在大陆上悠闲度日。

在乔治一世及二世统治时代，连续地由辉格党的头面

人物组阁，其中如罗勃特·沃波尔任职达二十一年之久。党的领袖被公认为不但是责任内阁，而且是议会的多数党。乔治三世企图从议会手中夺回统治权的后果惨重，从而使后继者再也不敢重蹈覆辙。故而从十八世纪早期起，英国就安于由一个责任大臣处理日常事务的代议制政府。

当然，这个政府并不代表社会的各阶层。不到十二分之一的人有选举权。但它为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形式打下了基础，以一种稳妥的有条不紊的方式将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人数日益增长的颇孚众望的代表手中。这样的权力过渡虽然不能说给英国带来了太平盛世，却避免了十八、十九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流血革命。

46

势力均衡

另一方面，在法国，“君权神授”却空前扩大和显赫，统治者的野心仅在新出现的“势力均衡”法规前有所收敛

现在，让我来讲一讲正当英国人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年代，法国所发生的情况，以便和前一章作一个对照。要在恰当的时刻，在恰当的国家找出一个恰当的人物这样的巧妙结合，在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至少对于法国来说，路易十四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对欧洲其他部分人民来说，则受他的害非浅。

这位年轻的国王所统治的，是当时一个人口众多，繁荣兴旺的国家。路易继位时，两位伟大的红衣主教马札兰和黎塞留刚把一个古老的法兰西王国整顿成为十七世纪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他本人也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人。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对“太阳王”的辉煌时代记忆犹新。我们现在的社交生活，仍是以路易宫廷中形成的完美的礼节及优雅的谈吐为基础的。在国际及外交方面，法语仍是

外交及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因为在两个世纪以前法语已以优美的词藻及纯洁的表达使其它语言无法与之相比。路易十四的剧院仍使我们感到望尘莫及。在他统治时期建立的法兰西学院（是黎塞留的创议）在世界学术界占有一定的地位，使其他各国纷纷效仿以为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现代的菜单仍用的是法文，这决非偶然。美味佳肴的烹调这门复杂的艺术，是高度文明的一种表现，最初就是为供这位伟大君主的享受而得以实践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堪为后人效法的富丽豪华、温文尔雅的时代。

不幸的是，这幅光辉照人的图画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在国外的显赫荣耀往往给国内带来灾难，而法国也决不例外。路易十四于1643年继承父位，于1715年去世，算来法国政府由他独揽大权达七十二年，可以说几乎整整两代人之久。

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所谓"独揽大权"这个概念。在许多国家中建立起一种具有高效率的独裁的特殊形式，即我们所谓的"开明的专制政治"，而在这些国家的众多君主之中，路易十四是首创者。他不乐于仅仅扮演统治者的角色，而把国家大事当作轻松的游戏。处于那个文明时代的君主，比他的臣民工作繁重得多。他们比常人早起晚睡，他们感到他们的"神圣职责"，和允许他们无须与臣民商议而统治的"神授君权"一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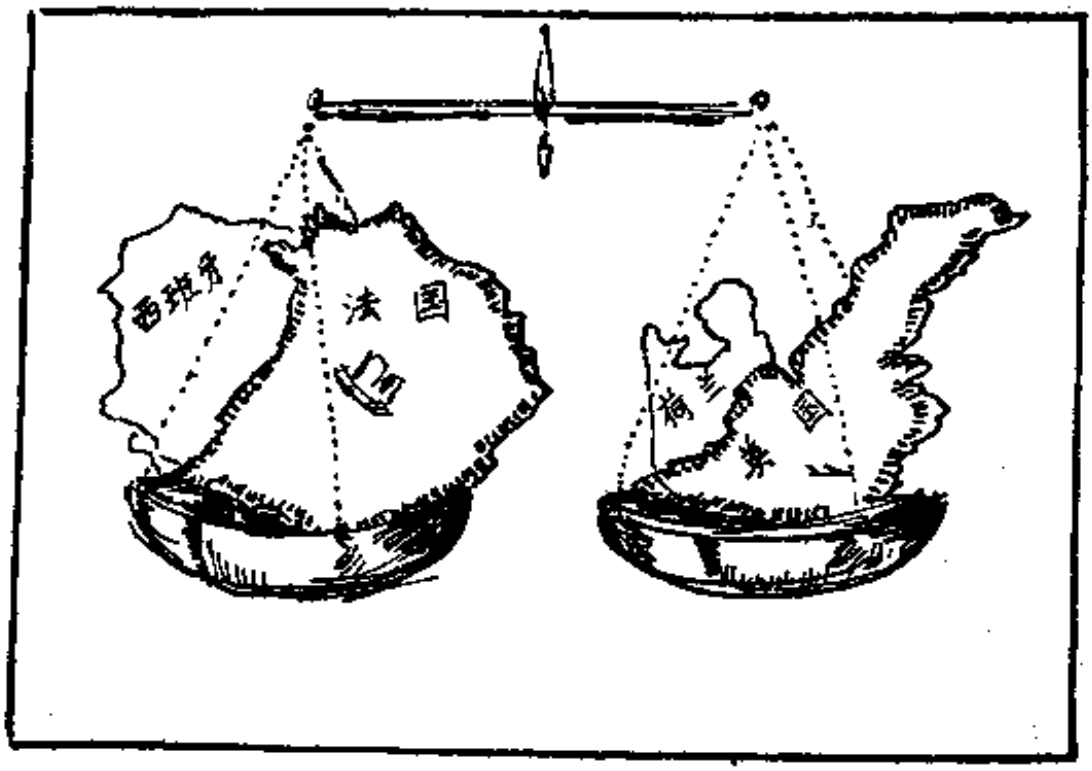
当然，国王不能由他个人日理万机，他的周围必须有一些助手和枢密顾问：要有一两个将军，有一些外交政策

专家，几个精明的财政官员和经济学家来帮助他处理日常事务。但这些高级官员也只能秉承君王的旨意行事，他们没有独立的意志。对于人民大众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本身实际上就代表了一国的政府。祖国的荣誉也就是一个王朝的荣誉，它和民主观念完全是对立的。法兰西成了由波滂王朝统治，为波滂王朝服务，属于波滂王朝所有之物。

这样一种制度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逐渐形成"朕即一切，民若粪土"的局面。年长有才干的贵族逐渐被迫放弃了各省的行政权。一位小小的皇族官僚手指上沾满了墨迹，坐在遥远的巴黎的政府大厦绿色窗户旁边，执行着一百年前原是封建主的职责。封建主被剥夺了一切工作，便迁往巴黎，在宫廷里尽情地享乐。不久，他的庄园开始患一种被称为"不在地主所有制"的极危险的经济症。不消一代人的时间，原本勤恳能干的封建官员，成了凡尔赛宫中举止文雅却无所事事的闲荡的人。

当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①，哈布斯堡王朝由于三十年战争而失去了它在欧洲的支配地位时，路易年方十岁。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人必然会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来为他自己的王朝攫取原属哈布斯堡王朝的荣誉地位。1660年，路易娶西班牙王的女儿玛丽亚·泰利莎为后。不久，他的岳父菲利普四世，那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的笨蛋去世。路易立刻宣称西属荷兰（比利时）为他妻子的部分嫁妆。这

① 该条约于1648年10月24日由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瑞典及帝国的新教派国家签订，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译者



势 力 均 衡

样一件赃物会给欧洲的和平带来灾难，对新教派国家将是一种威胁。以荷兰联合省的外交部长扬·德维特为首，于1664年订立了第一个伟大的国际联盟——瑞典、英国与荷兰的三国同盟。但它不久便瓦解了。路易十四用金钱与许愿收买了英王查理及瑞典议院，结果荷兰被它的盟国出卖，孤立无援。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低地，长驱直入荷兰的心脏。于是堤防再次启开，法国太阳王又统治了荷兰的沼泽地带。1678年签订的尼姆威根和约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只不过导致了另一场战争。

1689年至1697年法国对荷兰的第二次入侵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但仍然没有使路易十四获得他渴望已久的欧洲霸主地位。他的旧敌扬·德维特被荷兰的乱民所杀，但他

的继承人威廉三世（在上一章中已提及）竭尽全力挫败路易，不让他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查理二世刚去世，便展开了一场西班牙王位争夺战。虽于1713年缔结了乌得勒支和约，但问题仍悬而未决，却使路易的财政枯竭。法国的陆军获胜，但英荷两国的海军摧毁了法国最终胜利的希望。此外，经过这次长期的较量，导致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的基本原则，即日后不可能再由一个国家来统治全欧洲或全世界，即便为时不长也罢。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势力均衡"。它不是一条成文法，但是三个世纪以来，国际间象服从自然法则一样严守这一条规律。首创这一观点者坚持认为欧洲处于各民族的发展阶段，唯有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各种错综矛盾的利害关系有一个绝对的平衡状态下才能生存，不允许有某一种权力或某一个王朝称王称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就是这一条法则的牺牲品。而且是不自觉地当了牺牲品。在这一场斗争中，各种争端被蒙上了一层宗教的冲突，使我们难以理解这一场长期战斗的主要倾向。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解到冷酷的经济因素及其预测如何在一切重大国际事件中占压倒的优势。我们发现有一种新型的政治家正在脱颖而出，一种爱好拨弄计算尺和现金出纳机的政治家。杨·德维特是这一新的政治学派的第一个成功的倡导者。威廉三世是第一个伟大的学生。路易十四尽管显赫一时，却成为第一个不自觉的受害者，此后还有不少人步他的后尘。

47

俄国的兴起

有关神秘的莫斯科维帝国在欧洲巨大的政治舞台上突然崛起的故事

众所周知，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年初，一个名叫舒纳普斯的提洛尔①人，携带着对他高度赞扬的重要介绍函，为提洛尔主教带领一支科学探险队出发，去探索神话般的莫斯科城，但未成功。人们对幅员辽阔的莫斯科维帝国，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认为它位于欧洲的最东部。当舒纳普斯到达它的边境后就决心返回了，因为不许外国人入境。他只得去访问君士坦丁堡的异教徒土耳其人，以便探险返回后对他的教士主人有所交待。

六十一年后，理查德·钱塞勒试图发现一条通往东印度的东北航道，被暴风刮进了白海，到达德维纳河口，发现了莫斯科维的霍尔莫戈里村，离1584年建立阿尔汉格尔城的地点仅数小时的路程。这一次，外国客人被邀请到莫斯

① 位于奥地利西部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地区。——译者

科城，并且被引见了莫斯科大公。他们带着俄国首次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商务条约返回英国。其他国家也接踵而至，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开始有所了解。

俄国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是一片辽阔的大平原，乌拉尔山脉较为平坦，不能作为防御侵略者的屏障。河道宽而浅，是游牧民族的理想土地。

正当罗马帝国建立，强大，以至消亡之时，斯拉夫各族人，早已离开了他们中亚的老家，漫无目的地穿过森林，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流域的平原地带游荡。希腊人偶尔也遇到过这些斯拉夫人，第三、四世纪时的一些旅行者也曾提到过他们。否则，他们也和1800年期间的内华达州的印第安人一样鲜为人知。

一条极为便利的通商之路通过他们的国家，搅乱了这些原始人民的和平，造成了危害。这就是从北欧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航道。它顺着波罗的海沿岸直达涅瓦河，越过拉多加湖往南，顺沃尔霍夫河而下。然后穿越伊尔门湖，再进拉瓦特河。在到达第聂伯河前，有一条短短陆上联运线。最后顺第聂伯河进入黑海。

古代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就知道这条路线。在第九世纪，他们就开始在北俄罗斯定居，就象其他北欧人在德国和法国奠定独立国家的基础一样。但是在862年，有北欧人三兄弟，渡过波罗的海，建立了三个小朝廷。三兄弟中只有鲁立克一人长寿，他占领了他弟兄的领土，在这第一个北欧人踏上俄罗斯土地后的二十年，一个以基辅

野蛮的芬兰人
住在此处
北欧人住在此处
拉多加湖
涅瓦河
诺夫哥罗德
伏尔克夫河
伊尔曼湖
波罗的海
洛瓦特河
水陆联运
第聂伯河
莫斯科
顿河
基辅
华沙
波兰人住在此处
黑海
俄罗斯

俄罗斯的起源

为首都的斯拉夫国家建立起来了。

基辅离黑海不远，因而不久在君士坦丁堡就知道有一个新建的斯拉夫国家了。这意味着热心的基督教传教士又多了一片传道的土地。拜占庭僧侣们沿第聂伯河北上，不久就到达俄国的腹地。他们发现那里的人民信奉被臆想为居住在森林、河边及山洞里的奇怪的神。于是拜占庭僧侣们便给他们讲述耶稣的故事，他们没有罗马教会来与他们竞争，因为那些人正忙于教化异教的条顿人，无暇顾及远处的斯拉夫人。因此，俄国从拜占庭僧侣那里吸收了他们的宗教、字母、初期的艺术及建筑术。而当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残余）逐渐东方化，失去了它原有的欧洲特色时，俄国人也深受其影响。

从政治上来讲，大俄罗斯平原上的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佳。北欧人的习惯是将遗产在所有的儿子中间平分。一个小国刚建立不久，就分给了八、九个继承人；而这些人又将他们的领地留给永远不断增加的子孙们。这些竞争中的小国不可避免地要不停地争吵，于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当东方的地平面上冒起了一片红光，人们才知道有一支亚洲的野蛮民族入侵了，但这些小国过于分散和软弱，对抵抗这一可怕的敌人束手无策。

1224年第一次鞑靼人大规模入侵，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了中国、布哈拉、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之后，首次在西方出现。斯拉夫军队在卡尔卡河附近被击败，俄罗斯便听凭蒙古人摆布了。他们来去匆匆，出没无常。十

三年以后，在1237年，他们又返回来了。不到五年时间，鞑靼人将辽阔的俄罗斯平原全部征服，主宰了俄罗斯人民，直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将他们赶出库利科沃平原。

总起来说，俄罗斯人费了两个世纪才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脱出来，而这是一种残酷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枷锁，它使斯拉夫的农民沦为悲惨的奴隶。俄罗斯人要想活命，不得不匍伏在端坐南俄草原中心的帐篷中的肮脏的小小蒙古人的脚下，听凭他万般凌辱，丧失了独立和荣誉；生活于饥饿、痛苦、受尽凌辱和虐待之中，直到最后，每个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农民或贵族，一个个被打得垂头丧气，犹如丧家之犬，甚至不敢摇尾乞怜了。

他们厄运难逃，鞑靼可汗的骑兵迅速而无情，他们没有机会越过无垠的草原逃往安全的邻邦，只能默默忍受他们的黄种主人加给他们的酷刑，否则就有生命的危险。

当然，欧洲本应出面干涉，但是欧洲当时正忙于其本身的事务：为教皇与国王之间的争端而作战，镇压一处处的叛乱或异端邪说。因而欧洲只得听凭斯拉夫人受命运的摆布，迫使他们自我解脱。

在众多的小邦国中，有一个是由早期的北欧人统治的。这个小国终于成了俄罗斯的救世主。它位于俄罗斯平原的中心，它的首都莫斯科坐落在莫斯科河岸边的一个陡峭山坡上。这个小小的公国，靠着它在必要时向鞑靼人阿谀承

欢，在不触怒鞑靼人时又稍作反抗，使它在十四世纪中叶成为新的民族领袖。大家都知道鞑靼人善于破坏，却缺乏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他们征服新领土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为了以征税的方式来扩大财源，不得不仍允许旧政治组织的某些残余继续存在。因此，有不少小城镇赖大可汗之恩而保留下来，以便作为收税人，可以为鞑靼人的财政收入而掠夺他们的邻邦。

莫斯科公国有赖于它的四邻而逐渐富强起来，终于强盛到足以公开出面反抗它的鞑靼主人。此举获得成功，莫斯科作为俄罗斯独立事业的领袖，声誉日隆，那些对斯拉夫民族美好的将来深信不疑的人，自然将莫斯科奉为他们的中心。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十年后，在伊凡三世的统治下，莫斯科向西方世界宣告斯拉夫国家对已亡的拜占庭帝国以及尚存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的传统享有实质上的和精神上的继承权。下一代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越发强盛，便自封为沙皇，并要求欧洲列强予以承认。

1598年随着费奥特尔一世的去世结束了原来的北欧人鲁立克的后裔古老的莫斯科王朝。随后的七年，一个叫做鲍利斯·戈特诺夫的鞑靼混血儿当了沙皇。就在这一段时期，广大的俄罗斯人民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这个帝国尽管幅员辽阔，却无财政收益。既无贸易，又无工厂；仅有的几座城市，也不过是一些肮脏的村落而已。这是一个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大量目不识丁的农民组成的国家。

这个统治机构是受到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及鞑靼影响的混合体，除国家的本身利益外一无所知。为保卫国土，需要一支军队，为付军饷，就得有一批文职官员来征收赋税，而为支付众多的官员的薪金，又需要土地。在从东到西的辽阔荒原上，有充分的商品资源。然而倘若没有劳动力来耕种土地、饲养牲畜，土地便毫无价值。因此，这些早期游牧的农民，被剥夺了一项又一项权利之后，直到十六世纪初期，他们才正式成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的一部分。俄罗斯农民不再是自由民而沦为农奴或奴隶，到了1861年，他们的命运过于悲惨以至无法再生存下去。

十七世纪，这个新兴的国家土地日益扩张，不久就伸展到了西伯利亚，成为欧洲其它大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一股势力。1613年鲍利斯·戈特诺夫去世后，俄罗斯贵族推选了他们的自己人，莫斯科罗曼诺夫族的费奥特尔的儿子米歇尔为沙皇。他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外的一所小房子里。

1672年他的曾孙彼得，另一个费奥特尔的儿子出世。在他十岁那年，他的异母姐姐索菲娅登上了俄罗斯的王座。彼得便被打发到首都的郊区，外国的侨民区去度日。周围的那些苏格兰酒巴间老板、荷兰买卖人、瑞士药剂师、意大利理发师、法国舞蹈教师和德国教师给予这位年幼的王子一种异样的最初印象，他感到在遥远神秘的欧洲，一切都与俄罗斯有所不同。

待他长到十七岁时，突然从她姐姐手中夺取了王位，自己成为俄国的统治者。他不满足于一个半野蛮、半亚洲

民族的沙皇，决心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君主。但是要在转眼间将一个拜占庭鞑靼国改变成为欧洲的帝国决非易事。需要明智的头脑和强有力的双手。他两者俱备。1698年，将现代化的欧洲移植到古老俄罗斯的一场大手术开始了。这个患者存活了。但是此后五年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它未能从这次手术中完全复元。

48
俄国与瑞典之战

俄国与瑞典不断作战，争夺东北欧的霸权

1698年，彼得大帝作首次西欧之行。他途经柏林前往英荷两国。他在童年时代曾在他父亲乡间别墅的鸭塘里驾驶一只家制的小船，几乎淹毙。他终身对水怀有炽热的感情，这从实际意义来说，是他希望能使他的内陆国家开辟一条通往公海的通路。

当这位冷酷无情的青年统治者离家外出期间，在莫斯科的一批俄国旧习俗的保守者开始破坏他的革新。他的卫队斯特莱尔茨兵团突然叛变，促使彼得以全速赶回。他自任为最高执行官，将斯特莱尔茨绞死后又碎尸万段，并将全团成员处死。为首作乱的姐姐索菲娅被禁闭在一座修道院中，彼得的统治开始加强。但1716年彼得作第二次西欧之行时，叛乱事件又重演一次，这次是由他的笨蛋儿子阿列克西发动的。彼得再次匆匆赶回。阿列克西在囚禁的牢房中被活活打死，而那些古老的拜占庭方式的拥护者们经过辛酸的长途跋涉，被驱赶到西伯利亚铅矿这个最终目的

地去。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过对他不满的暴动，致使他得以放手进行改革直至去世。

彼得大帝在荷兰的造船厂

我们很难按年代列出一张沙皇的改革表。他无章可循，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火速地颁布各种法令，快得无法计数。他似乎感到过去发生的一切通通都是错误的，因而必需尽快改变整个俄国的面貌。在他死后，留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二十万人的军队和具有五十艘舰艇的海军。政府的旧制度一夜间被废除殆尽。称为"杜马"的贵族议会被解散，代之以一个以沙皇为中心的国家官员的顾问团，名为参议院。

俄国被划分为八大"管理机构"，或称行省。修筑道路，建立城市。不按照原料出产地而随沙皇兴之所致建立起各种工业。在东部山区挖河开矿。在这片遍地文盲的土地上，办起了学校，还建立了高等学府和大学，开设医院和职业学校。鼓励荷兰造船工程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及手工艺人到俄国来定居。也开办了印刷厂，但出版的书籍必须先通过皇家审查。每一社会阶层的职责被详尽载入一部新法典，全部民事法与刑事法也印刷成册。皇家法令还废除

了老式的俄罗斯服装。警察手持剪刀，守卫在乡间大道上，将蓄着长发的俄罗斯农民突然变成了一个个效法西欧人头面修整干净、容光焕发的人。

在宗教上，无人与沙皇争权夺利，不象在欧洲那样教皇与皇帝互相对立。1721年，彼得大帝自立为俄罗斯的宗教首领。莫斯科的主教职权被废除，神圣的宗教会议成为一切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

然而，由于旧俄罗斯的习惯势力在莫斯科城仍有它的立足点，改革不能完全收效，彼得决定将政府迁往一个新的首都，他在波罗的海边不利于健康的沼泽地带建立了新都。1703年，沙皇开始改造这片土地。四万农民花了好几年时间为皇城打地基。瑞典人向彼得进攻，企图毁坏他这座城市，疾病和艰辛困苦使好几万农民丧生。但工程仍冬以继夏地继续着。一座人工的城市不久开始耸立起来了。

彼得大帝建造他的新都

1712年，正式宣布新城为"皇室住地"。十多年后，它已有了七万五千居民。每年，涅瓦河水要把全城淹没两次。但沙皇以惊人的坚强意志修建了堤坝和运河，使洪水不再为害。1725年彼得去世时，已是北欧最大城市的主宰。

这样一个危险的对手迅速兴起自然使它的邻邦担忧。从彼得这方面来说，他一直在关心地注视着他的波罗的海的对手瑞典王国的一举一动。1654年，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的独生女克利斯蒂娜，三十年战争的英雄，放弃了王位前往罗马，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终其一生。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的一个新教徒侄子继承了瓦萨王朝最后一个女王的王位。在查理十世及十一世的统治下，新王朝将瑞典治理得井井有条，兴旺发达。但查理十一世于1697年猝然去世，由年仅十五岁的查理十二世继位。

这对许多北方国家来说乃是天赐良机。在十七世纪宗教战争时期，瑞典靠坐收渔翁之利得以发展成长。此时，邻邦前来索债的时机到了。于是，俄国、波兰、丹麦、萨克森联合起来与瑞典作战。彼得新组建的未经训练的军队，于1700年11月在著名的纳尔瓦一役中被查理打得大败。于是，当时最具有军事才能的查理转向其他的敌人。在九年之内，他一路焚烧砍杀，长驱直入波兰、萨克森、丹麦以及波罗的海各省的村镇。这时彼得则在遥远的俄罗斯加紧操练他的士兵。

终于，在1709年波尔塔瓦之战，莫斯科维帝国摧毁了已经精疲力尽的瑞典军队。查理到底是一个高度形象化的

人物，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不过他的一切复仇意图均成为泡影，而且将国家毁在他的手下。1718年他死于偶然事故或被刺杀（我们无法确定）。1721年在尼斯特兹城签立和约时，瑞典除保留了芬兰以外，丧失了全部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土。彼得缔造的俄罗斯帝国，成了北欧的霸主。然而一个新的敌手普鲁士王国正在形成。

49
普鲁士的兴起

在日耳曼北部的阴暗地区有一个叫做普鲁士的小国异军突起

普鲁士的历史，是一部边缘地区的历史。九世纪时，查理曼将原有的文化中心从地中海移向西北欧较荒僻的地区。他的法兰克士兵将欧洲的边界逐渐向东推进。他们征服了许多居住在波罗的海与喀尔巴阡山脉间异教徒的斯拉夫与立陶宛的土地。法兰克人管理这些边远地区犹如美国当年尚未正式立国前管理他们的领土。

边境的勃兰登堡省原是由查理曼建立，以保卫他东部的领土，防止野蛮的撒克逊人入侵的。居住在那一地区的文德人（斯拉夫民族的一支），在十世纪时被征服，而他们叫做勃兰纳博的市场，日后成了以此命名的新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心。

从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一系列贵族接连地作为皇家的总督管理着这个边境省。最后，在十五世纪，一支霍亨索伦家族脱颖而出，成为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开始将一片

荒凉的沙质土地改变成现代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刚被欧美两洲的联合势力赶出历史舞台的霍亨索伦家族，来源于南日耳曼，出身低微。十二世纪时，有某个霍亨索伦家的弗雷德里克有幸通过婚姻关系而当上了纽伦堡城堡的守将。他的后代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权势。经过几个世纪的巧取豪夺，居然爬到了选帝侯的高位。选帝侯是对那些有权选举日耳曼帝国皇帝的君王公侯的称谓。在宗教改革期间，他们站在新教徒一边；到了十七世纪，成了北日耳曼最有权势的公侯。

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两方都热衷于掠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但是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巧妙而慎重地利用国内的一切经济与智能的力量不久就恢复了战争的创伤，全力以赴地建立起一个国家。

现代的普鲁士，是一个个人的抱负和愿望完全与整体的利益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个国家要归源于弗雷德里克大帝之父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他是一个克勤克俭的普鲁士军士，喜好酒吧间的闲谈传闻和浓烈的荷兰烟草，非常厌恶一切华丽的服饰（尤其是来自法国的），只有一个信念，即克尽职守。由于他严于律己，对他的部下，无论是将军或普通士兵决不宽容。他和其子弗雷德里克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冷漠的。父亲的粗鲁举止使温文尔雅的儿子感到厌恶。父亲反对儿子对法国的生活方式、文学、哲学和音乐的爱好，认为是文弱的女性化的表现。于是，两种违异的性格终于导致激烈的分歧。弗雷德里克企图逃往

英国。他被逮捕，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强迫他目睹设法帮助他出逃的好友被斩首。嗣后，作为一种惩罚，这位年轻的王子被送到外省的一个小堡垒中去学习作为一个未来国王应具备的各种治国之道。这对弗雷德里克来说实是因祸得福，因为当他于1740年登基后，他懂得了如何治理国家，从一个贫民之子的出生证直到极为复杂的年度财政计划的繁琐细节他都了如指掌。

弗雷德里克作为一个作者，尤其是在他所著的《反马基雅维里》一书中，表达了对这位古代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的政治观点的蔑视，马基雅维里曾教导他的王太子学生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地制造谎言和进行欺骗。弗雷德里克书中的理想统治者是他的臣民的第一公仆，是效法路易十四的开明专制君主。而且实际上，弗雷德里克在为老百姓一天工作二十小时的同时，不允许有任何顾问官在他身旁。他的大臣们是一些超级书记官而已。普鲁士是他的个人财产，要按他的意志行事，对国家利益不允许有任何干扰。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他生前曾企图用一项严正的条款，黑字白纸地写在一张大羊皮纸上以保证他的独生女玛丽亚·泰利莎的地位。但老皇帝刚被安放在哈布斯堡王族的祖先墓地中，弗雷德里克的军队就开向奥地利边境去占领西利西亚的那一部分（连同欧洲中部的一切），普鲁士宣称他们有权占领，而实际上这种权利既是年代久远又十分可疑。经过几次战争，弗雷德里克征服了全

部西利西亚。尽管有多次他几乎被击败，但仍在新攫取的土地上坚持抗击奥地利的反攻。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引起了全欧洲的注意。在十八世纪，日耳曼是在宗教战争中被毁的民族，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尊重。而弗雷德里克却象俄国的彼得一样，通过惊人迅速的努力，把人们这种蔑视的态度变为恐惧。普鲁士国内治理得井井有条，使臣民们心满意足。财政收入逐年盈余而无亏损。废除了酷刑，改善了司法制度。修筑了良好的道路，建立了优良的学校和大学，再加上精心细致的管理，使人们感到应该如俗话说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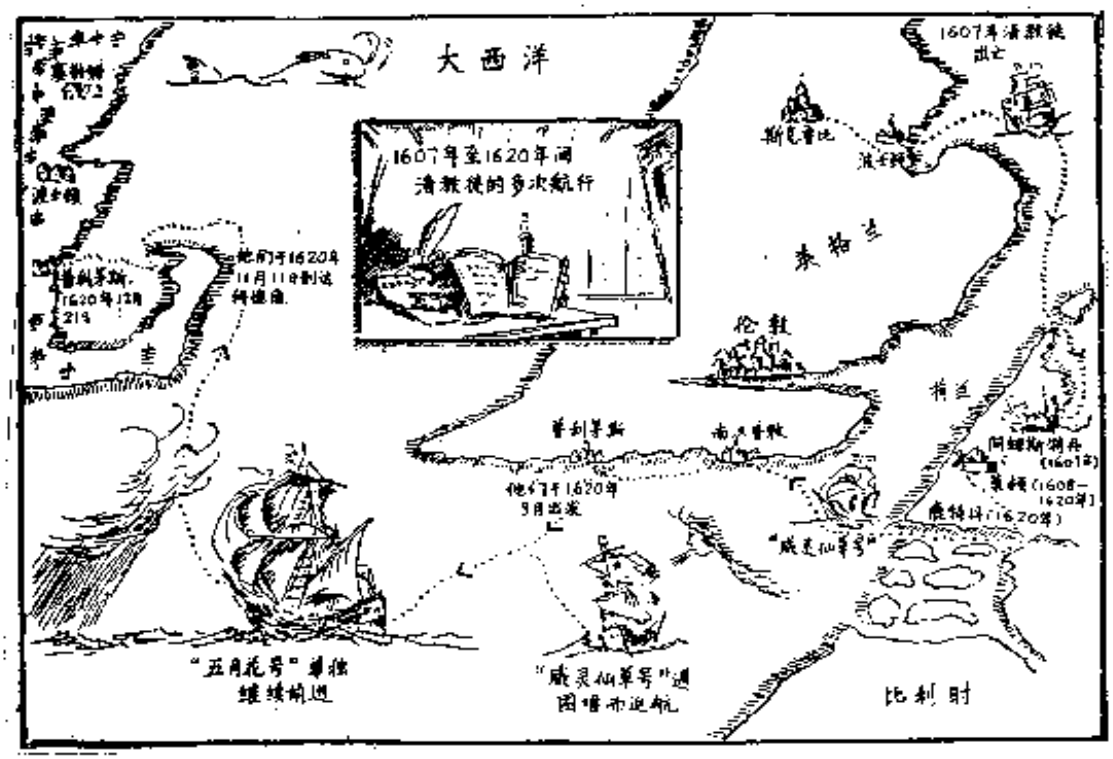
日耳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是法国人、奥地利人、瑞典人、丹麦人和波兰人的战场，这时以普鲁士为榜样，受到了鼓舞，恢复了自信心。这全是那个小老头子的功劳。他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破旧的制服上沾满了鼻烟，对他的邻邦，胡乱加以可笑而令人不愉快的评论。尽管他写了一本《反马基雅维里》的书，但只要能靠他的谎言捞取到一点什么，便不顾其真实性，耍弄一些十八世纪的诽谤性外交花招。1786年，他的末日降临了，他的朋友们遗弃了他，他也没有子嗣。他孤独地死去，只有一个仆人和几条忠实的狗守在他身旁。他爱这些狗甚于人类，因为他说它们不会背信弃义，永远忠于它们的朋友。

50
重商主义

欧洲新兴的民族或王国如何设法致富，何谓重商主义

我们已谈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现代的国家形式如何逐渐成形。它们的起源各具特色。有的是光凭一位国君审慎努力的结果，有的则完全靠机遇；更有一些是由于有利的天然地理位置所造成。但是，国家一旦建立以后，都尽量加强国内事务的管理，并尽最大可能致力于外交事务的影响。这一切当然要耗费大量资财。中世纪的国家没有中央集权，无从依赖丰富的财库。国王从他的王家领地取得税收，他的行政机构可以自给。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情况则不同了。古老的骑士消声匿迹了，取代他的是雇佣的政府官员。陆军、海军以及国务管理的耗费动辄以数百万计。那末问题来了——财源从何而来呢？

在中世纪，金银是稀有商品。我在前边已经讲过，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一块金子。唯有大城市的居民才熟悉了银币。美洲的发现及秘鲁银矿的开发改变了这一切。



清 教 徒 的 航 行

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地区。古代的意大利"商业城市"已失去其金融上的重要性。新兴的"商业国家"取代了它们的地位，而金银也不再被视为稀有的珍宝。

贵重金属通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开始流入欧洲。十六世纪的著作家，撰写了有关政治经济学论题的著作，并创立了一种国富学说，他们的见解似乎颇为正确，而且对他们各自的国家是极端有利的。他们论证说，金银两者都是实际的财富。因而，他们认为一个在国库和银行的保管库内存有最大量现金的国家，便是最富有的国家。而既然金钱就意味着军队，那么最富有的国家自然也就是最强大的、可以统治世界其余部分的国家。

我们称这一思想体系为"重商主义"，它犹如早年的基

督徒相信神迹、今日的许多美国商人相信关税政策一样，被人们深信不疑地奉为金科玉律。在实践中，重商主义的实施有如下述：如欲获取最大量的贵重金属储备，必需做到出口贸易出超。你对邻国的出口要多于进口，使它不得不送来黄金抵偿债务。这样，你就有所得，而它则有所失。由于这一规律的结果，在十七世纪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下列的经济纲领：

1.尽可能获取大量的贵重金属。

2.鼓励对外贸易优先于国内贸易。

3.大力发展能将原料制成出口产品的工业。

4.鼓励增加人口，因为工厂需要劳动力而农业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工。

5.国家必须监督执行上述情况，必要时应采取措施。

十七、十八世纪的人民并不是把国际贸易当作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力量那样必须遵守的特定自然法则，而是企图借助于政府方面所制订的正式法令、皇家法律和财政资助来加以控制。

十六世纪查理五世采取了这一重商主义（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事务），并将它引用于其众多的属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也随之效法。波旁王朝，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是这一主义的热心拥护者，而他的财政大臣柯尔柏成了被全欧洲视为指路明灯的重商主义的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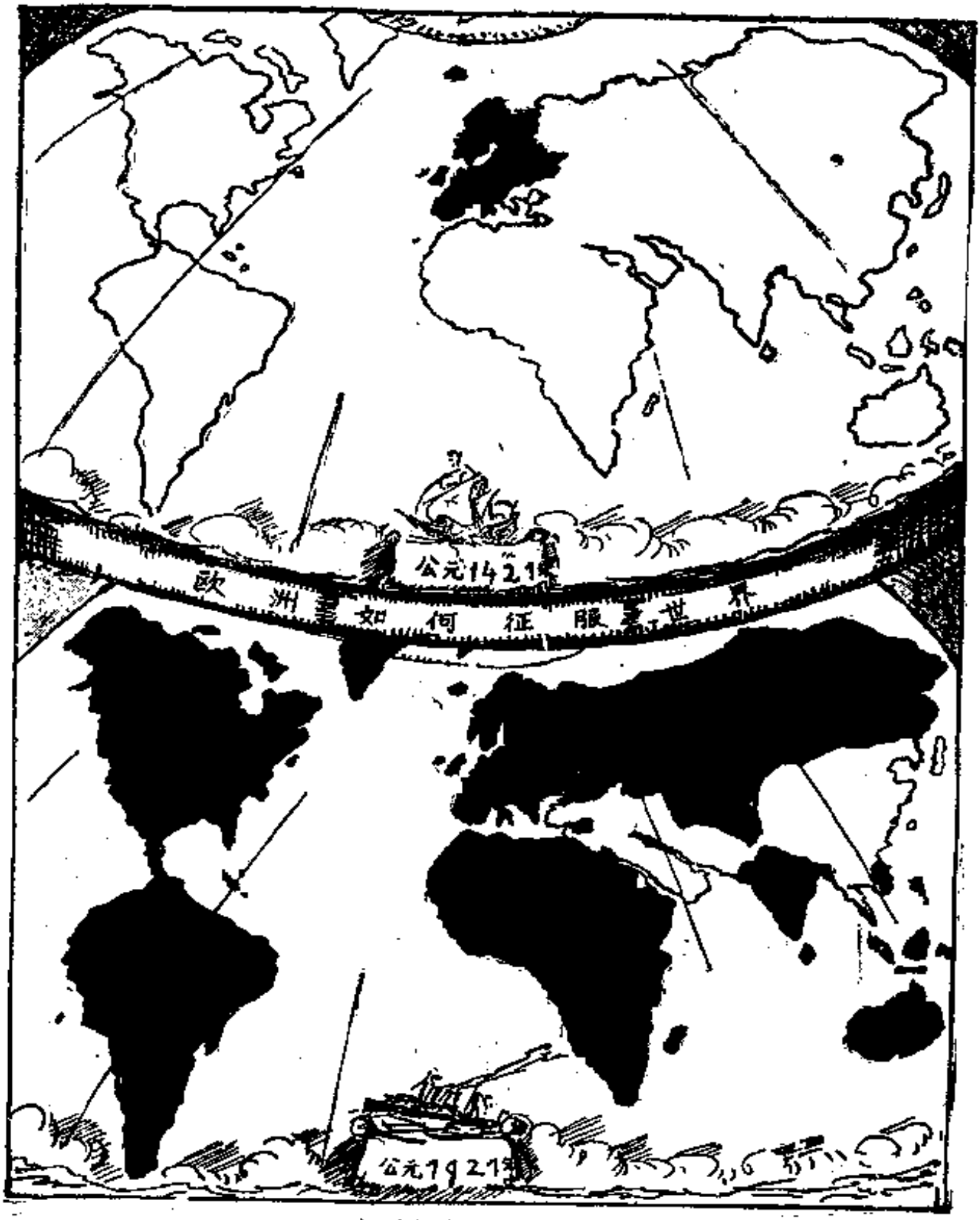
克伦威尔的全部外交政策即为重商主义的实际应用，是针对他的有钱的对手荷兰共和国的。因为荷兰的船主，

作为欧洲商品的运输者，具有某种自由贸易的倾向，因此必须尽全力予以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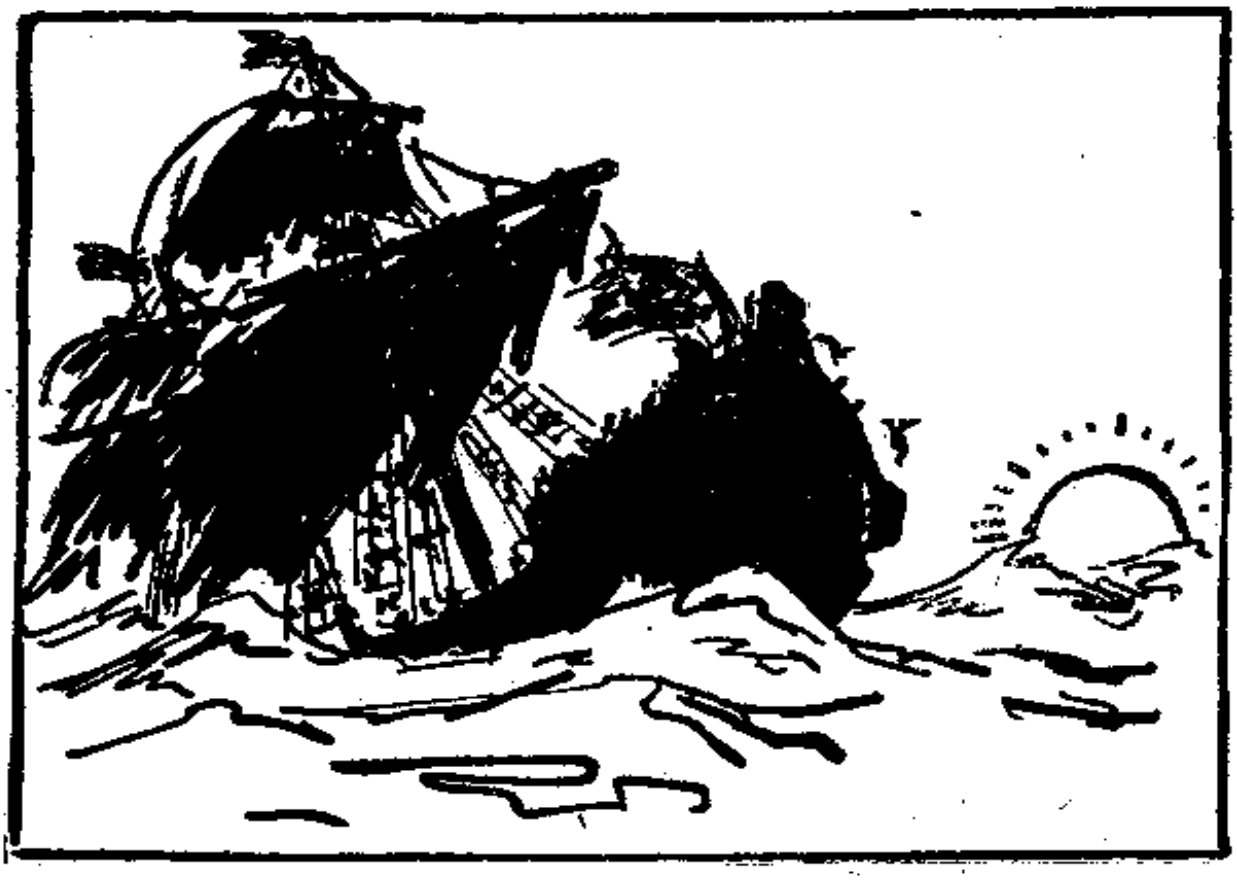
这样一种制度必然会影响其殖民地，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殖民地在重商主义的支配之下，就成了仅仅是黄金、白银和香料的储藏库，只能为它的宗主国的利益而被开发。亚洲、美洲和非洲的贵重金属以及这些热带国家的原料，都被占有那一殖民地的国家所垄断。不允许有外人进入这些管辖区，本地人也不准许与挂着外国旗的船只上的商人作交易。

重商主义无疑推动了一些过去从未有过制造业的国家内新兴工业的发展。他们修筑道路，开掘运河，为运输创造更好的条件。它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技巧，并且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削弱了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权力。

在另一方面，重商主义也引起了巨大的灾难，它使殖民地的土著成为极度残酷的剥削的牺牲品；宗主国的人民则遭受更可怕的命运。它在极大程度上将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军营，将世界分成小片小片的领土，各自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随时都在尽力摧毁邻邦的权力以攫取他们的财富。它全力强调占有财富的重要性，使一般公民把“致富”当作唯一的美德。经济制度也象外科术与妇女时装一样千变万化。到了十九世纪，重商主义被抛弃了，又流行了一种自由、公开竞争的经济制度。至少我所知道的情形是这样的。



欧洲如何征服世界



海上霸权

51
美国革命

十八世纪末，欧洲获悉有关北美洲大陆的荒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奇怪报道。对坚持“君权神授”的查理国王加以惩处的那些人的后裔，继这一段陈旧史实之后，又增添了为自治而斗争的新的篇章

为便于叙述，我们应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重温一下早期殖民地的伟大斗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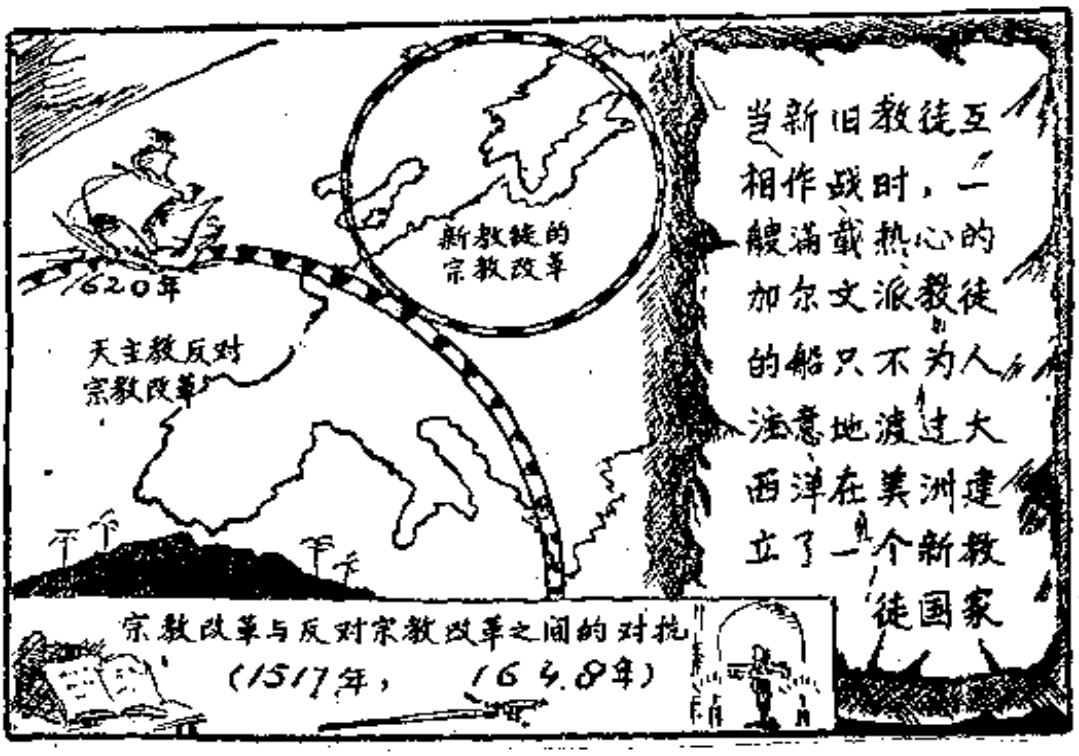
在国家或王朝利益的新的基础上，正当一些欧洲国家刚建立之际，亦即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及战争刚结束之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由国内商人的资本及贸易公司的船只作后盾，继续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为抢夺更多的土地而进行征战。

在荷兰与英国开始争夺海上霸权的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与葡萄牙已在印度洋与太平洋探险。这对英荷两国极为有利，因为开创的艰巨工作已大致完成。此外，由于早期的航海者往往遭到亚洲、美洲和非洲土著居民的痛恨，

英国人与荷兰人便被当作朋友和救助者而受到欢迎。我们不能说这两个民族有多么高尚的美德，但他们首先是商人，他们不因为宗教热忱而不顾自己的实际生活常识。所有的欧洲国家最初和那些弱小民族打交道时，都采取骇人听闻的血腥政策，而英国人和荷兰人则懂得适可而止。只要能得到他们所要的金银和香料，能征到税金，便乐于让那些土著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自由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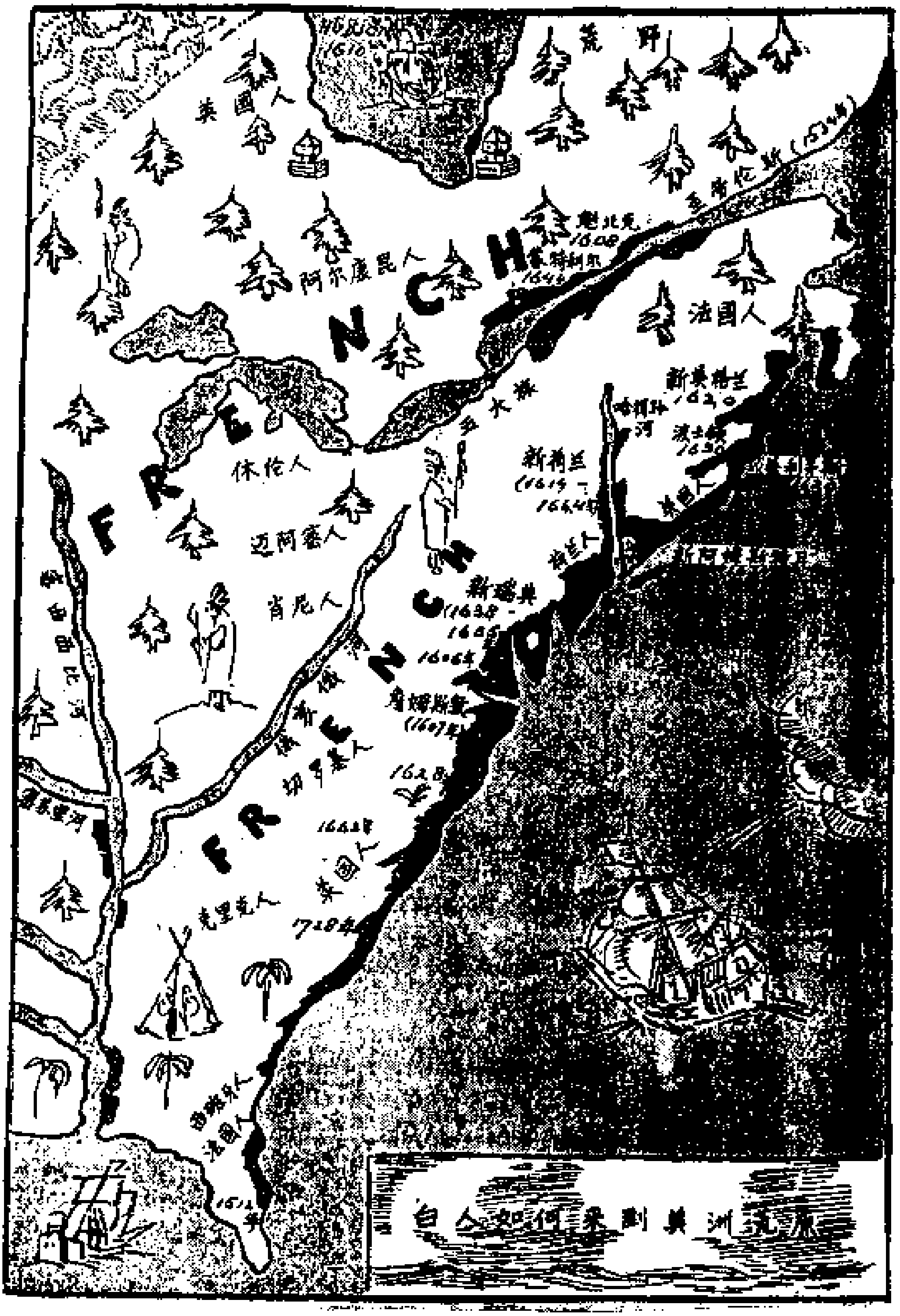
因而英、荷人并不太费事地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站住了脚。但当他们一安顿下来后，又为取得更多的地盘开始相互作战了。奇怪的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却从不在殖民地本土上开火，而是在三千英里外由交战国的海军来一决雌雄。无论是古代或是近代的战争，一条有意义的原则（历史上仅有的几项可信的规律之一）是，“取得海上霸权的国家，亦能在陆地上称雄”。这条规律尚未被打破过，只有现代化的飞机可能改变这一状态。然而在十八世纪尚未发明飞行器，正是靠不列颠的海军为英国取得了广大的美洲、印度和非洲的殖民地。



清 教 徒

十七世纪英国与荷兰的一连串海战我们无需在此赘述，它们也象力量相差过于悬殊的那些遭遇战一样而告终。倒是英国与另一个敌手法国的战争更为重要得多，因为当处于优势的英国舰队最终击败了法国海军时，不少战火的苗头倒是在美洲大陆燃起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法国和英国都宣称他们所发现的一切，以及白种人从未见到过的那更多的东西也都归属于他们。1497年卡波特① 在美洲北部登陆。二十七年后，乔万尼·韦拉扎诺到了这些沿海地带。卡波特在那里挂起了英国国旗，而韦拉扎诺的船只挂的是法国国旗，因而英法两国都宣称他们是整个北美大

① 卡波特（1450—1498）：威尼斯航海家，北美洲之发现者。——译者



荒野
美国人
阿尔康昆人
FRENCH
法国人
新英格兰
1620
五大湖
休伦人
迈阿密人
肖尼人
新荷兰
(1613-1664)
新瑞典
FRENCH
FRENCH
切罗基人
英国人
克里克人
西班牙人
法国人
白人如何来到美洲荒原

白人如何移居北美洲

“五日花号”上的船舱

陆的主人。

在十七世纪，在缅因与卡罗利纳之间建立了十小块英国殖民地。它们大多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一些特殊教派的避难所，诸如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或贵格会教徒，他们于1681年在宾夕法尼亚定居。他们只是一些在海滩边紧紧地凑在一起的开拓荒地的小社区，人们在那里安了家，在较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始过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的新生活。

与此相反，法国殖民地则仍旧是王室的财富。不准许胡格诺派或新教教徒在法属殖民地居住，以免他们可能向印第安人传播他们危险的新教教义，还说不定会干扰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传道工作。所以英国建立的殖民地比他们

法国人开发西部

的法国邻居和对手具有较为健康的基础。这些殖民地代表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商业力量；而在法国殖民地上居住的是远渡重洋的国王陛下的臣仆，指望着一有机会就回巴黎去的。

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英国殖民地的地位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人在十六世纪发现了圣劳伦斯河口。他们从大湖区一路往南扩展，顺密西西比河而下，沿墨西哥湾建立了好几个防御区。经过一个世纪的开发，一条六十个要塞的防线割断了从内地到大西洋沿海地区的英国殖民地。

英国为不同的殖民地公司制订的土地转让证授予他们“东西两岸的全部土地”。但这仅仅是一纸空文，实际上英国的领土只到法国的防御线为止。要冲破这条防线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耗费双方的人力和物力，还引起了一场场可怕的边界之战，两方的白人皆借印第安各种族的帮助互相厮杀。

只要斯图亚特王朝仍统治英国，就不会有与法国交战

新格兰的第一个冬天

的危险。斯图亚特王朝在力图建立专制君主的政府、摧毁议会的权力方面需要波旁王朝作为后盾。但到了1689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代从英国土地上消失，荷兰的威廉，即路易十四的大敌继承了英国王位。从那时起，直到1763年签订巴黎条约，法国和英国为印度和北美的所有权打了多年。

在这些战争中，如上所述，英国海军历次击败法国。由于与殖民地的交通被切断，法国丧失了大部分属地，在签订和约时，北美大陆上的全部土地落入英国之手，法国失去了卡蒂埃、尚普兰、拉赛里、马尔凯特及其他许多人的开发功绩。

这一大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有小部分地区有人居住。从北方的马萨诸塞到卡罗利纳及弗吉尼亚（完全为获取利润而建立的专门种植烟草的两个州）伸展出一条狭窄的人口稀少的地带，一批走极端的清教徒的特殊教派分子，不

堪忍受英国的国教派或荷兰的加尔文派，于1620年在此登陆。但是居住在这片天空辽阔、空气清新的新土地上的人们与他们在祖国的同胞截然不同。他们在这片荒原上学会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他们是一些精力充沛、吃苦耐劳的人们的子孙，在那个年代，懒汉与胆小鬼是不会远涉重洋而来的。美洲殖民者痛恨在祖国时处处受到限制，呼吸不到自由空气的不愉快的生活，他们要作自己生活的主人，这是英国的统治阶级所难以理解的。因而官方对殖民者感到恼怒，而殖民者也不愿官方对他们横加干涉，便开始怨恨英国政府。

感情的裂痕总是越来越深的。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事态的发展，以及倘若能有一个比乔治三世更英明的君王，或者他不那么纵容他的大臣诺思勋爵的昏聩无能，那么也许事情可能避免。当英国的殖民者充分了解到和平谈判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难题时，便诉诸武力。他们由忠实的臣民变为叛乱者，面临着一旦被德国士兵俘获便会送命的危险。这些德国士兵是由乔治三世按照当时有趣的习俗——条顿族的君王公侯们将整个整个的兵团出卖给最高的投标者——雇佣来替他作战的。

英国与它的美洲殖民地之战持续了七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反抗者似乎难以取胜。大多数人，尤其是城市居民，仍然效忠国王，他们倾向于妥协，宁愿求和。但华盛顿这位伟大的人物出面捍卫殖民者的事业。

他有为数不多的勇士作他的助手，巧妙地运用他的缺

乔治·华盛顿

乏装备但是十分坚定的军队，削弱了王军的力量。往往在失败已无可避免之时，他的战略改变了战局。他的士兵经常断粮，冬季缺乏外衣和靴子，不得不待在有损健康的战壕内。但他们绝对信任他们的伟大领袖，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然而，在独立斗争刚开始时发生的--件事，比华盛顿的各个战役，或正在欧洲从法国政府及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那里获得借款的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外交胜利更有意义。来自各殖民地的代表们正在费拉德尔菲亚集会共商大事。此时，正当革命的头一年，大多数沿海的大城市仍在英国控制之下，从英国来的援兵正一船船地到达。只有那些对自己的正义事业深信不疑的人在1776年的6、7月间有勇气作出重大的决定。

六月，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

美国独立战争之主要事件
加
大
魁北克
蒙特利尔
圣劳伦斯河
安大略湖
新斯科舍
哈利法克斯
柏格因的远征
尚普兰湖
伊利湖
蒂康德罗格
3
萨拉托卡
列克星敦
波士顿
1
列克星敦之役。1775年4月19日华盛顿所率美洲殖民地军团围波士顿。从1775年7月至1776年3月17日，美军退至哈利法克斯。
华盛顿将英国人驱逐出波士顿
I
哈得孙河
3
美军北部战场失利后，于1776年9月15日占领纽约，但不能击破华盛顿之军队。一支从加拿大来的英军强行通过蒂康德罗格以便将殖民军切为两段。但这些部队不善于在野外作战，结果柏格因与他的全体部队于1777年10月17日在萨拉托卡附近投降。
纽约
3
华盛顿解了军队的围
II
1776年7月4日
宣布独立
III
2
巴尔的摩
华盛顿战败康沃利斯
约克敦
5
5
查尔斯敦
中部战场失利后，英军开向南方，于1780年5月20日占领查尔斯敦。然后又向北行进。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率部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结束这次远征。战争宣告结束。
4
在柏格因投降后，法
国于1778年2月8日
承认了美国，1778年
6月法国舰队载着
4000人到达

美 国 大 革 命

提出一项议案:“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也有权应该是，自由、独立的州，消除对英王陛下的一切效忠，解除，也理应解除他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联系。”

这项提案由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附议，于7月2日实施，并于7月4日发布了一份《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由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他为人严肃，精于政治学及行政管理，理应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传到欧洲，接着就是殖民者的最后胜利，又通过了1787年的著名宪法(第一部成文宪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十七世纪宗教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权的王朝制度此时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国王的各处宫殿越建越宏大，而国王治下的城市被迅速扩大的大量贫民区所包围。这些贫民区中的居民忧愤焦虑，绝望无告。而上层阶级，贵族和专业人员也开始对他们生活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产生了一定的怀疑。美国殖民者的胜利向他们显示许多仅在不久前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这时已成为现实。

根据一位诗人的描述，揭开列克星敦战役的枪声“震撼了全世界”，那当然有些夸张。中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更不用说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人，他们刚被库克船长重新发现，而他们因他肇事而将他杀死)根本没有听到。但它越过大西洋，炸开了不满于现状的欧洲人的火药库，在法国引起了爆炸，震动了从西班牙到彼得堡的整个欧洲，将旧有的管理国家事务的代表及陈旧的外交政策埋葬在好几吨民主的砖块之下。

52
法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的人民宣告了自由、博爱、平等的原则

在我们谈到革命之前，不妨先对革命一词的含义加以解释。按照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俄国人在这一方面应有发言权）的话来说，革命是“在短短几年内，迅猛地推翻几百年的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似乎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连最激烈的改革家也不敢用笔杆子加以抨击。而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构成当时国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的生活本质的东西，使之在短期内土崩瓦解。”

十八世纪时，法国的古老文明已变得陈腐不合时宜，于是在法国便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在路易十四的年代，君权至上已成为“朕即国家”。原为联邦国家公仆的贵族，这时已无职无权，沦为宫廷社交的装饰物。

然而，这个十八世纪的法国，要耗费无法估计的大量钱财，而这些钱财只能以税收的形式取得。不幸的是历代法国君主的权力又不足以强迫贵族和教士们也缴付应出的

一份赋税，结果，税赋全部落到农业人口的头上。但是农民生活在阴暗的茅草棚里，与过去的地主不再有紧密的联系，已成为残忍而又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活日益悲惨。使土地增产仅仅意味着更多地纳税，那末又何必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呢？于是，他们壮大了胆子让土地荒废。

于是我们看到：一位君主，穿过宫中的一间间宏伟的殿堂，在一片虚饰浮华中漫步，身后通常跟随着一群一心想升官发财的弄臣。而这群人全靠从比猪狗还不如的农民那里搜刮的赋税来养活。这并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图画，但这决不是夸张。然而，所谓"王朝旧制度"还有另外一面，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

与贵族有着密切关系（通过一个有钱的银行家的女儿嫁给一位穷男爵的儿子的正常程序）的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有由法国最欢乐的人们组成的宫廷，使悠闲生活的斯文殷勤、彬彬有礼的时尚达到了顶峰。由于不允许具有卓识远见之士探讨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就谈论一些抽象的概念虚度时光。

由于流行的思想模式以及个人的行为也和服饰式样一样趋向于极端，当时最矫揉造作的社会自然应该对他们认为"平凡的生活"发生极大的兴趣。国王和王后——法国及其殖民地与属国的至尊的主宰，和他们的朝臣一起，去住在一所所有趣的乡村小房子里，全都打扮成挤奶女工和马僮，玩古希腊快乐谷中牧羊人的游戏。簇拥在国王和王

后周围的，有一帮弄臣向他们献媚奉承，有宫廷乐师创作轻快动听的小步舞曲，有宫廷理发师设计出越来越精致贵重的头饰，直到出于无正事可干，实在过分无聊，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在远离嘈杂不安的城市修建的一所玩乐场所）这个小天地中这一伙矫揉造作的人们所高谈阔论的，尽是一些远离他们自己生活的话题，犹如饥饿的人只谈论食物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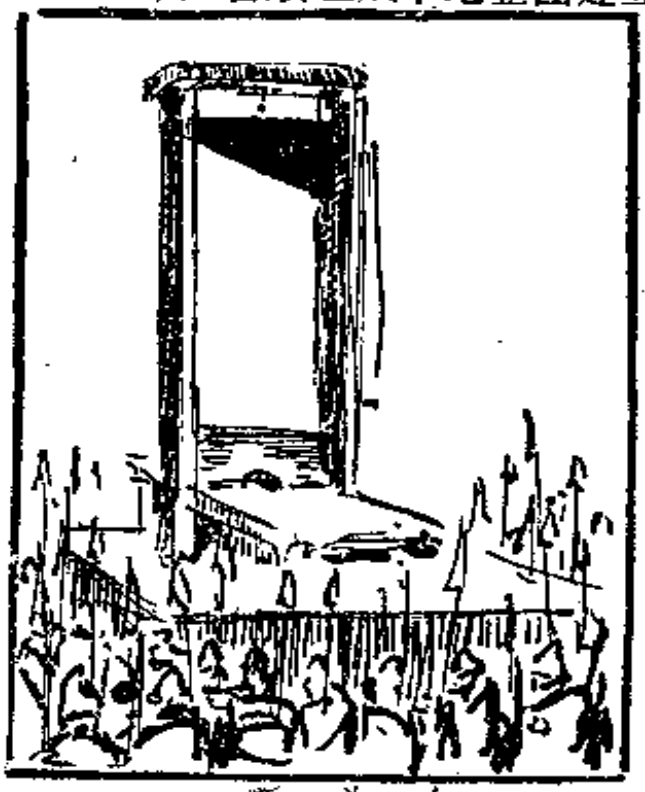
当伏尔泰这位有胆识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一切宗教和政治暴政的敌人，对与《风俗论》有关的一切发起爆炸性的抨击时，整个法兰西世界拍手称快，而他的剧作仅在只售站票的戏院上演。当让·雅克·卢梭对原始人发生了感情，并且向他的同时代人作出有关这个星球上原始居民（他对这些原始居民，就象他对儿童一样知之甚少，但他却被公认为儿童教育的权威）的幸福生活的令人欣喜的描述时，全法国的人民阅读他的《民约论》，而在这个"朕即国家"的社会中，当他们听到卢梭呼吁返回到真正的主权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国王仅是他臣民的公仆的幸福时代去时，难免人们都痛哭流涕了。

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其中两个著名的波斯旅行家将整个令人兴奋的法国社会描绘成一个混乱世界，并且嘲弄上自国王下至他的六百个糕点师傅的一切行径。此书立即连出四版，并为他著名的论著《论法的精神》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书中由一位高贵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制度与落后的法国政体进行对比，鼓吹以立法、司法、

行政三权分立，各自独立行使其职权的国家体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当巴黎的书商勒布雷东宣称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二十多位著名作家将要出版一部包括“一切新思想、新科学及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时，群众的反映是最令人满意的。在二十二年后二十八卷的最后一卷终于完成时，警方的干涉为时已晚，已压制不了法国社会对于这一十分重要而对时议所作出的极为危险的贡献所表示的热忱欢迎。

我不妨在此向读者提一忠告。当你们阅读一部有关法国革命的小说或观看一出有关的戏剧时，你极易得到一个印象，认为革命是一伙来自贫民窟的乌合之众所干的事。事实决非如此。暴民往往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上，但他们无疑是受到一些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的煽动与领导的。这些人在与国王及朝廷开火时利用饥饿的群众作他们的可靠的伙伴。然而引起革命的基本思想是由少数几个有头脑的人创立的，而他们最初是被引荐到“旧制度”的吸引人的客厅中去，给国王陛下的宫廷中那些十分腻烦了的显贵和夫人们提供消遣娱乐的。这些快活而且满不在乎的人们玩弄了一场危险的社会评论的焰火，火花终于从与这幢楼房一样古老破损的地板缝隙中落下。不幸的是火花落到了堆放陈年杂乱垃圾的地下室中。这时有人呼喊救火，但是房主人尽管对一切都感兴趣，可就是不懂得如何管理他的财产，不知道如何将这小小的火苗扑灭。火焰迅速蔓延，大火终于将整座大楼焚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便于说明，不妨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部分。从1789至1791年，曾顺理成章地企图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一着之所以失败，部分是由于国王本人的愚蠢以及缺乏良好的意愿，部分是由于出现了无人能控制的局面。


断头台

从1792至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首次企图建立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而暴动的实际爆发，是由多年的骚动不安以及诚心要进行改革却又不见成效的意图所引起的。

当时法国欠了四十亿法郎的债，国库经常空虚，而且再也没有一项可以征收新税的名目了。甚至好国王路易（他是个精巧的锁匠和能干的猎手，却是个无能的政治家）也朦胧地感觉到应当有所措施了。因而他让蒂尔戈出任他的财政大臣。安·罗勃·雅克·蒂尔戈，奥尔纳男爵，将近五十岁，是一个处于迅速消失中的地主阶级的出色代表人物，曾出任一个省的省长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是个极有才干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竭尽了一切力量，不幸的是他不会创造奇迹。由于不可能再从贫困的农民身上榨取

更多的税收，必须从未曾付过一分钱的贵族和教士那里去征得必要的经费。这便使蒂尔戈成为凡尔赛宫最招恨的人。此外，他不得不面对王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谁敢于向她提起“节约”二字，就会遭到她的反对。不久，蒂尔戈被称为“不合实际的空想家”，“理论上的教授”，他的官职当然难保，终于在1776年被迫辞职。

路易十六

继“教授”之后上任的是个讲求实效的买卖人。他是个勤奋的瑞士人，名叫内克尔，他搞粮食投机发了财，还是一家国际银行的股东。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妻子硬把他推进了政界，以便为她的女儿树立起一定的名望——后来果真成为瑞典驻巴黎的大使德施特尔男爵的夫人，成为十九世纪初著名的文化界人士。

内克尔也和蒂尔戈一样，忠心耿耿地投入工作。1781年他发布了一份法国财政的详细回顾录。可惜国王对他的这份“财政报告”一窍不通。他刚派遣了部队到美洲去帮助殖民者对他们的共同敌人——英国作战。这次远征耗费之

大出乎意料，国王便责成内克尔筹足必要的经费。内克尔不去设法增加税收，反而公布了更多的数字，做了各种统计，并且开始发出实行"必要的节约措施"这种令人讨厌的警告，这样他在台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1781年，他以一个无能的官员而被撤职。

继"教授"和"买卖人"之后，上台的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财政家，他保证人们每月得到百分之百的收入，只要他们信任他那一套可靠的财政制度。他就是夏尔·亚力山大·德·卡洛纳，一个爱出风头的官员。他一方面靠自己办的工业，另一方面则靠完全欺骗作假和不择手段，谋取了高位。他发现国家已债台高筑，但他是个机灵人，乐于助人，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靠借新债来还旧债。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招，其后果从来就是灾难性的。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位可爱的财政大臣又给法国增添了八亿法朗的外债，而他总是毫无顾虑、笑容可掬地在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单上签字。这位可爱的王后年轻时在维也纳①已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

最后，甚至巴黎的议会(高级司法机构而非立法机构)尽管并不忠于王室，也决心要采取措施了。卡洛纳准备再借八千万法朗的债。那一年粮食歉收，农村里贫困饥馑，景况惨不忍睹。若再不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法国行将崩溃。国王照常不关心事态的严重性。与人民的代表进行磋

① 路易十六之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原为奥地利公主。——译者

商难道不也是个好主意吗？可自从1614年以来，三级会议就从未召开过。鉴于目前惊人的恐慌，普遍要求召集各等级的代表来议事。然而路易十六是个毫无主见的人，竟加以拒绝。

为了平息骚动，他于1787年召开了一次知名人士的会议。这仅仅是一次各显贵家族的集合，泛泛地提出了能进行以及该进行之事，并未触及封建及宗教的免税特权。要期望社会的某一阶层为了同胞们的另一集团的利益而走向政治与经济上的自杀，显然是不合理的。一百二十七位著名人士固执地拒绝放弃任何一项他们固有的权利。大街上的群众，这时已完全处于饥饿之中，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但知名人士却不同意。群众便开始砸烂窗户并且做出其他一些越轨的行为。知名人士逃跑了。卡洛纳被撤职。

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主教，一个庸碌无能的人，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路易十六在他饥饿臣民的威胁下，同意尽量"在切实可行的时候"召开原有的三级会议。这一含混的许诺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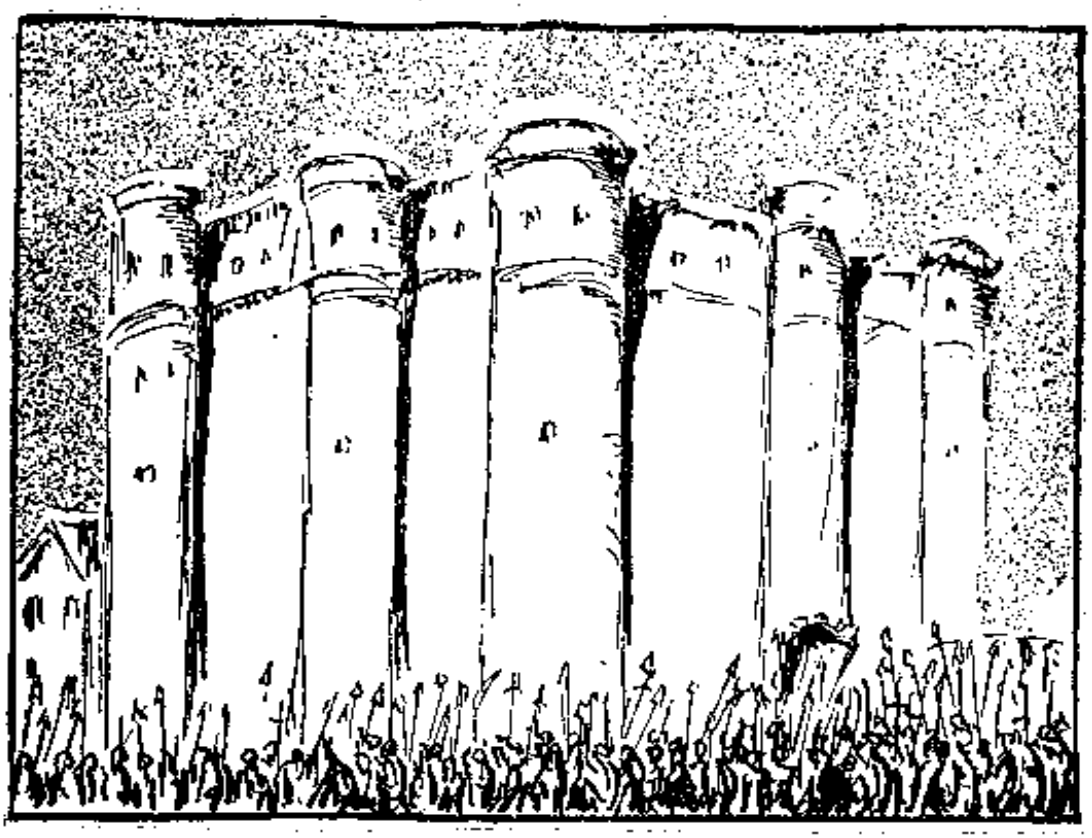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未遇到如此的严冬。庄稼不是被洪水冲毁，就是在地里冻死。普罗旺斯地区的橄榄树都枯萎了。虽有私人作的一些慈善救济工作，但救不了一千八百万饥民。到处出现抢劫面包的骚乱。若在二三十年前，这些暴动早就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新的哲学思想这时已开始结出了硕果。人们开始懂得，对于饥饿的肠胃使

用武力绝不是有效的办法，何况士兵们（来自人民）也不再可靠了。这时绝对需要国王作出决断，以挽回民心，然而他一再犹豫不决。

在外省的各个地区，一些新思潮的追随者建立起了独立的小共和政体。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也能听到“不派代表拒不纳税”（二十五年前美洲的反抗者提出的口号）的呼声。法国已陷于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为了安抚人民，增加王室的声望，出乎意外地中止了过去极为严格的书刊审查。立即有大量的印刷品充斥全法国。人们无论职位高低，都在进行批评，或者受到批评。出版了二千多种小册子。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辱骂声中下了台。内克尔被匆忙召回，尽可能地平息全国的骚动不安。股票市场价格立即上涨了百分之三十。民意暂时缓和了。1789年5月，将要召开三级会议，届时全国的有识之士会迅速地解决困难，使法兰西王国重新成为健康的乐土。

一般认为集体的智慧能解决一切困难，事实上这种观点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在局势甚为严重的那几个月里，反而使所有个人的力量不能发挥。内克尔在紧要关头非但未能将政权抓在自己手中，反而让一切放任自流。此后，对于什么是改革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各地警察的权力已被削弱。巴黎郊区的人民，在一些内行的煽动家的领导下，逐渐发现自己的力量，开始扮演在这些动荡不安的年代应该属于他们的角色，他们使用了真正的革命领袖为了攫取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权益时惯

用的手法——血腥的暴力。



巴 士 底 狱

内克尔为了讨好农民和中产阶级，决定他们在三级会议上应有双重代表。有关这个问题，西厄耶神甫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相当于什么？》，其中的结论是第三等级（指中产阶级）应该等于一切，过去他们什么也不是，而现在则希望有所作为。他表达了关心国家利益的大多数人的感情。

最后，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选举一结束，教士代表三百零八人、贵族代表二百八十五人、平民代表六百二十一人，立即束装奔赴凡尔赛。第三等级的代表需要携带外加的行李，其中包括叫做"备忘录"的大量报

告，都是他们的选民所写的伸诉与冤情。舞台上即将揭开为拯救法国的伟大的最后一幕。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召开。国王情绪低沉。教士与贵族扬言他们不愿放弃任何特权。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会议室内分别讨论各自不满的事情。第三等级拒绝执行圣旨。他们于1789年6月20日在网球场上（为了这次不合法的会议匆匆布置好的）庄严宣誓。他们坚持所有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要在一起开会，并将此呈报国王，国王让步了。

作为“国民会议”，三个等级开始讨论法国的局势。国王发怒了，但随即又开始迟疑不决。他声称决不放弃他的绝对权力。后来他干脆打猎去了，将国家事务置诸脑后。待他狩猎回来，他又让步了。陛下已习惯于在错误的时机用错误的方法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当老百姓吵嚷着提出某一项要求时，国王加以责骂，拒绝答应。随后，当王宫被众多的穷人的叫嚷声所包围时，国王又投降了，准许了老百姓的请求。但到了这时，人们除第一项要求外又加上第二项了。这样的闹剧一再重演。当陛下在保证他可爱的臣民获得第一和第二项要求的圣旨上签字后，老百姓又增加了第三项要求，并以杀死全部王室作威胁。就这样一项项地不断增加直至他被送上断头台。

可悲的是国王总是差一步，而他自己始终不明白这一点。甚至当他的脑袋已被放在断头台上，死到临头时，他仍感到他是一个受尽凌辱的人，在他尽力之所能最为爱护

的人民手中遭到了最不合理的对待。

我经常告诫读者，历史上的“假如”一向是毫无价值的。我们不妨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较有能力，心胸较为狠毒的人，那末君主制也许得以保留下来。但国王并非只有他孤家寡人。甚至“假如”他具有拿破仑那样残酷的力量，在这困难的多事之秋，他的前途也很可能会轻易被他的妻子所断送。这位王后是奥地利玛丽亚·泰利莎的女儿，具备在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中世纪朝廷中长大的年轻姑娘的一切特殊美德和恶习。

她决定要有所作为，便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尔突然被撤职，王军应召开进巴黎。人们听到这一消息，便猛攻巴士底监狱的碉堡。1789年7月14日，他们摧毁了这一人们熟知的、受到憎恨的独裁专政的象征。它早已不仅仅是一座政治监狱，这时已和其他巴黎的监狱一样，被用来作为城市拘留所。不少贵族已有预见，便离国他去了。然而国王却还是没有事的样子。在巴士底监狱攻克的那一天，他去打了一天猎，还打了几头鹿，感到满心欢喜。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实施权力，他们根据巴黎群众的呼声，废除了一切特权。接着，于8月27日发表了《人权宣言》，即法国第一部宪法的著名序言。这时一切顺利，但王室显然尚未吸取教训。人们普遍怀疑国王又要出面干涉这些改革，而结果，到了10月5日，巴黎又出现第二次暴动。消息传至凡尔赛，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王宫才觉稍安，因为将他留在凡尔赛使他们不放心，他们要他待

在能受到监视，并能掌握他和他的维也纳、马德里的亲属以及欧洲其他宫廷取得联系的地方。

这时在国民议会中，有一个名叫米拉波的贵族，成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他开始在一片混乱中整顿秩序。但是没等他保住国王的宝座，便于1791年4月2日逝世。这时国王怕自己性命难保，于6月21日企图逃跑。国民自卫军从金币上的头像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附近将他截住，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通过了法国的第一部宪法，国民议会的成员便各自回家了。1791年10月，召开了立法会议，接管国民议会的工作。立法会议的代表中，有不少激进的革命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有雅各宾党人，以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会议而得名。这批年轻人大多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发表了激烈的演讲，报纸将他们的言论传播到柏林和维也纳，普鲁士国王与奥地利皇帝决定为拯救他们的兄弟姐妹而采取措施。当时波兰的敌对政治派系正在内讧，处于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占据一两个地区的混乱状态，所以他们正忙于瓜分波兰的国土。但他们还是设法派遣了一支部队去解救法王路易。

于是，全法国惊恐万状。由于饥饿与痛苦，多年来积压心头的憎恨这时达到了可怖的高潮。巴黎的暴徒攻打杜伊勒里宫。忠于王室的瑞士卫队试图保护他们的主子，但是优柔寡断的路易，在群众正要撤退的时刻却又下了“停火”令。人们乘着喝足了劣质酒的醉意，在震耳的呐喊声

中，杀人杀起了兴，将瑞士卫队斩尽杀绝，又攻入王宫，去追索逃避到议会大厅去的路易，他立即被拉下了王位，成了丹普尔堡内的阶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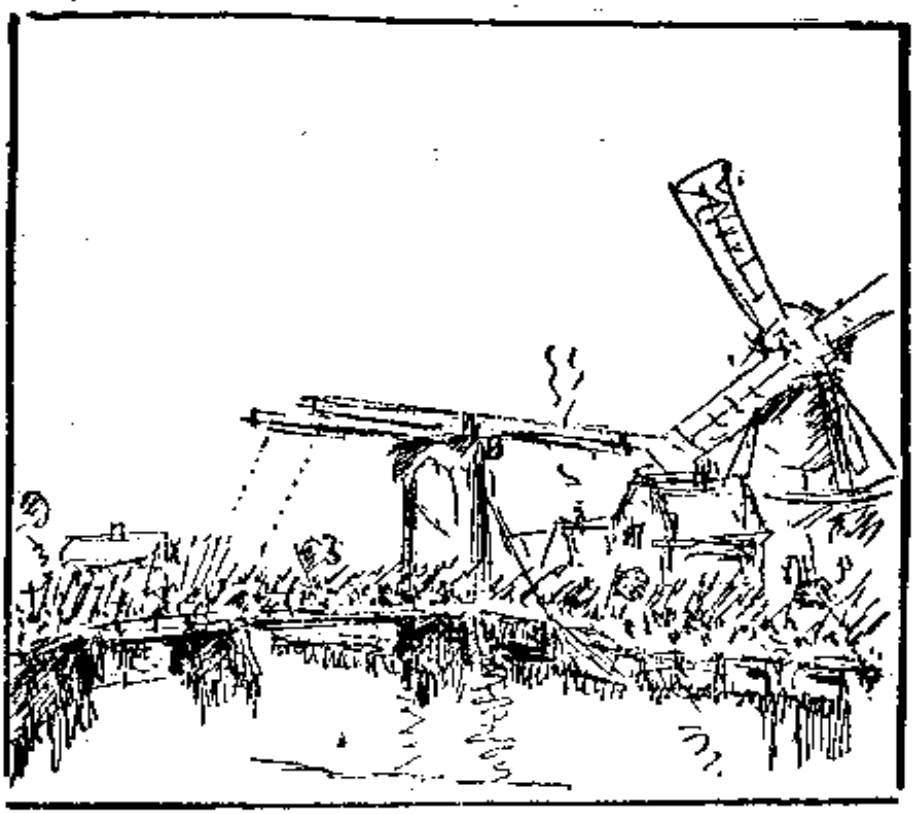
这时普奥两国的军队继续向法国挺进，人们已由惊恐而转为歇斯底里，无论男女，一个个都成了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群众闯入监狱，将所有囚徒杀死。政府也没有出面干涉。以丹东为首的雅各宾党人深知这一场危机意味着革命的成败，只有野蛮的冒险才能拯救他们。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21日闭幕，又召集了新的国民公会，这是一个几乎全由激进的革命分子组成的机构。国王被带到会前，正式被控叛国。以三百六十一票对三百六十票（这额外的一票是国王的表兄弟奥尔良公爵投的）将他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安详地，也不乏尊严地被送上了断头台。他至死也没有理解造成这些骚乱和流血事件的原因，也耻于下问。

随后，雅各宾党人的矛头转向国民公会中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他们是以南部的吉伦特地区而得名的。组成了特别革命法庭，将二十一名为首的吉伦特派分子判处了死刑，其余的人自刎了。他们是一些诚实能干的人，只是过于达观、过于温和，以至无法在这些可怕的年月里生存下去。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下令在“宣告和平以前”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一切权力均掌握在以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一个小小的公安委员会手中。基督教及其古老的年历被废止。在美国革命时期托玛斯·潘恩大加渲染的“理性

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用“恐怖”手段将一些不论好坏或守中立的人，每天平均屠杀达七八十人之多。

国王的独裁统治被摧毁了，但接下来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出于热爱民主而感到必须杀死那些具有不同意见的人。法国成了一所屠宰场。人人互相猜忌，个个惶恐不



法国革命侵入荷兰

安。有几名原国民公会的成员完全出于恐惧，自知他们将是登上断头台的候补者，终于起来反对罗伯斯庇尔，因为他已将他过去的大部分同伙砍了头。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的真正民主的信徒”自杀未遂。人们匆匆包扎好他已粉碎了的下颚，将他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根

据革命的古怪历法是第二年的热月9日）恐怖统治宣告结束，全巴黎欣喜若狂。

然而，法国仍处于一种危险的局势之中，必须使政权掌握在几个强有力的人手中，直到革命的各方面敌人被驱逐出法国本土。那些衣衫褴褛、半饥半饱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和埃及进行了一场场殊死战役，击败了大革命的每一个敌人之后，产生了由五个成员组成的督政府，他们统治法国达四年之久。随后，将权力授予了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常胜将军，他于1799年成为法国的“第一执政”。在以后的十五年中，古老的欧洲大陆成为进行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政治试验的实验室。

53
拿 破 仑

拿破仑

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是卡洛·马利亚·波拿巴的第三个儿子。卡洛是科西嘉岛上阿雅克肖城的一个诚实的律师，他的贤惠的妻子叫莱蒂西亚·拉莫莉诺。因此，拿破仑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家乡所在的岛曾是古希腊、迦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的殖民地，多年来为重新获得独立而斗争。最初是要摆脱热那亚的统治，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又想从法国人手中获得独立。法国人善心地为科西嘉人的自由斗争提供援助，而后却为自己的利益而占据了该岛。

年轻的拿破仑在他的头二十年生活中，表现为一个突出的科西嘉爱国人士——一个科西嘉的"辛·费因"[①]，希望能将他热爱的祖国从可憎的法国敌人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但是法国革命出乎意外地接受了科西嘉人的要求，于

① 1905年由亚瑟·格利费斯创建的爱尔兰民族运动组织。——译者

是，在布廉纳军事学校受过优良训练的拿破仑逐渐转向为接管他的国家服务了。尽管他从未学过正确拼写法语，说起法语来也带着沉重的意大利口音，他却成了一个法国人。天长日久，他成了一切法国德行的最高标志。今天，他被看作法国天才的象征。

拿破仑可称得上是个飞黄腾达的人。他的全部生涯不满二十个年头，但在这短暂的历史瞬间中，他参加的战争、获得的胜利、进军的行程、征服的土地、杀戮的人数、进行的改革，比历史上任何人，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及成吉斯汗都多，也胜过历史上任何人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

他个子矮小，早年健康情况不佳。他貌不惊人，而且直到最后，每逢不得不在盛大的社交场合露面时，始终显得那么笨拙。他没有高贵的门第、良好的教养或巨大的财富可作进身之阶。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穷困潦倒，往往整日饥肠辘辘，不得不挖空心思去弄到几个额外的硬币。

他稍稍有点文学天分。有一次他参加里昂学院的一笔奖金竞赛，他的论文居然得了倒数第二，在十六名候选人中他排在第十五。但通过他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辉煌前途的坚不可摧的信念克服了这一切困难。野心是他终生的主要动力。他对自我的信念，他对于每逢签署信件时以及在他匆匆修建起的宫殿中的装饰物上一再出现的那个大写字母“N”的崇敬之感，他要使拿破仑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世上最重要名字的绝对意志，所有这一切欲望将拿破仑带到了前人所从未达到过的荣誉的顶峰。

当他还只是一个领取半薪的波拿巴青年陆军中尉时，就特别赞赏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著的《名人传》。但他从不打算达到这些古代英雄所树立的崇高品性标准。拿破仑似乎缺乏使人类有别于野兽的那种深思熟虑的、与人为善的感情。我们很难精确判断他除了本人以外是否还爱任何别人。他对母亲说话彬彬有礼，但莱蒂西亚具有贵夫人的风度，并且仿效意大利的母亲们的做法，她懂得如何管教他的一帮孩子们，掌握他们应有的尊严。曾有好几年，他钟情于他的克里奥耳[1]妻子约瑟芬，她是马提尼克岛上的一个法国军官的女儿，博阿尔纳斯子爵的遗孀。博阿尔纳斯子爵因对普鲁士的一次战役被击败而被罗伯斯庇尔处了死刑。但拿破仑因她未能替他生育子嗣而与她离婚，又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娶了奥地利皇帝的女儿。

拿破仑指挥一个炮兵连围攻土伦，得以扬名。在此期间他悉心研究马基雅维里。他恪守这位佛罗伦萨政治家的忠告，但在食言对他有利时，则又当别论了。在他个人的词典中没有"感恩"这个词汇；他也不期望别人对他"感恩"，这倒也颇为公道。他对人类的疾苦漠不关心。1798年，他在埃及将曾答应给他们留一条命的战俘全部处死；当他发现不可能将在叙利亚的伤员运上船去时，便心安理得地把他们抛弃在那里听凭他们死去。他命令不公正的军事法庭将昂希恩公爵判处死刑，并且违反全部法律，唯一的依据

① 指生于拉美的欧洲人后裔。——译者

是“需要对波旁王朝加以警告”而将其枪决。他命令将那些为自己祖国的独立战斗而被俘的日耳曼军官就地枪决；而当那位蒂罗尔英雄安德烈斯·霍费尔经过最英勇的抵抗最后落到他手中时，竟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叛徒而处死。

总之，当我们研究这位皇帝的品格时，开始理解那些英国的母亲们为什么哄孩子们去睡觉时往往用这样的话来吓唬他们：“你们要是不听话，专拿小男孩小女孩当早餐的波拿巴就要来把你们逮走了。”这位古怪的皇帝极为仔细地审察他部队的每一个部门，却忽视了医疗工作；因为受不了可怜的士兵们的汗臭味，他拼命往自己身上洒科隆香水，甚至把他的制服都毁了。尽管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不是之处，而且还准备加上不少，但不得不承认我在暗中不无怀疑之情。

眼下我正坐在一张舒适的桌子前，桌上堆满了书籍，我一眼看着我的打字机，另一眼则瞅着那只喜欢玩弄复写纸的猫——利科丽丝；正在向你们叙述拿破仑皇帝是一个极卑鄙的人。但是，我倘若正巧望向窗外，眼光落在第七街上，而倘若一眼望不到头的载重车和大车的行列正巧停在那里，倘若我听到隆隆的鼓声，看到那个小矮子穿着已磨损的绿色军装骑在一匹白马上，那末，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也会扔下我的书本、我的小猫、我的家、我的一切，跟随他到他所引导的任何地方去。我的祖父就是这样跟着他走的。天晓得，他并非生来的英雄，却有成百万人的祖父们也是这样跟他走的。他们并未得到任何报偿，也并不

指望报偿。他们兴高采烈，一心一意地效忠这个外国佬，愿为他赴汤蹈火。他将他们带到远离家乡千里之外，向着俄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或奥地利的炮火中挺进，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时仍安详地凝视着天空。

假如你要求为此作出解释，我不得不说我无以作答。我只能猜测其中的一个理由。拿破仑是一个最伟大的演员，而整个欧洲是他的大舞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会用精确的姿态来取悦观众，他也懂得用什么言词来打动观众的心，无论是在埃及的沙漠中，在庄严的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前讲演，或是在浸透露水的意大利平原上对颤栗着的士兵们讲话。任何时候他都临危不惧，安然自若。即便到了他的末日，已成为大西洋上一个岩石嶙峋的小岛上的放逐者，一个任凭昏庸讨厌的英国总督摆布的病人，他仍扮演着舞台上的主角。

在滑铁卢大败之后，除了几个可靠的朋友外，再没有人见过这位伟大的皇帝。欧洲人都知道他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他们知道有一支英国警卫部队日夜在那里驻防——他们知道英国舰队又监视着守卫在隆伍德农庄上的皇帝的警卫部队。但是他的形象从未在无论是友人或是敌人的心中磨灭。尽管绝望和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双眼仍默默地注视着世界。时至今日，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他的威力仍象一百年前一样。那时，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面色蜡黄的人就会吓晕过去，他在俄国克里姆林宫最圣洁的庙堂中喂养过他的马，他让教皇和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象他手

下的侍从一样听凭他使唤。

用一两卷书，仅能勾划出他生平的一个大纲，要评述他对法国所作的巨大政治改革、日后为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用的他制定的新法典、他在公开场合的各种积极活动，就得写个成千上万页。但是，我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他的早期生涯为何如此飞黄腾达而最后十年又一败涂地。从1789年至1804年，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他不仅仅是在为个人的荣誉而战。他击败了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俄国，是因为他本人，以及他的士兵们是新的信条"自由、博爱、平等"的鼓吹者，是封建王朝的敌人，而且是人民的友人。

然而，到了1804年，他自封为法国的世袭皇帝，派人将教皇庇护七世叫来为他加冕，因为800年时利奥三世给另一个法兰克人的伟大国王查理曼大帝加冕的形象不断呈现在拿破仑的眼前。

这位老革命首领一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成了一个哈布斯堡王朝国王的失败效法者。他背弃了他的精神之母雅各宾俱乐部，他不再是被压迫人们的保护者。他成了一切压迫者的魁首，他的枪杀队随时准备处死那些违背他的圣旨的人。1806年，当神圣罗马帝国的残余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古罗马荣耀的遗迹被一个意大利农民的孙子摧毁，没有人为之洒一滴泪。但是，当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将一个西班牙人憎恶的国王强加于他们头上，并且屠杀仍忠于他们原有统治者的马德里人时，公众舆论便起

而反对过去的马伦戈和奥斯特利茨及上百次其他革命战役的英雄了。只有在这时，当拿破仑已不再是革命的英雄，而成为旧制度的一切恶劣特性的化身之时，英国才有可能引导迅速扩散的憎恨，使一切正直的人都成为法国皇帝的敌人。

当英国的报纸一开始报道法国"恐怖"的可怕详情时，英国人就深为厌恶。一个世纪前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他们也曾演出过一场大革命。但与巴黎的动乱相比，则微不足道了。在一般的英国人看来，雅各宾是个应立即击毙的魔王，而拿破仑又是群魔之首。自从1798年，英国舰队就封锁了法国。它破坏了拿破仑打算通过埃及入侵印度的计划，迫使他在沿尼罗河畔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屈辱地撤退。到了1805年，英国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时机。

在西班牙西南岸的特拉法尔加角附近，拿破仑的舰队遭到纳尔逊的痛歼而全军覆灭。从那时起，拿破仑就被围困在陆地上。即便如此，如果他能当机立断，接受列强提出的和谈，他仍能光荣地被公认为大陆的主宰。但拿破仑被自己的荣耀冲昏了头脑。他要独霸天下，不能容忍任何敌手。他将怒火转向俄国，转向那片一望无际的神秘的土地，那里还有取之不竭的炮灰。

只要俄国仍然由凯瑟琳女皇的笨蛋儿子保罗一世统治着，拿破仑就有应付他的对策。但是保罗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以至他那些被激怒了的臣民不得不将他杀害，否则他们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铅矿上去。保罗的儿子亚历山

从莫斯科撤退

大却不象他父王那样对这位谋篡王位者怀有好感，而把他当作人类的公敌，和平的破坏者。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自信是由上帝选中来将世界从科西嘉灾祸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他与普鲁士、英国和奥地利联盟，但还是被击败了。他五次作战，五次均告失败。1812年，他再次辱骂拿破仑，激得这位法国皇帝怒不可遏，发誓要打到莫斯科去媾和。于是，他从西班牙、德国、荷兰、意大利和葡萄牙各地，强迫一支支部队开往北方，要使这位伟大的皇帝所受的屈辱得到应有的报复。

结果是人所共知的。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行军，拿破仑抵达俄国首都，在克里姆林宫设下了司令部。1812年9月15日夜，莫斯科大火，连烧了四天四夜。到了第五天晚间，拿破仑下令撤退。两星期后开始降雪。军队在雨雪泥泞中跋涉，直到11月26日才到达别列齐纳河。随后，俄国人

开始痛加反击。哥萨克人团团围住已经溃不成军的"皇军"。12月中旬，第一批幸存者才开始在德国东部的城市出现。

各地纷纷谣传即将发生叛乱。"把我们自己从不可忍受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的时机已到。"欧洲人说。于是，他们开始搜寻一些逃过法国间谍不时盯着的滑膛枪。但是当人们尚未搞清事情的真相时，拿破仑已率领一支新军返回。他离开败军，乘坐小雪橇先赶回巴黎，发出最后的号召征集部队，使他能保卫神圣的法兰西国土抵御外国入侵。

大批十六七岁的孩子跟着他向东去迎击联军。1813年10月的16、18和19日展开了可怕的莱比锡战役。身穿绿色军服和蓝色军服的两帮男孩子相互厮杀了整整三天，将埃尔斯特河都染红了。10月17日下午，俄国集结的后备步兵突破法国防线，拿破仑逃跑了。

他返回巴黎，有意让位于他的幼子，但联军坚持应由已故的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继承法国王位。于是，这位目光呆滞的波旁王子，由哥萨克人与德国枪骑兵簇拥着趾高气扬地进入巴黎。

至于拿破仑呢，成了地中海小小的厄尔巴岛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那里将他的坚定的少年们组织成一支微型部队，在棋盘上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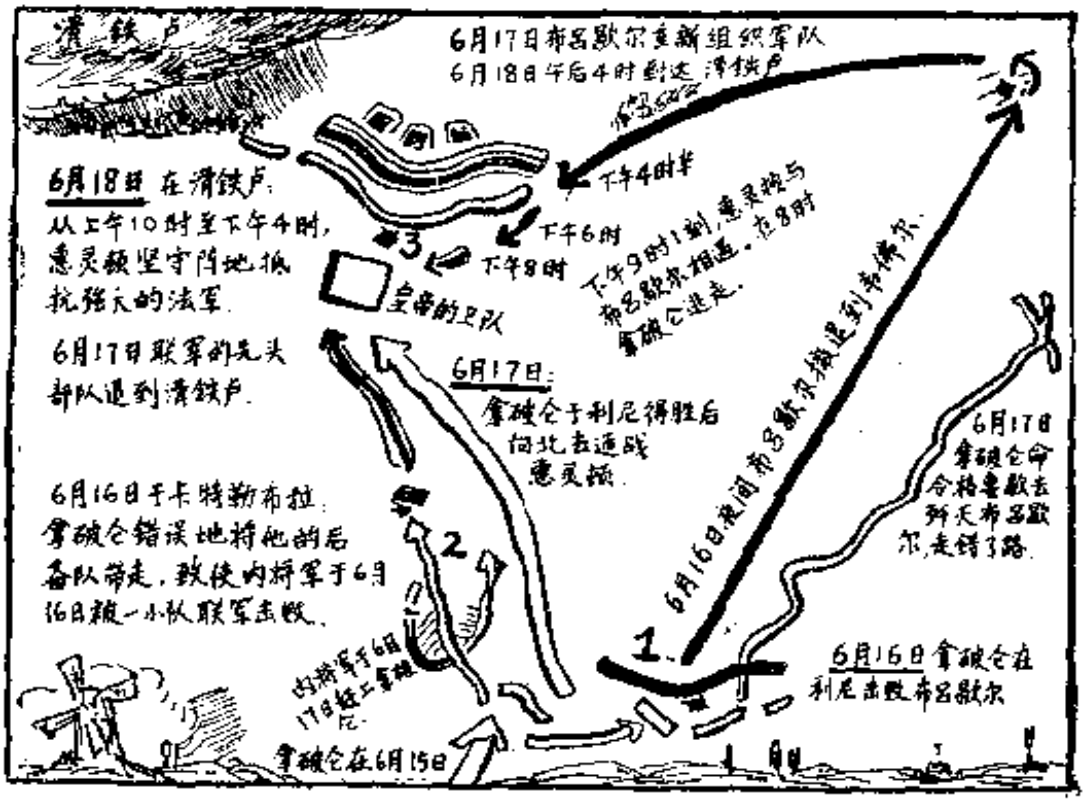
他一离开法国，人们就开始体会到他们不无所失。过去二十年，尽管付出了极大代价，却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巴黎是世界的首府。而在流放期间无所用心、不学无术的胖胖的波旁王，则由于懒惰而使人望而生厌。

1815年3 月1 日盟国的代表正着手要划清被搞乱了的欧洲地图时，拿破仑突然在戛纳附近登陆了。不到一星期攻夫，法国军队背弃了波旁王室，赴南方去为那个“小军曹”效劳。拿破仑直奔巴黎，于3 月20日到达。这次他谨慎行事，提出媾和，但盟国坚持与之作战。全欧洲都起来反对这个“背信弃义的科西嘉人”。拿破仑迅速向北进军以便在敌军联合起来之前将之摧毁。但他的英勇已不如当年。他感到身衰，易于疲劳。他在应当指挥他的先头部队进行袭击之时，却卧床不起了。此外，他也失去了许多忠于他的老将，这些人都先后故世了。

6 月初，他的部队进入比利时。同月16日他击败由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但拿破仑的一个下属指挥官没有遵照命令将撤退的部队肃清。

两天后，即6 月18日，星期日，拿破仑与惠灵顿在滑铁卢附近遭遇。在下午两点钟时，战局似乎对法军有利。三时，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阵尘土。拿破仑认为那是他的骑兵部队前来接应，现在他定将击败英军了。到了四点钟，他才明白，原来是布吕歇尔满腔怒火地驱赶着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投入鏖战之中。这一举打乱了拿破仑卫队的阵脚，他已没有增援部队。于是，他命令部下尽可能保存自己，他逃跑了。

他再次要让位于他的儿子。他从厄尔巴岛上脱逃正好百日，又向海岸而去。他企图前往美国。1803年，仅仅由于一首歌曲，他将法国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当时有被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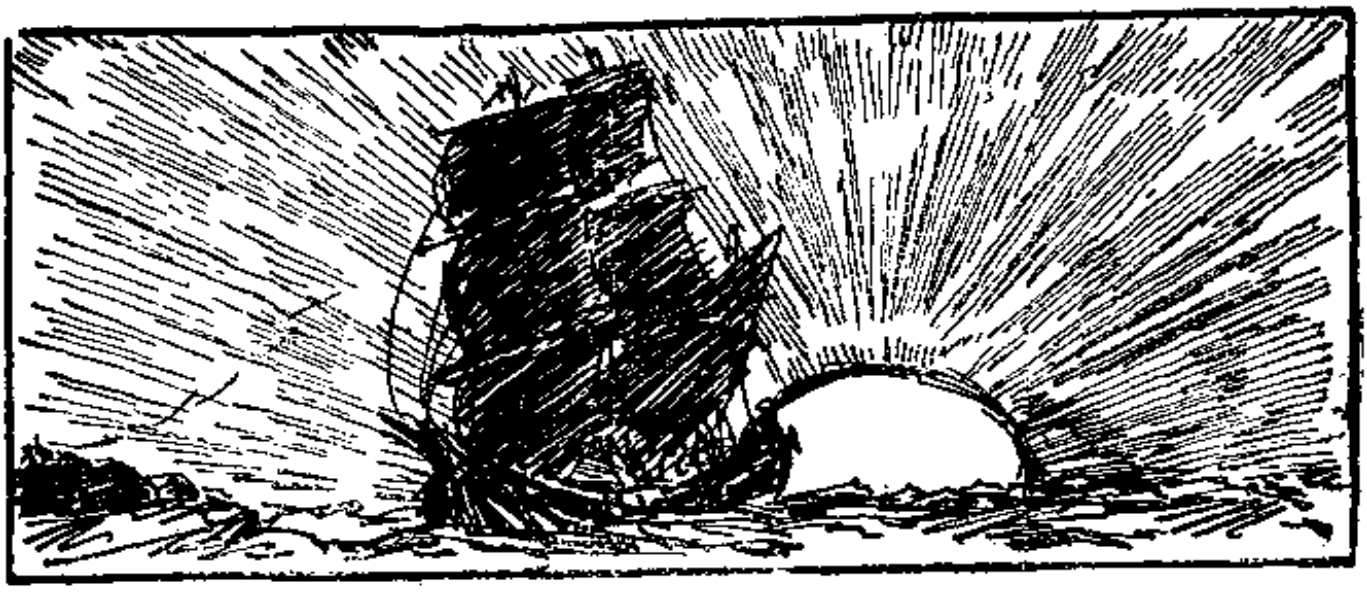
滑 铁 卢 战 役

国占领的危险）卖给了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他说，“美国人会感激我的。他们会给我一小块土地和一所宅邸，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度过我的晚年。”然而英国舰队监视着法国的每一个港口。拿破仑不是被盟国的陆军，就是被英国的舰只俘获，别无他路。普鲁士人要将他枪决，而英国人可能较为大度。他等在罗什福尔希望局面能有所转变。在滑铁卢之战的一个月以后，他接到法国新政府的命令，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法国本土。他总是扮演悲剧的角色，他给英国的摄政王（国王乔治三世在疯人院）去了一封信，向这位殿下报告他的意图，愿意听凭敌人摆布，但愿象狄密斯托克利[1]那样在敌人的宽宏大量的炉火旁得到一

[1] 狄密斯托克利（约公元前525—460）：雅典政治家、将军。指挥波斯战争大胜，后被指控为叛徒，逃往波斯受到礼遇。——译者

席安身之地……

7月15日，拿破仑登上“贝勒罗丰号”，将佩剑交与霍瑟姆海军上将。在普利茅斯，他被转移到“诺森伯兰号”，被载往圣赫勒拿岛。他在那里度过最后的六年。他曾试着撰写回忆录。常常和他的守卫人员争吵，追忆着他的过去。奇怪的是他又回到了（至少在他的幻觉中）他原来的出发点。他回忆他为革命而战斗的时日。他说服自己相信他一直是议会中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士兵广为传播的“自由、博爱、平等”这一伟大原则的忠实朋友。他喜欢不厌其烦地对人讲述他作为总司令和执政官的生涯，但很少谈及帝国。有时，他也思念他的儿子赖希施坦特公爵，他的小鹰，后者被年轻的哈布斯堡的表兄弟们当做“穷亲戚”收留在维也纳，而当年这些表兄弟们的父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吓得发抖。在他临终之前，他正带领着他的部队走向胜利，



拿破仑在流放途中

他命令内[1]带领卫队出击，然后与世长辞。

如果你想要为他奇特出众的一生寻找解释，如果你真希望了解一个人仅仅靠他意志的力量何以能够如此长久地统治如此众多的人，请不要去阅读为他撰写的书籍。这些书的作者或是对这位皇帝深恶痛绝，或是对他崇拜爱戴。你将获悉不少事实，然而去"感觉历史"比了解历史更为重要。在你有机会听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歌唱一首叫做《两个掷弹兵》的歌以前，不要去阅读那些书籍。歌词是生活在拿破仑时代的伟大德国诗人海涅创作的，由舒曼谱曲。舒曼也是德国人，当他祖国的敌人"皇帝"来访问其岳父陛下时，曾亲眼见过这位皇帝。因而这首歌是由两位有充分理由憎恨这个混世魔王的人的创作。

去听听这首歌曲吧！然后，你会了解到从成千册书本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

① 米歇尔·内（1769—1815），法国大将，在拿破仑战争中战功卓越，被路易十八封为贵族，但在"百日"称帝时因追随拿破仑而被处死。

——译者

54

神圣同盟

拿破仑一被送往圣赫勒拿岛，那些经常败在这个可恶的“科西嘉人”手下的统治者们就在维也纳集会，力谋消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众多变化

各国的王公显贵、特命全权大臣，还有一般的大使总督等等以及他们的一大帮秘书、侍从和随行人员等，他们的工作日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现已在圣赫勒拿岛上忧伤度日）的突然返回而打乱，这时又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为庆祝胜利，举行了例行的宴会、花园晚会及舞会，在舞会上跳起了令人吃惊的新式的“华尔兹舞”，引起了那些仍然怀念旧制度时的小步舞的绅士和夫人们的反感。

他们引退了几乎一代人的时间，终于熬过了危机。他们意味深长地谈论他们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对那些胆敢杀害他们的神权帝王、可恶地废除假发、以巴黎贫民窟的破马裤取代了凡尔赛宫廷短裤的可恶雅各宾党人，根本不屑一提；但他们要求偿还在雅各宾党人手中失去的每一分钱。

读者也许会感到可笑，我竟然提到这些琐事，但是你们要知道，维也纳会议就是一连串这种愚蠢可笑的议程，有关“长裤与短裤”的问题就讨论达数月之久，代表对这类问题比对将来如何解决撒克逊或是西班牙的问题更感兴趣。普鲁士国王陛下甚至特意定制了一条短裤以表示他对一切革命事物的蔑视。

另一位德国统治者，在这种对革命的崇高憎恨方面也不算过分，他颁布了一条条法令，凡属他的臣民在受那个科西嘉魔王摆布时期上缴给法国篡位者的一切赋税，必须重新再交给当时仍远远地爱着他们的合法统治者，等等，等等；就这样干出了一件又一件荒唐事，直到有人气吁吁地高声疾呼：“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老百姓为什么不抗议呢？”确实，为什么不抗议呢？因为他们已疲惫不堪，他们处于完全绝望之中，只要不再发生战争，至于以后发生什么情况，由什么人在何处来如何统治他们，都已漠然置之，他们已疲于战争，对革命和改革已感到厌倦、痛恨。

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他们都曾围绕着自由之树跳舞。王公们拥抱他们的厨师，公爵夫人和仆从们按着活泼轻快的流行小调翩翩起舞，衷心相信平等和博爱的太平盛世终于降临到罪恶的世界。代替太平盛世出现的，却是革命委员的光临，还带着十几个肮脏的士兵住宿在他们的客厅里，当这位革命委员回到巴黎，去向他的政府报告“被解放的国家”对法国人民贡献给友好的邻邦的宪法是如何热诚时，窃去了他们镂刻着家族纹章的金银餐具。

消息传来，说有一个叫做波拿巴或布拿巴的青年军官把他的枪口指向暴民，制止了最后暴发的革命引起的动乱，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牺牲一点“自由、博爱、平等”看来也是合乎需要的。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叫做波拿巴或布拿巴的青年军官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三个执政官之一，继而成了唯一的执政，最后又成了皇帝。由于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具有能力，对他的可怜臣民的压迫更甚，毫不怜悯。他将他们的儿子强征入伍，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他的将军，取走他们的字画雕塑去丰富他的私藏。他将整个欧洲变成一个集中营，杀戮了将近整整一代人。

现在他已一去不复返了，老百姓们（除了少数职业军人）唯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安稳度日。曾有一度，他们被允许选举市长、高级市政官员及法官，由他们自己来进行管理。但这一制度惨告失败，因为新的统治者缺乏经验，言行放肆。人们感到绝望，便求助于旧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说：“你们仍象过去那样来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还欠你们多少税，只要不再干涉我们就行。我们正忙于修复自由时期遭受的创伤。”

操纵举世闻名的会议的幕后人物当然尽可能满足他们和平安宁的愿望。维也纳会议的主要成果“神圣同盟”，使警察局成为国家的最主要的权势机构，将那些对官方的法令稍加批评的人立即处以极刑。

欧洲有了和平，然而是笼罩在墓地周围的阴森森的和平。

威胁着神圣同盟的幽灵

在维也纳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是俄国的亚历山大皇帝、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梅特涅和以前奥顿的主教塔莱朗。后者完全凭他的狡黠和玩弄小聪明设法在法国政府的千变万化中生存下来，这时前往奥地利首都，尽他之所能挽救历经拿破仑沧桑之后的法国。他酷似打油诗中所描绘的欢快的小伙子，人们对他的藐视他泰然处之，这位不速之客来到宴会上大吃大喝，仿佛他真是被邀请的贵宾。确实，不久他便坐在餐桌的主位上，用他娓娓动听的故事使大家欢欣，以他迷人的风度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在他到达维也纳的前一天，他就知道盟国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边是想要获取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并吞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边是奥地利和英国，企图制止这一兼并，因为无论是普鲁士或俄国一旦称霸欧洲均将妨害他们的利益。塔莱朗巧妙地玩弄了使双方敌对的手法，经过一番努力，使法国人民没有遭受欧洲在帝王手下所经受的十年压迫。他争辩说当时也不由法国人民的抉择，是拿破仑强迫他们按照他的旨意行事。而现在拿破仑已被囚禁，路易十八登上了王座。塔莱朗请求说："给他一次机会吧。"盟国也乐于有一个合法的君主安坐在革命国家的王位上而让步了。波旁王族获得了一次他们充分利用的机会以至在十五年后又被赶下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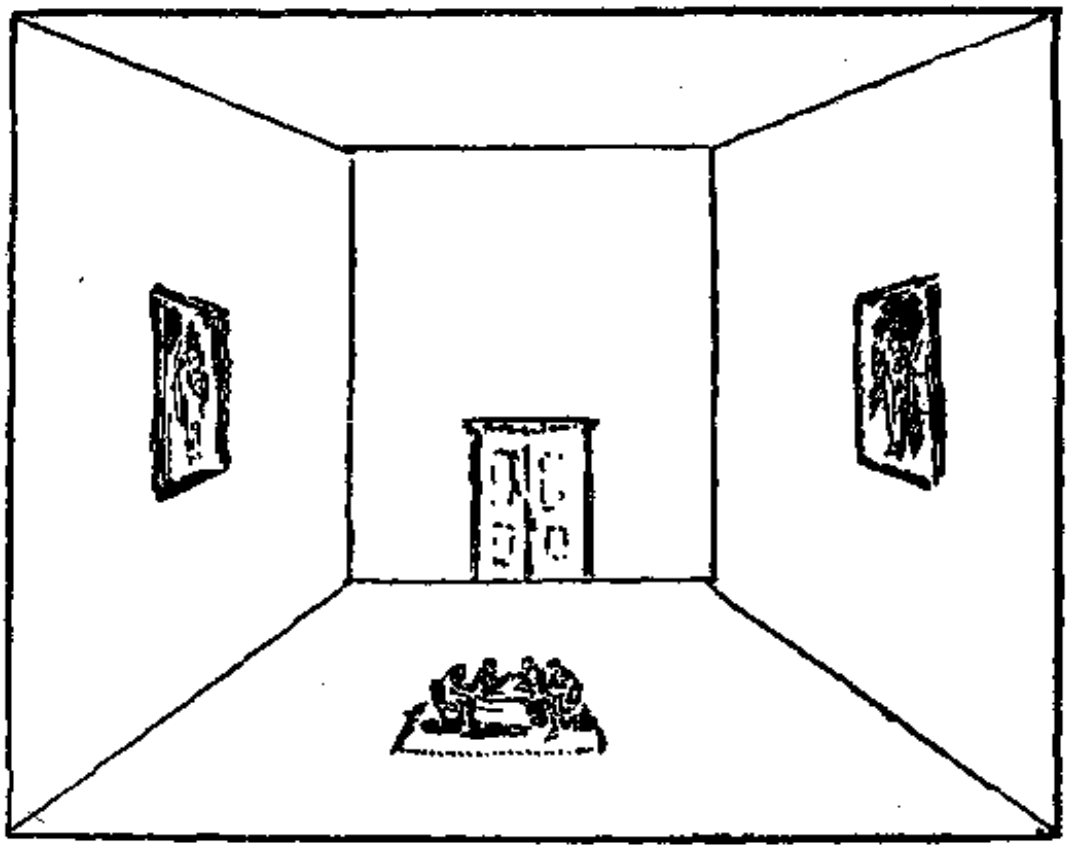
维也纳三巨头的另一位人物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他是哈布斯堡王族外交政策的领袖。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一温内堡亲王，他的全名就说明了他这个人。他是一个

大庄园主，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绅士，富有财资，精明强悍，可惜是一个生活于远离城市及农庄上挥汗劳作的大众千里之外的社会的产儿。法国革命爆发时，他是个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的青年。《马赛曲》的诞生地斯特拉斯堡是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他记得他的愉快的社交生活不幸被打断，一批无能的公民突然被召去负责不适合于他们干的工作，暴民欢庆通过杀害完全无辜的人们而获得的新的自由。但他未能看到广大群众的真挚热忱、妇女和儿童将面包与水送给国民议会的衣衫褴褛的军队，目送他们大踏步穿过市区，开赴前线去为法兰西祖国光荣献身时，眼中闪发出的希望之光。

这一切都使这个年轻的奥地利人感到厌恶，认为是不文明之举。如果要进行战斗，应该由身着漂亮军服的精神抖擞的青年，骑着良马冲过田野去作战。但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发出恶臭的军营，一群游民转眼间就被提升为将军，那简直是愚蠢的，令人厌恶的。“看你们那些奇思异想会得出什么结果吧，”他会对那些他在奥地利大公爵们举行的数不清的小型晚餐会上遇到的法国外交家们这样说，“你们要自由、博爱、平等，却得到了个拿破仑。如果你们满足于现行的制度，该有多么好啊！”接着，他便会阐述他的“稳定的”社会制度，竭力鼓吹恢复战前太平盛世的正常状态，那时人人幸福愉快，没有人谈论什么“人人生来平等”那一类废话。他真心实意地抱有这一态度，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极大说服力的能人，他是法国革命思

想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他一直活到1859年，所以他能看到1848年的革命将他的全部政策扫到一旁，彻底失败。然后，他发现自己已成为欧洲最被痛恨的人，并且不止一次有被愤怒的群众私刑处死的危险。但是直到他的末日，他仍然坚信他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始终相信人民宁愿要和平而不是自由，他则尽力将最好的东西赐予他们。说句公道话，应该说他竭力树立的世界和平是相当成功的。各个大国之间有将近四十年没有互相残杀，直到1854年才爆发俄国与英、法、土、意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在欧洲大陆上是创记录的。



真正的维也纳会议

这次华尔兹式的会议的第三位英雄人物是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在他的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的。他受到两种教养：这位精明厉害的老婆子教导他把俄国的荣誉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他的私人教师，是一个瑞士的伏尔泰和卢梭的崇拜者，却给他灌输要热爱人类的思想，因而这个孩子长大便成为一个自私的暴君和感情用事的革命者的古怪混合体。在他那疯狂的父亲保罗一世时期他受尽屈辱。他不得不亲眼目睹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接着变换了战机。他的军队为盟国赢得了胜利，俄国成了欧洲的救世主，这个伟大人民的沙皇被奉为神明，能医治世间的创伤。

但是亚历山大并不十分聪明。他不如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了解人。他不会玩弄外交这一妙不可言的游戏。他爱好虚荣（在某种情况下又有谁不爱呢？），乐于听群众的喝采声。不久，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上的主要"吸引力"，其时有梅特涅、塔莱朗和卡斯尔雷（非常精明的英国代表）围桌而坐，喝着金黄色的匈牙利甜酒，决定着重大事件。他们要利用俄国，因而对亚历山大毕恭毕敬，然而他个人越少参与会议的实际工作则他们越高兴。他们竭力赞助他提出的"神圣同盟"的计划，以便让他忙于这一计划而他们可以放手从事手边的工作。

亚历山大喜好社交，经常去参加宴会，结交各色人物。在这种场合，他总是兴高采烈，但在他的性格中内涵着一种异样的气质。他尽量要忘却某种他难以忘怀的东西。1801年3月23日晚，他坐在彼得堡圣迈克尔宫的一间房内等待

着他父亲逊位的消息。但是保罗拒绝签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员们放在他桌上的文件。于是，在他们一怒之下，用一条围巾缠住他的脖子将他勒死了。接着便下楼告知亚历山大他已成为俄国的皇帝。

这个可怕的夜晚一直铭刻在这位极为敏感的沙皇的记忆之中。他曾受到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们的教育熏陶，他们不相信上帝而信仰人类的理性。然而仅仅理性又满足不了处于困境的沙皇。他听到各种声音，看到形形色色的东西，他试图找到一个能够使他自己与他的良心协调一致的方法。他变得极为虔诚，开始对神秘主义发生兴趣，对于与底比斯和巴比伦一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未知的神秘世界具有一种奇特的向往。

大革命时代的惊人情感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影响了那时人们的性格。度过了二十年焦急恐惧岁月的男男女女，精神都不太正常了。只要一听门铃响，他们就会惊跳起来。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独生子"光荣牺牲"的噩耗。什么"兄弟般的友爱"啊，"自由"啊，那些革命的词汇，在极度痛苦的农民听来，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他们抓住一根能救命的稻草，由于悲愤交加，他们极易上一大帮骗子的当，这些骗子手装作先知，从《启示录》中挖掘出一些晦涩章节作为新奇的教义进行说教。

亚历山大曾请教过大量的江湖术士，到了1814年，他听说一个新的女先知正在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告诫人们要及早悔悟。此人即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是个俄国女

人，曾经是沙皇保罗时代一个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但关于她的确切年龄和声誉却无人知晓。她挥霍尽了他丈夫的金钱，又因她的种种桃色事件丢尽了她丈夫的脸。她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直到精神萎靡，曾一度神经失常。然后，由于见到一个朋友的突然死亡而皈依了宗教。从此以后，她摈弃了世间的欢乐。她向她的鞋匠，一个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忏悔她过去的罪孽。那个鞋匠是因异端邪说而被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于1415年处以火刑的老宗教改革者约翰·胡斯的追随者。

在以后的十年中，男爵夫人在德国专门从事各王公们的"皈依"工作。要使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信服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她平生最大的愿望。至于亚历山大，正苦于无以自拔，极愿听从能给予他一线希望之人，便乐于安排接见男爵夫人。1815年 6 月 4 日傍晚，她被带入沙皇的营帐。她发现他正在读《圣经》。我们无从知晓她究竟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但当她在三小时后离去时，只见他泪流满面，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安宁"。从那时起，男爵夫人便成了他忠实的伙伴和精神上的指导者。她跟随他到了巴黎，日后又到维也纳。亚历山大除了参加舞会外，便在男爵夫人的祈祷会上消磨时光。

你们或许要问我何以要对此事作如此详尽的介绍。十九世纪的社会变革不是比一个最好被人遗忘的失常的女人的一生更为重要吗？这无可否认，但是，有众多的书籍将能更精确更详尽地告诉你们许多其他事情，而我却要你们

从这段历史中学到比仅仅是接二连三的事实更多的东西；要你们以一种毫无先入之见的态度去研究一切历史事件。不要满足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某某事件”这种简单的叙述。要尽量去发现每一行动背后隐藏着的动机，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你周围的世界，也更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我不愿你们把“神圣同盟”当作一纸于1815年签订，置于国家档案馆中早已被遗忘和废弃了的空文。它可能已被遗忘，却决没有被废弃。“神圣同盟”直接影响了门罗主义的传播，而美国的门罗主义对美国人来说，是世界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要你们确切理解这一文件如何产生，以及这一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忠于职守和虔诚的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

“神圣同盟”是一个遭受可怕的精神打击，尽力要安抚惶恐不安的灵魂的不幸的男子和一个虚度了半生，失去了美貌和魅力，由于声名狼藉，依靠获取自命为新奇教义的救世主角色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欲望的女子的共同作品。我告诉你们这些细节时并未泄露任何秘密。象头脑冷静的卡斯尔雷、梅特涅和塔莱朗完全理解那位伤感的男爵夫人的有限能力。梅特涅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她送回她的德国庄园去，给全能的皇家警察司令官写个便条就可以解决。

然而，法、英、奥要依靠与俄国亲善，他们不敢触怒亚历山大。他们出于时势所迫，不得不容忍这个愚蠢可笑的老男爵夫人。他们把“神圣同盟”当作彻头彻尾的空话，

都不屑于写在纸上，便耐心地听着沙皇向他们朗读以《圣经》为依据而创造出的《世人皆兄弟》的潦草初稿。因为这正是神圣同盟的目的，文件的签署者宣称他们将要"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以及与每一个其他政府的政治关系，以神圣宗教的诫条，即正义、仁慈与和平作为唯一指导，此三者不仅适用于个人，应对各君王会议产生直接影响，并作为加强人类的制度，改正其缺陷的唯一途径来指导各个步骤。"然后，他们进一步相互约誓他们之间将"以真正的团结一致的兄弟为保证，要彼此看作同胞保持联合，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点互相予以援助"等等。

最后，"神圣同盟条约"由奥地利皇帝签署，事实上他对此丝毫也不理解。波旁王室也签了字，因为他需要得到拿破仑的宿敌的友谊。普鲁士国王签字是由于他希望他的"大普鲁士"计划获得亚历山大的支持。另外还有听凭俄国摆布的所有欧洲小国。英国始终没有签字，因为卡斯尔雷认为它全是废话。教皇也没有签字，他对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来干涉他的事务感到愤懑。苏丹没有签字，因他对此一无所闻。

然而，欧洲的人民大众不久也不得不对此加以注意，在神圣同盟的空洞词句背后，隐藏着梅特涅在列强间制造出来的一支五国同盟的军队。这些军队是装备有真枪实弹的；他们要让世人知道欧洲的和平不能由一帮所谓的自由党人所破坏，这帮人实际上只是乔装打扮的雅各宾党人，希图革命的年月重新返回。人们对于1812、1813、1814及

1815年的解放战争的热忱开始淡漠了。接下来的是真诚相信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士兵向往和平，他们地宣扬和平。

但是他们不需要神圣同盟与欧洲列强会议目前送到他们手中的和平。他们高喊他们被出卖了。但他们小心谨慎，怕被秘密警察的暗探听到。反响是胜利的，这是由真诚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反响，但是，却犹如他们的意图不良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因而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并且使政治发展的正常进程延迟了。

55
强大的反动力

他们试图使人们相信，由于严禁一切新思想，世界已进入宁静的和平时代。他们委任秘密警察为国家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官员。不久，各国将凡是要求按照民意实行自治的人们纷纷投入监狱，致使狱中人满为患

要清除当年风云人物拿破仑所造成的祸害几乎是不可能的。多年的约束一扫而光。历经四十个朝代的宫殿遭到破坏，并且毁损到无法居住的地步。其他王府则极力扩充地盘，不幸的邻居个个遭殃。革命潮流虽然消退，但遗留了各种新奇思想残余，要消除这种残余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但是，国会的政治工程师们却尽了一切力量，这也就是他们的成就。

由于法国多年来屡次破坏世界和平，致使人们对该国不免怀有恐惧之心。波旁王族的成员们尽管通过塔莱朗亲口答应今后一定要行使仁政，但是"百日政变"使欧洲得到教训，万一拿破仑再次逃亡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荷

兰共和国改为王国，比利时（十六世纪时未曾与荷兰共和国一起争取独立，此后成为哈布斯堡王室领土的一部分，先归属西班牙，后又归奥地利统治）也成为荷兰新王国所属的一部分。不论是信耶稣教的北方，还是信天主教的南方，均不同意这种联合，但未提出任何意见。这种情况似乎对欧洲和平有利，而这就是当时主要的思想情况。

波兰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一个名叫亚当·查多依斯基的波兰王子是沙皇亚力山大的知交之一，并且在战争期间和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追随沙皇充当顾问。然而，波兰却被划为俄属的半独立国家，由亚力山大兼任国王。这个解决办法引起波兰人民普遍不满，群情激愤，从而爆发了三次革命。

丹麦是拿破仑的忠实盟友，并且一直跟随到底，因而受到严惩。七年前，一支英国舰队开到卡特加特海峡，事前并未宣战，也未提出警告，就轰炸了哥本哈根并将丹麦舰队掳走，以免变成拿破仑的囊中物。维也纳会议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它将挪威（自从1397年参加卡尔麦联盟以来，一直与丹麦联合）与丹麦拆离，并将它交给瑞典国王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报酬，因为当初是拿破仑把他扶上王位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位瑞典国王原来是一位名叫贝纳道特的法国将军，以拿破仑副官长的身份来至瑞典，正当霍伦斯坦—戈托普王室的最后一位君王逝世，身后无嗣，就请他登上了该国国王的宝座。从1815到1844年他竭尽全力统治这个继承来的国家（他从未学会该

国语言)。他是一位富于才智的人物，受到他管辖下的瑞典和挪威臣民们的爱戴，但未能将这两个在生活上和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国家合并起来。用合二而一的方法来统治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未获得成功；1905年挪威采取极为和缓的手段和有条有理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瑞典人反而祝愿它"取得迅速进展"，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由于不断遭受侵略，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故对波拿巴将军寄于很大希望。可是，这位拿破仑皇帝使他们大失所望。他违背他们想组织统一意大利的愿望，竟把他们划分为若干小公国、公爵领地、共和国以及罗马教皇统治的国家。后者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除那不勒斯外）是治理最为混乱、最遭殃的地区。维也纳会议废除了几个拿破仑时期的共和国，恢复了几个旧公国来取而代之，并且分赏给哈布斯堡王族中几个理应受封的男女成员。

不幸的西班牙人民曾发动反抗拿破仑的伟大民族起义，也曾为本国国王效忠而流血牺牲，但在维也纳会议决定让国王陛下返回国土时反而遭殃。这个恶毒的家伙斐迪南七世，最后四年的生活是在拿破仑的狱中度过的。他利用给他心爱的守护神像编织衣服的办法来度过这艰苦的岁月。他却以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已经废除的宗教法庭及刑房来庆祝自己返回国土。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不但他的百姓，就连他的四个妻子也同样鄙视他，但是神圣同盟却

维护他的合法王位，致使那些正直的西班牙人为消除这个祸根并使西班牙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均以流血和被处死刑而告终。

葡萄牙自1807年王室成员逃往巴西的葡属殖民地后，一直没有国王。该国在半岛战争期间(1808年至1814年)被当作为惠灵顿军队供应军火的根据地。1815年后继续作为英国的一个行省，直至布拉冈扎王室恢复王位为止。王室的一名成员被留在里约热内卢当了皇帝，也是美洲唯一的帝国，居然维持了好几年，直到1889年由于共和国成立而告终。

在东欧，仍称臣于土耳其苏丹的斯拉夫和希腊人民的处境依然恶劣，未得任何改善。1804年有一个塞尔维亚叫黑乔治（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创始人）的猪倌带头反抗土耳其人，但被敌人击败，并被一个叫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后来成为奥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的塞尔维亚人杀害。此人为乔治的对立派的领袖，却被乔治误认为知己之一。于是，土耳其人便继续成为巴尔干的理所当然的主人。

两千年前就失去独立，并先后受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统治的希腊人，热切盼望他们的同胞科孚人卡波·德·依斯特里亚和一个与亚力山大私交甚厚的查多依斯基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但是，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并不关心，感兴趣的却是将所有"合法的"君主、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人分别保住他们各自的宝座。因

此，希腊人民一无所得。

维也纳会议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而且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处理德国问题。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不但将该国的繁荣昌盛予以摧毁，而且在政治上也成了一堆烂摊子，因为该国被划分为两个君主国、几个大公管辖下的公国、许多公爵领地以及几百个侯爵领地、侯国、男爵领地、诸侯领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仅仅在喜歌剧舞台上见到过的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当权者统治。弗雷德里克大帝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改变了过去的局面，但在他死后不久即行瓦解。

拿破仑曾满足了大多数这些小国的独立要求，但在总数三百多个国家中只有五十二个维持到1806年。在伟大的独立斗争的年代里，许许多多的青年士兵曾梦想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祖国。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是统一不起来的，而这位领导者应当是谁呢？

在说德语的地区有五个王国，其中两个王国，即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统治者是教皇加冕的，而其他三个，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滕堡的统治者为拿破仑所封，原是皇帝的忠实亲信，因而在其他德国人的思想上认为他们毫无爱国之心。

维也纳会议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日耳曼同盟，由三十八个主权国家组成联盟，以原奥地利国王现改称奥地利皇帝为首。这是一种临时措施，大家都感到不满。不错，在古老的举行加冕礼的城市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日耳曼会议，

讨论有关“共同政策及其重要性”事项。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三十八名代表各自代表不同的三十八个国家的利益，而且由于若无一致通过的投票（一项曾在前几个世纪毁灭了强大的波兰王国的议会规定）就不能作出决定，这个著名的日耳曼同盟很快就成为传遍欧洲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的政治方针开始模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中美洲国家的一套办法。

对为民族理想而牺牲一切的人们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侮辱。但是维也纳会议对这种“国民”的个人感情毫无兴趣，并停止了辩论。

有人反对吗？肯定无疑。第一次仇恨拿破仑的心情刚平息下来——对大战的热情刚减退下来——人们对以“和平与稳定”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刚彻底了解，他们马上开始抱怨，甚至威胁说要进行公开暴动，可是，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他们无权。他们处于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的、然而又极有效率的警察体制控制下，只能任人宰割。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成员们深信“是革命信念导致前皇帝拿破仑犯下了篡位的罪行”。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顺应民心而消灭那些忠实于所谓“法国思想”的信徒的，正如菲利普二世仅根据自己良心的呼唤而焚毁新教徒或绞死摩尔人[①]一样。在十六世纪初，教皇认为他统治臣民是理所

① 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译者

当然的，任何人不相信这种神圣的权利就是“异教徒”，所有的忠实信徒都有责任将他处死。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大陆上，一个国王或首相认为统治百姓是他们应有的神圣权利，任何人不相信这种权利就是一个“异端分子”，凡是忠诚的百姓都有责任向附近的警察告发，务必使他受到惩罚。

但是，1815年的统治者们却从拿破仑的经验学到了本领，他们在处理事务上要比他们在1517年时更讲究效率。1815至1860年期间是政治间谍活动的主要时代。到处都是间谍。他们住在各处，在最低级的酒店里也有他们的踪迹。他们从内阁密室的钥匙孔向里窥视，他们还窃听那些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去市政公园坐在长椅上的人们的谈话。他们在边境严格防守，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正式签证护照的人。另外，他们还检查所有的行李包裹，决不允许将有危险性的“法国思想”的书籍带入他们的皇家主子的领土。他们在大学讲堂里和学生们一起听讲，教授只要提到一句对现状不满的话就会遭殃。他们对男女儿童们也进行盯梢，恐怕他们逃学。

他们的这些任务有许多是由神职人员协助完成的。教会在革命期间遭受了巨大损失。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了，有几名祭司被杀害了。曾学习伏尔泰、卢梭及其他法国哲学家的教义问答集的那一代人得悉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宣布取消给上帝作礼拜时，竟围绕着祭坛跳起舞来。祭司们与“逃亡人群”一起长期流亡他乡。现在，他们随着同盟

军返回故土，并着手进行报复。

1814年，连耶稣会会士们也回来了，并且恢复了他们以前教育青年的工作，他们在指挥与教会的敌人作斗争中收获不小。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大主教区"，给本地人宣讲基督教教义，但是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干涉行政当局的正式贸易公司。在伟大的改革家葡萄牙首相庞博尔侯爵统治时期，耶稣会会士们曾被逐出葡萄牙土地，1773年迫于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压力，教皇克莱门十四世禁止实行这项命令。现在他们恢复了工作，并且对父母租赁商店橱窗的儿童宣讲"顺从"的道义和热爱合法王朝的意义，以免他们会对玛丽·安东奈特被送往断头台去结束生命时发出笑声。

但在象普鲁士那样一些新教国家里，情况丝毫未见好转。1812年著名的爱国领袖们，以及曾鼓吹对篡位者发动一场神圣战争的诗人和作家们，现在均被安上危险的"蛊惑人心者"的罪名。他们的房子被搜查，信件被检查；并且规定每隔一段时间要向警察局报告自己的行动。普鲁士教官满腔怒火地对待年轻一代。当一伙学生吵吵嚷嚷而又并无恶意地在古老的瓦特堡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纪念时，普鲁士的官僚们却认为是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有一个过于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大学生杀死了一名在德国活动的俄国政府间谍，当时各大学立即受到警察的监督，教授们未经过任何形式的审讯即被监禁或解除职务。

当然，俄国在这些反革命活动中的表现甚至更为荒谬。

亚历山大已从他突发的虔诚狂中恢复过来，又逐渐转向忧郁症。他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并悟出了他如何在维也纳成为梅特涅和那个克吕德纳女人的牺牲品。于是他愈来愈疏远西方，而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俄国统治者，并把他所关心的利益放在那个曾经是斯拉夫榜样的古老的圣城君士坦丁堡。他年纪愈大，工作愈加努力，但效果却不佳。当他端坐在办公室时，他的大臣们已将整个俄国变为一个大兵营。

这决不是一幅美妙的画面，也许我最好结束对这场巨大的反动力量的描述。但是，你们也应该对这个时代的情况有个彻底的了解。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结果总是重蹈覆辙。

56
民族独立

民族独立运动的激情如此强烈，很难轻而易举地被熄灭。南美洲人首先奋起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希腊、比利时、西班牙以及欧洲大陆其它国家也闻风而动，十九世纪充满了有关独立战争的传闻

若是有人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或那样做法，而不是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方针，那么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了"，那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们刚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经历了二十年可怕的也几乎是从未间断的战乱。他们聚会在一起是企图给欧洲以"和平与稳定"，并且认为这是欧洲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动派。他们深信人民大众是不能管理自己的，而要由他们来重新安排欧洲的版图，仿佛他们有把握会取得持久的成功。然而他们失败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有意作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是些老派人物，仍在怀念着他们少年时代悠闲愉快的时日，而且热切地盼

望重新过上那样美满的生活。他们没有看到许多革命道理已经在欧洲大陆扎下了根。这只是一场灾难，还不能算是罪行。但是法国大革命不仅教育了欧洲，也教育了美洲人民的，就是他们对本"民族"有自主权利。

目空一切的拿破仑粗暴地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早期的革命将领们宣扬了一种新的学说，"民族的问题并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是什么圆脑袋和大鼻子的事，而是全力以赴的事情。"他们在教导法国的孩子们说法兰西民族伟大的同时，也鼓励了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这样去做。不久，这些人们都相信卢梭关于原始人具有超常智能的信条，并且开始追溯过去，发现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下埋葬着伟大种族的尸骨，而他们却自认为是这个伟大种族的无能后裔。

十九世纪前半叶是历史性的大发现时代。各地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出版中世纪的宪章和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其结果是在各国古老的土地上引起了一种新的自豪感。这种思想感情主要是由于对于历史事实的误解所引起的。但在现实政治中，事情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是否相信其真实性。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国王和臣民们对于他们祖先的荣耀和声望都深信不疑。

维也纳会议并不打算感情用事，那些首脑们根据六七个王朝的最大利益划分欧洲的版图，把"民族激情"和其它具有危险性的"法国人的学说"一起列入禁书目录，或禁书名单。

历史对一切会议是无情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或许是历史的法则，而至今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民族"似乎对于人类社会稳步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任何想要阻止这一潮流的企图都象梅特涅妄想禁止人民思考问题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

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出事的地方竟是在世界上非常遥远的地方——南美洲。那块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在反对拿破仑大战期间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被法国皇帝投进监狱以后，他们仍然效忠这位国王。1808年约瑟夫·波拿巴被他弟弟任命为西班牙国王时，他们拒不承认。

实际上在南美洲受大革命影响较深的是哥伦布首次航行到达的海地岛。1791 年的法兰西协议忽然出于博爱之情，给予这里的黑人兄弟以白人主子所享受的一切权利。然而忽然之间他们又后悔采取了这一步骤，企图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就使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和黑人首领杜桑·卢维都尔之间爆发了一场连年不断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应邀和勒克莱尔会面商讨议和条件，并郑重声明决不对他加以伤害。杜桑相信了这些白人对手；他被装上了一条船，不久便死在一所法国监狱里，但黑人终究获得了独立，成立了共和国。这些黑人在第一位伟大的南美洲爱国领袖为把祖国人民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中，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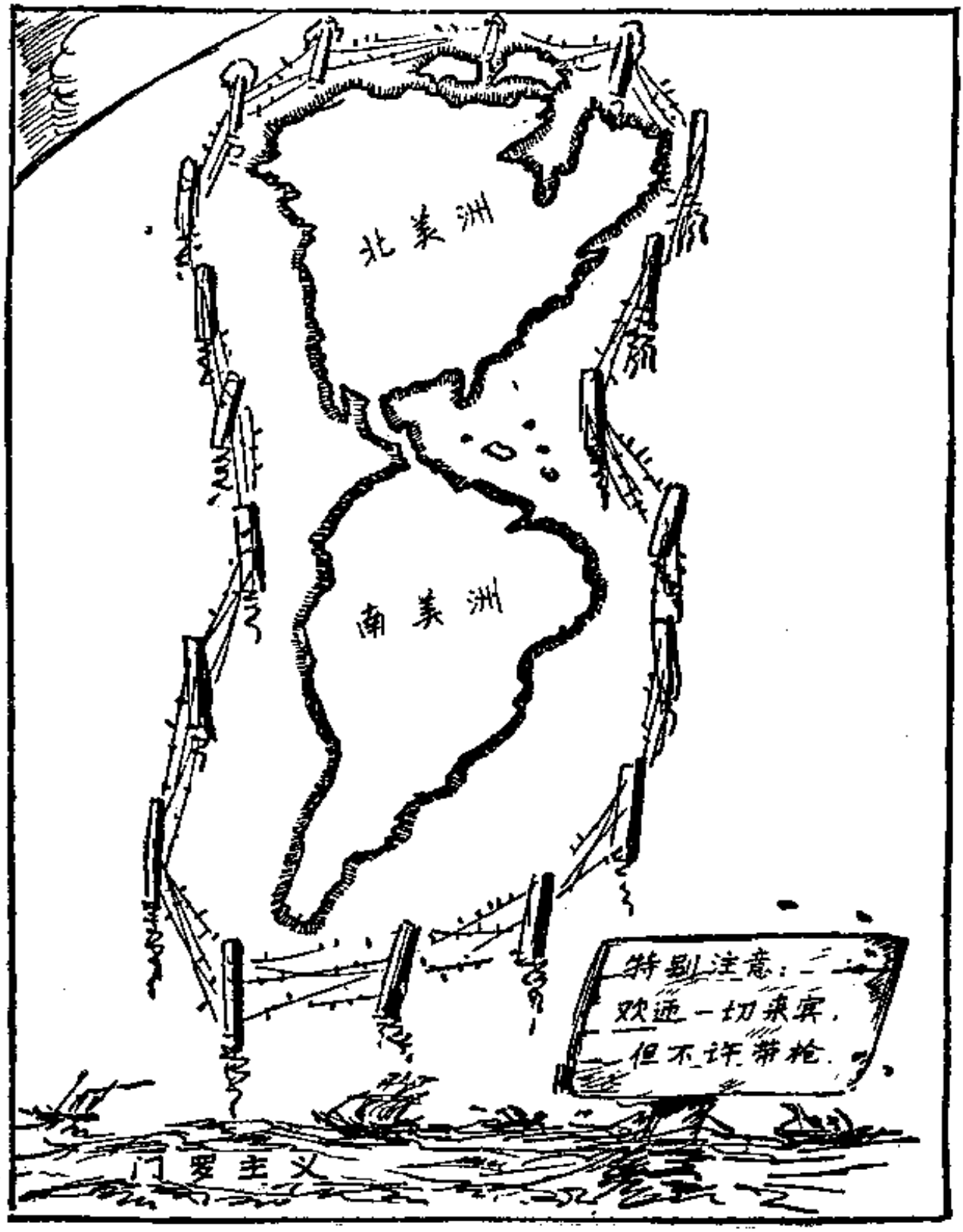
西门·玻利瓦于1783年出生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在西班牙受教育，到过巴黎，并看到了当时革命政府

是怎样行使职权的。他在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返回故乡。当时他家乡人民普遍对西班牙的统治不满，并且开始采取行动。委内瑞拉于1811年宣布独立。玻利瓦当上了一名革命将领，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出逃。

在以后的五年里，他领导着这成功无望的事业。他献出了全部资财；然而，要是没有海地总统的援助，他最后那次出征是不会获胜的。随后暴动遍及整个南美洲。西班牙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把暴动镇压下去的，便求助于神圣同盟。

这一行动使英国极为担忧，不列颠的船主们曾继荷兰之后而称霸世界海运业。他们期望着在南美洲所有国家宣布独立时获得暴利。他们盼望美利坚合众国会加以干涉，但是美国参议院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中也有许多人主张不插手西班牙的事。

恰在此时，英国的内阁更迭。辉格党下台，托利党(即保守党)执政，约翰·坎宁出任国务大臣，他暗示如果美国政府不赞同神圣同盟制止南美大陆各殖民地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计划，那么英国将会乐于以舰队全力支持美国政府。于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12月2日在国会的致词中宣称："美国把同盟国向西半球扩展的任何企图看作是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的具体表现。"四周之后"门罗主义"全文在英国报纸上刊载。这样就迫使神圣同盟的各国做出抉择。



门 罗 主 义

梅特涅犹豫了，他本人倒是想去冒得罪美国人的危险（从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陆、海军一直未被重视），然而坎宁的威胁性的口吻和欧洲大陆动荡的局面使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于是远征未能进行，而南美洲和墨西哥获得了独立。

欧洲大陆的骚动来势迅猛异常。1820年，神圣同盟派法国部队到西班牙充当和平卫士。在意大利，当“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组织）正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而大造舆论，并采取行动反抗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的时候，奥国部队也去充当和平卫士。

从俄国也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使得圣彼得堡出现了爆发革命的迹象。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因为是十二月份发动的）是一场短暂的大流血暴动。结果是大批优秀的、被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分子所仇恨的爱国者被绞杀了，因为他们要在俄国建立议会政府。

还有更不利的情况，梅特涅曾在艾克斯夏佩依，在特洛波，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那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试探过是否能继续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支持。各国代表们纷纷按时到达奥地利首相经常来度夏的这些宜人的海滨胜地。他们总是答应要竭尽全力去镇压起义，然而是否能取得胜利却毫无把握。人民的情绪变得令人不安，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非常不妙。

真正的骚动是从巴尔干半岛各国开始的，有史以来这

地方就是欧洲大陆的入侵者前往西欧的必经之路。骚动首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这个古罗马的行省在三世纪时就被划出罗马帝国的版图。从那以后这地方成了一个象阿特兰提斯洲①那样失踪的土地，那里的人民群众仍讲古罗马人的语言，并且称为罗马人，把他们的国家则称作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王子在此地发动了反抗土耳其的斗争。他向手下人宣称可以依靠俄国的支持。然而梅特涅的快速信使不久便来到了圣彼得堡，沙皇完全被奥地利的为了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论点所说服，拒绝对易普息兰梯给予援助。易普息兰梯被迫逃往奥地利，但在那里被送入监狱七年之久。

同年，即1821年在希腊也发生了骚乱，从1815年开始，一个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一直在准备发动一次起义，他们突然间在摩里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称）升起了独立的旗帜，赶走了土耳其驻军。土耳其采取惯用的手段进行报复，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这位主教是被希腊人及许多俄国人奉为教皇的。他们在1821年的复活节那天绞死了这位大主教和他手下的几位主教。希腊人则屠杀了在摩里亚半岛首府特里波利城中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以袭击希俄斯岛作为报复，他们在那里屠杀了二万五千名基督教徒，并把其他四万五千人做为奴隶卖到亚洲和埃及。

① 阿特兰提斯洲（或岛）：传说史前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以西的一个洲或岛。古代著作家认为它是经地震而沉入大洋的。——译者

希腊人向欧洲各君主国求援，而梅特涅却说了许多关于他们是“自作自受”的话（我并不是在使用双关语，我是直接引用那位尊贵的殿下对俄国沙皇讲的话，暴动的战火应让其自熄自灭，而不属于文明范围之内的事）。边界封锁了，使志愿兵无法去营救那些爱国的希腊人。他们的事业似乎是失败了。在土耳其的请求下，埃及部队在摩里亚半岛登陆，不久土耳其的旗帜又在阿克罗波利斯这座雅典的古老堡垒上空飘扬。随后埃及军队以“土耳其式”的方法对该地实行安民措施。梅特涅默默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等待着这威胁欧洲和平的企图终将成为历史陈迹的那一天的到来。

英国再一次打乱了他的计划。英国最值得赞美的事并不是它所占领的大片殖民地，也不是它的财富或者海军，而是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不引人注目的英雄主义和独立性。英国人遵纪守法，因为他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是区别猪狗生活与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他却不承认他人有权干预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认为政府所做的某事是错误的，他就站出来提出批评，而受到指责的政府却能尊重他，并尽全力保护他免遭那些不肖之徒的攻击。当今那些不肖之徒和苏格拉底时代一样常常想要毁灭那些在胆量或智能方面胜过他们的人。大凡一项正义的事业无论多么不受人欢迎或是多么遥远的事，坚定拥护这项事业的人们之中，总是有大批英国人参加的。英国人民大众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大众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抓紧干手边的事情，无暇去参与不太

实际的“胜负未卜的冒险行动”，但是他们很赞赏他们难以理解的邻居竟放弃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那些微贱的平民而战斗。要是这邻居战死了，他们就举行葬礼，并以他的勇猛无比的骑士精神作为孩子们的榜样。

即使是神圣同盟的警探对于这一民族特性也无可奈何。1824年拜伦爵士这位全欧洲人曾为他的诗歌而洒以同情之泪的英国富家子弟，扯起了风帆，驶向南方去帮助希腊人。三个月以后，这位英雄死于迈索隆吉这块最后的希腊营地。消息传遍全欧洲，他的去世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希腊人。拉斐特这位在美国革命中享有盛名的老人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呼吁求援。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前去。救济金和物资涌向迈索隆吉，支援正在挨饿的人们。

在英国，约翰·坎宁挫败了神圣同盟在南美洲的计划以后，当上了首相。他看到此时正是他击败梅特涅的又一次好机会。英国和俄国的海军舰队已经到达了地中海。舰队是由政府派去的，因为他们再不敢压制人们支持希腊爱国者的激情了。法国舰队的到来是因为法国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充当了伊斯兰教国土上的基督教徒的保卫者。1827年10月20日，三国的舰队在纳瓦里诺湾攻击并摧毁了土耳其舰队，捷报传出，民众欢庆的场面空前热烈。西欧各国和俄国人民在本国内享受不到自由，但他们能为受压迫的希腊人的自由而战也聊以自慰。1829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希腊独立了。反动派的绥靖政策遭到又一次惨败。

我试图在这么短的篇幅中详细叙述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已经有许多优秀的著作阐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之所以描述希腊人民的独立斗争，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对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要“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堡垒所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攻击。尽管对希腊人民的镇压仍在继续，梅特涅一伙仍在发号施令，但是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不顾文明战争的条例和法律，建立了一种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警察统治，企图消除法国革命的成果。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人民已经经历了九年的所谓“和平”。这样的“和平”生活实际上比拿破仑的十年战争更加悲惨。路易十八去世后，其弟继承王位，号称查理十世。

路易十八是出名的波旁王室的一员，这个王室的成员向来不学无术，却事事耿耿于怀。每当他回忆起他在哈姆听到他兄长被砍头的恶耗的那天早晨的情景，他就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注意那些不能正确认清时代潮流的国王们的下场。另一方面，查理十世这位在二十岁以前就已经负债五千万法郎的国王，愚蠢无知，头脑空空，并且决意做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在他一继承他哥哥的王位以后，就成立了一个由“教士所建，教士所有，教士所享”的政府。这是惠灵顿公爵的评论。我们不能为此评论而称他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查理是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来统治的。当查理镇压敢于批评他的政府的报纸，而且解散了支持报界的

议会时，他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1830年7月27日晚，巴黎爆发了革命。这月30日，国王逃向海岸，渡海去英国。这样，一出“十五年的著名滑稽戏”到此结束。人们终于把波旁王室从法国王位上赶走了。波旁王室的成员实在是至愚至蠢。在当时，法国或许可能恢复共和制，然而这一着决不是梅特涅所能容忍的。

局势确实很危险。一撮暴动的火花已闪耀出法国边境，而且引燃了另一座充满了国民怨恨的火药库。荷兰新的王国的建立并不成功。比利时和荷兰人民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王室的威廉（“沉默的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尽管努力工作，妥善料理政务，但是缺乏机智和圆滑的手段来维持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再加上刚从法国逃出的大批教士来到了比利时，所以新教徒的威廉王所要做的一切都被众多激愤的臣民作为再次争取“天主教的自由”而被遏止。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的大规模暴动。两个月以后，比利时宣布独立，推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科堡的利奥波德为国王。这样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这两个从来就不应该合在一起的国家分手了，而且从此两个邻邦和睦相处。

在那个时代，只有几条短短的铁路，消息传播缓慢。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胜利的消息传到波兰，立刻激发起一场波兰人民和沙俄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残酷战争最后以沙俄的完全胜利告终，这样俄国人就以众所周知的沙俄方式“统治了维斯杜拉沿岸地区”。

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他哥哥亚历山大的王位。他坚信他家族的神授王权。在西欧避难的千万名波兰难民却亲身体会到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在神圣的俄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意大利也出现一段时期的动荡。玛丽·路易丝这位帕尔马的女公爵曾经是拿破仑的皇后，在滑铁卢战败之后她离弃了他，从本国被赶了出来。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国家情绪激昂的民众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奥地利军队开进罗马以后，一切如旧。梅特涅继续安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大臣的普拉茨宫邸。秘密警察又开始了活动，又恢复平静了。只是在十八年以后人们才进行又一次成功希望很大的暴动，以期把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统治之下解救出来。

又是在法国，欧洲革命的风向计显示出了暴动的征兆。路易·菲力普继查理十世登上法国王位。他是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倾向雅各宾党，还投票赞同将他的堂兄弟（指路易十六）处死。他以“平等的菲力普”为名，在革命初期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后，在罗伯斯庇尔清除全国“叛国分子”（他给那些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定的罪名）时，奥尔良公爵被杀，他的儿子，年轻的路易·菲力普从革命队伍中逃脱远走他乡。他在瑞士教过书，尔后又花了几年时间去勘探不为人知的美国“大西部”。拿破仑垮台后他返回巴黎。他比他那些波旁王族的堂兄弟们聪明得多。他生活简朴，腋下夹着一把红布雨伞在公园里遛跶，后面跟着一群孩子，活象一位慈祥的父亲。然而法国

已不再需要国王了，但路易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848年2月24日的早上，人群涌进杜伊勒里宫，把他赶了出去，并宣布成立共和国。

消息传到维也纳，梅特涅漫不经心地认为这不过是1793年的旧戏重演，不过是迫使同盟国部队向巴黎进军，以平息无法无天的平民骚动。可是两周以后，在他本国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起义。梅特涅从他的王宫后门逃走，躲过了暴民，臣民们强迫斐迪南皇帝颁布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所包含的许多革命精神正是那位首相在以往三十三年中竭力要压制的。

这次全欧洲都受到了震动。匈牙利宣布独立，在路易·科苏特领导下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了一年多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最后是沙皇尼古拉的部队翻越喀尔巴阡山脉，进行干涉，才使得匈牙利又恢复了君主制。哈布斯王朝设立了特殊的军事法庭，绞杀了大部分在公开战争中未能被他们打败的匈牙利爱国者。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宣布脱离那不勒斯而独立，并赶走了波旁王朝的国王。在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首相罗西被杀，教皇被迫出逃。到第二年他在法国部队的保护下，才返回本国。法国部队在罗马一直驻守到1870年，以保护教皇陛下，防止臣民的侵袭。后来，为了保卫法国以防普鲁士人的侵袭，法国部队才被调回本国，而罗马成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北部，米兰和威尼斯奋起反抗它的君主国奥地利时，得到了撒丁国王艾伯特的支持。但是一支强大的奥

地利部队在拉德茨基率领下进发到波河流域，在库斯托扎和诺瓦拉附近打败了撒丁人，并迫使艾伯特让位给他的儿子维克托·伊曼纽尔。几年以后，伊曼纽尔当上了统一的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

多事之秋的1848年，德国发生了要求实现政治上统一和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全国性大示威。在巴伐利亚，国王在一位自称是西班牙式舞蹈家的爱尔兰女人身上化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这女人叫洛拉·蒙蒂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墓地）。愤怒的大学生们把这位国王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国王被迫站在巷战中死去的人们的棺材前脱帽，并答应成立立宪政府。1849年3月在法兰克福的德国议会的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五十名代表提议让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成为统一的德意志皇帝。

然而就在此时，时代潮流开始有所转变，无能的费迪南让位给他侄儿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仍然忠实于他们的战争贩子头领，刽子手异常繁忙。哈布斯堡王族素来有奇怪的偷偷摸摸的特性，又向国外扩展领土，并且极其迅速地加强了它作为东西欧霸主的地位。他们的政治手腕耍得很圆滑，利用其它日耳曼王国的戒备心理，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升任帝国皇帝。他们从失败中所接受的磨练，使得他们懂得了忍耐的价值，并且懂得了怎样等待。他们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那些毫无实际政治经验的自由党人连篇累牍地大发议论，并且陶醉在他们美妙的演说之中。正在此时，奥地利人悄悄地集结力量，解散

法兰克福议会，重新建立了维也纳会议盼望已久的难以实现的旧日耳曼联盟。

但是在出席那次奇怪会议的缺少实际经验的激进分子之中，有一位叫俾斯麦的普鲁士乡绅，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深深厌恶那些演说，象每位注重实际行动的人一样，知道光靠空谈是一事无成的。他是一位独特的然而却是真挚的爱国者。他在旧的外交学校受过训。他蒙骗对手的本领就和在散步、喝酒及骑马方面一样都胜人一筹。

俾斯麦深信松散的小国联盟必须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才能在反抗其它欧洲强国之中支撑下去。由于深受封建忠君思想的熏陶，他认为统治这新国家的应该是他一向对之忠心耿耿的霍亨索伦王族，而不是哈布斯堡王族。为达到此目的，他必须首先清除奥地利的影响，并且开始着手为施行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做必要的准备。

此时意大利已经解决了内部问题，摆脱了它痛恨的奥地利主子。意大利的统一是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鲍尔德三个人的功劳。三人之中，戴着钢丝边近视眼镜的建筑工程师加富尔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马志尼曾为了躲避奥地利警察而在欧洲东躲西藏。他负责向大众做鼓动工作。加里鲍尔德和他那群身穿红上衣的粗鲁的骑士们则一起唤醒大众的觉悟。

马志尼和加里鲍尔德都倾向于建立共和制政府，而加富尔却是个保皇分子。马志尼和加里鲍尔德认为加富尔在实际管理国家事务方面才能出众，所以就接受了他的意

见，而放弃了对于他们所热爱的祖国会带来更大益处的自己的理想。

杰斯珀·马志尼

加富尔对撒丁王族的感情就和俾斯麦对霍亨索伦王族的忠心一样。他极其小心、狡猾地引诱撒丁国王担负起统治整个意大利的责任。欧洲其他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帮助了他实现自己的计谋。其中意大利可信任的（往往是不可信赖的）老邻邦法国对此贡献最大。

在那个动乱的国家里，1852 年 11 月共和国忽然垮台了，但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拿破仑三世，这位昔日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那位伟大叔叔的小侄子，重新建立了帝国，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人民的意愿”自任皇帝。

这位年轻人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在讲法语时掺杂进日耳曼语的刺耳喉音（正象第一位拿破仑在讲法语时带有浓重的意大利方言）。他竭尽全力利用拿破仑家族的传统，来为他自身利益服务。但他政敌太多，对于能否戴上已经准备好的皇冠，心中把握不大。他赢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大臣们的好感，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着。而欧洲其

他君主却对这位法国皇帝采取了令人难堪的傲慢态度。他们日思夜想，谋划新的方法来表现他们是怎样鄙视这位后起的“好兄弟”。

拿破仑不得不寻找一项消除这种敌视的办法，或令人爱慕或令人生畏。他懂得“荣耀”一词在他臣民中仍然具有吸引力。既然为了王位不得不赌一下，他决定要下大赌注。他利用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挑起了英国与法国联合起来站在苏丹一边反对沙皇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场耗费钱财的战争实际是得不偿失的投机。对法国、英国和俄国都没有什么光彩。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能有机会站在得胜的一方。当宣布战争结束时，加富尔就乘机要求英国和法国双方向他们表示感谢。

利用国际局势使人们把撒丁看作欧洲比较重要的强国之一以后，这位聪明的意大利人又在1859年 6 月挑起了一场撒丁和奥地利的战争。他用萨伏依的几个省和原属意大利的尼斯市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了拿破仑的支持。法意联军在马詹塔和索尔费里诺打败了奥地利人。几个原属奥地利的省份和公爵领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佛罗伦萨就成为新意大利的首都。直到1870年法国为了防止德国入侵，召回其驻在罗马的部队。法国部队一撤走，意大利军队进驻了罗马这座不朽之城。撒丁王室便住进了一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建立的旧奎里那宫。

此时教皇则越过台伯河躲藏在梵蒂冈的高墙深院内。

那里曾是当时的教皇于1377年从流放地阿维尼翁返回以来他的不少继承人的住所。教皇大声抗议这种专横地强夺他领土的行为，并且向那些为他的损失深表同情的忠实天主教徒发出呼吁书。然而忠实的信徒太少了，并且在不断地减少。因为教皇一旦从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就能尽全力从事精神方面的工作。教皇能够超然于欧洲政客们的琐碎争吵之外，就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尊严。这对于教会是很有利的，可以使之成为一股为社会和宗教进步的国际势力，这股国际势力能够比绝大多数新教教派更加理智地去估价现代的经济问题。

由此，维也纳会议在解决意大利问题时想要把这个半岛国家归为一个奥地利的省份的企图未能得逞。

德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看来它是最棘手的难题。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大批富有朝气、思想活跃的德国人移居国外。这些年轻人到了美国、巴西或是到亚洲和美洲的新殖民地，他们的事业由另一些不同的德国人所接替。

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新议会上，由于德国议会垮台而自由党人又未能建立统一的国家，所以在前边我曾提到过的那位奥托·冯·俾斯麦就代表了普鲁士王国。他此时已赢得了普鲁士国王的全面信任，这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对普鲁士议会或人民大众的舆论丝毫不感兴趣。他亲眼目睹自由党人的失败。他懂得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除掉奥地利，所以他开始加强普鲁士军队。德国联邦的州议会被他那专横的手段所激怒，不再向他提供必需的给养。俾斯麦

对此不屑一顾。他继续独断独行，利用普鲁士的皮尔斯王族与国王交付给他的钱财扩展部队。接着，他伺机寻求民族争端，以此来掀起德国人民的爱国激情。

在德国北部的施勒斯维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多事之地。在这两个领地上居住着丹麦人和德国人。尽管他们都是丹麦国王的臣民，却不是丹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引起了无休无止的麻烦。我在此决不是要重新提出这早已被忘却的问题，这一问题现在看来已经被最近召开的凡尔赛会议的和约所解决。当时在荷尔斯泰因的德国人对丹麦人怨声载道，在施勒斯维格的丹麦人则尽力维护丹麦的传统。欧洲各国都在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德国的男声合唱队和体操协会正在倾听有关“被抛弃的兄弟”的伤感的演说。各位大臣还正在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普鲁士却已经动员了军队去“收复失去的领土”了。作为日耳曼联盟合法首领的奥地利是决不允许普鲁士在这样重大问题上独自行动的。哈布斯堡的军队也被动员起来了。两国的联合部队越过了丹麦边界。尽管遭到了丹麦方面的英勇抵抗，他们还是占领了这两块领地。丹麦向欧洲各国求援，但是欧洲正在忙于别的事情，可怜的丹麦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了。

俾斯麦随后又为他的帝国计划准备了第二次行动。他利用对掠夺财物的分配不均为借口挑起了与奥地利的争端。哈布斯堡王室上了圈套。由俾斯麦及一批忠实于他的将领们创建的一支新型的普鲁士军队入侵波希米亚。不到

六个星期奥地利的残余部队就在柯尼格拉茨和萨多瓦被全部歼灭。通向维也纳的大道打通了，然而俾斯麦并不打算走得太远。他知道他在欧洲要有几个盟友。他对战败的哈布斯堡王朝提出了非常体面的和平条件，只要他们放弃对日耳曼联盟的领导权。但是对站在奥地利一方的许多德意志小邦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把它们统统并入了普鲁士。于是，大部分北方的小邦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就是所谓的"北德意志联邦"。得胜的普鲁士便成了德国人民非正式的统治者。

欧洲被如此迅速的吞并惊呆了。英国对此漠不关心，法国却有些不甘心。但是拿破仑对于法国人民的控制在逐渐松弛。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而又毫无战果。

第二次冒险发生在1863年，法国驻军试图迫使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利安的奥地利大公作为墨西哥人民的皇帝，正当美国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宣告结束时，法国的这次冒险行动便以惨败告终。因为华盛顿政府强迫法国撤走他们的军队，这就使得墨西哥人民有机会肃清敌人，并枪决了不受欢迎的皇帝。

我们应该给拿破仑的皇冠再涂上一层荣耀的色彩。过不了多长时间，北德意志联邦就会成为法国的强敌。拿破仑决定对德国开战对于他的王朝将大有好处。他正要寻机挑衅，而遭受了连年不断的革命动乱的西班牙向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恰在此时，西班牙王位出缺了。本应由信奉天主教的

霍亨索伦王族继承，但法国对此表示反对，于是霍亨索伦王族谦恭地拒绝接受王位。此时拿破仑已显现出患病的迹象，并且深受他漂亮的夫人欧仁妮·德·蒙蒂约的影响。这位夫人的父亲是位西班牙绅士，母亲是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一位驻在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美国领事的孙女。欧仁妮尽管很精明能干，但是和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深受她的宗教顾问的影响，而这些可敬的顾问们对信奉天主教的普鲁士国王并无好感。“要大胆”是皇后对她丈夫的劝告。然而她却省略了这著名的普鲁士谚语的后半部分。这句劝告英雄人物的谚语是“要大胆，但是不要妄为”。拿破仑深信他部队的战斗力。他向普鲁士国王写信要求国王向他保证“决不允许霍亨索伦王室的后裔戴上西班牙的皇冠”。由于霍亨索伦已经拒绝接受王位，再提出这样要求是多余的，而俾斯麦也据实照会了法国政府。但拿破仑仍不满足。

那是1870年，国王威廉正在埃姆斯河游泳。一天国王在那里会见了法国大使。大使想和他重新讨论西班牙问题。国王愉快地回答说，天气很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对这个问题已无需再谈了。作为例行公事，这次会见的情况用电报汇报给负责外交的俾斯麦。俾斯麦为了普鲁士和法国的利益而编写了这则电讯。许多人为此而咒骂他。俾斯麦却找借口说，有史以来修改官方消息是所有文明政府的特权。在这则“编写的”电讯发表后，柏林善良的人们感到他们那留着可爱白胡须的年老而可敬的国王受到了那位身

材矮小而傲慢的法国人的戏弄。在巴黎，好心的人们看到新闻后也都勃然大怒。他们认为他们彬彬有礼的大使受到了一个普鲁士皇家走狗的驱赶。

为此，他们双方进行了战争。不到两个月，拿破仑和他的大部分部队都成了德国人的俘虏。第二帝国灭亡了。第三共和国正准备奋起保卫巴黎反抗德国入侵者。巴黎坚持了五个多月。在这座城市失陷前十天，在附近的凡尔赛王宫里（此宫为德国人民非常危险的敌人国王路易十四所建）普鲁士国王当众宣布为德国皇帝。隆隆的大炮声告诉饥饿的巴黎人们，一位新德国皇帝接替了古老的未受损害的日耳曼公国和小国联盟。

德国问题就这样草草地解决了。到1871年底，也就是在值得纪念的维也纳会议五十六周年以后，这次会议的工作就完全结束了。梅特涅、亚历山大和塔莱朗曾试图给欧洲人民带来持久和平，然而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却导致了连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而随着十八世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之后而来的是至今尚未结束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时代。

57
机器时代

正当欧洲人民为他们的民族独立而奋战的时候，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于一系列的发明而整个地变了样。那些发明使得十八世纪笨拙的老式蒸汽机成了人类最忠实、效力最高的奴隶

早在五十多万年以前，人类最伟大的主人就已逝去。他是低眉、凹眼、大下巴的带毛动物，生有一口象虎牙一样结实的牙齿。在现代科学家的集会上，他那副尊容是不会顺眼的，但大家却把他敬为主人。因为他曾用石头砸开过坚果，也曾用木棒撬起过巨石。他是我们那些早期工具——锤子及撬棍的发明者，而且他比继他之后的任何人做的工作都多，为人类带来的巨大裨益也远远超过了与他在这个星球上共享生机的其他动物。

自此以后，人就通过使用大量的工具来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第一个轮子（用老树做成的圆盘）的出现，就象仅仅在几年前飞机上天所引起的轰动一样，在公元前十万年时的居民中也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华盛顿，流传着有关一位专利局局长的故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位局长建议取消专利局，原因是“一切可能被发明的东西，都早已问世了”。当第一面船帆在木筏上升起，人们再用不着划桨、撑篙或拉纤就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在那个史前期世界也肯定会洋溢着一种同样的心情。

是的，历史中最有趣的一章是人们尽力让别的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为其工作，而他自己却过着悠闲的生活，沐浴着阳光，或在岩石上作画，或把小狼崽和小虎仔养成象家畜一样温顺的动物。

当然，在最古老的年代，奴役一个势弱的邻居并逼迫他去干生活中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也常常是可能的。希腊人、罗马人和我们一样相当聪明，但他们并未能发明出更为有趣的机器，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当时广为盛行的奴隶制度。当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可以到市场上去廉价购买他所需要的全部奴隶的时候，何必把他的宝贵时间白白地耗费在那些金属线、滑轮以及齿轮上呢？又何必使空中充满噪声，布满烟雾呢？

在中世纪，虽然奴隶制已被废除，只残存着一种比较宽容的农奴制，但是那时的行会并不主张使用机器，因为否则会使得他们同行业的人大批失业。此外，中世纪对大量生产物品毫无兴趣。当时的裁缝、屠夫、木匠都是为了解决他们所在的那个小社团的燃眉之急而工作。他们绝不想与邻居竞争，也无生产任何不必要产品之意。

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对于科学研究的偏见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强加于人了。一大批人开始专心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化学。在三十年战争爆发前两年，一位名叫约翰·内皮尔的苏格兰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论述了对数的新发见。在战争期间，莱比锡的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系统地完善了微积分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前八年，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牛顿诞生了，同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告别了人间。与此同时，三十年战争破坏了中欧的繁荣，当时突然而普遍地兴起一股“炼金术”热，这纯属中世纪的一种奇怪的冒牌科学。人们希望借此方法把贱金属炼成金子。事实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炼金术士们在实验室里偶尔产生了许多新想法，这对于继他们之后的化学家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所有这些人的工作为全世界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许多有实际经验的人充分利用了这一基础，使他们能够制造出最复杂的机器。在中世纪，人们就用木头制出几件必备的机器，但木头很不耐磨。铁是更好的材料，但当时铁却十分稀少，只有英国才有。因此，大多数的冶铁业主要集中在英国。冶铁需要高温。最初用木头做燃料，但森林渐渐被伐光。后来便使用“石煤”（史前时代的森林化石），但众所周知，煤必须从地下挖取，并运往冶铁炉，而且煤矿必须保持干燥不受水的侵袭。

这是当时必须立即解决的两大难题。那时，马还可以用来拉车运煤，但是抽水就必须要特殊的机器。一些发明

家们尽全力忙于解决这一困难。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新机器必须使用蒸汽。人们使用蒸汽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大港的一位英雄就已为我们描绘了几台用蒸汽发动的机器。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制造蒸汽战车的奇想。牛顿的同时代人渥斯特侯爵，在他的发明册中谈到了蒸汽机。不久，伦敦的托马斯·萨弗里于1698年申请了抽水机专利。与此同时，一名叫克里斯琴·海更斯的荷兰人正努力改制发动机，内部用火药定时起爆，就象我们用汽油来发动内燃机一样。

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忙于从事此项试验。海更斯的一位法国朋友和助手丹尼斯·帕平曾在几个国家里试验蒸汽机。他发明了用蒸汽驱动的小货车和小蹼轮。但当他正要乘他的小船试航时，船业工会对此提出控告，他们唯恐这种船的出现会夺去他们的生计，因此小船被有关当局没收了。帕平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发明上，最后极度贫困，死于伦敦。但就在他故去之际，另一个名叫托马斯·纽科曼的机械迷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气泵。五十年以后，格拉斯哥的一名仪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改进了他的机器，于1777年造出了世界第一台具有真正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但在试验"热力机"的那几百年中，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人继荷兰人之后，成了世界贸易运输业的经营者。他们开拓了一些新殖民地，并把那里生产的原料运往英国，将其制成成品，然后再销往世界各地。在十七世纪，乔治亚和卡罗来纳两州的人民开始种植一种新型灌

木，这种灌木长出一种奇特的所谓“棉毛”的毛质物。这种棉毛摘下后运往英国，兰卡郡人将其织成布匹。这些布匹是工人们用手工劳动在家里织成的。不久，纺织工序有了很大的改进。在1730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770年获取了他的“纺纱机”专利。一位名叫伊莱·惠特尼的美国人发明了轧花机，用以将棉絮脱籽，这项工作过去一直是手工操作，每天只能脱一磅。后来，理查德·阿克赖特和埃德蒙·卡特赖特牧师发明了大型水力纺织机。而后，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召开了三级会议，在这些著名的会议上，人们提出改革欧洲的政治制度。正值此时，有人将瓦特的发动机安装成能带动阿克赖特的纺织机。从此，开始了一场经济及社会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固定式发动机研制成功以后，发明家们即刻将注意力转向借助机械装置来解决推动车、船的问题。瓦特本人曾制定了研制蒸汽机车的计划。但就在他的设想实现以前，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于1804年制造并在威尔士矿区的佩尼达兰试用了能拉二十吨货的机车。

与此同时，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富尔顿的美国珠宝商兼肖像画家正在巴黎竭力说服拿破仑：使用他的“鹦鹉螺号”潜艇及汽船，法国便有可能摧毁英国的海上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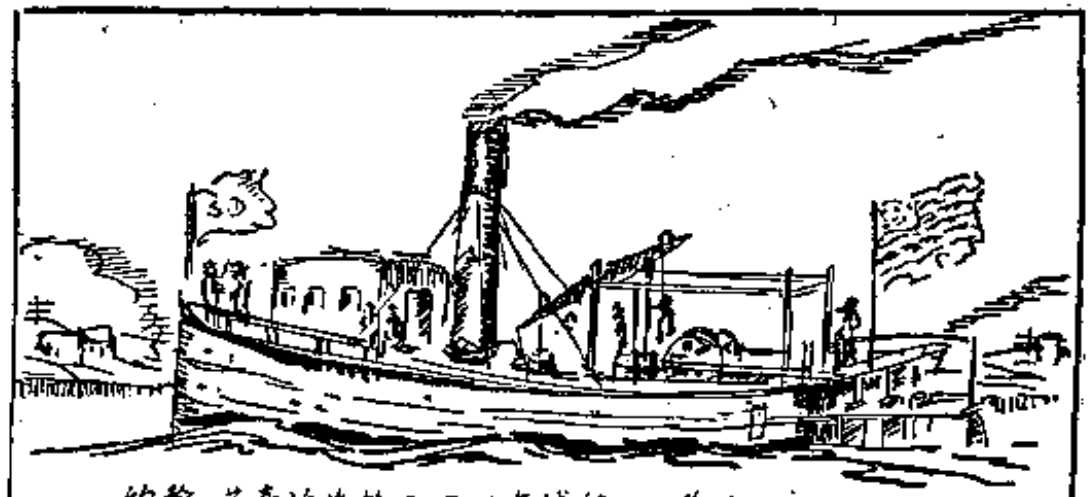
富尔顿关于汽船的设想并不是他首创的。他的设想无疑是抄袭康涅狄克特州一名天才的机械师约翰·菲奇的。这位机械师精巧地制造的汽船早在1787年就在德拉威河上

通过了她的处女航。但是拿破仑及其科学顾问们却不相信这种自动船的实用性，尽管用苏格兰造的发动机开动的小船当时就喷着浓烟在塞纳河上畅游，可是这位皇帝却没有利用这一可怕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也许会为他报特拉法尔加战役之仇呢。

富尔顿作为一个实际的实业家，在回美国之后与罗伯特·利文斯顿一起顺利地组织了一个汽船公司。罗伯特·利文斯顿是独立宣言的签名人之一，也是富尔顿在法国企图推销他的发明期间的美国驻法大使。这家公司的第一条汽船“克勒蒙号”上装的是英国伯明翰的博尔顿和瓦特制造的发动机。这条船当时垄断了纽约州的整个水域，于1807年开始了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的航班业务。

至于那位先于任何人将汽船用于商业目的的可怜的约翰·菲奇，死得很惨。当他那用螺旋桨推进器开动的第五条船被毁时，他已疾病缠身，一贫如洗的菲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邻居们讥笑他，正象一百年后兰利教授因为制造了滑稽可笑的飞行器而受到的讥笑一样。菲奇一直希望给自己的国家开辟一条通往西方辽阔江河的方便之路，然而他的同胞们却宁肯乘平底船或步行。1798年，菲奇悲痛欲绝，服毒自尽。

但是二十年之后，载重一千八百五十吨、时速为六海里的“萨凡纳号”汽船，以二十五天的记录从美国萨凡纳横越大洋到达了利物浦（“毛里塔尼亚号”只比它快三倍）。此后，群众的嘲笑就此告终，人们以极大的热忱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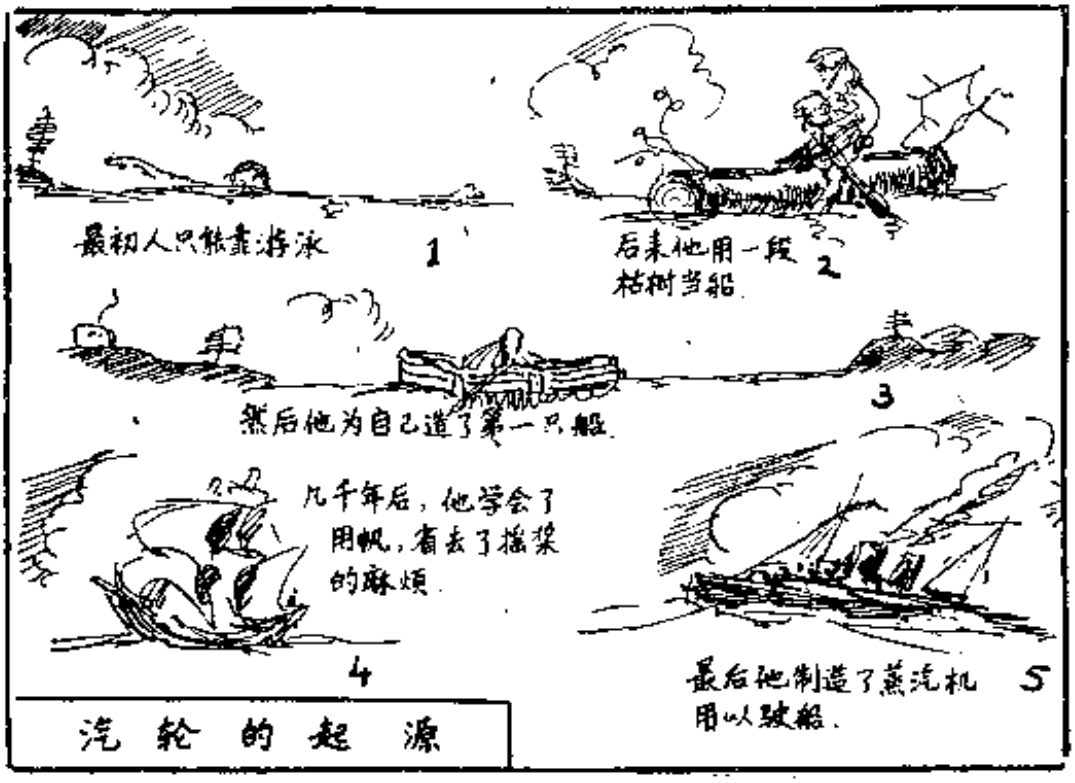
约翰·菲奇的汽轮于1788年试航二十英里，1790年在特拉威河行驶，索价可参看1790年费拉德尔菲亚报纸。

第 一 条 汽 船

这一发明归功于不该领功的人。

六年以后，苏格兰人乔治·斯蒂文森，为了将煤从矿坑运往炼铁炉和棉花加工厂，一直从事机车制造工作，并造出了著名的“移动式发动机”。这种发动机使煤价降低了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并为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之间首次开设定期客运提供了可能性，那时人们就以每小时十五英里这一前所未闻的速度从一个城市奔驰到另一个城市。十几年以后，车速又增至每小时二十英里。现今，任何一部运转正常的福特小轿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戴姆勒和莱瓦莎牌小型机动车的直系后裔）都比那些早期的“喷汽小船”要强得多。

然而，正当这些具有实用思想的工程师们在改进那些嘎嘎作响的“热力机”之时，一伙“纯”科学家（他们每天花费十四个小时去研究那些“理论性”的科学现象，否则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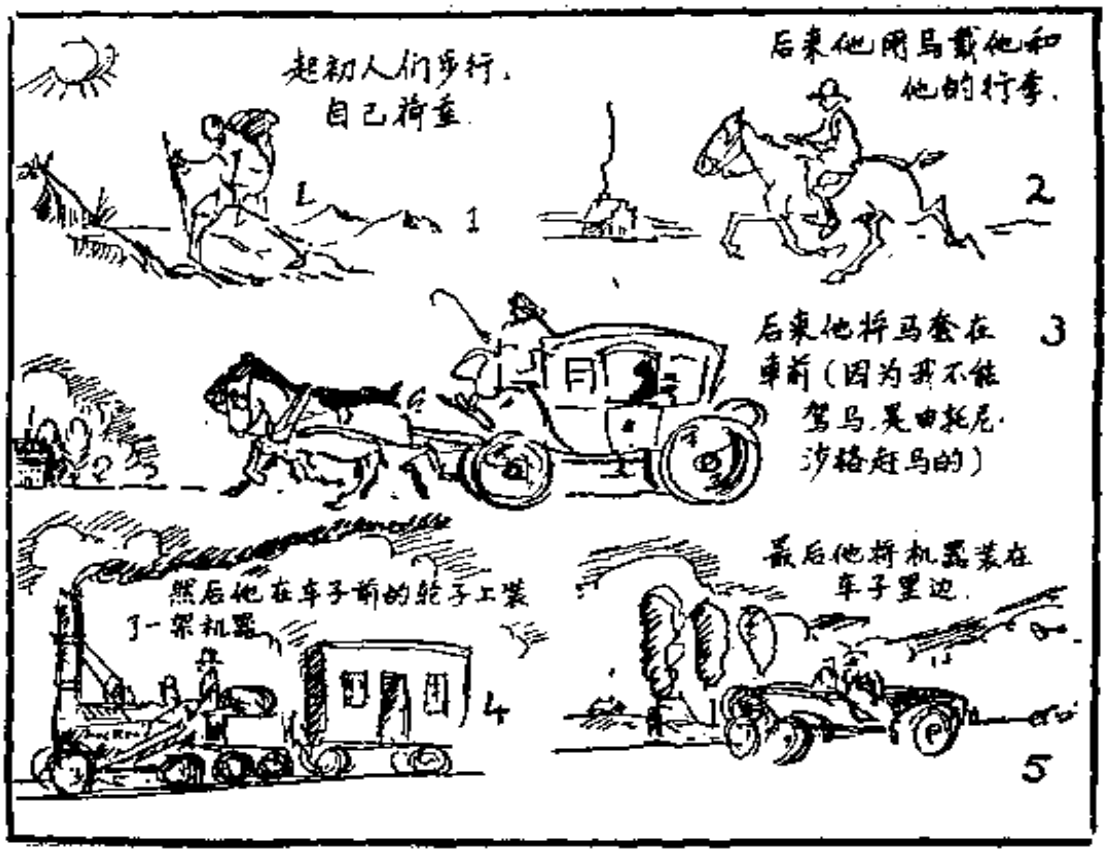


汽 轮 的 起 源

不可能有机械方面的进步）正沿着一条新的线索前进。这条线索有可能将他们引入大自然中最隐蔽最神秘的领域。

两千年前，一些希腊和罗马哲学家们（最著名的有美里塔司城的泰勒斯和普林尼，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被葬于灰烬之下，普林尼亲临现场实地观察而身死）发现了用皮毛擦过的琥珀能吸引稻草屑及羽毛片的怪现象。但这种神秘的“电”力没有引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的兴趣。

文艺复兴以后不久，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威廉·吉柏特撰写了一篇有关磁体特性及其作用的著名专题论文。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气泵发明家马格德堡市长，奥托·冯·格里克制造了第一台发电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很多



汽 车 的 起 源

科学家从事了电的研究。在1795年，至少有三名教授发明出著名的莱顿（荷兰城市名）电瓶。与此同时，举世闻名的美国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继本杰明·汤姆森（因亲英而逃离新罕布什尔，后来便以朗福德伯爵出名）之后，也致力于此项研究。他发现了闪电和电火花是同一种电力现象，并以他繁忙的有生之年始终从事电的研究。此后，又出现了伏特及其有名的“电堆”、伽伐尼、戴伊、丹麦教授汉斯·克里斯琴·奥斯忒、安培、阿拉果、法拉第等这些勤奋的探索者们探求着电力的实质。

他们都将其发现无偿地奉献给全世界，塞缪尔·摩尔斯（象富尔顿一样开始时献身于艺术）打算用铜丝和一台

他发明的小机器，通过这一新的电流，把信息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人们讥笑他。因此，摩尔斯不得不自费进行试验，不久他便将自己所有的钱财全部花尽，因而贫困已极，人们却更加讥笑他了。后来，他请求国会帮助，结果一个特别的商务委员会答应给予资助。但是，国会议员对此毫无兴趣，摩尔斯不得不等了十二年，议会才拨给他一小笔款子。此后，他便架了一条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电报”线路。在1837年，他在纽约大学的一个讲堂里首次成功地做了电报演示。长途电报终于在1844年5月24日首次从华盛顿发至巴尔的摩。然而今天，全世界都布满了电报线，在几秒钟之内我们就可以将消息从欧洲发至亚洲。二十三年之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利用电流发明了电话。半个世纪以后，马可尼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发明了一整套不用老式电线而传递信息的新系统。

正当新英格兰人摩尔斯从事电报研究之时，约克郡人米歇尔·法拉第制造出了第一台“发电机”。这个小巧玲珑的机器诞生于1831年，当时欧洲因七月大革命而仍处于动荡不安之际，这场革命严重地打乱了维也纳会议计划。第一台发电机自问世以来不断地发展，至今为我们提供了热、光（爱迪生于1878年发明的第一个小白炽灯泡就是根据法国和英国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试验而制成的）和开动各种机器的动力。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正象古代比较高等的史前动物取代了较低等的同族

一样，电机将会完全取代“热力机”。

就个人而言（我丝毫不懂机械），我对此感到非常快慰。因为靠水力开动的电机是人类干净而友善的仆人，而堪称十八世纪之奇迹的“热力机”则是一种嘈杂、肮脏的东西，并且使地球上竖满了可笑的大烟囱，灰尘、煤烟笼罩着大地。此外，还必须用煤作燃料，而煤又要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花费相当大的气力从矿坑中挖出来。

我若是一名小说家，而不是一个必须尊重事实、不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历史学家，我就会描写将最后一部蒸汽机车送入自然史博物馆，置于恐龙、飞龙和其它已绝种的古生物的骨架旁那一天到来时的愉快情景。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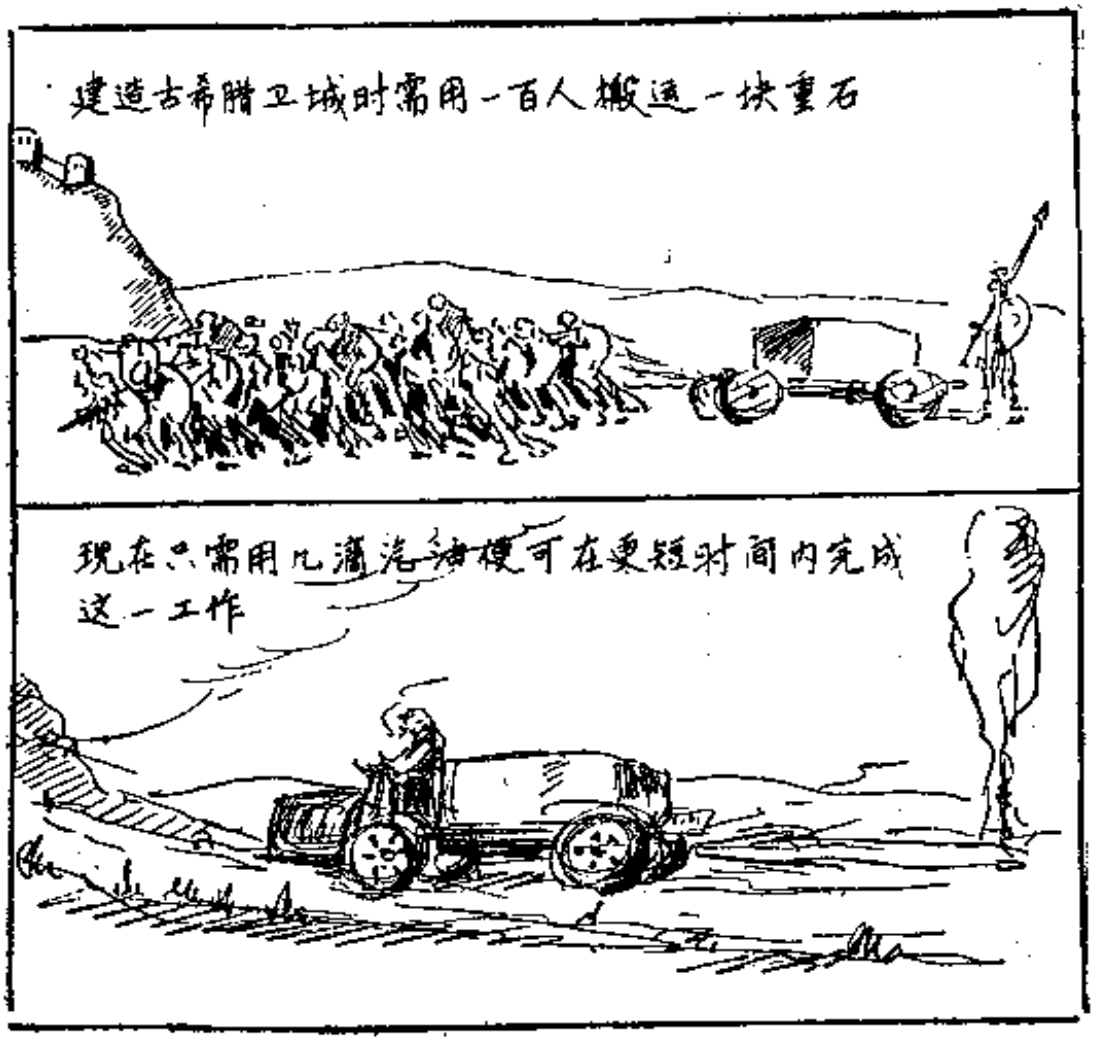
社会革命

可是，新的机器非常昂贵，只有富裕的人才能买得起。原来在小小的作坊里为自己干活的木匠或皮匠不得不到那些拥有大型机械工具的人那里去帮工，而一旦他挣得了比以前更多的钱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过去的独立性，这并不合他的心意

在古代，世上的活计都是那些坐在自己家门前的小作坊里的独立劳动者干的。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可以任意打骂自己的学徒，只要在行会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自己的业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必须长时间地劳作，但是一切却可以由自己作主。如果在起床后看到天气晴朗，适合钓鱼，他们便去钓鱼，没有人会说“不许去”。

但是，这种情况由于采用了机器而改变了。机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扩大了的工具而已。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行驶的火车实际上是一双飞毛腿；把重型铁板砸平的气锤，也仅仅是一双庞大无比的铁拳头。

然而，我们尽管都能有一双好腿，也能有一个强有力



人 力 与 机 械 力

的拳头，但一辆火车、一个气锤和一个棉纺厂却是非常昂贵的机械装置，并不是个人所能拥有的。通常由一伙人各自拿出一笔款子来集资，然后按投资的数目分享他们的铁路或棉纺厂所得的利润。

因此，当机器改进到能实际应用和盈利时，那些大型工具的制造者，也就是机器制造商们，开始寻找能付得起现款的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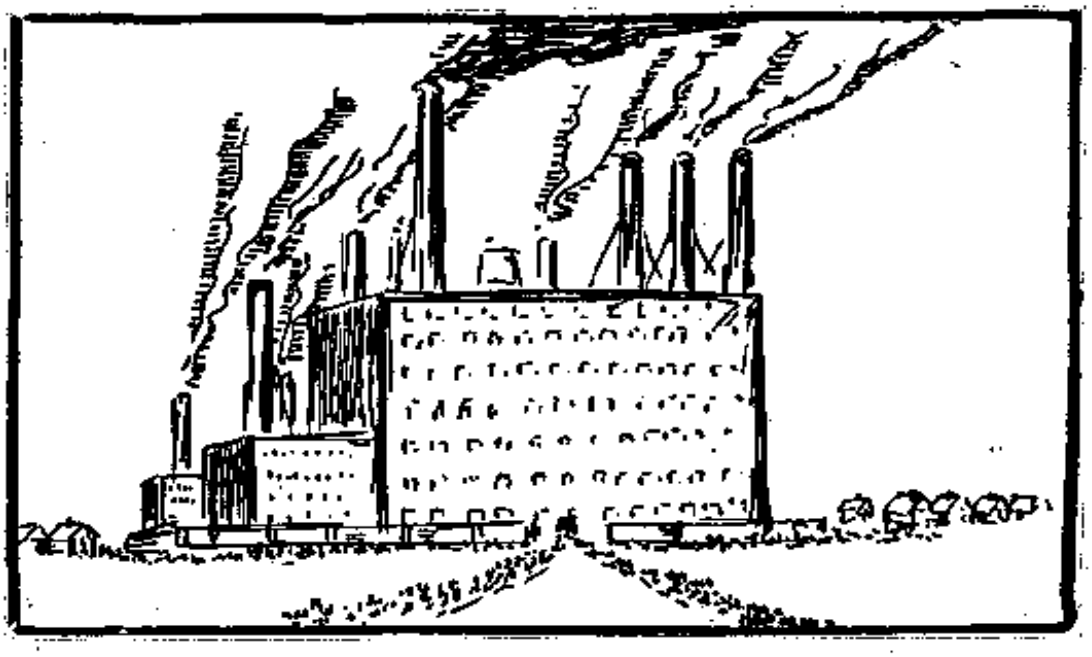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几乎是代表财富的唯一形式，只

有贵族才被认为是富有的人。但是，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述及的，他们所拥有的金银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他们采用的是古老的以物易物的制度，以牛换取马，以鸡蛋换取蜂蜜。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城市的市民们由于东西方贸易的恢复而致富，而且他们一直是贵族老爷和骑士们的死对头。

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贵族的财富，并且使中产阶级的资产大为增长。随着这场大革命而来的动荡年月，给中产阶级的许多人提供了获得超出他们在世上应得的那份物资的机会。由法国国民议会没收的教会财产均被拍卖一空。其中贪污行贿的数字惊人。地产投机商们窃取了几千平方英里价值很高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自己的资金在谷类和军火上获得暴利，这时，他们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各自家庭所需要的实际开支，并已有力量自建工厂，还可以雇佣男女工来操作机器。

这导致了数十万人生活的突变。在短短的几年里，许多城市的人口倍增，原来市民们真正"住家"的市中心被粗劣建立起来的阴暗郊区所包围，那里就是工人们在厂里工作了十一、十二个，甚至十三个小时以后睡觉的地方，而只要一听见笛声就得从那里回到工厂去。

农村里到处传说着城里可以挣得大量的钱。习惯于室外生活的农村孩子就此进城。他们在那些早年通风设备很差的车间里干活，处于烟雾、灰尘和污垢之中，原来很健康的身体日趋衰弱，结果，常常不是在贫民院里就是在医院



工　厂

里死去。

当然，由农村到工厂的这一转变，对于众多的人来说并非没有某种程度的反抗就实现了的。既然一台机器能干一百人的活儿，那么，被赶走的其余九十九人是不会乐意的。他们常常袭击厂房并纵火焚烧机器，但早在十七世纪，保险公司就已经建立起来，厂主们一般都受到充分保护，以免受到损失。

不久，更新更好的机器装置起来了，厂房四周筑起高墙，于是暴乱随之告终了。古老的行会在这个蒸汽和铁的新世界里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也销声匿迹了。随后，工人们试图组织正式的工会。但是，厂主们借助他们雄厚的财力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家们施加影响，他们借助立法机关，

以工会将干涉工人们的“行动自由”为理由而通过了禁止成立那种工会的法律。

请不要以为通过这些法律的议会的善良议员们是不道德的暴君。在大革命时期人人都谈论“自由”，并且常常将那些没有做到象他们理所应该表现地那样热爱自由的邻居们杀死。这些议员也正是那一革命时期的忠诚的儿子。既然“自由”是人们最重要的德行，就不应该由工会来指示会员们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工资的多寡。工人应该随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也必须同样“自由地”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业务。曾由国家控制整个社会工业生命线的“重商主义”的日子已濒临结束。“自由”的新概念坚决认为国家应该完全靠边站，应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着手经营商业。

十八世纪后半叶不仅仅是对智力和政治加以怀疑的时代，而旧的经济概念也被当时更符合需要的新思想所取代。法国大革命前几年，蒂尔戈是一位在路易十六时期遭受挫折的财政总监，他曾经提倡新的“经济自由”主义。蒂尔戈生活在一个饱受过多繁文缛节、过多规章制度、过多由大量官员设法实施的法则之苦的国家。“取消这种官方管理”，他写道，“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将会一切顺利。”不久，他那著名的“自由竞争”创议成为当时经济学家热烈响应的口号。

在同一时期，英国的亚当·斯密正在写他那部巨著《原富》，又一个提出了“自由”和“贸易的当然权利”。过了

三十年，拿破仑倒台后，欧洲的反动势力在维也纳取得了胜利，那种在政治方面拒绝给予人民的同样自由，却在工业生活方面强加于他们了。

我在本章开始时所提及的机器的普遍使用，被证明对国家极为有益。财富迅速增加。机器能使单独一个国家，如英国，就承担起拿破仑发动的大战的一切负担。资本家们（出钱购买机器的人）获得巨额利润。他们逐渐产生了野心，开始要插手政治。他们要同仍对欧洲大部分国家施加影响的地主贵族对抗。

在英国，议会议员们仍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在许多新成立的工业中心尚无代表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了1832年的修正法案，修改了选举制度，并使工厂主阶层对立法机构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可引起了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在政府中已毫无发言权。他们也开始发起争取选举权活动。他们将各项要求正式写在文件上，成为后来有名的“人民宪章”。对于这个宪章的争辩越来越激烈。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时，这场辩论尚未终止。英国政府由于受到爆发一场新的雅各宾主义和暴乱的威胁，委任已年届八旬高龄的惠灵顿公爵为陆军首领并召集了志愿军。伦敦已处于被包围状态，作好一切准备以图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

但是宪章运动由于领导无能和发生几起暴动而自行扼杀了。新生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人们一直使用到死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增加了掌握

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也继续将大面积的牧场和麦田变为凄凉的贫民区，这些贫民区注视着每一个欧洲城市向现代化迈进。

59
奴隶解放

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给亲眼见到铁路代替驿站马车的这一代人带来他们所预言的幸福和繁荣的时代。虽然有人提出了几项补救办法，但均未能真正解决问题

1831年，正在通过第一个修正法案的前夕，研究立法方案的杰出的英国学者，也是当时最讲求实际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生活舒适的方法是使别人生活舒适；要使别人生活舒适的方法是表示热爱他们；要表示热爱他们的方法是真正去爱他们。"杰里米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出了他认为是千真万确的话。他的见解使他的成千上万的同胞都有同感。他们感到有责任使他们的那些不幸的邻居得到幸福，要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帮助他们。天哪，到了有所行动的时候了！

"经济自由"（蒂尔戈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在那个工业力量由于中古式的种种限制而遭受破坏的旧社会里曾经是必要的。但是，这个作为国内最高法律的"行动自由"

却导致了一种真正可怕的情况。工厂的工作时间全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一个女工只要能坐在纺织机前而没有累得晕过去，她就得干下去。五、六岁的儿童为了免得他们在街上遭祸和无所事事，也都被送进了纱厂。还通过了一项强迫乞儿去工作，不然就用铁链锁在机器上作为惩罚的法律。作为他们劳动的报酬是：吃到能够维持生命的低劣食物和在象猪圈一样肮脏的地方过夜。他们常常由于过于劳累而在干活时就睡着了。为了要他们保持清醒，一个工头拿着鞭子来回巡视着，遇到有必要让他醒来干活时，就抽他们的指关节。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有数以千计的幼小儿童死去。这是很不幸的事，那些雇主们毕竟也是人，而且还有一颗心，诚恳地希望能取消"童工"。但既然人是"自由"的，那么儿童也随之是"自由"的。此外，如果琼斯先生试图在他的厂子里不用五、六岁的儿童，他的对手斯通先生便可将多余的儿童雇为己用，这样，琼斯就会被迫破产。因此，琼斯在议会颁布禁止各雇主使用童工的法令之前，是不可能不雇佣童工的。

然而，由于议会不再为原来的土地贵族（曾鄙视那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厂主并以公开蔑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贵族）所掌握，而是在工业界代表的控制之下，而且只要法令不允许工人们联合起来成立工会，是毫无办法的。当然，当时有理智的和正派的人们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情景并非视而不见，只是他们无能为力。机器曾令人惊奇地征服了世界，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和成千上万高尚的男男女女的

努力来使机器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它成为人类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奇怪的是，对当时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这种残暴雇佣制度首先发动的进攻，是为了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奴隶制度是由西班牙人带到美洲大陆去的。他们曾试用印第安人在田地和矿山当工人，但是习惯于野外生活的印第安人一旦脱离这种生活便一个一个地倒下以致死去，有一位好心肠的教士（为了营救他们免遭灭亡）提议从非洲运黑人来干这种活。黑人体质健壮，能经得起粗暴的待遇。此外，和白人交往也会给他们带来学习基督教教义的机会，这样还可以使他们的灵魂得救，因而从各方面来看，这对于仁慈的白人和他们的无知的黑人兄弟都可能是一项极好的措施。可是，随着机器的传入，棉花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被迫比过去更加努力工作，于是他们也象印第安人那样，开始死于监工的虐待下。

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不断地传到欧洲，所有的国家不论男女都开始发起废除奴隶制运动。在英国，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扎卡里·麦考利（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父亲，读过这位历史学家撰写的英国历史，便可知历史书是可以写得多么引人入胜的）组织了一个制止奴隶制度的社团。首先，他们设法通过了一项法律，使“贩卖奴隶”成为违法行为。1840年后，英国所属的任何殖民地不再有奴隶存在。通过1848年的革命，法国各属地的奴隶制度也告终止。葡萄牙于1858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自该法律颁布

之日起二十年后所有奴隶均可获得自由。荷兰于1863年废除了奴隶制，而亚历山大二世则于同年也将两个世纪以前剥夺奴隶自由的权利重新归还他的农奴。

在美国，这个问题引起了严重的困难并导致了一场持久战。虽然独立宣言内制定了一条“人人生来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可是那些黑肤色的人和那些在南方各州种植园劳动的人却是例外。随着时代的进展，北方人士愈来愈毫不掩饰地厌恶奴隶制度。然而，南方人却声称如果没有奴隶劳动，他们就无法种植棉花，因而将近五十年来，不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参议院一直激烈地争论不休。

北方坚持己见，南方也毫不让步。当和解濒临绝望之际，南方各州扬言要脱离合众国作为威胁。这在合众国历史中是一个最危急的关键时刻。许多事都“可能”发生，而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一位非常伟大、非常仁慈的人所做的努力。

1860年11月6日，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伊利诺斯州律师，一个完全由自学成才的人，被共和党人选举为总统，而共和党人在反对奴隶制度的诸州中又具有强大实力。林肯深知人类奴役的罪恶，凭他那敏锐的常识，他认为在北美大陆上不容存在两个敌对的国家。当南方的某些州退出合众国并成立了“美国南部联邦”的时候，林肯接受了挑战。北方各州征召了志愿军。成千上万的青年热烈地响应号召，随后即发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灾难深重的内战。南方由于准备充分，并有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英明领导，

不断击败北方军队。后来新英格兰和西部的经济力量开始发生影响。一位默默无闻、名叫格兰特的军官一鸣惊人，成了那场剧烈的奴隶战争的查理·马特尔[1]。他长驱直入地给南方以重大打击，并瓦解了他们的防线。1863年初林肯总统颁布了《解放宣言》，使所有的奴隶获得自由。1865年4月李将军率领仅存的勇敢善战的部队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数日后，林肯总统被一个疯人行刺身亡。但是他的任务完成了。除仍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外，奴隶制度在这个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均告结束。

但是，正当黑人享受着愈来愈多的自由权利的时候，欧洲的"自由"工人们的日子却很不好过。对许多当代作家和观察家来说，工人大众（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极大的苦难中竟未遭到灭绝实属奇迹。工人们住在阴暗的贫民区内肮脏不堪的房子里，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他们只受到一点点仅能应付自己工作的教育。一旦死亡或出现事故，他们的家属得不到赡养。但是，酿酒行业（该行业能对立法机构施加重大影响）却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向他们提供无限量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励他们借酒浇愁。

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开始发生的巨大改进，并非出自一人之力。两代的智力超群者在拯救世界免遭突然采用机器而出现的灾难方面贡献了力量。他们并不打算摧毁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做将会是非常愚蠢的，因为

① 查理·马特尔是法兰克王查理曼大帝之祖父，于715—741为法兰克统治者，战果辉煌。——译者

由别人积累的财富，如果运用得体，也可能使全人类受益非浅。可是，他们却反对那种拥有工厂并可任意将之关闭而不致受饥饿威胁的富有者与必须接受任何工作、不计工资多少并且本人与妻儿都面临饥饿危险的工人之间，存在真正平等的观点。

他们尽力制订出许多规定厂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在这方面，各国的改革者不断取得胜利。今天，大部分工人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到了平均八小时的很好的水平上，他们的子女也进了学校，不再被送到矿井和棉纺厂的梳棉车间去了。

但另有一些人，他们注视着所有冒烟的大烟囱，听着火车喀嚓喀嚓的响声，看着堆满各种多余物资的仓库，便琢磨着这种惊人的活动在未来的年月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们记得人类在没有商业和工业竞争的情况下已生活了几十万年。他们能否改变当前的状况，将经常为了利益而牺牲人类幸福的那种敌对制度予以废除呢？

并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内产生了这种幻想美好未来的朦胧希望。在英国，一个拥有许多棉纺厂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建立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社团"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一死，新拉纳克（他工厂的所在地）的繁荣时期即告结束，一个名叫路易·布朗的法国记者在全法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车间"作为尝试，也并未取得更好的效果。的确，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日益增多，但他们不久就看到处于正常的工业界之外的独立小团体永远不可能有所作为，所以在

提出补救办法之前，有必要学习以整个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继实用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路易·布朗和弗朗索瓦·傅利叶之后，出现了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此二人之中，马克思尤具声望。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犹太人，他家久居德国。他听到欧文和布朗的试行办法后，开始对劳工、工资和失业等问题发生了兴趣。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却遭到德国警察当局的反对，不得不逃往布鲁塞尔，后来又到伦敦，在那里当一名《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过着穷困的日子。

在当时，没有人对他的有关经济学的著作予以重视。但在1864年，他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三年后，即1867年，他出版了举世闻名的论著《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长期斗争。由于机器的引进和普遍使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也就是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剩余财富购买了当时工人用来生产的工具而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再利用财富修建更多的工厂，永无止境。当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第三等级（资产阶级）愈来愈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则愈来愈穷，他并且预言最终会出现由一个人占有全世界的财富，而其他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雇员，都得仰仗他的善心过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马克思提议全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为争取某些政治经济措施而斗争，这些措施他在

1848 年，即上一次伟大的欧洲革命的那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一一列举。

当然，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对这些观点深恶痛绝，特别是德国，通过严厉的法律来制裁社会主义者，并授命警察解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讲演者。不过这种迫害从来就无济于事。烈士们成了这场被认为不得人心的事业的最好不过的宣传榜样。在欧洲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稳步上升，而且不久人们便看清社会主义者并不期望进行暴力革命，不过是利用在各个不同的议会中逐渐扩大的权力来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并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合作来消除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损失，把由于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生产日益增加而获得的利润加以更合理的分配。

60
科学的时代

但是，世界经历了另一场比政治革命或工业革命更重要的变革。科学家们在经受了世世代代的压迫和残害之后，终于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他们便试图发现统治宇宙的基本规律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科学最初的模糊概念与科学研究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四世纪时的大迁徙毁灭了地中海的传统世界；此外，重视人类的精神生活而不关心人们肉体生活的基督教会，把科学当作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形式，企图窥测属于全能的上帝范畴内的神圣事物，因此，科学也与该罚入地狱的七大重罪有关。

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限的程度上冲破了这一中世纪的偏见。然而，在十六世纪初压倒了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一直仇视"新文化"的思想观点，所以，如果那些科学家企图超越基督教《圣经》中所记载的极有限的一点知识，便要面临被处极刑的危险。

哲 学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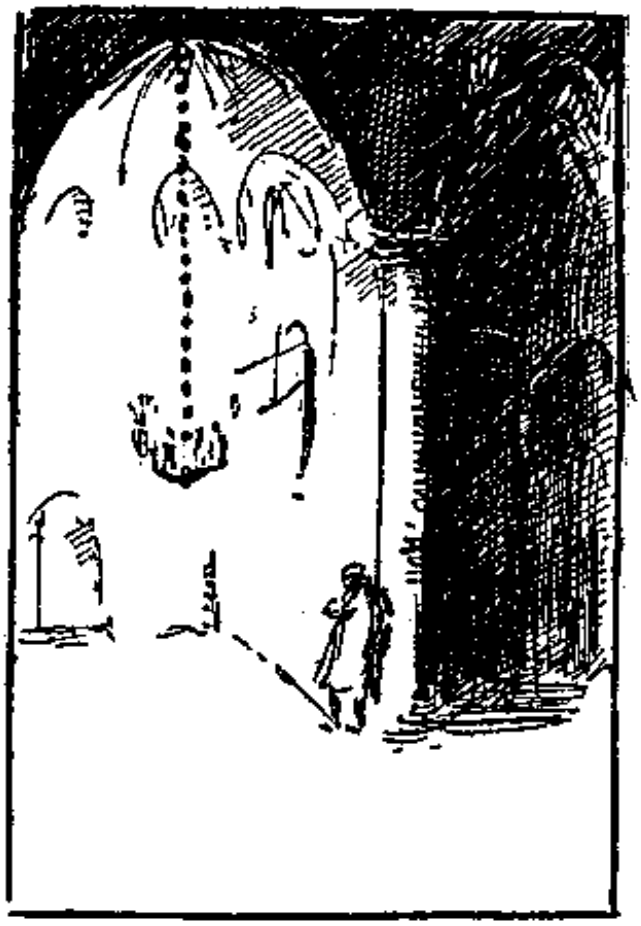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世界上，到处都是伟大将军的雕像，腾跃在马背上，领导着欢呼的士兵们取得光荣的胜利；同时，也不乏朴实的大理石碑，说明一个科学家找到了他的长眠之地。一千年后，我们或许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问题，而那一代的幸福的孩子们将会理解人们的惊人的勇气和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忠于职守，他们是抽象知识的开拓者，而仅仅由于那些抽象的知识才使我们当今的世界成为实际的现实。

许多科学的先驱者受尽了贫困、卑视和屈辱。他们居住在阁楼上，死于地牢中。在他们著作的封面上不敢印上自己的姓名；也不敢在他们的出生地印刷他们的科学结论，而是将手稿偷偷地运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某一家秘密印刷所去。他们遭受新教和天主教双方面的无情仇视，成为鼓动教区居民群起反对"异教徒"的喋喋不休的布道的主题。

他们也能东一处西一处地找到一个避难所。荷兰的容忍精神最为强烈，当局对科学研究稍加宽厚，而且不愿干预人们的思想自由，那里就成为知识分子自由的一个小小

庇护所。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可以到那里去稍事休息，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

在另一章中我已提到十三世纪的伟大天才罗杰·培根有好几年连片言只语也被禁止发表，否则教会当局又会给他增添麻烦。五百年后，巨型的哲学《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处于法国宪兵的长期监视之下。又过了半个世纪以后，达尔文敢于怀疑《圣经》中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故事，在每个讲台上都被当作人类的敌人而受到谴责。直至今日，对那些敢于进入科学未知领域的人的迫害仍未完全结束。目前，当我在著述此书时，布赖恩先生正在对广大群众大谈“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性”，警告他的听众要反对这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的谬误。



伽　利　略

然而，这一切仅是细微末节而已，应该做的工作最后还是完成了，而各种科学发明和发现的最终利益，仍然为大部分一向将具有远见的人诽谤为不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的人所分享。

十七世纪仍然着重于探索遥远的天际，研究我们这个星球的位置与太阳系的关系。即便如此，教会仍然不赞同这种不适宜的好奇心，而第一个证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他逝世那一年才出版他的著作。伽利略的大半生生活在教会当局的监视之下，但他继续用他的望远镜，为艾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观察数据，有助于这位英国数学家发现后来成为著名的万有引力这一物体降落的有趣习性。

这一定律的发现，至少在当时减弱了人们对天体的兴趣，转而开始研究地球。十七世纪后半叶由安东尼·范·利文霍克[①]发明的便于操作的显微镜（一件古怪而又笨拙的小东西），给人们提供了研究使人类患多种疾病的微生物的机会。它为细菌学这门科学奠定了基础，由于发现了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拯救了世上许多病患者。显微镜也使地质学家更仔细地研究埋藏在地表深处的不同的岩石和化石。这些调查研究使他们证实了地球要比《创世纪》中所说的古老得多。1830年查理·莱尔爵士出版了《地质学原理》一书，其中否认了《圣经》中所讲的创世的故事，他对宇宙的缓慢形成及逐渐发展作了一番生动有趣得多的描述。

与此同时，马尔基·德·拉普拉斯[②]正在研究有关宇宙的一种新的学说，将地球说成是在形成行星系的一片星云

① 利文霍克（1632—1723）：荷兰生物学家，显微镜学家。——译者

②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译者

状海洋中的一个小斑点。而邦森[1]和基希霍夫[2]这时也用分光镜在探索星球以及我们的好邻居太阳的化学成分，太阳上奇怪的斑点最初是由伽利略发现的。

这时，在与天主教及新教国家的教会当局进行了一场最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解剖学家与生理学家们终于获准解剖人体，从而得以用对我们器官及其习性的正确知识来取代中世纪的江湖医术的胡乱猜测。

自从人们最初观望星星而又不知其何以存在，已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在短短的三十年当中(1810至1840年)，科学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比整个那一段时期要多得多。对于在旧制度下受教育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极为不幸的时代。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诸如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人的憎恨；这两人虽然没有明确告诉当时的人们说他们是"由猴子变化而来"(一种我们的祖先看来是人身攻击的控告)，但认为值得自豪的人类是由长长一系列祖先进化而来，其家谱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的居民——水母。

十九世纪是富有的中产阶级称霸的天下，他们乐于使用煤气和电灯，接受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的实际应用，而那些调查研究者们，那些"科学理论"的创始者们——没有他们世界不可能进步——却始终得不到信任。直到最近，他们所作的贡献才被公认。那些过去将资财捐献于修建教

① 邦森（1811—1899），德国化学家。——译者

② 基希霍夫（1824—1887），德国物理学家。——译者

堂的有钱人，现在建起了巨大的实验室，在那里，一些人在和人类隐蔽的敌人进行着无声的战斗。为了使他们的儿孙辈可以健康地成长，生活得更加幸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确实，世上的许多疾病，过去我们的祖先认为是不可抗拒的“上帝的旨意”，已被查明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疏忽。现今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只要对饮水稍加小心就可避免患伤寒症。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医生们才能使人们相信这一事实。现在，已很少有人怕去找牙医生了。对于口腔内微生物的研究防止了我们患龋齿。碰巧有一颗牙必须拔掉，那我们也满不在乎地吸口气就高高兴兴地去了。1846年报上刊登了一则美国利用乙醚进行了一次“无痛手术”的消息，那些好心肠的欧洲人看了都不免摇头。对他们来说，人若是逃避疼痛是违反上帝旨意的，因为那是世人都应承受的，所以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在手术时广泛采用乙醚或氯仿。

但是，人类要求进步的战役终于获胜。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消逝，古代无知的石块分崩瓦解了。一个新的、更愉快的社会制度的迫切参与者们冲出了重围。他们突然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从年代久远的废墟上，又竖起了另一座反动的堡垒，在最后一道防御物被毁坏前，又得有成百万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61

艺　术

有关艺术的一章

一个十分健康的婴儿在食饱睡足后，就会哼哼一首小曲以示快意。对成年人来说，这种哼哼毫无意义，就象“咕吱，咕吱，咕咕咕，”地作响而已，但对婴儿来说却是优美的音乐，是他对艺术的最初贡献。

等他（或她）稍长大一点，能坐起来后，便开始了做泥饼的时期。外人对这种泥饼根本不感兴趣，世上有千百万婴儿，同时在制作那么多的泥饼。但对婴孩来说，他们又闯入了另一个令人愉快的艺术世界。这时的婴儿已是一个雕塑家了。

到了三、四岁，孩子的双手开始听从脑子的支配，他便成为一个画家。他亲爱的母亲给他一盒彩色笔，一张张的零星纸片不久就画满了稀奇古怪的锅钩和代表房子呀、马呀、可怕的海战等等乱涂的东西。

然而不久，这种随手“创作”的欢快时日结束，开始上学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要做功课。在每个男孩或女孩的一

生中，生活一事，或者说“谋生”一事，是一件头等要事。在学“九九表”和法语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分词之余，就很少有时间来从事“艺术”。除非这孩子并不贪图任何具体报偿，完全出于创作的快慰而制作某些东西的欲望非常强烈，那末，在他长大成人后，他会忘了在他生命的头五年中主要是献身于艺术的。

各个民族也与孩子们相似。那些穴居人一旦脱离了长期令人颤栗的冰川期的致命危险，将家安顿好之后，便开始制作一些他们认为美丽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在与丛林中的野兽作斗争时毫无用处。他们在居住的洞穴壁上画满了他们捕获的象和鹿的图像，还用石头砍出他们认为最动人的妇女的粗糙形象。

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其他的东方人在沿尼罗河及幼发拉底河岸建立起小小的国家之后，就为他们的君主建造巨大的宫殿，为他们的妇女制作闪闪发光的首饰，用鲜艳的花朵点缀他们的庭园，呈放出斑烂绚丽的色调。

我们自己的祖先，来自遥远的亚洲草原的流浪游牧民族，喜好象战士和猎人般自由自在地生活，谱写了颂赞他们伟大领袖的英雄事迹的歌曲，创作了一定形式的诗歌，流传至今。一千年以后，当他们在希腊大陆上定居，建立了他们的“城邦国家”时，他们修建宏伟的庙宇，制作塑像、写作喜剧和悲剧以及种种他们能想得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迦太基人一样，忙于统治其他

民族和发财致富，没有时间去玩弄那些"既无用处，又无利可图"的精神活动。他们征服世界，修筑桥梁和道路，将希腊的艺术全盘端过来。为了适应他们那一时代的需要，他们也创造了几种实用的建筑。但他们的塑像、历史、镶嵌工艺、诗歌仅仅是源自希腊的仿制品。如果没有那种模糊不清而又难以下定义的、世人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便不可能有艺术。但是，罗马人不相信这种特殊的"个性"。帝国需要的是士兵和商人，让外国人去干写诗作画的勾当去吧！

随后，"黑暗时期"来临了。野蛮人是西欧瓷器店中的一头众所周知的公牛。他不理解的东西对他毫无用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喜欢杂志封面上的漂亮女郎，而将他从垃圾箱中拾来的伦勃朗的蚀刻画扔到一边。不久，他有所领会，便试图弥补几年前他造成的损害，但是垃圾箱已不复存在，画也随之消失了。

此时，他从东方带来的自己的艺术，已逐渐发展，放出异彩，补偿了他过去的疏忽和对于所谓"中世纪艺术"的漠视。但是，至少对于北欧人来说，中世纪艺术是日耳曼精神的产物，很少沿袭希腊和拉丁艺术，也与古老的埃及和亚述艺术无关，更不用说印度和中国艺术了，对于那时的人来说，后者是根本不存在的。确实，北方诸民族极少受到他们南部邻居的影响，而他们自己的建筑物完全不为意大利人所理解，被当作一种十足的屈辱。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哥特式这个词，并且可能会将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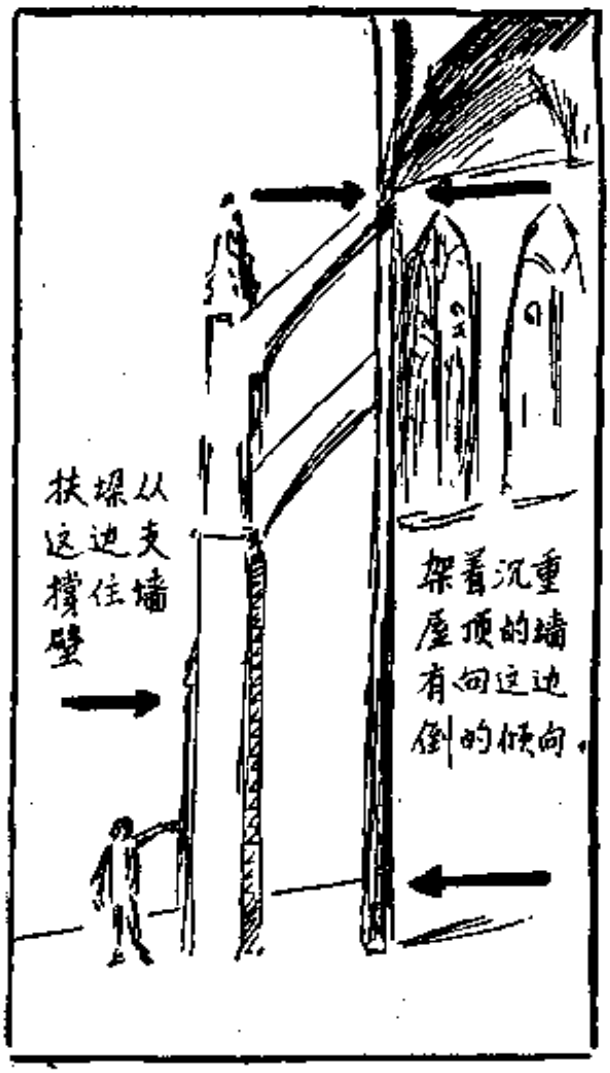
词与一幅细长的尖塔高耸入云的美丽古教堂的图画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词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东西,即属于"未开化的哥特人"的东西。哥特人是一种粗野的边远地区的民族,他们不按照已有的古典艺术的准则,独创了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现代艺术"以迎合自己的低级趣味,完全不重视古罗马广场和古希腊卫城的模式。

然而,这种哥特式建筑高度表现了对艺术的纯真感情,曾激励了北半部欧洲大陆达几百年之久。你们记得上一章中已讲过中世纪后期的人民如何生活。除了农民居住在乡村以外,便是城市或古拉丁文原意为"部落"的公民。其实,这些居住在高墙和护城河内的良善的自由民是真正的部落成员,他们有福共享,有祸同当。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里,筑有庙宇的市场曾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在中世纪,教堂,即神的殿,就成为这样的中心。我们现代的新教徒们一星期才去一次教堂,而且仅仅去几个小时,很难理解中世纪的教堂对于社会的意义。那时,你出生不到一周便被送到教堂去受洗礼。在儿童时代,你到教堂去学《圣经》中神圣的故事。后来你就成为一个教堂的教友,假如你很富有,便为你自己盖一座小教堂,专为供奉你们家族的守护神。教堂这种神圣的建筑,日夜开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犹如现代的俱乐部,供市内的全体居民使用。你很可能在教堂里对某个姑娘一见钟情,日后便成为你的新娘,在高高的祭台前与她举行隆重的结

婚仪式。最后，当你结束了人生的旅程时，便被埋葬在这座你熟悉的建筑的石块下，而你的儿女或他们的儿孙们可能不断经过你的坟墓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哥特式建筑

由于教堂不仅仅为"神的殿"，也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真正中心，它的构造理应与过去曾由人工修筑的任何建筑不同。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庙宇仅仅是当地的一个神殿，因为并不在奥赛里斯，宙斯或朱庇特的神像前讲道，庙内不需要为广大群众留出空间，古代地中海沿岸居民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在露天举行。但在北方，气候阴霾寒冷，大部分活动都在教堂内进行。

建筑师们围绕着修建足够大的建筑物的问题进行了好几百年的探索。罗马的传统教导他们如何砌大石头墙，窗户开得小，以免影响墙的强度；然后再在石墙上盖一层大石头屋顶。但是十二世纪时开始了十字军东征，西方的建筑师看到了伊斯兰营造者们隆起的弓形建筑，发现了一种

新的风格，使他们有机会首次建造适合当时的宗教生活所迫切需要的建筑。然后，他们在意大利人轻蔑地称为“哥特式”的或不文明的基础上又发展了这种新的风格。他们发明了一种用“肋骨”支撑的拱顶以达到他们的要求。但这样一种屋顶倘若过重，容易把墙压碎，犹如一个三百磅重的人坐在一把儿童用的椅子上，肯定会将它压垮。为克服这一困难，有几个法国建筑师开始用“扶垛”以增加墙的强度，扶垛只不过是墙支撑着屋顶时所依靠的大堆石块而已。为进一步保证屋顶的安全，又用所谓“飞垛”支撑屋脊，你们只要看一看我们提供的图立刻就能明了这种极为简单的构造方法。

这一新的构造法可以开大扇的窗户。在十二世纪，玻璃还是非常昂贵的珍品，私人住宅很少安装，连贵族的城堡也没有防风设施，长年穿堂风不断，这也说明为什么那时人们在室内和在户外一样穿着毛皮衣服。

幸喜古代地中海沿岸人民熟悉的制造彩色玻璃的工艺尚未全部失传，这时又再度流行。不久，哥特式教堂的窗户上，用小块鲜艳的彩色玻璃拼成《圣经》中的故事，再用长长的铅质框架固定住。

于是，辉煌灿烂的上帝的新居中，挤满了热心的群众，使宗教“栩栩如生”的创举是空前的。对于这一“神的殿”及“人间天堂”，人们不惜工本，将它建造得美妙绝伦。自从罗马帝国衰亡后沦于失业状态的雕塑家们，又迟疑不决地重操旧业。正门、廊柱、扶垛和上楣上，布满了上帝和升

入天国的圣人的雕像。绣工们也投入工作，绣出装饰墙面的挂毯。首饰匠们用他们最精巧的手艺点缀祭坛，使之无愧于人们虔诚的崇拜；画家们也尽力而为，但可怜他们的条件不利，由于缺乏适当的颜料溶剂而英雄无用武之地。

因之还留下了这样一段史话。

基督教初期的罗马人用镶嵌工艺，小块彩色玻璃的画像铺设他们的庙宇和住宅的地和墙。但此项工艺十分困难，使画家无从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如同儿童难以用彩色积木搭成人像一样。因而镶嵌工艺除在俄国还存在以外，已于中世纪销声匿迹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的镶嵌画家逃亡到俄国，继续装饰东正教教堂，直到十月革命停止修建为止。

当然，中世纪的画家可以用熟石膏水调上颜色涂在教堂的墙上。此种"新鲜石膏"的画法（通称为壁画）曾流行了几个世纪之久。现今，壁画就象手稿中的微型画一样罕见，成百的现代城市画家中，恐怕也只有一两个能成功地调制这种溶剂的。但是在中世纪，别无他法，画家由于缺乏其他更好的颜料，只能作壁画。这种调料法有极大的不利之处，往往在几年之后石膏就从墙上剥落，要不就是由于潮湿而将画面损坏，就象糊墙纸返潮损坏了图案一样。人们试验了各种能想象得到的便利方法以取代这种石膏调料。他们曾试用酒、醋、蜜和粘性的蛋清来调颜色，但没有一种是令人满意的。试验持续了一千多年。中世纪画家在一页页的羊皮纸手稿上作画是很成功的。但一遇到在大

面积的木块或石头上用发粘的颜料作画就无计可施了。

终于，在十五世纪上半叶，这个难题由荷兰南部的扬和胡·范·爱克解决了。这著名的佛兰芒兄弟俩用特制的油调颜料，可以在以木头、帆布、石头或任何其他为底的东西上作画。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世纪初的宗教热忱已成为过去。城市的有钱自由民取代主教成为艺术的保护人。由于艺术不可避免地要为金钱服务，艺术家们开始为世界各地的雇主作画。他们为国王、大公和腰缠万贯的银行家画肖像，不久，这种使用油彩的绘画方式风靡欧洲，各国都形成了反映人民对于为他们所作的那些风景画和肖像画的特有口味的各自的画派。

例如在西班牙，贝拉斯克斯画一些宫廷小丑、皇家挂毯的纺织工以及与国王和宫廷有关的人和物。而在荷兰，伦勃朗、弗朗斯·海尔斯和弗美尔却专画商人家中的仓前空场、他的邋遢的妻子和健康而肥胖的孩子，还有给他带来财富的船只。另一方面，在意大利，教皇依然是艺术的最高保护人，米开朗基罗、柯雷乔继续在画圣母和圣人。在英国，贵族有钱有势；在法国则国王成为最高统治者，艺术家便为政府中的显贵高官和国王陛下的朋友，艳丽动人的夫人们作画。

由于对旧宗教的忽视以及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所造成的绘画方面的巨大变化，也在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中反映出来。印刷术的发明使作者们可以由于为人民大众写

书而获得声誉，这样小说家和插图画家便成了一种职业。然而，有钱买得起新书的可不是那种晚间在家中望着天花板闲坐的人。他们需要消遣，中世纪的几个游吟诗人不能满足他们娱乐的需求。自从两千年前希腊早期的城邦出现以来，职业剧作家才首次有机会从事这一行业。在中世纪，人们把戏剧仅仅看作是特定的教会庆祝活动。十三、十四世纪的悲剧主题是主耶稣的受难，但在十六世纪，世俗的剧场重新出现了。当然，在一开始职业剧作家与演员的地位是并不高的。威廉·莎士比亚被当作是一种用他的悲剧和喜剧使周围人们开开心的马戏班的角色。但当他于1616年去世时，他开始受到四邻的尊敬，演员也不再是受警察监视的对象。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出色的西班牙人洛佩·德·维加，曾写了不少于一千八百出的世俗剧和四百出宗教剧。他是一位贵族，他的著作受到罗马教皇的赞许。一个世纪以后，法国人莫里哀不愧为法王路易十四的伙伴。

从此以后，戏剧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现在，“剧场”是每一座管理有方的城市的一部分，而电影院已深入到最小的村庄。

然而，另一种最普及、最受欢迎的艺术是音乐。大多数老的艺术形式需要大量的技巧，要使我们笨拙的双手听从大脑的使唤，并且使我们的想象力在帆布或大理石上再现，需要好多好多年的训练。学会如何演戏或写出一本优秀的小说要耗费一个人一生的光阴；对于群众来说，也必须

有一定的素养才能欣赏绘画、著作和雕塑的佳品。但是只要不是十足的聋子，几乎人人都能随唱一个曲调，人人都能享受某种音乐的乐趣。在中世纪，果然能听到些许音乐，但全部是宗教乐。圣歌受到极严格的节奏与和声格调的限制，不久就令人感到单调。此外，赞美诗也不宜在大街或市井之上歌唱。

行吟诗人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种现象。音乐又一次使它自己成为人们的好友，无论是在欢乐或是在痛苦之时。

埃及人、巴比伦人及古犹太人都曾是音乐爱好者。他们甚至将不同的乐器组合成正规的乐队。但是希腊人不喜欢这种野蛮的外国噪音，他们爱听人们朗诵荷马与品达的雄伟诗歌，也允许他们用里拉（所有的弦乐器中最简陋的一种）伴奏，那也仅仅是在不致遭受大家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罗马人则喜爱在晚餐或宴会时演奏管弦乐，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乐器（经过改进）中，大多数都是他们发明的。早期的教会蔑视这种音乐，因为它富于刚被摧毁的邪恶的异教徒世界的风味。少数几首全部会众演唱的歌曲，是第三、四世纪的所有主教都能容忍的。由于没有一种乐器作

主导，会众很容易唱走调，教会才允许使用风琴伴奏，那是二世纪时的一种发明，包括一组潘神箫和一对风箱。

接着是大迁徙时代。最后的罗马音乐家不是被杀害，就是沦为流浪的提琴手，转辗于城市之间，在大街上演奏，象现代渡船上的竖琴手一样乞讨几个小钱。

然而，中世纪后期城市中的世俗文化的复兴引起了对音乐的新需求。象号角这样的乐器，过去仅作为狩猎和战争时的信号器，经过不断改造，成了能产生与舞厅和宴会厅协调的音响。一个以马鬃为弦的弓用来演奏老式的吉他，到了中世纪末期，这种六弦的乐器（可追溯到埃及和亚述时代的最古老的弦乐器）发展成了现代四根弦的小提琴，而斯特拉迪瓦利以及其他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提琴制造者则使之臻于尽善尽美。

最后，发明了现代的钢琴，这是所有乐器中最最普及的，它跟随人们深入丛林荒野和格林兰的冰天雪地。风琴是最早的键盘乐器，但是演奏者必需有一个拉风箱（现今已由电力来操作）的人与之合作。因此，音乐家们探索一种更为简便、不受环境限制的乐器为训练教堂唱诗班的学生时伴奏。在伟大的十一世纪，阿雷佐城（诗人彼特拉克的出生地）一个名叫吉多的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为我们作了音乐注释的现有体系。在十一世纪的某一时期，人们对音乐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便制造出了第一件键与弦具全的乐器，它所发出的叮咚之声，想必和现在你们能在每一家玩具店买到的儿童钢琴发出的声音一样。在维也纳，中

世纪的流浪音乐家（曾被视为与玩杂耍和赌博时经常作弊的人一类的人）于1288年组成了第一个独立的音乐家同业公会，小小的一弦琴发展成为一种我们认为是现代斯坦威钢琴的雏形，在那时通称为“击弦古钢琴”。它从奥地利传到意大利，尔后又经过意大利人改善成为“斯皮内蒂”（古钢琴），这是因发明者乔万尼·斯比奈蒂而得名的。最后，到了十八世纪，大约在1709至1720年间，巴尔托洛梅伊·克里斯托福尔制造了一架“键盘乐器”，演奏者可以奏出弱音（piano）和强音（forte）①，经过某些改进，便成为我们目前的钢琴。

于是，人们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可以在数年内掌握的简便的乐器，不象竖琴和提琴那样需要不断地调音，而且比中世纪的大号、单簧管、长号和双簧管悦耳得多。正如留声机使成万的现代人对音乐开始爱好一样，“钢琴”也广为传播了音乐知识。音乐成为有良好教养的男女的必修课。王公富商们还拥有私人乐队。音乐家不再是四处游荡的“游吟诗人”，而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剧院演出时也配以音乐，日后发展成为现代的歌剧。起初，仅有少数非常富有的王公贵族能支付“歌剧团”的费用，日后由于人们对这一类娱乐的喜好日益增长，许多城市也修建了自己的剧院，意大利人以及稍后德国人的歌剧演出便在这里使所有公众都得到无限的乐趣，只有少数以极端怀疑的目光把音

① 意大利语弱音为piano，强音为forte，后来钢琴便被称为pianoforte或piano。——译者

乐视为过分轻松愉快而有损于人们心灵的极为严格的基督徒教派才不以为然。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的音乐生活极为丰富多彩。这时，发现了一个卓越超群的人，即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普普通通的风琴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创作的各种乐曲——从喜剧歌曲和大众舞曲到最庄严神圣的赞美诗和圣乐，为我们的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础。巴赫于1750年去世后，莫扎特继承他的事业，他创造了美妙绝伦的作品，使我们联想到由和声与节律编织成的花边。随后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一个极度悲剧性的人物，他为我们创建了现代的乐队，但他本人却听不到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因为在他贫困的岁月患感冒后双耳失聪。

贝多芬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他对新的光荣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曾将一首交响曲献给拿破仑，却使他抱恨终生。1827年贝多芬逝世时，拿破仑垮台了，法国大革命也已成为过去。继而出现的蒸汽机，使世界充满了一种与《第三交响曲》的梦幻截然不同的声音。

确实，蒸汽、铁、煤和大工厂的新秩序对艺术，对绘画、雕塑、诗歌和音乐丝毫无益。那些艺术的保护人，中世纪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教会、王公和商人均已销声匿迹。新的工业世界的首脑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过于忙碌，无暇顾及什么蚀刻、奏鸣曲、小件牙雕，更不用说制作这些东西的人了，而这些人对于他们生活的世界毫无实际用处。工厂中的工人整天听着机器的隆隆声，到最后他们也

丧失了对他们农民祖先的笛子或提琴曲调的欣赏力。艺术成了工业新纪元的弃儿。“艺术”与“生活”完全分离了。残留下来的一些绘画，也仅仅在博物馆中苟延残喘。而音乐则成为少数“艺术鉴赏家”的专利品，他们将音乐从家庭中带走，送到了音乐厅去。

但是尽管缓慢，艺术还是稳步地逐渐复元了。人们开始意识到伦勃朗、贝多芬和罗丹是真正的先知和本民族的首领，而一个没有艺术和欢乐的世界，就象一所没有笑声的托儿所。

62

殖民地扩张与战争

本章原该详述过去五十年的政治改革，但实际上只作了几项说明，谨此表示歉意

早知道写一部世界历史如此困难，我决不会承担这项工作了。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毅力，花上六、七年功夫，埋头于图书馆的有霉味的书库中，也能汇编出厚厚的一大卷，记载下每一个世纪在每一块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但那不合本书的宗旨。出版商要求出版一本具有节奏的历史书——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故事。现在，当我行将结束本书时，我发现某些章节活跃驰骋，而另一些章节则犹如慢步穿过早已被遗忘的年代的干燥沙漠，即有的部分毫无进展，而另一些部分则纵情于富于传奇色彩及行动的十足爵士乐之中。这很不合我的意，我建议将全部手稿毁掉，再从头开始，但出版商又不允许我这样做。

另一个解决我的困难的最好办法是，我将用打字机打好的稿子送给几个宽厚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一遍，给我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这一办法也令我感到失望，因为每个

人各有他自己的成见、嗜好和偏爱。他们全都要知道为什么在某处没有提到他们热爱的国家，他们喜爱的政治家，或者，甚至他们最喜欢的罪犯，问我何以竟敢这样做。在其中的某些人看来，拿破仑和成吉思汗理应受到最高的赞扬。我解释说我已竭尽全力对拿破仑公正无私，但根据我的评价，他远远不如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奥古斯都、汉穆拉比或林肯以及许多其他人。限于篇幅，我也只得用寥寥数段来描述他们。至于成吉思汗，我仅承认他在大规模屠杀方面的超人能力，并不打算进行大肆宣扬。

“到目前为止，你写得挺不错嘛，”另一个批评说，“只是有关清教徒的问题怎么样？美国最近庆祝了他们登陆三百周年纪念，他们应该多占一些篇幅。”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在写一部美国史，那末清教徒理应占头十二章中的

拓 荒 者

半数，而本书是一部有关人类历史的书，普利茅斯岩石事件①直到多年以后，才算得上是国际上的重要事件，况且美国是由十三个州而并非由单独一个州建立起来的。再者，美国头二十年历史中的出色领导者来自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尼维斯岛，而不是来自马萨诸塞州，因此用一页篇幅外加一幅特制的地图对清教徒的描述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是史前期专家提出质问。为什么在恐龙时期我没有用更多的篇幅报道有关古石器时代居于欧洲大陆的原始人种？他们在一万年前就已发展了高度文明。

的确，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并不象一些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那样注重这些早期人类的成就。卢梭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创了"高贵的野蛮人"一词，指那些假定在太古时代生活得十分幸福愉快的人。我们现代的科学家已经舍弃了我们的祖先非常珍爱的"高贵的野蛮人"，代之以法兰西山谷的"了不起的野蛮人"，他们在三万五千年前结束了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日耳曼邻居们矮额头和低生活的兽类的一般规律。他们向我们显示了古石器时代欧洲大陆原始人画的大象及雕刻的人像，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光荣。

我并非认为他们不对，但我坚持我们对于这一整个时期知道得太少，要描述早期的西欧社会极难精确。因此我宁愿对某些事物不加叙述而不愿冒叙述错误的危险。

---

① 普利茅斯岩石据说为第一批清教徒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在美洲登陆之处。——译者

还有另一些批评，他们直截了当地认为我不公平。为什么我不提爱尔兰、保加利亚和暹罗（现称泰国）这样的国家，却把其他如荷兰、冰岛和瑞士等国拉扯进来？我的回答是我并没有拉扯任何国家，是由于当时局势的主力把它们自己推入本书之内，我无法将他们排斥在外。为了让读者了解我的观点，不妨让我申明这本历史书所考虑的积极成员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条。“该国家和人物是否曾倡导了某种新的概念或进行了某种空前的行动从而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问题不在于个人的爱憎，这是一种冷静的、几乎是精确的判断。没有一种民族比起蒙古人来在历史上扮演了更为生动的角色；而从成就或才智的进步的观点来说，没有一种民族是对其余的人类价值较小的。

亚述王提华拉·毗列色的生涯中，充满了戏剧性的事件。但对我们来说，也可能不存在他这么一个人。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可能并不是因为德·鲁依特的水兵曾在泰晤士河中钓鱼而令人感兴趣，而是因为北海沿岸的这片泥泞沙洲为各种古怪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友善的避难所，这批人对于各种不受欢迎的论题有种种稀奇古怪的看法。

不错，雅典或佛罗伦萨在其繁荣的全盛期，也仅有堪萨斯城十分之一的人口。然而这两个地中海盆地的小城市只要有一个不存在，我们目前的文化就会完全不同了。可是密苏里河上的这个繁忙的大都会就不能这么说了。

既然全凭我个人的观点，请允许我叙述一件事实。

当我们去看医生时，必须事先搞清他是个外科医生，诊断医生，顺势疗法医师还是个靠祈祷治病的信仰医生，因为我们要知道他将从什么角度来对待我们的疾病。在选择我们的历史学家时也必须和选择医生一样谨慎。我们认为，“咳，历史是历史，”那没关系。但是，一个在苏格兰的落后边远地区受严格的长老会家庭教育的作者，和一个在儿童时代就被拉去听反对所有天启的魔鬼的罗伯特·英格索尔劝诫的精彩演说的邻居，对人类关系的每一个问题看法是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此二人可能忘却他们儿时的训练，再也不到各自的教堂或演讲厅去了。但是他们留有那些印象深刻的年月的烙印，无论是在写作上，或是言行中，都难免暴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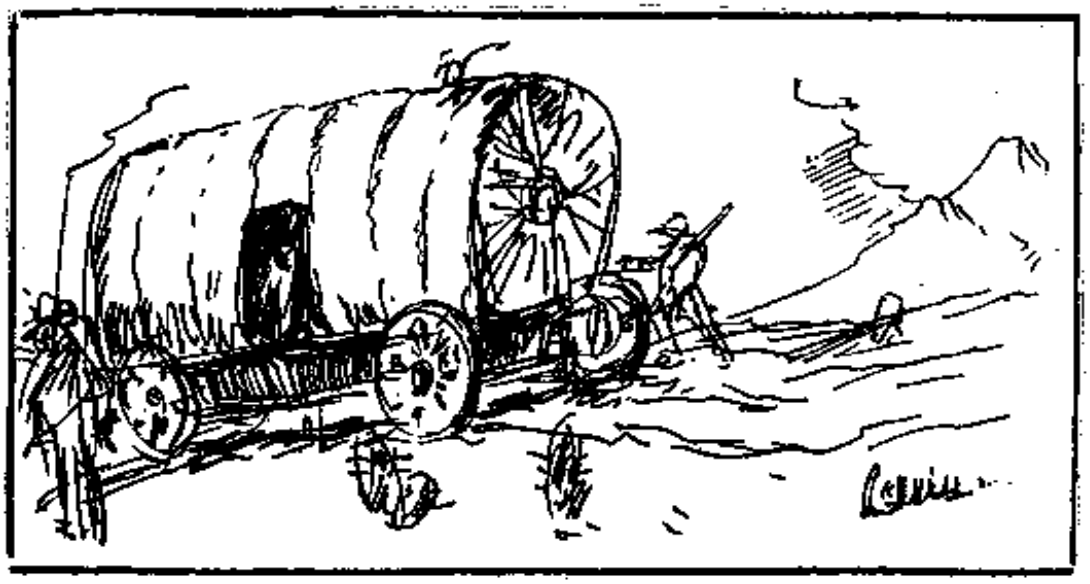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已告诉你们我不会是个一贯正确的指导，现在本书行将结束，我再提出这一告诫。我出生于一个富于老式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并在这种信仰达尔文和其他十九世纪先驱者的发现的家庭中受教育。我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正好是跟我的一位伯父度过的，他特别喜欢收藏十六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的著作。由于我出生在鹿特丹，在豪达城受教育，不断地接触到埃拉斯穆斯，而这位伟大的宽容的倡导者却不知为什么占据了我这个不宽容的人。随后我发现了阿那托尔·法朗士；而我初次与英语打交道则是碰巧看到了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这部小说给予我极其深刻的印象，胜过任何其他英语小说。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美国城市，或许会对我儿时

听到的赞美诗有某种感情。然而，我对于音乐的最早的回忆要追溯到一天下午我母亲带我去听一首巴赫的赋格曲，而那位伟大新教音乐大师的完美杰作对我的影响之深，使我每当在我们的祈祷会上一听到通常的赞美诗，就产生一种极度痛苦的感觉。

再者，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被阿尔诺快乐山谷中的阳光照得我暖洋洋的，我或许会喜爱许多绚丽多彩、阳光灿烂的图画，而我现在却漠然置之，因为我对艺术获得最初印象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里很少有阳光照射在一片几乎可以说是残酷地被雨水浸透的土地上，使一切呈现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照。

我特地叙述这些事实以便你们知道本书作者的一些个人偏见，理解他的观点。



征 服 西 部

在说了一些简短而必要的离题话以后，让我们回到最后五十年的历史上来。在此时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很少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大国不仅是政治上的强权，也成了大企业主。他们修筑铁路，开辟并资助通向世界各地的海运航道，与所属各殖民地接通电报线路；他们稳步而果断地增加在其它各洲的领土。非洲和亚洲的每一小块唾手可得的土地全被那些敌对的强国攫取了所有权。法国占有了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即现越南）及东京湾（北部湾的旧称），成了殖民国。德国取得了西南非和东非的部分土地，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和许多太平洋的岛屿建立了殖民地；以几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占据了中国黄海的胶州湾。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试试运气，却被尼格斯①的士兵打得惨败，便占领了北非土耳其的属地的黎波里聊以自慰。俄国在占据了全部西伯利亚以后，又从中国夺走了阿瑟港（旅顺）。日本于1895年将中国打败后占据了台湾岛，1905年又声称对朝鲜王国有主权。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于1883年对埃及加以"保护"，它竭尽全力担负起这一职责，并且关心这个被忽视了的国家的巨大物质利益，自从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放后，埃及一直受到外国入侵的威胁。随后的三十年，英国又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了不少殖民战争。经过三年苦战后，于1902年征服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

① 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译者

邦两个独立的布尔共和国。同时，它又鼓励塞西尔·罗兹[1]为一个巨大的非洲国家奠定基础，这个大国从南非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口，还一个不漏地将尚未被欧洲人占领的岛屿或地区均据为己有。

狠心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利用亨利·斯坦利的发现于1885年建立了刚果自由邦。这个幅员辽阔的热带帝国原是一个"君主专制国"。然而经过多年丑恶可耻的错误管理后，由比利时人将其并吞，建立了殖民地（1908年），并废除了这位肆无忌惮的陛下所能容忍的可怕的陋习弊病，他只要能获得象牙与橡胶，根本不顾当地人的死活。

至于美国，他们有那么多土地，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但西班牙在它西半球上的最后一个属地之一——古巴施行的苛政，实际上迫使华盛顿政府采取行动。经过一场为期不长却又变化莫测的战争以后，西班牙人被赶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后两者则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是十分自然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无休止地增加的工厂，需要不断增长大量的原料，而以同样速度增加的欧洲工人，又需要不断增加食物的供应量。到处都在呼吁更多更丰富的市场；更易于开采的煤矿、铁矿以及橡胶种植园和油井；更多的小麦和谷物供应。

人们正计划在维多利亚湖（非洲大陆）上开设航道和

---

① 罗兹（1853—1902）：英国政治家、金融家，在南非拥有钻石矿及金矿。——译者

通至山东省内地的铁路，对他们来说，欧洲大陆上的单纯政治事件已成为微不足道。他们知道有不少欧洲问题留待解决，但他们无暇顾及，结果，仅仅由于漠视与不慎，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可怕的憎恨与痛苦的遗产。欧洲的西南角成为好几百年叛乱与流血的场所。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①]和罗马尼亚的人民企图再次获得自由，而土耳其人在许多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出面干涉。

1876年，保加利亚经过一段尤为残暴的屠杀后，俄国人民忍无可忍，政府不得已出面干涉，就象麦金利总统被迫去古巴阻止哈瓦那惠勒将军的射杀队一样，俄国军队于1877年4月越过多瑙河直入希普卡要隘。在攻克普列文后，向南长驱直入，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土耳其向英国求援，英国政府因支持苏丹而受到不少人的谴责。但迪斯雷利决定出面干涉，他刚把维多利亚女王捧上印度女皇的宝座，他喜欢形象生动的土耳其人，痛恨残酷对待境内犹太人的俄国佬。俄国被迫签订圣斯蒂芬诺和约（1878），巴尔干问题留给于同年6月至7月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去解决。

这次著名的会议完全由迪斯雷利个人所操纵，这位机智的老人，满头的卷发擦得油光光的，傲慢自大，却又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出色的谄媚本领，连俾斯麦对

① 在南斯拉夫西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一小王国，现为南斯拉夫一个省。——译者

他都甘拜下风。这位英国首相在柏林密切注视着他的朋友——土耳其人的命运。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的王国。保加利亚公国则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登堡的亚历山大王子统治下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上述这几个国家均未有机会发展其应有的权力与资源。如果英国不那么迫切关心苏丹的命运（他的领土是大英帝国防止俄国进一步入侵的必要的安全保障），他们是可以有机会发展的。

更糟的是，会议允许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取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奥地利的确干得很出色。这两个被忽视了的省分被治理得和英国的殖民地一样妥善，为众人所称道。但是那里居住着众多的塞尔维亚人，早年曾是斯蒂芬·杜什汉的塞尔维亚大帝国的一部分。杜什汉早在十四世纪就防卫了土耳其人入侵西欧，首都乌斯库勃（今斯科普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一百五十年就是一个文化中心。塞尔维亚人牢记他们古代的光荣，谁又能忘却呢？他们对出现在这两个省内的奥地利人愤恨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从各个传统权利来说，这两个省是属于他们的。

正是在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奥地利王座的继承人费迪南王子于1914年6月28日被刺。凶手是一个塞尔维亚大学生，纯粹出于爱国的动机。

但是，酿成这次可怕的灾难——它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虽非仅有却是直接的导火线——，不应归罪于那个

半疯狂的塞尔维亚青年或他的奥地利牺牲者。这应该追溯到著名的柏林会议的年代，那时欧洲忙于建设物质文明，无暇顾及旧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阴沉的角落上的一支被遗忘的民族的抱负与梦想。

63

一个新的世界

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新世界的斗争

在那些应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负责的人当中，孔多塞侯爵是一小撮忠实的拥护者中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他为不幸的穷苦人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也是德·阿朗贝尔和狄德罗撰写著名的《百科全书》时的助手之一。在大革命初期，他曾是国民议会的温和派领袖。

当国王及王党使得极端激进分子有机会掌握政权并杀害他们的对手时，他的宽容、仁慈和充实的常识使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孔多塞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或者说一个被放逐者，因而他可以听凭每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摆布。他的朋友们愿意冒风险来藏匿他，但孔多塞拒不接受他们所作的牺牲。他逃跑了，希望能回自己家去，那里或许是安全的。他在外露宿了三天，衣衫褴褛，伤痕累累，走进一家小饭馆要些吃的。怀疑的乡下佬搜了他的身，在他的衣袋里找出了一本拉丁诗人贺雷斯的诗集。这说明

他们的俘虏是出身高贵的人，而在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被认为是革命的敌人时代，不该无故跑到公路上来。他们捉住他，将他捆绑起来，塞住他的嘴，把他扔进了村拘留所。等到第二天早上士兵们来把他押送回巴黎去砍头时，瞧！他已经死了。

这个人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有充分理由对人类丧失信心。但他写下的几句话，至今仍与一百三十年前一样是至理名言。我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大自然赐予我们无限的希望，”他写道，“人类挣脱了枷锁，正以坚实的步伐在真理、道德与幸福的大道上前进的画面，给哲学家提供了一幅前景，使他从至今仍然污染和折磨着人世间的错误、犯罪及不公正中得到慰藉。”

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极度的痛苦①，法国大革命与之相比，仅仅是一次偶然事件。这次大战给予人们巨大的打击，以致扑灭了成百万人心中的希望之火。他们正在高唱一曲

战　　争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进步之歌，而四年的残杀后是渴望和平的祈祷。他们问道："我们值得去为尚未超越早期穴居人阶段的人类工作和卖命吗？"

只有一个答案。

回答是："值得！"

世界大战是一次滔天大祸，但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相反地，它带来了新的时机。

写一部希腊罗马史或中世纪的历史较为容易。在那个早已被忘却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人们全都故世了，我们可以头脑冷静地来对他们加以评判，那些为他们的成就喝采的观众也早已烟消云散，我们的指责再也不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了。

但是对现代发生的事件却极难作出真实的报道。那些和我们共度一生的人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在写历史而不是在大肆宣传时，必须公正地加以描述，那么这些问题不是使我们感到痛心，便是使我们沾沾自喜。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十分同意那位可怜的孔多塞对美好的将来所表达的坚定信心。

以前我曾不断提醒你们要防止由于采用我们所谓的历史时代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即将人类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以及现代。其中最后的称谓最含混不清。"现代"一词的含意是说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已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五十年前，英国以格拉斯通为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真正代议制的民主政

府的问题，已由于第二次大"改革方案"而得到永远解决。这个"改革方案"给予工人在政府中与他们的雇主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当迪斯雷利和他们的保守派朋友们批评这是一个大冒险时，他们却回答说："不。"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坚信不疑，并且深信此后社会各个阶层将合作，使他们共有的国家政府机构处于不败之地。从那时以后，情况又有了不断的变化，使那些依然在世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觉悟到他们的错误。

对于任何历史问题，是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的。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去奋斗，要不，就象史前期消灭的那些不适应潮流的懒虫那样被消灭。

你们一旦能掌握这一伟大的真理，就会有一个更为开阔的新的眼界。然后，不妨再进一步，设想到了10,000年，你的玄孙子们将处于你的地位时的情况。他们也将学习历史。他们对于我们曾记录下我们的行动与思想的简短的四千年又当作何感想呢？他们会把拿破仑当作亚述征服者提华拉·毗列色的同时代人。或许，他们还会将他与成吉斯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相混淆。刚结束的这场大战①会被他们当作罗马与迦太基因为长期的商业上的矛盾，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进行的长达一百二十八年的战争。十九世纪的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为自由的斗争）对于他们仿佛是由于"大迁徙"所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帝 国 观 念 的 蔓 延

引起的骚乱的继续。他们将望着不久前刚被德国的枪炮所毁坏的兰斯教堂的图片犹如我们欣赏二百五十年前在土耳其与威尼斯之战中被毁的古希腊卫城的照片一样。他们将会把在许多人中间仍然极为普遍的对于死亡的恐惧看作是一种幼稚的迷信，这在直至1692年还在把巫婆处以火刑的

某一种族中，也许视为极自然的。甚至我们引以自豪的医院、实验室和我们的手术室，会被他们看作稍有改进的炼丹术士和中世纪外科医生的工作间。

凡此种种的原因十分简单。我们这些现代的男女并不“现代”。相反，我们依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几代。仅仅在昨天才奠定了新纪元的基础。人类只有在他敢于对一切都产生疑问，使“知识与理解”成为产生一个更为合理、更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基础时，才首先有机会成为是真正具有文化的。世界大战是这个新世界的“加剧的痛苦”。

在将来的一段长时期内，人们将要撰写大量的书籍以证明这个人、那个人或另一个人导致了这场战争。社会主义者将出版成卷的著作，指控“资本家们”为了“商业效益”而发动了战争。资本家则会回答说，经历这场战争他们完全是得不偿失——他们的子女首批奔赴前线，战死沙场，他们也会证明在每一个国家，银行家如何尽量防止战争的爆发。法国历史学家将列举德国人从查理曼大帝直至霍亨索伦的威廉王时代的罪名；德国历史学家则加以回敬，也列举法国从查理曼大帝直至布温加雷总统时期（1913—1920年）的暴行。然后，他们自我满足地证实另一方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各国的政治家——已故的和在世的，将从事论著，解释他们如何尽力防止战争爆发，而他们该死的敌人迫使他们卷入了战争。

今后的一百年，历史学家也不会去理会这些搪词和辩白。他将理解真正的内在原因，他明白个人的野心、个人

的恶意和个人的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并不相干。这一切灾难的祸根在于我们的科学家开始创造出一个钢和铁、化学和电力的新世界，而忘却了人类的头脑比谚语中的乌龟还要缓慢，比出名的树懒①还要懒惰，跟在一小撮英勇的领导者后面前进一百年至三百年。

披着羊皮的狼依然是狼。学会骑自行车和抽烟斗的狗依然是一头狗。一个脑子仍滞留在十六世纪却驾驶着一辆最新式的罗尔斯·罗依斯轿车的生意人，仍然是一个带着十六世纪脑筋的人。

假如你们在开初时对此不理解，不妨再阅读一遍，你们一会儿就会明白，它说明了许多在1914年发生的事情。

或许，让我另举一个更为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在电影院里，笑话与滑稽的词句往往映在银幕上。下次你有机会时不妨对观众进行一次观察。少数人看来能充分理解这些词句，他们一下子就能将它读出来；一些人则较慢；另有一些人要花费二十至三十秒钟。最后，那些阅读能力有限的人只是当较聪明的人已理解了下一段插话时他们才明白过来。正如我将要向你们讲的，人的生活也是如此。

在前一章中，我已指出罗马帝国的概念在最后一个罗马皇帝死后一千年仍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这就造成了无数"摹拟帝国"的建立。它使罗马的主教们有机会自封为全

---

① 一种产于南美洲的哺乳动物，栖于森林，行动缓慢。——译者

教会的主宰，因为他们代表罗马教廷最高权力这一概念。它使得一些完全无辜的未开化的酋长犯罪和带来无休止的冲突，因为他们对这个富于魅力的“罗马”一词着了魔。所有教皇、皇帝和普通战士这些人，与你我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罗马传统是他们的中心，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一种对父辈和晚辈们都记忆犹新的东西。于是，他们为了一种当今很难找到可以代替的事业而斗争，而献出生命。

在另一章中，我曾提到在宗教改革拉开序幕一个世纪以后如何进行了宗教战争。如果你们将有关三十年战争的一章与创造发明那一章作一比较，你们就会看到那场血腥的大屠杀发生在第一架笨重的蒸汽机已经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不少科学家的实验室中噗哧噗哧地喷着气的时代。但世上的大多数人对这古怪的新发明并不感兴趣，而仍然在讨论现在虽然并不令人愤恨却感到厌倦的神学问题。

世事就是如此。一千年以后，历史学家对已成为过去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将用同样的词句来描述，他将看到人们如何忙于可怕的民族斗争而他们周围的实验室中却满是一些认真严肃的人，只要他们能多揭开几件自然界的无穷的奥秘，政治对他们毫不相干。

你们将会逐渐理解我的意图。工程师、科学家和化学家在仅仅二三十年当中就给欧洲、美洲和亚洲带来了大量的大型机器、电报、飞机和煤焦油产品。他们创造了一个使时间与空间成为无足轻重的新世界。他们发明新产品，

并使其价格极为低廉，人人都能买得起。这些我曾提及过，但肯定还有必要重提。

为了使不断增长的工厂开工，那些工厂主——他们也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需要原料与煤，尤其是煤。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则仍然按照十六、十七世纪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坚持将国家作为一种王朝或政治机构的老概念。这个不灵活的中世纪的机构突然间要去处理机械和工业世界的许多高度现代化的问题。它尽力而为，按照几世纪以前立下的陈规旧习办事。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庞大的陆海军，用以攫取遥远地区新的属地。哪里尚有一小片剩余的土地，哪里就会有一个英国、法国、德国或俄国的殖民地。倘若当地人起而反抗便遭到杀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反抗，力求和平相处，只要他们的钻石矿、煤矿、油矿、金矿或橡胶种植园不受干涉，他们从外国占领者中得益非浅。

有时，正巧有两个国家为寻找原料而在同时需要同一块土地，于是便发生战争。十五年前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属于中国人民的土地而导致了一场战争，然而，这样的冲突毕竟是个例外。没有人愿意打仗。确实，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人们来说，对于用军队、战舰和潜水艇作战的概念开始感到荒诞。他们把暴力的概念与长久以前无限的君权和谋私的王朝联系在一起。他们每天能从报纸上看到更进一步的发明，看到有关英、美、德的科学家小组在完全友好的气氛中为了先进的医学或天文学共同工作。他们生活在

一个忙于商业、贸易和工厂的世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国家制度（人们抱有某种同一观念的巨大共同体）的发展落后了好几百年。他们试图为此提醒人们，但那些人正忙于自己的事业。

我已列举了不少比喻，请原谅我再举一个。埃及、希腊、罗马和威尼斯以及十七世纪的商业冒险家的“国家之船”（这个古老而可信的术语永远是新奇而生动的），曾是由非常干燥的木料构造的坚固的船只，并且由对全体船员及船的性能了如指掌的高级船员指挥，他们熟悉由他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航海术的极限。

随后，是钢铁和机器的新时代。首先是“国家之船”的一部分，接着又是另一部分有所改变。船的容积增长了，蒸汽机取代了船桨。客舱改善了，但有更多的人得下到锅炉舱去。工作虽然较为安全，报酬优厚，但他们也和对过去在船桅上装帆和索具等更为危险的工作一样，并不喜欢。最后，几乎是令人难以觉察到地，古老的木质方形船身已改建成了新式的远洋轮。但船长和高级船员仍保持原样，他们仍然以一百年前同样的方式被指定或推选出来。他们学习十五世纪的海员们运用的同一套航海术。在他们的舱内，挂着路易十四和弗雷德里克大帝时用过的同样的航海图和信号旗。简言之，他们（虽然不是他们的过错）完全不能胜任。

国际政治的海洋并不辽阔。当那些皇家的和殖民地的船只在海洋中角逐时，必然会发生事故，也确实发生了。

假如你敢于穿越那一部分海域，就能看到失事的船骸。

道理极为简单，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材：能担当起新的领导责职，具有胆识和远见，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航行刚开始，需要学习整套全新的航海术的人。

他们尚需当多年的学徒，要与可能遇到的各种阻挠和反对作斗争才能到达高位。当他们上了驾驶台，妒忌的船员的叛变或许会导致他们的死亡。但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将船只安全驶到港口的人物，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64

永 远 如 此

“我越思考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越确信我们应选择‘讽刺与怜悯’作为我们的陪审员与法官，就象古埃及人为他们的死者祈求艾西斯和内夫突丝①两位女神一样。

“讽刺与怜悯二者都是很好的顾问，前者用微笑使生活愉快，后者用眼泪使生活圣洁。

“我所乞求的讽刺并非残忍的女神，她既不讥笑爱情，也不讥笑美丽。她温柔慈祥；她的欢笑消除了我们的怒气。正是她，教导我们嘲笑无赖与傻瓜。如果没有她，我们或许会软弱到去卑视他们，憎恨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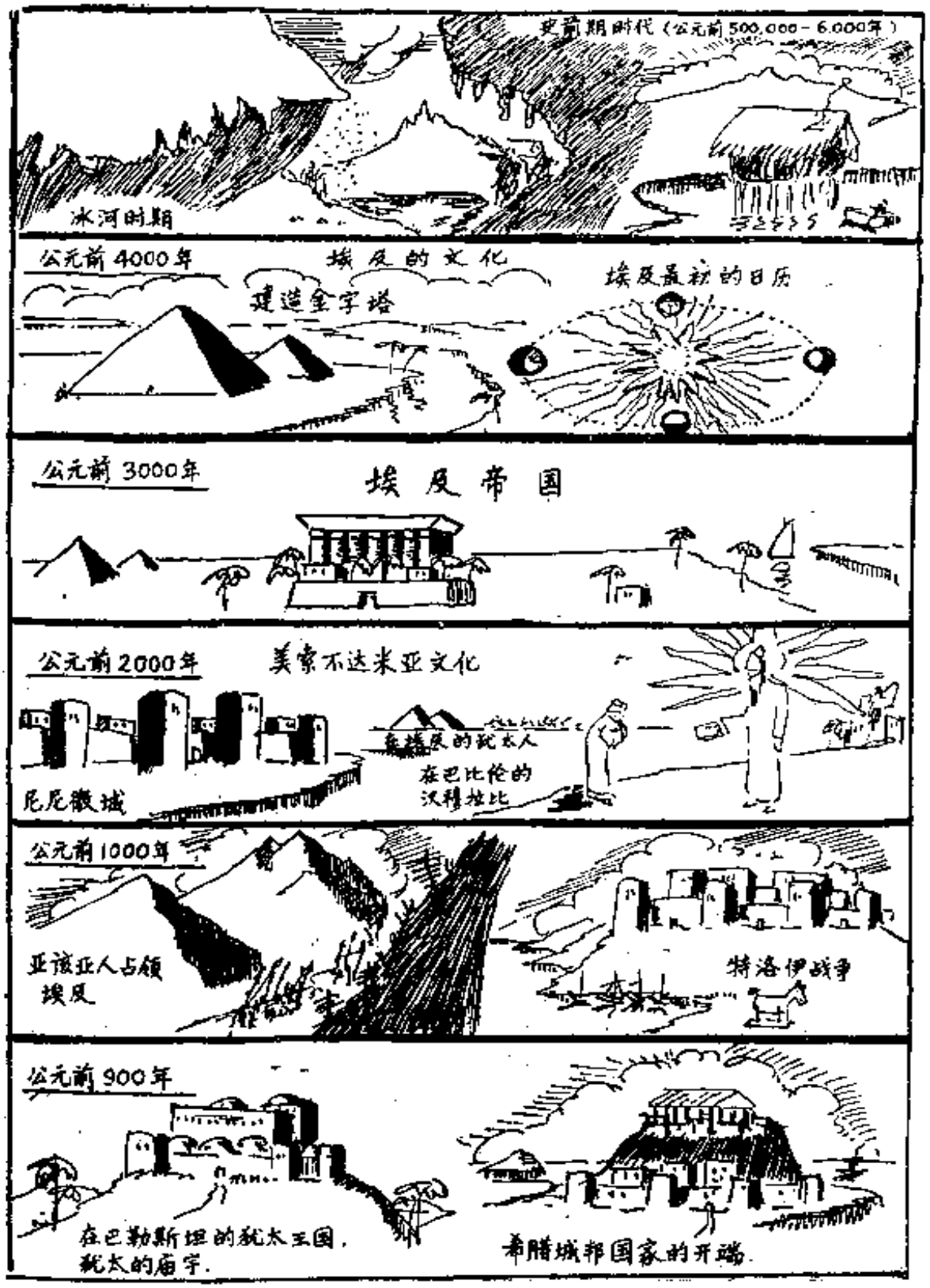
我引用一个伟大的法国人②的这些智慧的词句作为给读者的临别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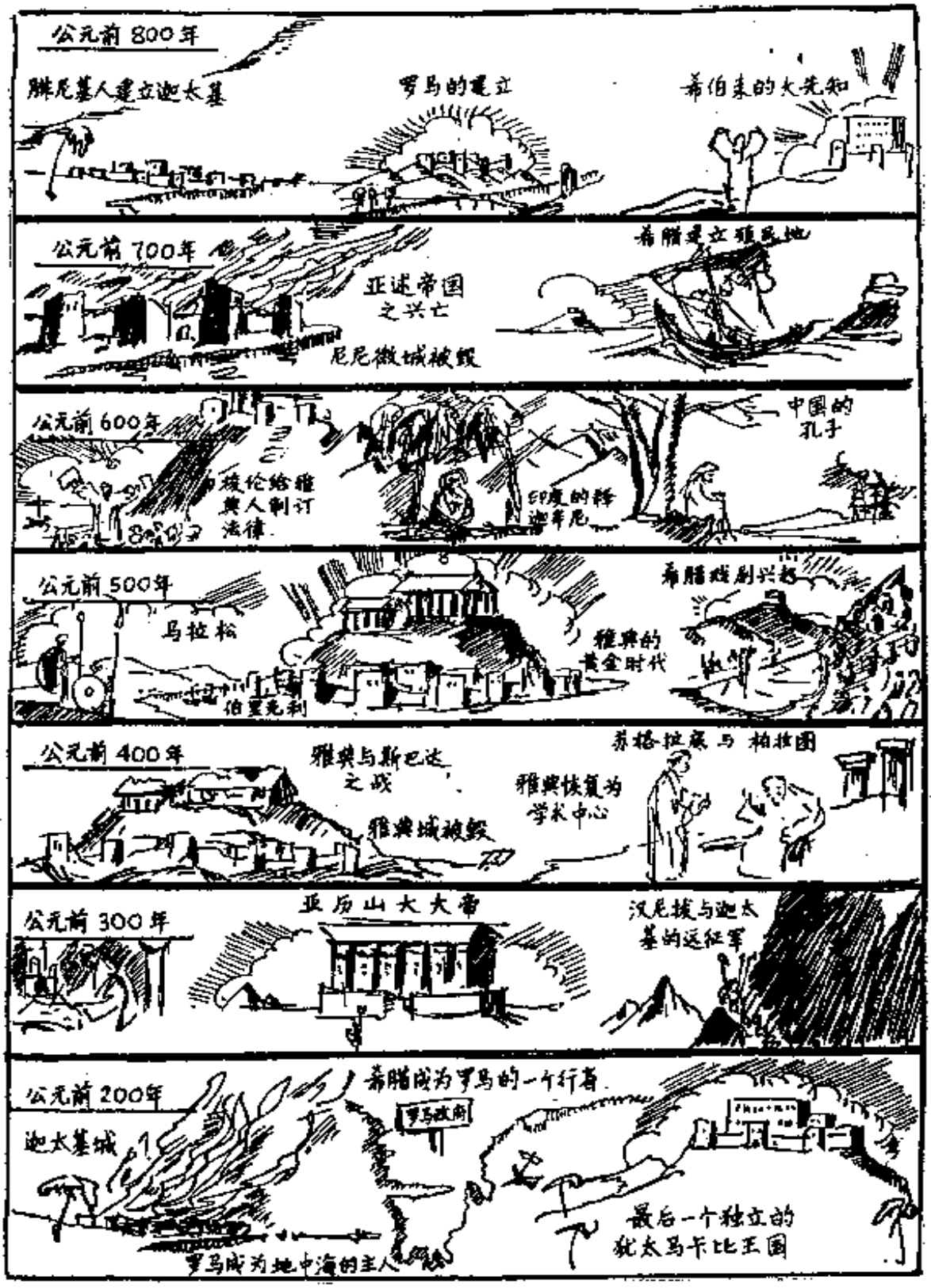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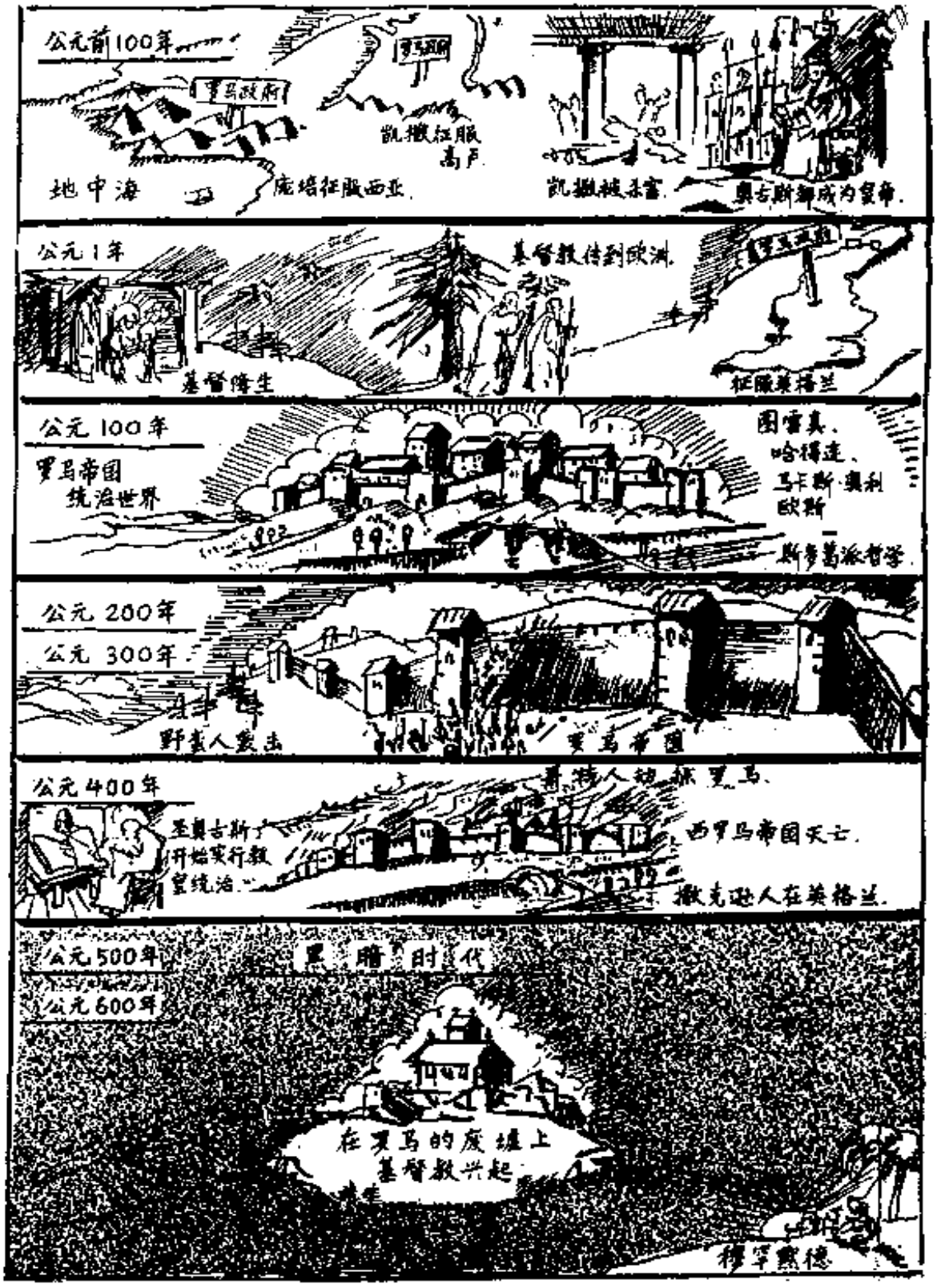
① 内夫突丝为古代埃及女神，艾西斯的姐妹神，守护棺木，追悼死者。——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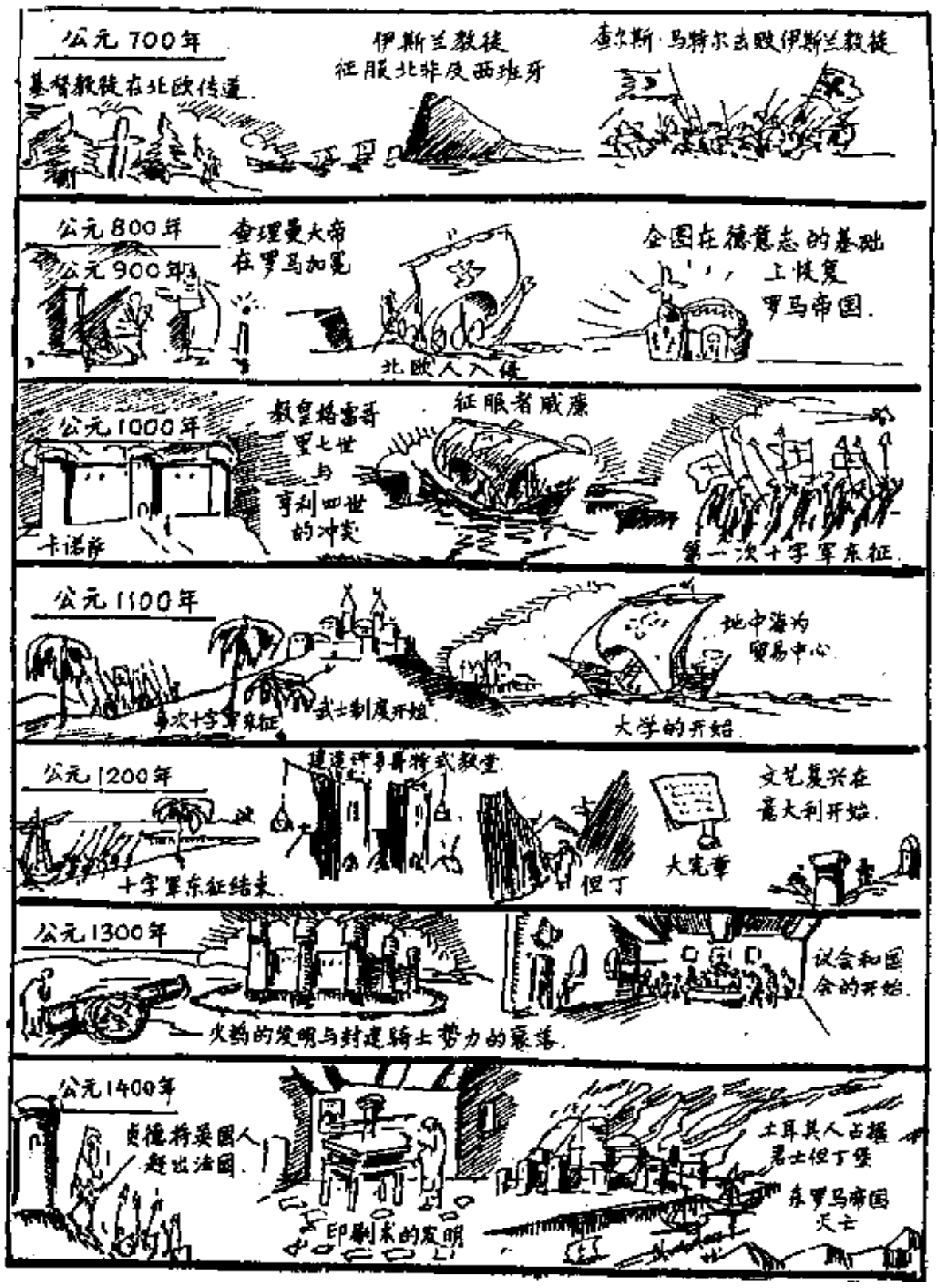
② 指法国著名作家阿那托尔·法朗士。——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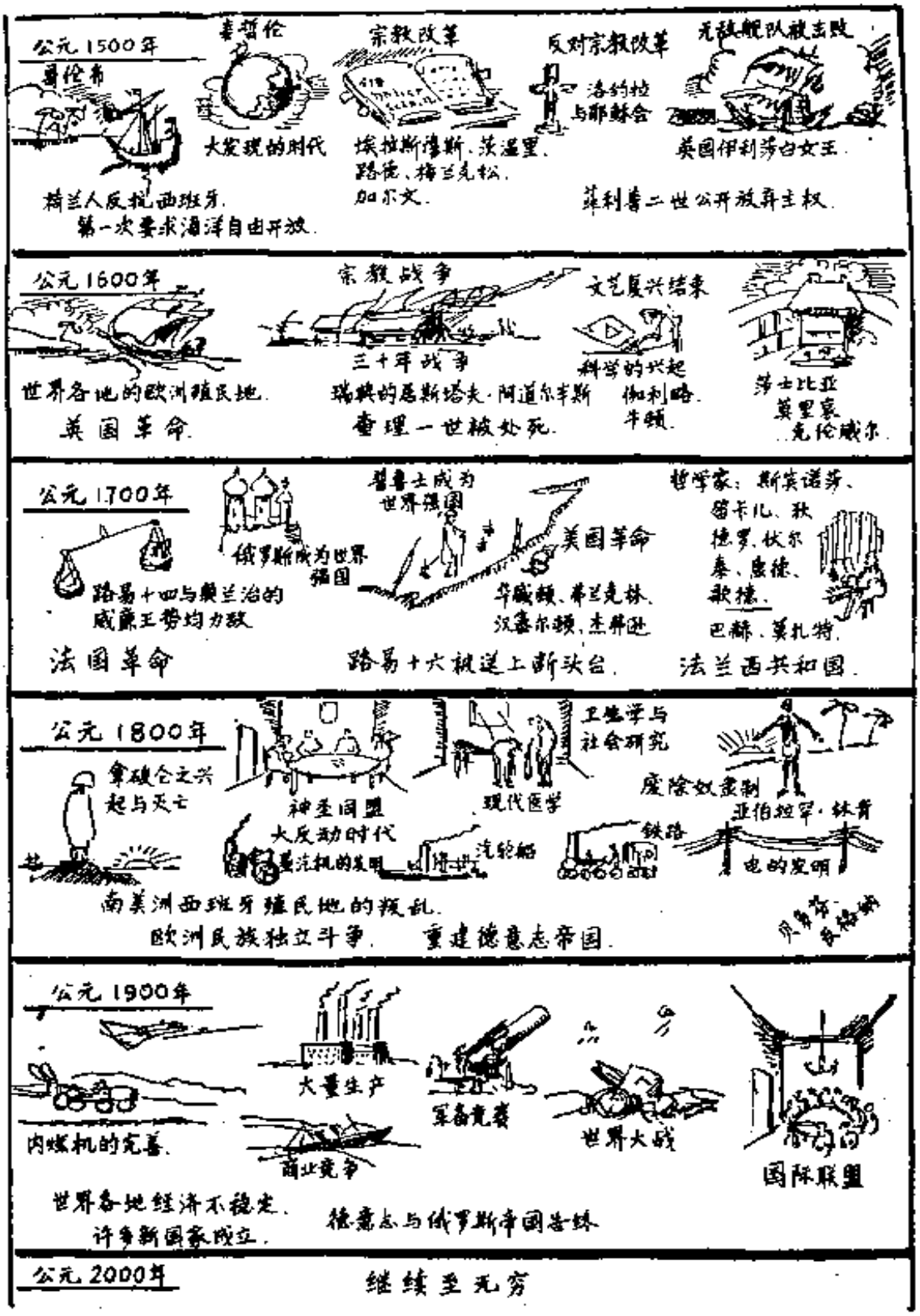
连环历史年表（公元前500,000—— 公元19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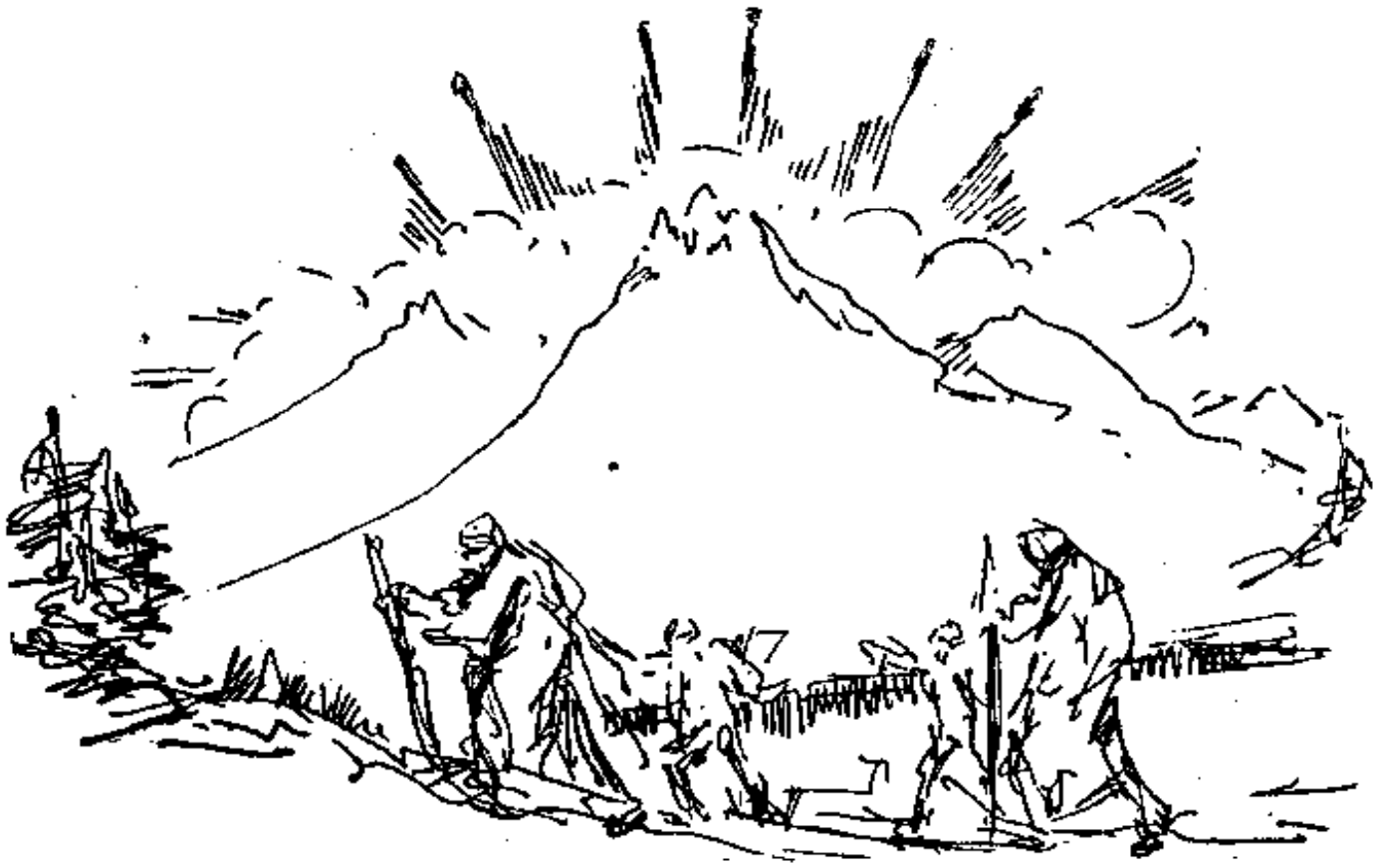



公元前800年
腓尼基人建立迦太基
罗马的建立
希伯来的大先知
公元前700年
亚述帝国之兴亡
尼尼微城被毁
希腊建立殖民地
公元前600年
梭伦给雅典人制订法律
印度的释迦牟尼
中国的孔子
公元前500年
马拉松
伯里先利
雅典的黄金时代
希腊戏剧兴起
公元前400年
雅典与斯巴达之战
雅典城被毁
雅典恢复为学术中心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公元前300年
亚历山大大帝
汉尼拔与迦太基的远征军
公元前200年
迦太基城
罗马政府
罗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
希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最后一个独立的犹太马卡比王国


公元前100年
罗马政府
凯撒征服高卢
地中海
庞培征服西亚
凯撒被杀害
奥古斯都成为皇帝
公元1年
基督降生
基督教传到欧洲
征服英格兰
公元100年
罗马帝国
统治世界
图密真、
哈得连、
马卡斯·奥利
欧斯
斯多葛派哲学
公元200年
公元300年
野蛮人袭击
罗马帝国
公元400年
圣奥古斯丁
开始实行教
皇统治
哥特人劫掠罗马
西罗马帝国灭亡
撒克逊人在英格兰
公元500年
黑暗时代
公元600年
在罗马的废墟上
基督教兴起
穆罕默德


公元700年
基督教徒在北欧传道
伊斯兰教徒
征服北非及西班牙
查尔斯·马特尔击败伊斯兰教徒
公元800年
查理曼大帝
在罗马加冕
公元900年
北欧人入侵
企图在德意志的基础
上恢复
罗马帝国
公元1000年
卡诺萨
教皇格雷哥
里七世
与
亨利四世
的冲突
征服者威廉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1100年
多次十字军东征
武士制度开始
地中海为
贸易中心
大学的开始
公元1200年
十字军东征结束
建造许多哥特式教堂
但丁
大宪章
文艺复兴在
意大利开始
公元1300年
火药的发明与封建骑士势力的衰落
议会和国
会的开始
公元1400年
贞德将英国人
赶出法国
印刷术的发明
土耳其人占据
君士但丁堡
东罗马帝国
灭亡


公元1500年
哥伦布
古登堡
大发现的时代
宗教改革
埃拉斯穆斯、茨温里、路德、梅兰克松、加尔文
反对宗教改革
洛约拉与耶稣会
无敌舰队被击败
英国伊利莎白女王
荷兰人反抗西班牙
第一次要求海洋自由开放
菲利普二世公开放弃主权
公元1600年
宗教战争
三十年战争
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尔菲斯
查理一世被处死
文艺复兴结束
科学的兴起
伽利略
牛顿
莎士比亚
莫里哀
克伦威尔
世界各地的欧洲殖民地
英国革命
公元1700年
普鲁士成为世界强国
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革命
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斐逊
哲学家：斯宾诺莎、笛卡儿、狄德罗、伏尔泰、卢梭、歌德
巴赫、莫扎特
路易十四与黎兰治的威廉王势均力敌
法国革命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法兰西共和国
公元1800年
拿破仑之兴起与灭亡
神圣同盟
大反动时代
工业学与社会研究
现代医学
废除奴隶制
亚伯拉罕·林肯
蒸汽机的发明
汽轮船
铁路
电的发明
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叛乱
欧洲民族独立斗争
重建德意志帝国
公元1900年
大量生产
军备竞赛
世界大战
国际联盟
内燃机的完善
商业竞争
世界各地经济不稳定
许多新国家成立
德意志与俄罗斯帝国告终
公元2000年
继续至无穷



房龙文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下载地址：
http://leonshare.blogbus.com/logs/45048702.html

《人类的故事》

《圣经的故事》

《宽容》（也称《人的解放》）

《房龙地理》（地球的故事）

《美洲精神》

《文明的开端》

《与世界伟人谈心》

《奇迹与人》

《致天堂守门人》

《房龙论人》

下载地址：
http://leonshare.blogbus.com/logs/45048702.html

整理排版：老亮

更多下载：http://leonshare.blogbus.com

【本文档仅供交流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欢迎到「老亮的共享」下载更多资料，
如没有您所需，可在网站留言或邮件，
老亮很乐意提供帮助

网站：http://leonshare.blogbus.com
邮箱：leonkung@126.com